武俠世界

桃花劫 寫江湖兒女，本正義憑絕技，縱橫江湖，行俠仗義，濟貧扶危，男女主角均身世離奇飄零，情節變化莫測，亦俠亦艷，論人物栩栩如生活現紙上……



$2.00

884

◀編 後 話▶

今期的巨型大小說，特別精選一篇別開生面的俠艷情仇故事「桃花劫」。顧名思義，桃花命薄，自古流言，是否歷驗不爽？……本故事由譽滿東南亞青年名作家蕭逸執筆撰寫，蕭君作品，名聞遐邇。他在本故事中以細膩筆觸寫盡英雄兒女之俠義情仇，氣勢磅礴，情節緊湊，哀感動人！故事人物，身世飄零隱秘，情海浮沉，悱惻纏綿……佳作當前，萬勿錯過。

* * *　　* * *　　* * *

司馬洛傳奇故事「再生人」今期已告完滿結束，但餘波未了，奇俠司馬洛渾身是胆，英勇逾人，他下期繼續在本刊馮嘉君的「英雄無價」故事中出現！「英雄無價」是一篇動魄驚心、鬥智鬥力的超霸動作小說，內容之曲折離奇、詭秘莫測，保証是「司馬洛故事集」中最精彩之一部，同時又是司馬洛歷險生涯中遭遇最令你驚奇咋舌的一次！

* * *　　* * *　　* * *

下期巨型小說是鐵拐俠盜故事「招財進寶」。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個世界上的人整天都在爲了招財進寶而忙個不了，欲知本故事之精彩內容，下期千萬不要錯過。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發行所：環怡出版社
台北市林森北路85巷56號七樓之一 電話：5110086
・定閱價目・
連郵：一年52期NT.$728元 半年26期NT.$364元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厦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884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春江萬里情故事之一

蕭逸·文
盧令·圖

桃花劫



游龍雌伏

小紅鳥又翩翩的飛臨了，牠總是在這個同樣的時候，來向這一對姐妹問安的。

在牠清脆的一串鳴聲裏，似乎是在說着：「起來了，小姐們，天可不早啦！」

然後牠總是要等到小樓的東角，那扇翠綠色的竹簾子捲起來，露出了她姐妹中的一人，用着略帶厭煩的口音說：「知道啦！」

到此，牠的任務才算完成，然後才翩躚着，讓紅色的陽光，炫耀着牠紅色的羽毛，飄飄然如一片紅葉似的，投向後嶺濃林深處。

然後，就有像百靈鳥也似的動人歌聲，由這座小樓內傳出來，那正是她們起床了。

請看，竹簾子捲起來，那穿着綠色睡襖的大妞兒，正在伸着懶腰。

「討厭的小紅毛，每天都叫，叫，叫——」她用手攏了一下微微披散的頭髮，顯得不大帶勁兒，嫣紅的兩腮，就像迎風打抖的兩朵桃花，而惺忪的睡眼，却像是閃爍在雲霧天的兩粒晨星。

「姐姐！」她曼聲呼着：「今兒個該妳打水了，昨天是我打的。」

「才不呢——」姐姐推開門進來，她稍稍的比妹妹高一點，可是面貌乍看起來，竟酷似一人，一身輕便的短裝，展露着她豐腴的胴體，在她雪白的小腿足踝處，配戴着一雙碧光閃閃的翠環兒，是那麼的

牝鳥雄飛

高潔而不染纖塵，而她姐妹這種特殊的裝着，確是和當時一般少女有異的。

你只看，她們那不拘形式的髮式，和用白色細草所編織的軟鞋，當可知她們是久離人羣而身世詭異了。

「怎麼不呢？」妹妹又叉着一邊腰，說：「昨天妳不是去媽那邊做衣服，妳忘了呀？」

姐姐不禁破唇一笑，露出白細的一口玉齒，臉色微紅道：「算妳有理，我去就我去，這也沒有什麼嘛！」

妹妹哼笑了一聲：「妳想賴皮可不行，本來是沒有什麼了不起嘛！」

姐妹鬥口本是常情，尤其是在這對孿生姐妹來說，更是家常便飯，她們的芳名是花心怡，花心蕊，心怡較心蕊早生一個時辰，因而居長；二女因年貌相若，初看不易分辨，可是如果你仔細的觀察一下，你會覺得心怡較心蕊略高，而最怪的是，二女眉心各有一粒紅痣，心怡在左，心蕊在右，這兩粒眉珠，更爲她姐妹帶來了無限嫵媚，無怪乎她們的母親一代俠女紫蝶仙花蕾，視她們爲掌中禁珠，從不容世俗江湖，輕越雷池一步了。

一切都是謎——對她們姐妹來說。

她們眞純幼稚得可憐，雖然二十年來，她們幾乎滿滿一房子的書。琴、棋、書、畫無所不精，並且學成了一身詭異超凡的武林絕技，可是對于某些事情，她們却是那麼的陌生，她們唯一的知識，說得切實一點，僅僅限于書上所記載的一切，離開書本的事情，她們完全不知。

說穿了不奇怪，因爲二十年來，她們姐妹的足跡，只限于這方圓五十里內的深山巨嶺，除了母親以外，「人」這個空虛的名詞，對她們實在很茫然，很費解！

心怡提着一雙大桶，輕巧的穿行着山道，直向後嶺山泉行去。

近面的晨風，撲吻着她的臉，她感覺到和往日一樣的清新愉快，雖然打水這件事，在她來說，是感到很討厭的，可是習慣上使她心甘情願。

在瀑布左面的巨石上，她姐妹架有一個專供打水的轆轤，下臨澗水少說有二十丈之深，每天她們要如此的汲取滿滿的六大桶清水，寒、暑、風、雨無間，說起來這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哩！

一聲清楚的馬嘶之聲，由嶺前亂林中傳出，一匹四蹄如雪的駿馬陡然竄出，駿馬之上，微微哈着腰，低着頭，坐着一個長身俊秀的青衣少年。

他微微朝着心怡掠了一眼，那匹烏雲蓋雪的駿馬，已把他飛快的載進內去了，留下的是劍鞘磕碰在馬鞍上的錚鏘之聲。

花心怡驚異的目瞪口呆，由不住手上的桶也掉了，「啊！……人！」她喘息道：「男人！他一定是一個男人！多奇怪啊！……他的樣子，他的衣服和他的馬，天呀！」

她想到：「這一切不正是像書上所畫的一樣麼？」

忽然她蛾眉一挑，纖腰微扭，縱身如箭，起落之間已撲抵林前，可是太晚了，那人和他的馬，就像一瞥驚鴻也似的早已消失了。

「哦……」她怔怔的捏着手說：「我怎麼能任這個野男人擅入此山呢？如果媽知道了……」

想到此，她不感打了一個冷戰，由不住從眉心裏沁出了汗來。

眞可怕，想不到，二十年來第一次見生人，而對方又是母親口中所描敍比洪水猛獸還可惡可怕的男人！

想到此，她眞有些痲木了，這人胆子太大了，他莫非沒有看見母親所立的戒碑麼？

木立了一會，她又重新回過身來，慢慢拿起了桶，直向泉澗行去。

這是一件隱秘，也許是一件巧合，不過，花心怡却把它緊緊的鎖在內心，在她以爲，這是一件羞於啓齒的事情，是不便告訴人的，甚至於妹妹心蕊。

傍晚，這片樹林子裏，開始飄落着霏霏的細雨，包括這所爲翠竹所搭建的小樓，都爲雨水沐浴得綠亮亮的，甚是可愛。

心蕊在窗前曼聲的高歌着，她姐姐却怔怔的托着腮，坐在書桌前想着心思，想着今晨那劃生命的一件奇事兒——一個男人！

忽然，心蕊尖叫道：「姐姐快來，快來看！啊……一個人。」

心怡不由玉手一按桌沿，已閃至窗前，急促問道：「那裏？」

心蕊閃爍着眸子，用手指着窗外興奮的道：「那不是嗎？是一個男人……姐姐

！」她低低的跳了一下。

在烟雨迷漫裏，一個俊朗的長身少年，正自踽踽的在雨地裏行着，雨水已把他身上那襲青布的長衣濕透了，可是他仍然不停的在林前來回踟躕的行着。

花心怡不由輕輕的「哦！」了一聲，她覺得臉上一熱，很快的退離窗前，微慍道：「把簾子放下來，不許看。」

心蕊退後了一步，喃喃道：「爲什麼？」她的臉也有些紅了。

「這是一個男人，媽媽曾說過的話，妳莫非忘了麼？」

「可是，這個人，他怎麼會來到這裏呢？」

心怡搖了搖頭，面色鎮定的道：「我們不要理他，只要他不侵犯我們。」

花心蕊慢慢鬆下簾子，可是她却發現到那個雨中的少年，正自痴痴的向自己悵望着，他那亮若晨星的一雙眸子，雖只是隔林遠眺，却令心蕊感到一種無法抗拒的誘惑之力，她由不住也呆呆的立住了。

花心怡嘆息了一聲，把妹妹拉至一邊，輕聲嗔道：「小蕊，妳怎麼啦？丟不丟人？」

「姐姐！」心蕊用力把姐姐一推，嬌紅着臉，走到了一邊，然後，翻了一下眸子說：「他一直往這邊看呢！怎麼辦……姐姐？」

心怡往窗口瞟了一眼，輕嘆口氣，說道：「這人眞是……幹嘛站在那邊淋雨哪？他是……」

「姐姐！」心蕊又偎過窗前，透着簾子，她仍能看見他，然後小聲說道：「妳看，他的衣服多奇怪，他長的眞高啊！」

「他可能是來找我們的。」心怡害怕的說，她的心跳得很厲害。

「那怎麼辦呢？」心蕊揚着眉毛問，可是眼角再次的又向窗外瞟了一眼。

「啊！他……他走了。」

她用勁的把簾子拉起來。

果然烟雨迷離中，已失去那少年俊朗的影子。

心怡慢慢的湊近窗前，她冷冷的說：「他如果再敢來此，我們就要給他一個厲害！」

她狠了心說了這句話，其實內心也有一種說不出的感覺，她並且認爲這個男人是再也不會來了。

忽然，前院傳來一陣輕微的門鈴聲，二人立刻一楞，心蕊一跳而起，却爲心怡一把拉住了，她吶吶的說道：「帶上妳的劍。」

花心蕊茫然的點點頭，她們分別自牆上摘下了劍，心蕊問：「姐姐！我們要殺死他？」

心怡看了她一眼，冷然道：「妳莫非忘了媽的話，男人是世上最壞的東西。」

她說着玉腕振處，已把長劍掣了出來，嬌軀輕點，已向前院縱去，花心蕊也自鞘中撤出了劍，緊緊跟上，這時大門上的小鈴鐺，仍在輕微的顫抖着，鈴聲叮叮，顯示出門外人是如何的猶豫心虛！

心蕊單手握着門栓，猛地把門拉開，她姐妹一併閃身而出，果然面前昂然立着那個雨中的少年，雨水正由他臉上像小蛇也似的順淌着，他那濃黑的長眉，挺亮的一雙眸子，啊！男人！

她姐妹望着他，望着這個陌生的人，一時俱都楞住了，少年紅着臉，深深地打了一躬，朗聲道：「在下萬斯同，因奉師命，來此附近訪一前輩，不覺迷途谷中，不知二位姑娘，可肯指引迷津否？」

他說着後退了一步，昂身而立，一面用左手摸了一下臉上的雨水，很尷尬的笑了笑，臉色很紅。

心怡蛾眉微微一挑，冷笑道：「你說謊！」

萬斯同吃了一驚，吶吶道：「姑娘爲何如此說呢？在下從不說謊。」

花心怡看了妹妹一眼，掄了一下手中劍，說：「今天早晨，我就看見了你……小蕊！」她瞟着心蕊冷笑道：「我們拿下他。」

萬斯同急得雙手連搖，大叫道：「姑娘，不可造次，聽我一說，就明白了……我……」

才言到此，心怡冷森森的劍鋒，已逼近他喉下，嚇得他急向左面一閃，可是心蕊這時候也自左面挺身而上，掌中劍「野蟬渡枝」，如梭也似的直向他右胯刺來，萬斯同這才知道厲害，當時低叱了一聲，「姑娘，妳們太不講理了……我……」

劍勢既展，豈有中途而止之理，花心怡一咬玉齒，向前猛進一步，掌中劍如同一泓秋水也似的，直向少年全身捲去。

她同時發現到妹妹有意劍下留情，否則對方決不至於如此輕易就閃開，心中很是不悅，所以劍下更加了幾分功力。

少年原也有一身絕技，只是他萬萬意料不到，對方少女，竟會有此超然武技；再者自己以禮造訪，本無惡意，似不應冒然出手還招，有了這種心理，再加上花心怡安心取勝，自然他是非吃虧不可了。

心怡劍招再次展出，嬌軀却如同狂風飄絮似的突然騰起，萬斯同方以師門所授「迷踪七影」身法，向一旁閃躲，見狀不禁一驚，他驟然憶起這種身形，正是師父一再告誡自己小心提防的招式，可是已經太晚了。

二十年前，紫蝶仙花蕾，在退隱本山五雲步之前，就曾以過這套得意的「花心八劍」，在江湖上極具一時之威，很顯過威風，直至今日，一般老輩中人，尚能繪影繪形的把她這套詭異的劍法，在武林中傳述着，所以萬斯同一望即知。

他低呼了一聲，道：「姑娘！請住手！不可……」

說着猛地向下一伏身子，背腕抽劍，可是他的劍還沒抽出一半，一口冷氣森然的劍刃，已壓在他的右腕之上，同時心蕊在一邊尖叫道：「姐姐——」

心怡抱劍入懷，右足向前一點，萬斯同只悶哼了一聲，「噗！」地倒地不起！

心蕊持劍悲聲道：「妳殺……殺了他了？」

心怡一面還劍于鞘，冷冷的說道：「我才不殺他呢，我們把他交給母親。」

她彎身看了看他，臉色微微發紅的望着心蕊道：「現在妳總可以把他弄進去了吧！」

心蕊收了劍，伸一隻玉手提了一下他的胳膊，玉面緋紅的搖頭說：「我怕……

」又吶吶道：「我們一人提一隻好吧？」

花心怡覺得不大對勁兒，可是除此也別無良策，她輕輕點了點頭，姐妹二人，各伸一手，把倒臥在泥地裏的萬斯同提了起來，在接觸到對方的臂肌時，二女俱不禁雙頰如焚，她們互看了一眼，誰也沒有說話，匆匆向門內行去。

在佈置雅潔的一間書房裏，萬斯同被結實的綁在一張睡椅上，從頭到脚，都爲密密的絲繩纏得緊緊的，他背上的那口長劍，也被解下來擱在一邊，雖然他已經被解開了穴道，可是暫時他仍在昏迷之中。

花心蕊坐在一邊，秀眉微顰，以着無限憐惜的目光看着他；心怡却來回的捏手走着，她對心蕊說：「我們不要在這裏，離開他，讓他一個人在這裏。」

心蕊輕輕的道：「他會死的呀……還是……」

「還是怎麼樣？」心怡微微冷笑的盯望着她，說道：「妹妹！妳眞的把媽忘了麼？」

提到了母親，花心蕊不禁打了個冷戰，她輕輕哼了一聲，一面站起來道：「妳倒眞是媽的信徒！」

說着她就賭氣出去了，心怡一個人發了一會楞，萬斯同這時發出了輕微呻吟之聲，她不禁往椅上向他瞟了一眼，見對方劍眉緊皺，額上汗珠點點，似有無限痛苦，她的心驀然軟化了，一時眞有些不知所措。

室外傳來心蕊酸酸的聲音：「妳叫我出來，怎麼自己留在裏面？」

花心怡玉面一紅，驀地閃身而出，她望着妹妹說道：「我可不像妳……妳別亂猜！」

心蕊撇了一下嘴，順手自一邊取過了一本書，心不在焉的翻着，可是她內心再也不如往日那麼寧靜了，那個一生之中，她首次看見的男人，竟是這麼一個秀逸英俊的模樣兒！

「他嘴唇上下怎麼會生着一些短短的黑毛呢？……哦！那是鬍子，男人都有的……他膀子多粗啊！」

腦子裏這麼想着，由不住往心怡瞟了一眼，却見她閉着眼躺在椅子上，那微微闔着的睫毛，不時的輕輕動着，忽然她跳起來，跑到一邊把簾子放了下來。

「幹什麼？」心蕊問。

「小紅鳥要來了。」心怡紅着臉說：「牠會發現有生人在此的。」

心蕊不禁掩口笑了，她伸了一下胳膊，白着心怡道：「我以爲妳眞那麼狠心！原來妳想得比我還週到呢。」

心怡薄嗔道：「妳不要亂說，他死他活，我才不管呢。」

「那妳爲什麼這麼關心？」

「誰關心，我只怕媽媽發脾氣……再說這個姓萬的來此幹什麼，我們還應該問一問。」

天空傳來一陣清晳的鳥鳴之聲「呱！呱！」那聲音就像是烏鴉，可是比烏鴉還要刺耳得多。

花心蕊忙跑到了窗前，掀開簾子向天上揮着手道：「我們在這裏，不要叫了，你可以回去了。」

可是小紅鳥却低低飛臨窗前，牠鼓着血也似的紅翅膀，把身子定在空中，口中仍然刺耳的鳴着，直到花心怡寒着臉走過來，牠才算放心了，你看牠像燕子也似的斜着身子，在這座小樓上低飛掠過了一週，才向後嶺鼓翅而去。

「眞氣人，這小東西被媽寵壞了！」花心怡一面捲起簾子，一面說：「牠越來越精了。」

心蕊揚了一下秀眉，冷笑道：「總有一天看我不宰了牠，小奸細！」

室內傳來了一陣低咳的聲音，萬斯同微帶憤怒的聲音道：「二位姑娘，這是爲何？我萬斯同並非這麼好欺侮的，妳們還不鬆開我？」

心蕊低頭一笑，瞟着姐姐道：「這傢伙醒了，怎麼辦呢？」

心怡冷哼了一聲道：「就不鬆開他，看看他怎麼辦。」

「還不鬆開我？」

萬斯同以着更大的聲音吼着，心怡微微冷笑不語，在發怒無效之後的萬斯同，顯然是變更政策了，他長嘆了一聲，說道：「二位姑娘，請妳們想一想，我們並無仇啊！」

心蕊忍不住「噗！」的一笑，小聲道：「軟了！」

「我只是迷路谷中，向二位姑娘打探一位高人，爲何平白無故如此對我，妳們不覺得太失禮了麼？」

心蕊正要開口，却爲心怡止住，她冷冷的向室內道：「你莫非沒有看見入谷處的戒牌麼？」

「沒有。」萬斯同驚奇的道：「眞的沒有，姑娘，是什麼戒牌？」

花心蕊小聲說：「他沒有看見呀！」

心怡白了她一眼，仍然冰冷的說道：「那麼，我再問你，早晨騎馬的那人可是你？」

「是……」萬斯同嘆了一聲，道：「姑娘，請鬆開我好不好？這樣怎麼好談話呢？」

花心怡冷笑道：「姓萬的，你在我們這五雲步中窺東窺西，定非好人，還說什麼迷路谷中，分明是花言巧語，哼，你可不要欺侮我姐妹不通人情世故！」

萬斯同急道：「姑娘妳錯了，我實在是來此訪人，迷路此谷已非一日，前三日已發現二位姑娘隱居於此，本來早想拜訪，感以男女……唉！總之，我絕非是如同姑娘妳所想之人。」

心蕊徐徐站起身來，小聲道：「姐姐，他也怪可憐的，我們鬆開他就是了。」

心怡狠狠的瞪了她一眼，心蕊紅着臉又坐了下來。

「男人沒有一個好東西，我們才不能這麼就相信他，如果我們一旦放開了他，可能他就……」心怡小聲的附在心蕊的耳邊這麼說。

「大概不會吧！」心蕊的臉很紅，她輕輕翻着眸子望着姐姐：「小紅鳥也回去了，媽不會知道的。」

心怡輕輕嘆了一聲，她多情的望着妹妹，相處了整整二十年，她第一次瞭解到心蕊的感情竟是如此的脆弱，她其實早就感覺到那個叫萬斯同的人，並不是一個壞人，可是她總認爲：對於男人，是不應該

還以顏色的，現在她眞後悔把萬斯同擒回家，當時放他走也就算了。

「姐！我們鬆開他好吧？等會雨停了，叫他走就是了。」

望着心蕊，她不由低低嘆了一口氣，輕輕道：「隨便妳吧，我不管。」

心蕊高興的由椅上一跳而起，匆匆就向書房行去，在書房裏，她看見那個叫萬斯同的男人，正自用着那雙充滿了期待和驚異的目光盯着她，她只覺得全身一陣火熱，當時就痴痴的呆住了。

「姑娘……妳……」萬斯同尷尬的說：「妳能把我解開麼？」

花心蕊不好意思的點了點頭，慢慢走過去，伸出手來，輕輕把纏繞在他身上的絲繩解開，萬斯同不禁面現喜色，他輕輕道：「謝謝姑娘！」

心蕊的目光，遲滯的在他的臉上凝視着，萬斯同已翻身坐起，他活動了一下筋骨，微微汗顏的說道：「那位姑娘呢？妳們是……」

當他意味到了，對方那秋水也似的眸子，仍然沒有離開自己，他不禁感到有些不自然了，望着心蕊，他有些窘迫的笑了笑，花心蕊也笑了，她的目光，像觀賞風景也似的，從頭把萬斯同看到脚，又細細的看他的鞋——看他的衣裳，看他的頭髮和手……

萬斯同窘極了，他低低的咳了一聲，重覆道：「謝謝姑娘……那位姑娘呢？」

「你先不要管。」心蕊笑着說：「我要你坐下來。」

萬斯同點了點頭，用手把衣服拉了拉，在一旁一張椅子上坐了下來，花心蕊好奇的問：「你眞的是一個男人？」

萬斯同不禁驀地一驚，他眨了一下眼睛道：「妳……妳說的是什麼？」

心蕊不好意思的低頭笑了笑，她揚了一下嘴角，又問道：「我是問，你眞的是一個男人？」

萬斯同的臉上閃過了一層迷惘之色，他幾乎有些哽塞住了，這時忽然門簾掀處，花心怡寒着臉已走了進來：「小蕊！妳不要亂說話。」

心蕊忸怩道：「沒有呀！誰亂說了？我問他是不是男的，這也沒有什麼呀！」

心怡氣得嘆了一口氣，臉紅如火的瞟了萬斯同一眼，萬斯同正在尷尬的笑着，他向心怡欠身道：「令妹眞會開玩笑……姑娘見笑了！」

心怡直覺心裏通通直跳，也難怪，試想一想，第一次和生人說話，而對方又是個男的，她微微頷首回禮，不好意思的道：「方才愚姐妹太冒失了……尙請萬兄不要介意才好！」

萬斯同此刻近看這姐妹二人，愈覺得冰瑩秀質，玉貌花嬌，姐妹併上，宛如一雙玉樹，一顰一笑，一言一動，無不美若天人，似此天香國色，萬斯同眞感爲有生所僅見，他雖絕非輕薄孟浪之流，然好好色，惡惡臭乃人之本性，一任他口心相問，也不禁有些意態撩然！

他望着這一雙姐妹，一時竟有些木然了。

花心怡淡淡一笑道：「萬兄請坐。」一邊用淺綠色玉盞倒了一杯竹尖涼茶，雙手捧至萬斯同座前，萬斯同始愧然驚覺。

他雙手接過杯子道：「謝謝姑娘。」

心怡這時面色忽冷，她徐徐道：「我姐妹因限於母親家法，又以避世過久，不便待客，萬兄略歇息後，即請自便，愚姐妹不恭處，尙乞海涵！」

萬斯同頓時心頭一冷，不禁把先時一番遐思，打消了一個乾淨，當下苦笑了笑，欠身道：「姑娘如此說，就更顯得我不對了！」

他說着把桌上茶杯端起飮了一口，遂起身道：「我這就告辭了，多謝姑娘賜飮之恩……」

心怡不禁楞了一下，這時萬斯同已立身欲行，忽然心蕊招呼他道：「喂！你先別走呀！」

萬斯同苦笑道：「姑娘，尙有何事吩咐？」

心蕊瞟了姐姐一眼，羞澀含笑道：「你不要慌呀！你看看你這身衣服，這麼濕，你怎麼走呀！再說，外面還在下雨，何妨再等一會。」

萬斯同含笑道：「好自然好，只是我不便打擾！」

他說着看了心怡一眼，見對方一雙明澈澄波雙瞳，正自似有情又似無情的注視着自己，和近側心蕊的嫣然笑影，映襯得愈有情趣，一時，他的心就再也硬不下去了。

心蕊嚶然一笑，薄嗔道：「叫你留下來，你留下就是了……等會雨停了你再走就是。」

心怡姍姍立起道：「萬兄請在此稍坐，我去拿一件便衣來給你換過，待濕衣烤乾，再換過就是了。」

萬斯同窘道：「這不是太……太打擾了麼？」

心怡輕聲道：「無妨！」說罷自去，她走之後，萬斯同就轉身對着心蕊吶吶道：「平白打擾，實感過意不去……」

才說到此，心蕊已嬌笑道：「你不要多說了，我姐妹最見不得人客氣，你快把衣服脫下來吧。」

萬斯同內心一動，暗道：「這姑娘說話怎麼如此直率，怎麼不避點嫌疑呢！」

他奇怪的在心蕊臉上看着，對方那種眞純樸質，又絕非是輕薄之女，當下好不費解，心蕊見他只管呆立不動，不由秀眉微顰道：「咦！你幹嘛不動呀？快把衣服脫下來給我呀，」

萬斯同面色一紅道：「令姐取衣尙未回來。」

心蕊格格一笑道：「你們男人眞是，她去拿她的，你脫你的嘛，這樣小心會生病！」

萬斯同心中一硬，心說：我也太多慮了，即使是脫下長衣，內中仍有中衣，不愁肌膞外露，又怕些什麼？反倒不如對方少女大方豪爽，想着轉過身子，把外衣脫了下來，這時心怡也進來了，她手中拿了一件水綠色的長披風，微微笑道：「很對不起，我姐妹沒有男衣，這一領女用披風，萬兄請暫時披一披，好在濕衣須臾即乾，即可換過。」

說着遞了過來，萬斯同抖了一下身上，笑道：「姑娘不必客氣，我就這麼坐一

會就是，用不着再披什麼披風了。」

心蕊拿起了濕衣，笑向心怡道：「姐姐妳陪他談談，我去給他烤烤衣服去。」

心怡含笑道：「還是讓萬兄自己留下看看書吧，我也出去。」

萬斯同躬身道：「姑娘請便吧！」

她姐妹自邁步出室，忽聽窗前「呱！呱！」兩聲鳥鳴，二女同是一驚，相互看了一眼，各自扭動纖腰，雙雙縱落窗前，正要拉下簾子，却是晚了一步，紅影一閃，一隻紅羽紅嘴，全身一色，大小如鴿的紅鳥已翩然入室，一飛進來，即呱呱連鳴了兩聲，收翅如箭，直向書房中，投射而入。

花心蕊不由順手把濕衣向一邊一丟，叱了聲：「不好！這小奸細發現了，這一次我可是不饒牠了！」

她說着嬌軀一伏，足尖微點，猛向房內撲去，心怡這時也亂了手脚，因爲小紅鳥此刻突然出現，意識到定非佳兆，她伸手去抓簾子，想把它放下來，可是就見當前白影一閃，同時一股極爲勁疾的掌風，向她迎面撲到，冷笑聲中，一人低叱道：「快閃開，無恥的賤人！」

花心怡雙掌交叉着向上一封，足下狂風飄絮也似的已閃出了七尺以外，再向來人細觀時，不禁把她嚇了個面無人色，顫聲道：「媽，妳老人家來了！」

奪窗而入的，是一個長髮拂肩，面容如霜，長身瘦削的婦人，由面上看來，這婦人可稱得上是一個絕色佳人，只是她那慘白的臉上，竟看不出一絲血色，她那雙黑白分明的大眸子裏，閃爍着凌厲可怕的光采，整個的人看來，就像是冰塊所鑄成一般的冷酷和無情。

這婦人穿着一身如雪也似的白綾衣，腰繫紅色絲帶，足上是一雙紅色皮製弓鞋，鞋尖如劍，腰姿婀娜，在她左手持着一支翠竹所雕製的長笛，身形飄落，竟是輕如飛燕，沒有帶出一點聲音，由年歲看來，這婦人絕不超過三十五歲，事實上她已是四十出頭的人了。

這時，紅鳥的鳴聲凄厲的由書房傳出來，間雜着心蕊叫罵之聲，甚是疾烈，心怡驚嚇的呼喚道：「小蕊，媽來了，快出來。」

呼聲方畢，小紅鳥已驚叫飛起，心蕊却隨後趕出，一眼看見母親，她頓時嚇得木立住了。

這自窗而入的婦人，正是二十年前，名噪大江南北的獨行女俠，紫蝶仙花蕾，也正是這雙孿生姐妹的生身母親，她此刻看來，確像是十分震怒了。

小紅鳥已落於花蕾肩上，猶自連聲驚呼不已，紫蝶仙花蕾冷哼一聲，道：「妳姐妹好大的胆子，我且看看你們收藏着什麼人？」

她說着身形一幌，已來至書房門口，翠笛一掀門簾，已把書房內一切看了個清楚，頓時只見她雙目一睜，厲聲叱道：「你是什麼人？」

萬斯同雖在室內，然而由她姐妹口中，已略知來人身份，不禁暗暗吃驚，偏偏此刻自己長衣已去，身着褻衣，如何能得見人？一時不由羞慚得無地自容，木納也似的呆立住了。

這時心怡上前黯然道：「媽，他是一個不相干的迷路人。」

紫蝶仙花蕾此刻像是已憤怒到了極點，冷冷的哼了一聲，身形一竄，已來至萬斯同身前，左手張開着向外一抖，直向萬斯同肩上抓去。

長衣已去的萬斯同，却不甘如此受擒，他身形霍地向下一縮，閃出去了三尺以外。

他口中呼道：「前輩請暫息雷霆，聽我一言！」

奈何花蕾身形展開，勢如狂風驟雨，又是在極度的憤怒頭上，怎會聽他一言而止。

她尖聲叫道：「無知小輩，你死期到了，看你往那裏跑？」

萬斯同的身子本已閃出，就在花蕾發話的同時，他已發覺對方右手那支長笛，突地抖起，夾着一陣細嘯之聲，直向自己肩頭上飛點而來，聲勢之疾，有如星貫中天，一閃即至。

萬斯同幼小從師，苦習技擊一十五年，內外功力，堪稱爐火純青，差不多的門路，他只一看即知，可是這母女三人所施展的功夫，他却是陌生得很，非但窺不出一些門徑，簡直是莫測高深。

他見笛勢勁疾，知道一被它點上，非僅閉穴，只怕還要落成了殘廢，不禁大吃一驚，心中暗憤妳個潑婦，我萬斯同究竟與妳有何深仇大怨，妳居然下此重手？今日說不得只好開罪妳了！

心中這麼想着，也就不再客氣，冷然道：「前輩逼人過甚，萬斯同放肆了！」

他猛地一探雙手，倏地揚起，以「封雲手」向外一崩，直向花蕾長笛上封去。

紫蝶仙花蕾，見對方竟敢動手遞招，而且招式老練，這倒是出乎意料之外，狂笑了一聲，愈發怒不可遏，這時花心怡在一邊高聲喚道：「——媽，妳退下，待女兒擒他便了。」

心怡口中這麼說着，已縱身而上，同時，回頭喚道：「小蕊，還不代媽把他擒下！」

花蕊紅着臉正要挺身而上，陡見紫蝶仙花蕾一個疾轉，同時一股絕大勁風，自她雙掌上逼出，她姐妹倏地左右乍分，飄落一旁，幸未被掌風傷着，都不禁爲母親這種絕情的動作嚇得呆了。

花蕾怪笑道：「妳們先站一旁，等我擒下了這畜牲，再和你們算賬。」

萬斯同冷眼旁觀，不禁爲二女不平，當下咬牙恨聲道：「前輩請聽我說，令媛全係一番善意同情，並無絲毫罪過，請萬萬不要罪責！」

他說到此，就見那似發瘋的婦人，忽然陰森森的對自己一笑，那雙明澈的大眸子裏，泛出了一種極爲無情的冷焰，萬斯同不由打了一個冷戰，心說不好，他因不慣與女性鬥毆，見此情形，自知後果不佳，當下不假思索的向左一閃，把桌上自己長劍操起，猛可裏，直向窗外越去，急切間，似聞得頭頂有呱呱！鳥鳴之聲，未及抬視，已見紅影閃動，一物直向自己眸子上啄來，這才想起，竟是那小紅鳥，不由吃了一驚，這時再想擧手已是不及，驚慌之下，也顧不得下手輕重，當下一提眞力

，猛然開啓，一口眞力直向小紅鳥噴去。

當空紅鳥本係北天山一種異鳥，性靈極爲聰慧，善能體會人意。

自爲花蕾收養後，更是乖巧伶俐，因生具鐵爪鋼啄，雖是體小如鴿，差不多一般鷹隼都不敢輕易招惹，此刻一心要建功主人，不意敵人竟練有眞氶內力，當下尖鳴了一聲，倏地振翅而起，可是仍嫌慢了一些，一時只見當空紅羽繽紛，在連聲啁啾中，這隻小紅鳥已落向一邊，全身抖動不止，像有無限痛苦。

萬斯同眞力吐出，心中已微覺後悔，可是，時勢之至此，也就說不得了，他口中大聲叱道：「前輩休得見逼，萬斯同去也！」

他口中這樣叫着，掌中劍連着鞘，猛地直向窗櫺上揮去，他原意是想把窗戶砸開，越窗而出，可是寶劍方自揮出，忽見眼前人影一閃，同時劍上一震，隨聽一聲嬌叱道：「撒手！」

萬斯同用力向外掙，可是對方手勁竟是出於自己意外的大，他不掙還好，這一掙，頓時只覺得虎口發麻，寶劍已脫手而出，遂見人影一閃，紫蝶仙花蕾已迎面而立，萬斯同嚇得一連後退了兩步，這才知道對方確係一個極爲難惹的人物，正不知如何是好，就見花蕾面色極爲詭異的冷笑道：「小輩，我先問你，三盒老人是你什麼人？快說。」

萬斯同怔了一下，遂答道：「那是家師。」

紫蝶仙花蕾猛地哆嗦了一下，吶吶道：「這麼說，白鶴南宮敬是你……」

萬斯同不由自主，目放異彩的道：「那是我大師兄，咦，前輩，妳怎會認識他的？」

花蕾輕輕哦了一聲，他臉色這一刹時極爲難看，冷冷的望着萬斯同一笑道：「那麼，我是更不能放過你了！」

才說到此，就見她右手忽的一動，萬斯同就覺得迎面一股極爲尖銳的勁風撲到，同時鼻端聞到一股生平從未聞過的異香，當下連唉呀二字均未道出，噗通一聲倒地不省人事！

一旁痴立的心怡，心蕊姐妹，見此情形，都不禁嚇了個魂飛魄散，她們都知道，方才母親所施展的是極爲毒惡的「逼魂指」，暗藏獨門秘製的「搜神陽花粉」，這種毒惡的花粉，暗藏於十指指甲尖內，爲花蕾獨家所擅，同時只須凝氣往敵人五竅任何一竅點去，敵人中指後一任你有天大功力，鮮有不被迷性昏倒，在四個時辰內，如不能獲得解救，一命歸陰，端的是一種極爲厲害的手法。

紫蝶仙花蕾發明這種獨門秘藥後，自知干犯武林大忌，所以素日傳授二女時，一再囑咐，若非深仇大惡的敵人，千萬不可施用，以免干犯衆怒，二女俱引爲深誡，想不到今日對這麼一個陌生少年，剛一見面，即施出這種制命毒手，怎不令二女大吃一驚了。

花蕾以「逼魂指」一指點倒萬斯同後，面目變得一片鐵青，望着二女，咬牙恨聲道：「——妳姐妹幹的好事，妳們還有臉活着見我？」

二女見母親竟自變得較平日更冷酷千倍，一時都嚇得面無人色，不禁雙雙屈膝，跪了下來。

「媽……我們並沒有做什麼，只是讓他暫時避一避雨，媽，妳老人家千萬不可誤會。」

心怡瑟縮着這麼說，心蕊却嚇得呆了，她們四隻含着淚的眸子，齊齊的盯視着這個看來如同發瘋的母親。

紫蝶仙花蕾全身戰抖的道：「好，好，妳們也不要分辯，媽平日是怎麼告誡你們？不想你們竟當作耳邊風，如今吃了大虧，妳們……」

她伸出瘦弱的手，指着二女，氣得全身顫抖的說：「妳們還有臉見我。你們站起來跟我進來！」

二女莫名其妙的相互望了一眼，俱不知母親說些什麼，當時徐徐自地上站了起來，遲遲不敢前進。

紫蝶仙花蕾見狀，面色變得更白了，厲聲叱道：「來呀，妳們如果沒有做錯事，怕什麼？」

她說着已閃身來至二女身前，伸出雙手抓住了二女各人一臂，用力的拉着二女走出了書房，來至心怡臥室，狠命的把二女向牀上一推，反手把門關上，用着幾乎是哭的聲音道：「妳們要是眞的失身，可怪不得……怪不得我這個作媽的，取你們的性命！」

二女聞言這才恍然大悟，不禁相互望了一眼，方才的驚嚇算是掃了一光，她們望着母親連連點頭，花蕾見狀冷笑道：「你們誰先來？」

心蕊嚥了一下口水，訕訕道：「來幹……幹什麼？」

紫蝶仙花蕾道：「就是你，小蕊，把你的腿露出來！」

心蕊看了姐姐一眼，心怡微微點了點頭，她就莫名其妙的把裙子拉了起來，露出一隻欺霜賽雪的玉腿來，害怕的望着母親道：「媽，妳要怎麼呢？」

紫蝶仙花蕾吸了一口氣，指了一下心怡道：「還有你，和妹妹一樣。」

花心怡只好依樣而爲，就見這多疑的婦人探手入囊，摸出了一枚拇指大小的羊脂玉瓶，一面走到了牀前，冷笑道：「我這瓶中乃是專試貞操的守宮液，今日正好以此試試妳姐妹是否爲那小輩所辱？」

她說着自己扭開瓶蓋，二女就見連着瓶蓋，伸出一支像針管也似的東西，其上沾滿了紅色濃液，俱不知這是什麼東西。

紫蝶仙花蕾，就以這沾滿紅液的玉針，在二女腿膝處，各人輕輕點了一下，留下了兩顆鮮紅的紅點，看起來和朱砂紅痣一般無二。

二女戰戰兢兢的望着母親如此施爲，一句話也不敢說，花蕾點好了守宮砂，收起了玉瓶，直直的站在牀前，目不轉睛的盯視着二女腿上紅點，面上帶着十分悲憤的期待之色，不時的冷笑着。

那兩顆朱砂紅點說也奇怪，自從點上了之後，須臾即印入肌膚之內，由鮮而濃，最後變爲鮮紅之色，就永不變了！

至此花蕾面上，才現出一絲笑容，她伸出手來，在二女被點處用力擦了擦，再看那兩顆紅點色澤依舊，並未少褪，彷彿生就的一般。

望着二女，她長長吁了一口氣，微微冷笑道：「還算你們聰明，沒有鑄成大錯，妳們起來。」

二女見母親如此，知道大難已免，心中好不慶幸，雙雙放下裙子，翻身下床，花蕾冷然望着她們道：「如非我來得早，妳們後果不堪設想，我平日是怎麼告訴你們的，妳們怎麼不聽？」

她用冰冷的目光，在二女臉上來回的盯視着，恨聲道：「媽媽二十年飲恨偸生，在這五雲步養育你們成人，不敢出山一步，爲的是什麼？我怕的是什麼？」

說到此，她竟落下淚來，一面用手把臉上的淚擦了擦，頓了一下又道：「實在告訴你們，媽媽當年，就和你們一樣的無知，所以才會上了當！才……」

望着哭泣的母親，她姐妹都不禁有些黯然，尤其是母親的話，給她們一種「謎」樣的感覺，二十年來，她們還是首次見到母親傷心過，還是首次聽母親口中道出了這項隱秘，一時俱不禁有些神情恍惚，心怡含着淚道：「媽，妳不要說了，我們以後一定聽你老人家的話！」

心蕊却只是望着母親發呆，紫蝶仙花蕾苦笑了笑，把未說完的話中途忍住，她目光在心蕊臉上緩緩的掃着，忽然嘴唇嗡動道：「小蕊，妳心裏想什麼？」

心蕊臉色一紅，吶吶道：「我……媽……沒有。」

花蕾望着她，冷冷一笑，說：「妳不要騙我，妳們是我生的，妳們的內心，我瞭若指掌，孩子，妳的心正在反抗我，我知道。」

心蕊不禁神色大變，她猛然跪下道：「媽，我……我沒有。」

「起來吧！」花蕾長嘆了一聲，她揮了一下手，冷冷的說道：「媽是一個最強的人，媽也最愛你們兩個，可是我絕不容許我的女兒，對我心存異心！」

說到此，他面色變得更冷了，目光在二女身上轉着，哼了一聲，又道：「我並不是一輩子要限制你們，只是你們的婚姻大事，却要我作主，不許你們自己挑，一且你們成了婚，才能離開這座山，那時候你們的一切，我都可以不再管，可是現在却辦不到。」

說着她目放精光的叱道：「現在，把那個姓萬的抬過來。」

二女不由齊應了一聲，雙雙立起，正要出去，紫蝶仙花蕾冷然又道：「小蕊不要去。」

心蕊頓時就站住了，她害怕並且有些莫名其妙的望着母親。

花蕾淡淡一笑道：「沒什麼，小怡一個人去就够了，來，到外面去。」她們走出了臥室，在客廳落座，心怡雙手托着萬斯同進來，戰抖着道：「放在地上。」

紫蝶仙花蕾點了點頭，冷笑了一聲：「把他救醒！」二女不禁心中全是一楞，因爲她們一向知道，母親做事向來是心狠手辣，從不後悔，那麼，又爲什麼要把他救醒呢？心中甚是不解，可是，誰也不敢多問。

花氏秘門的「搜神陽花粉」，施用及解法，她姐妹倆全都熟悉，曾經母親細心傳授，所以聞言對看了一眼，心怡就把萬斯同平放在地氈上，然後退了一步，探手入荷包內，取出一個白玉匣子，打開匣蓋，內中盛着一種細白的粉末，並且有一根純白色鷄毛，心怡用鷄毛輕輕的沾了些白粉，在萬斯同鼻下輕輕抹了三下，然後收回了玉匣，退至一邊。

平躺在地上的萬斯同，有着高高的前額，挺直的鼻樑，性格的唇，他那兩彎眉，就像是雨天初晴時的秋霞那麼優越，那麼飛闊，他屬於一種閃爍力的英俊美，任何女孩子，在初一見他時，都會對他留下極爲深刻的印象。

他本是緊咬着牙關，身子紋絲不動，此刻，全身就像抽了筋也似的一陣顫抖，忽地翻身坐起，花蕾這時厲叱了聲：「不許動！」

萬斯同憤怒的看着她，可是他已嚐過這婦人的厲害手段，此刻見狀，自然不敢輕舉妄動。

紫蝶仙花蕾笑了一聲，說道：「小輩，你不要多疑，我只是要你知道，我生平做事，向來是有爲有因，我只問你，來此作甚？」

萬斯同忖度眼前形勢，自問逃脫無望，遂也安然處之，當時冷冷的道：「來此訪人！」

「訪誰？」花蕾問：「這五雲步中並無外人，你找誰？」

萬斯同怔了一下，他目光急速的在花蕾面上掃了一轉，忽的挺了一下腰，說道：「啊！莫非妳就是花……花前輩，南宮大嫂？」

一陣冷澀的笑，自花蕾面上飄過，她凝目望着萬斯同道：「你休要口出不遜，誰是你南宮大嫂？」

萬斯同搶問道：「那麼妳老人家，莫非眞就是紫蝶仙花蕾花前輩？」

花蕾喃喃道：「你找她作什麼？」

萬斯同驚異的顧視着一旁的二女，又看了花蕾一眼，萬分驚異，心說：這是怎麼一回事？我怎麼從未聽說過我那南宮大師兄，竟會有如此一雙孿生女兒呢，莫非這女人又和外人……

想到此，不禁臉色一變，花蕾忽然蛾眉一豎，厲聲叱道：「我問你，來頭作什麼？」

萬斯同把心一硬，冷然道：「已然你就是花前輩，我也就直說了……」

他先解釋道：「南宮敬雖名譽上是我大師兄，可是年歲長我甚多，我武功也多半是他所授，所以我一向視他如師，因此我稱你爲前輩不爲過之！」

花蕾不耐道：「少嚕嗦，快說！」

萬斯同劍眉微蹙，心說，看來她似早已絕情我那大師兄，勸她出山，只怕無望了。

想着不禁長嘆了一聲，黯然道：「前輩，當年之事，說來確是家師門規過嚴，我南宮師兄，已屬掌門弟子，焉有不遵師命之理？因此……」

花蕾冷然一笑道：「我不是問這些，只問你來此作甚？快說！」

她說着立起身來，來回走了一轉，似是在忍受着一種極大的憤怒。

萬斯同苦笑了一下：「如今家師年已耄耋，始悟昔日之非，深感當年行事魯莽

，又以南宮師兄，接掌天南派掌門人要職，至今尚獨身未娶。」

他說到此稍頓了頓，看了看花蕾神色，才繼續又道：「因此，特差後輩我訪問前輩下落，無論如何，也要前輩息怒隨後輩回山覆命！」

花蕾微微抖動了一下問：「這些話，是你那師父親口說的麼？」

萬斯同點頭，低聲道：「師父如今，是八十開外的人了，昔日之錯，還望前輩不要怪罪，還是隨……」

他的話，被花蕾中途止住了，並且問道：「你師父有書信交與我麼？」

萬斯同笑道：「有，我竟是忘了！」

說着遂探手入懷，摸出了一封，用油紙包封的書信，心怡接過轉上，花蕾用顫抖的手慢慢打開。

信紙上濃墨勁書的寫着：

「字示花蕾女士：

老朽連年服膺陽明，始大悟昔日之非，昔因愛徒過甚，懼其因婚事，而敗我天南道基，如今思之，此念蓋荒謬絕倫也！

賢棣挾令尊笑傲武林之秘，二十年潛究，定然可觀，如能見諒老朽早年不智，提携敝派掌門人，即小徒南宮敬共事天南，則武林中必我獨步矣！

即盼棄嫌來歸，是爲至禱，勿此，即頌

妝祺　三盒老人啓」

一旁三人，細心的觀察着她，見她讀完了這封信，淡淡的搖了搖頭，兩隻手交替着，把這封信撕成粉碎，然後往身後一抛冷然道：「太晚了！」

她眨了一下眸子，冷冰冰的對萬斯同說：「萬斯同，本來你無大錯，我是可以讓你回去的，只是，都怪你找到了這個地方，而且發現了我母女二十年藏身的隱秘，我如放你，無異暴露了身份，所以，暫時，你不能離去。」

萬斯同陡然一驚，問道：「那麼，妳老人家要如何安置我呢？」

花蕾用着同樣的神色道：「你入我禁地，傷我愛鳥，要說起來，罪也不輕，我禁錮你一個時期，也不爲過，現在你還是識相些，隨我來。」

說着她倏地立起身來，萬斯同一躍而起，不禁勃然大怒，忽然他窺見一旁的心蕊正對自己輕搖了搖手，他的怒火也就即刻忍了下來。

花蕾目光在心蕊身上一轉，微微帶出一絲冷笑，又在萬斯同偉岸的身軀上略作停留，她就一言不發，轉身率先而出。

心蕊紅着臉低頭緊隨而出，花心怡妙目逼視着他，也是一語不發。

萬斯同一聲長嘆，大步而出。

遽遭毒手　終生抱憾

這間陰晦的地下室，正整整地關閉了萬斯同一天一夜，除了一盞油燈，和一張大榻之外，別無長物。

其實這些都還好忍耐，最不可忍的是三餐食物，他幾乎想起來就嘔心，對於那種苦澀的東西，他眞叫不出是什麼名字了，可是他却知道，花氏母女這二十年來，主要的食物，就是這種東西。

後來他從來送飯的心怡口中，得悉這是本山所出產的一種野芋，聽說多吃，能收清心明目之效，儘管她姐妹如何精心調治，那味道也是差不了。

定下心後的萬斯同，也就是把一切看開了，他不知道她們要把自己關到什麼時候？

大概是第三天的早晨，他聽見地下室的門響，本來他以爲，可能是花心怡來爲自己送飯來了，因爲一直都是她，自從被禁錮起來，他沒有見過心蕊一面，而心怡就像她母親一般，冷得怕人，大多數的對話，她只是以點頭或者搖頭來回答，可是有些地方，對萬斯同她又似乎很關心，譬如說，她常常爲燈加油，帶幾本書來借給萬斯同看，有時候，也會提一桶水來讓他洗澡。

萬斯同私心對這位姑娘是十分傾慕的，也只有她來臨的一刹那，即使是不說話，他也能得到一種心靈上的安慰。

現在他又以爲是她來了，他渴望地循聲望去。

可是，這一看令他吃了一驚，因爲他看見，來的並不是心怡，也不是心蕊，却是花蕾。

萬斯同忙站起來小心戒備，他問道：「前輩來此有何見教？」

花蕾回頭看了一眼，向外喚道：「把門先關上，我等一會再上來。」

然後她又回過頭來，淡淡一笑道：「生活如何？還好吧？」

望着她的臉，萬斯同幾乎有些呆了，因爲她的臉色，竟是那麼地和諧，這還是萬斯同首次看到的，不由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之外，當時冷然道：「這都是前輩的恩賜，還談什麼好不好？」

花蕾目光在他身上一轉，慢吞吞的道：「你可知天下最偉大的愛是什麼？」

「母愛！」萬斯同毫不考慮的說。

「是的！」花蕾點了點頭，又一笑道：「最關心自己的是誰？」

「這……」萬斯同吶吶不語，他不知道怎麼回答，心中充滿了疑惑。

「是母親。」花蕾點了點頭說：「天下沒有不愛自己兒女的母親。」

萬斯同驚奇的看着她，吞吞吐吐道：「前輩，你跟我說這些做什麼？」

「你會知道的。」

「知道什麼？」

「我要告訴你，我愛我的女兒，尤其是我付出半生的精力撫養她們成人……」

她臉上的笑容漸漸消失了，繼續說道：「我把我一身的武功傳授了她們，她們姐妹就等於是我生命中的一部份。」

「這些你爲什麼要告訴我呢？」萬斯同似乎是體會到不幸的事情，又將要發生了。

紫蝶仙花蕾冷哼了一聲，盯視着他道：「我愛她們，正因此，我絕不希望她們步我後塵，你……」

她用手指了他一下，咬牙恨聲道：「你妄自闖入此地，正使得她們不再安寧了，你是一個可怕又可恨的年輕人，我不能把你看得太輕了！」

萬斯同不禁打了一個冷戰，倏地自榻上跳下來，他吶吶道：「前輩，妳不可這

麼侮辱我，我對她們並無任何企圖，而且妳堅持要把我拘留在此的。」

「我知道！我並不後悔，只是爲了愛我的女兒，我可以做出一切，我要對你抱愧……」

「抱愧？……」

「是的！」說着，花蕾往前走了一步，萬斯同心中暗罵，因爲他領教過，這個女人是說得出做得出的，不禁忖道：看她如此，莫非她要取我性命麼？這一想，他不禁暗暗驚心！

忽然花蕾對他一笑道：「你不要緊張，我不會取你性命的。」

萬斯同冷笑道：「妳自然不會，可是即使會，我也不會向妳求饒的。」

花蕾一聲狂笑，她恨這種自以爲倔强的男人，而愈是這種男人，才愈能討得女人的歡心，想到了瀕臨變心的女兒，她再也不能鎭定了。

這是一種辣手的卑下技倆，可是爲了她女兒，她不惜這麼做。

忽然，她溫柔的一笑說：「萬斯同，我不會殺你的，你也不會求我是不是？」

萬斯同不解何意，只是怒目盯視着她，花蕾倏地閃身而前，萬斯同戒備着一揚雙掌，却不見花蕾攻上，遂見她冷冷一笑道：「嘗聞天南派人目無餘子，以一套『六脈切手』稱雄武林，現在，我們不妨過招幾手，也叫你心服口服，如何？」

她笑吟吟的望着對方，一掃方才戚戾之色，萬斯同對於她這種形態十分費解，只是對方挑戰，怎好不依？當下冷然道：「六脈切手原無奇處，前輩一定要我獻醜，自無不依之理。」

花蕾一笑道：「好！」

忽見她瘦軀狂飄而起，往下一落，抖掌就打。

萬斯同以托天掌勢向外一翻，身形下塌，突出右足以「醉掃金椿」的下盤功夫，直向花蕾雙足踝上掃去。

紫蝶仙花蕾雙手一分，翩翩躍過，更不少緩須臾，她口中發着一串笑聲，笑聲未了，陡然已逼進萬斯同左側，叱了聲：「打！」

萬斯同不知掌從何來，因不見對方抖手遞招，自無架閃之必要。

心中正自懷疑，忽見對方雙掌齊推，掌風勁疾，以「排山運掌」掌勢，直向自己面門上逼來，這種掌法，在掌功上來說，是極重的手法，如當其正鋒，是萬萬沒有活路可言的。

萬斯同想不到對方口中含笑，手中却是如此狠毒，不禁吃了一驚，心中一硬，低首側身，正自想陸續把師門所授的那套「六脈切手」展開，還對方些顏色，誰知對方那翩翩如蝶的身影，竟是快如電閃鴻驚。

就在他低首的這一刹那，花蕾已自頭上狂飄而過，萬斯同尚不及翻身，就覺得由後尾椎骨，忽的貫入一股冰寒刺骨的冷氣，直入丹田下方三分處，由不住口中「啊！」了一聲，向前蹌了一步。

也就在這動作的同時，花蕾一雙細白的手，已搭在了他的雙肩之上，十指扣住了他的兩處大筋，萬斯同由不住簌簌抖之不已！

她口中輕笑了一聲：「領教了！」言罷鬆掌退身，輕翩如蝶，面上猶自帶着未褪的笑容，萬斯同只覺全身出了一陣虛汗，他只爲對方會黑心辣手，取自己性命，想不到却只是迫自己服輸而已，心中倒是稍稍安了些，當下，由不住俊臉通紅！

紫蝶仙花蕾看着他冷冷一笑，遂道：「你只安心在此居住一個時期，一待我們覓好新居，自會請你離開，在此期間，如需用何物，只請怡兒爲你取用便了。」

萬斯同兩番過招之後，對於這位詭異的女士，心中算是完全折服了。

就在他愧恨交集的心情之下，花蕾已叫開了門，匆匆別去。

萬斯同目送她離去之後，心道：好險，適才自己怎會大意至此？令她制住了兩處大筋，她若存心毒惡，我命休矣，想着，不禁心有餘悸！

他來回在室內走了幾步，却覺得小腹下酸酸的，甚是不適，果然想到，適才花蕾由背後暗襲自己時似有冷氣一股由尾骨貫腹而入，只是當時一閃即逝，無從細心體會，此刻想來，似覺奇怪！

這麼想着，那酸楚感覺更易體會了，一絲絲地由小腹直泛上來，進而雙眉亦感有點痳癢，這一驚，不禁令他頓時嚇得呆住了！

他呆呆的坐在床上，解開衣褲，試着用手在下腹撫按，待按到「精蓄穴」上時，一陣奇酸直上眉心，由不住打了一戰，手中油燈幾乎爲之脫落。

少定之後，他抖顫的用燈細細照着小腹，果見精蓄穴上，有銅錢大小的一個紅點，色作暗紅，頓時他就一切都明白了。

這實在是一個很大的打擊，可是他絕不敢相信。

因爲那太可怕了，果眞如此，那眞比死還不如。

慢慢放下了燈，額角兩邊仍在冒着冷汗，他試着提貫眞力，上下運行一週，並無什麼不對之處，於是疑心少去，回味到方才花蕾所說的話，她絕不會只是平空的一說，而精蓄穴上那點暗紅的指印，又是從何來的呢？

這麼想着，不禁疑竇又起，長嘆了一聲，一面放下了燈，把衣衫重新穿好，暗念道：我且把師授的道家採藥功夫作它一回，就可知是否眞如所料了。

想着，一面排除雜念，凝神屏息，就在這張木床上盤坐運起功來。

他自幼從師，內功有極深根底，不久已現慧光，待氣過一周天，小腹頻動如雷，全身搖搖欲墜，尤其生死竅上跳動最劇，素日每到此刻，外陽必峯，習煉金丹大道者，待金光二現，正是止火採藥之時，萬斯同因年歲尙輕，塵緣未了，師命再三告誡不可習此，以免日後壞了道基，每到此刻，他總是用三車上庫之法，將一點眞陽上升泥丸宮，如是行動完畢，精力自是百倍充沛。

可是今天情形就大大不同了，空是腹震如雷，那點先天眞陽却是到不了穀道，這一驚，只嚇得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目光遂自睜開。

現在，再也沒有什麼好懷疑的了，那

花蕾，竟是以「霹靂指」力，點閉了自己精蓄穴門，自己今後空有偉丈夫儀表，却是一個不能「人道」的漢子。

這種打擊對於一個正常的人來說，實在是太殘忍了，太可怕了！

萬斯同只覺得雙目陣陣發黑，由不住失神的倒在了床上。

他無力的望着室頂，想到了這可怕的遭遇，想到了訴不得人的殘廢，很明顯的；花蕾對自己用這種卑下手段，主要是杜絕自己染指她的女兒，可是，這種手段太卑鄙了，太可恥了，眞所謂「斯可忍，孰不可忍」。

想到此，他氣惱得血脈怒張，一躍而起，雙掌連劈，一時之間，沙石飛濺，宛如冰雪一般，敢情四壁係堅石所砌，如有人妄圖破壁而出，此人誠屬不智之極了。

他一面厲聲大叱道：「花蕾，妳欺我太甚，如有三分氣在，我焉能與你善罷干休？」

這種委屈他決不甘心忍受，他要找花蕾作一個解釋，他要當面把她這種卑下的詭計拆穿！

於是他凝結了掌力，用排山掌力直向室門推去，鐵門發出「嗡！嗡！」大鳴之聲，直震得耳膜欲裂。

這種大聲音，自然會傳遍了整個的樓閣。

憤怒的萬斯同，用力的震撼着鐵門，大聲吼叫道：「開門，我要出去，開門……開門……」

忽然他伏在門上，大聲的慟哭了起來，哭了兩聲，他止住了哭聲，茫然的搖搖頭，忖道：我不能哭，我不能在他們面前示弱！

冷靜之後的萬斯同，顯然是不再衝動了，他回轉身子，重新的坐了下來。

這時候，壁角拉開了一個大有書本的小洞孔，露出了心怡驚異的面孔。

「你需要什麼東西麼？」

萬斯同掃了她一眼，黯然的，搖了搖頭。

「那你爲什麼搥門，是餓了？」

「姑娘——」萬斯同聲音有些兒發抖，他問道：「你母親走了麼？我想同她談談！」

心怡嫣然一笑，這是萬斯同難得看到的，可是此刻却再也提不起他的興趣了。

「媽走了，而且要很久以後才能再來！」心怡眨了一下眸子：「有事麼？」

萬斯同緊緊的咬了一下牙，可是面對着這明媚的姑娘，他實在發洩不出內心的潛怒，而且那些話，對一個天眞的姑娘，是無法啓齒的。

他苦笑了一下說：「沒有什麼。」

忽然他站起來央求道：「姑娘，你能放我出去麼？我實在是受不了啦！」

心怡怔了怔，她搖了一下頭，說：「這不行，媽關照我們要嚴加看守你，對不起！」

隨着窗子又關上了，萬斯同冷然一笑，心說：看來這花心怡，和她母親是很相似的，我和她商量是不會有結果的。

如此，他就又想到了心蕊，想到了那個看來似乎很多情的姑娘，她一直對自己很關心的，怎麼，自從自己被禁錮之後，就從來沒有看見過她呢？如果有機會見到她，相信她定不會和她姐姐這麼一般不通情理。

左思右想之下，心中更是酸，甜，苦，辣，大大的感到不是味兒，自己來此，本是下書訪人，却想不到竟落成如此命運，最令自己痛心的是，從今以後，自己喪失了一個作男人的資格，自然今後一生也談不到什麼幸福可言了。

他在床上仰面睡着，心中已是百感交集！

三餐依舊是由石洞中推送進來，都是心怡送來的，這美麗的姑娘，儘管眸子裏充滿了同情和關懷，可是那種過份的矜持，使她不會主動的去對萬斯同出言安慰。

夜深了，燈光更顯得昏黃。

萬斯同來回的在這間地下室內走着，忽然聽見有一種輕微的聲音，自入口處傳來。

他並且可以淸楚的聽到，有鏈鎖輕微的抽動之聲，他不由輕輕問道：「誰？」

「是我！你不要說話！」

門開了，一個身着黑衣，頭戴風帽，只露出一雙眼睛的姑娘，悄悄的走進來。

她手中捧着一口連鞘的長劍，匆匆遞於萬斯同，說道：「快拿着你的寶劍，我們走！」

萬斯同接過了劍，細細的打量着這個姑娘，驚問道：「妳是姐姐還是妹妹？」

這姑娘又窺了一下，急切的道：「哎呀，你這人眞煩，我都嚇死了，你先出去，到外面我再說好不好？」

萬斯同點了點頭說：「謝謝你，只是怎麼走呢？妳母親可在上面？」

黑衣少女搖了搖頭，那雙大眼睛裏，含着情急的微笑，小聲道：「你放心，媽不在，我姐姐睡着了，這個時候你再不走，以後也就別想走了。」

萬斯同這才知道，來人果是那個叫「小蕊」的妹妹，他感激的點了點頭，倏地閃身而出，身形展開，已撲縱而出，現在他已看見聳峙在眼前的那座閣樓。

當空是一輪皓月，四週是噪耳的虫聲，夜涼如水，整個的閣樓是一片漆黑。

「快走，越過了這道牆，」心蕊小聲催促道，萬斯同回身才發現，原來她緊隨着自己身後，玉手連連揮手，萬萬斯同忙抱拳一拱道：「姑娘解救之恩，永世不忘，再見了！」

他說着一連六七個翻身，已經若狸貓也似的翻出了圍牆，眼前來了一片曠野，略一打量地勢，不遠處有一片叢林，正是自己來時行經，也正是自己迷失之處，不過寧可迷失其間，也總比作階下囚好些！

想着正要縱身而前，忽聞背後一聲巧笑：「你還想迷路麼？傻子？」

萬斯同錯掌翻身，却見眼前笑微微亭亭玉立一個少女，黑髮垂肩，敢情仍是心蕊，只是此刻她掀去了那頂風帽，所以乍看起來，他有些吃驚！

他不由怔了一下，說道：「噫！姑娘，妳怎麼還不回去，莫非妳不怕令姐發現麼？」

心蕊蛾眉一挑，冷笑道：「我已放你走，怎還能在家逗留？我已決心離家遠走高飛，現在，我們快走吧。」

說着她回身望了一眼，萬斯同在她回身的當兒，果然發現，她背上有一個皮革囊，另有不少零星物件，看來確實是打算遠行模樣，當下呆了一呆，心中不禁深深過意不去。

他吶吶道：「姑娘，這都是我連累了你了！」

心蕊望着他甜蜜的一笑，遂用手指了一下前面樹林道：「這方圓百十里內，經母親設有迷踪陣圖，不明根底之人，休想進出自如，我如不帶你出去，只怕你是白費氣力呢！」

萬斯同不禁恍然大悟，這才明白爲什麼自己來時，竟會在谷中迷路達數日之久，原來還有這一層原因，想着好不驚異。

花心蕊這時纖腰扭動，已率先撲抵林前，萬斯同也展開輕功提縱之術，隨後緊追而上。

眼前是一條入林小徑，但心蕊却捨徑不入，却自一邊樹隙間閃身而入，自是忽左忽右，時退時進，萬斯同私窺步法，明明是八卦陣圖，只是往往三五步中，却雜有一種莫名的步圖，若非心蕊親身引渡，只怕自己是無此能力看破其中奧妙。

如此前行約有個把時辰，始走出了這片叢林，二人一路疾馳，俱都感到有些疲累，眼前亂石如崗，前看雲海一片蒼茫，呼呼山風，更是貫耳欲聾。

心蕊把肩上背包解下，往石邊一站，長長吁了一口氣，向萬斯同一瞟道：「我們可以在此歇一會再走，我實在累了！」

萬斯同呆呆的點了點頭，面對着這風姿綽約的姑娘，他內心浮上了些疑惑，因爲他不明白，今後這對人世陌生的姑娘，將如何來處置她自己，她自己有沒有打算過呢？

想着他不禁偷偷向她望去，而正巧，這姑娘那雙水汪汪的眸子，也正向萬斯同望着。

萬斯同尷尬的一笑，道：「妳實在太累了，等一會，這些東西，還是由我來代你拿吧。」

心蕊忽然一笑道：「萬斯同，你結過婚沒有？」

萬斯同不禁一怔，心蕊掠了一下頭髮，微微羞澀的笑道：「我從書本上看過，男人是要和女人結婚的，是不是？」

萬斯同暗暗打了一個冷戰，心說：她竟是如此純潔的一個少女。

當下不禁遲滯的望着她不發一語，心蕊忸笑了一下道：「是不是啊？怎麼不告訴我？」

萬斯同只得點了點頭，心蕊嘟了一下嘴，說：「我可不結婚，男人壞死了！」

萬斯同不禁心中略寬，他正色道：「姑娘，你是一個純潔沒有涉世的姑娘，今後入了江湖，而江湖上壞人的確很多，妳必需要特別小心！」

心蕊笑道：「我不怕，我只要跟着你就是了！」

萬斯同不由大吃一驚，一時瞠目結舌，幾乎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心蕊望着他淺笑道：「你不是沒有結婚？」

萬斯同這一剎時，心情可說是愁苦極了，想不到心蕊的出走，竟會和自己連繫在一起，他硬了一下心，點頭道：「我一定先爲姑娘作一個好好的安置，然後再作他行。」

心蕊這時眸子裏充滿了甜美，她臉上幻想着人世一切的美，在她想來，自己即將看到一個過去從未見到的世界，包括一切自己前所未見的事物，怪不得她是那麼的坐立不安了。

她用手指點着眼前雲海道：「二十年來，我和姐姐從沒有走過這座山，山外那一邊是什麼樣子，我可就不知道了，以後就要你帶路了。」

萬斯同嘆道：「可惜我來時，把一匹好馬遺失林中，否則姑娘倒可以暫時乘騎，現在，我們只有步行了。」

二人正說話之間，忽見方才來處林中，有一點光影閃動，並且傳出心怡的聲音喚道：「小蕊，小蕊！」

心蕊不由吃驚的站起來道：「哦！姐姐來了，可能媽也來了，糟糕！」

萬斯同急道：「我們快走。」

不想心蕊却推了他一下道：「不，你先走，我留下來，看看媽來沒有，如果她老人家來了，我們是走不脫的。」

她說着開始着急的跺着脚道：「你快走呀，要是她們來了，你準沒命，你不要管我，她們不會殺我的。」

萬斯同茫然的往前跑了幾步，可是，他心中惦念着心蕊的安危，他又怎忍獨自走開？

眼前是一叢崗阜，萬斯同縱身而上，他把身子往裏一偎，這時燈光已過，現了心怡窈窕的身材，她身後並沒有別人，萬斯同稍稍的放下了心。

這時，心蕊已迎上前，嬌聲道：「姐姐！」

心怡緊緊的拉着心蕊一隻手，上下的打量着她，抖聲說道：「小蕊，妳這是幹什麼？我已看見你留下的信了，快跟我回去？」

心蕊搖了搖頭說：「我不回去，妳不要管我，這個家我早就受够了。」

心怡變色道：「你難道不要媽了？」

心蕊沒有說話，停了一會，她望着姐姐說：「我已經把那個姓萬的放走了，回去也是死路一條，所以，我決定不回去了，姐姐，妳去吧。」

她說着提起了東西，回身就走，但却爲心怡飛騰越過的身子擋住了。

「做什麼？」心蕊瞪大了眼。

「我要你回去，小蕊，」心怡大聲道：「妳不要糊塗，妳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去？媽知道了會傷心死的！」

心蕊冷笑了一聲：「妳腦子裏只有一個媽，這二十年來，她是怎麼樣的禁止我們，我們有什麼錯？她要這麼對我們？」

她大聲的叫道：「我恨她？恨她？」

這一剎時，她變得勇氣百倍，望着姐姐，她厲聲道：「從今天以後，她再也不是我的母親，妳如果阻擋我，也就不是我的姐姐，可怪我不得……」

說着她猛的縱身由心怡頭上越過，心怡不禁怒嗔道：「妳簡直是瘋了，看我把你抓回去。」

她說着倏地向着心蕊背後猛撲過去，雙掌上挾着勁風直逼心蕊兩肋打去，花心蕊反身現掌，用「切手」直切心怡雙腕。

原野中兩條纖細的人影，起落縱退如飛。

她們看來是在作一場殊死的爭鬥，可是她們內心是互愛的，只是爲了不同的理想而爭執，妹妹要自由，姐姐是孝女。

萬斯同看到此，再也沉不住氣了，他驀地一振雙臂，身形如白鶴也似的掠了起來？

他那優美的身形，在空中眞像是一隻大鳥，身形向下一落，不偏不倚，却正落在了二女之間。

這年青激昂的俠士，像是有滿腔的不平與悲憤，只見他身形向下一矮，雙腕以「燕雙飛」的招式，倏地向兩邊一分，低叱了聲：「快住手。」

二女被他這種突如其來的身影，不禁嚇了一跳，翩然而分開二處。

心蕊已料到了是誰，心怡却大吃了一驚，只見她蛾眉乍然一挑，冷叱問道：「誰？」

萬斯同冷冷的一笑，抱拳道：「幸會了，花小姐！」

心怡輕輕的「噢！」了一聲，低聲道：「是你？」

萬斯同冷笑了一聲道：「令妹見義勇爲，並無任何過錯，姑娘妳莫非忍心逼她回去？妳的心也太狠了！」

言罷目射精光，冷冷的看着心怡，繼續道：「她回去定是死路一條，因爲妳那母親，是這個世界上罕見的辣手狠心的婦人。」

花心怡驀地一驚，她悵看着萬斯同道：「萬斯同，你不可罵我母親，你更沒有權力管我們家中的事，今夜，我要帶她回去。」

說到此，她望了一邊的心蕊一眼，冰冷的說：「我們二人形影不離，我……我捨不得她離開。」

萬斯同一時不禁黯然，因爲這是人家姊妹之情，旁人是沒法體會無權干預的。

可是心蕊却冷冷的搖頭道：「我決不回去，姐姐，你隨我一起走吧，這個家姊姊還沒有受够麼？我回去媽是不會饒我的，再說，我信上已經說得很清楚了，我已和她脫離了母女關係！」

才言到此，忽然，心怡一掌摑在她臉上。

心蕊一手撫着臉，驚怒道：「你……你打我？」

花心怡眼含痛淚，氣得顫抖的道：「妳不能罵媽媽，她二十年撫養我們，那一點不好，管我們嚴，是爲我們好，妳……」

忽然她縱過身來，倏伸雙手向心蕊雙肩上按去，她想拿住她的雙肩，然後就可制服她了。

誰知，心蕊武功並不差她多少，只是素日心浮，在內功方面，稍遜其姐，至於拳，掌，刀，劍各種技擊，她姐妹只在伯仲之間。

心蕊見姐姐連番見逼，亦不禁嗔性大發，當下嬌叱了一聲，探掌直向心怡腋下探去。

瞬息之間，她姐妹又打成了一團。

忽然花心蕊縱身一邊，她嬌叱道：「姐姐，你是想拖住我，叫媽來捉我們，妳全無一點姐妹之情，好，我們拚了！」

說着，她忽的撤出了長劍。

花心怡恨聲道：「隨妳怎麼說，今夜我是不放你走。」

她說着，反臂一操，寒光閃處，也把寶劍撤了出來，就在這亂石起伏的山嶺上，兩道劍光，如同烟雨黃昏裏的兩條閃電，又如匹練交接，一時正可說軒輊難分。

徘徊焦慮的萬斯同，到此也只有嘆息的份了。

這一對美麗的孿生姐妹，在和他初一見面時，在他心裏上，同時構成了一雙美麗的偶像，她們美，是無分軒輊的。

可是在性情上來說，萬斯同却對姐姐的冰寒，更爲傾心些，他欣賞女孩子，是如站在平地，仰望着高山的雲雪一般，那是一種心靈的慰藉，他以爲女孩子的美，至此才可所謂之極，那是不易攀摘到的。

「人」——一個男人，尤其是追尋着一個美麗的影子，只是你不可傷他的心。

當他認爲心怡在行動上，竟和她母親走一條路時，他內心不禁憤怒極了，由是更生出對心蕊的不平的情感，他認爲在道義上來說，自己必須要拯救她，使她離開這個暴戾的母親！

主要的，還是爲了報答心蕊對自己的恩惠！

遠處林內，傳來似乎是小夜鳥的鳴聲，也可能是普通烏鴉的叫聲，因爲兩者很相似。

在場諸人，都不禁驚動了。

花心蕊花容失色的縱出一丈，她不禁央求道：「姐姐，妳忍心叫他死麼？」

她用手指了一邊的萬斯同一下。

心怡怔了一下，冷笑道：「他可以自去，我決不攔他，但是，妳必須回去。」

說着她又挺劍而上，萬斯同實在不能坐視了，他猛的揮劍而上，以手中劍用勁向心怡劍上磕去。

「嗆」一聲，火星四射。

花心怡嬌軀，借着劍勢，翩若驚鴻也似的飄出了丈許以外，當她發現持劍而上的，竟是萬斯同，顯然她也有些變色了！

萬斯同形色至爲緊張，因爲那類似小夜鳥的鳴聲，愈來愈眞切了。

他挽了一個劍花，氣態昂宇的對心蕊說道：「你快走，待我會一會你狠心的姐姐。」

心蕊却頓足急道：「噯，這干你什麼事？媽是來了，你非死不可，我……我不要緊？」

她狠命的去推他，把他身子推得幾乎跌倒了。

萬斯同這時候朗聲道：「不，我絕不棄你而去。」

然後他冷笑着對心怡道：「姑娘，我一向很敬愛你，可是今夜我對你實在很失望，妳和你母親，都太自私了！」

花心怡長劍揮來，萬斯同擧劍相格，心怡第二劍「浪打礁岩」再次逼來，却爲花心蕊再次揮劍蕩開。

這時萬斯同挺劍進招，第一招「榴花遍野耀眼紅」，却也爲心怡「花心七劍」中的第三手「蛇吐雙信」，將劍「鏘！」一聲格開。

萬斯同領劍抽身，這時心蕊却在一邊叫道：「小心左側。」

萬斯同本不識這花氏獨擅的劍法奧秘，聞言不假思索的猛而向右一閃身，果然劍光自左側閃嘯而過。

花心怡一聲長嘆，驀地騰身而起。

她身子眞的很美，就像御風的燕子一般，只是一起一伏，已飄出丈許以外。

然後她用一種異樣的眼光，瞟着心蕊，又看了看斯同，似乎很是傷心，她苦笑了一下，把寶劍交到左手，慨然的，面有難色的道：「你們走吧，我祝福你們！」

二人俱都不禁呆呆的望着她發楞，花心怡又道了聲：「小蕊，你太任性，妳要學習忍耐，記住，外面不習慣的時候再回來！」

花心蕊忍不住眼含淚珠，叫道：「心怡姐姐——」

心怡目光向萬斯同瞟了一眼，遂即翻身騰縱，如飛而去。這地方一時便歸於寧靜。

望着她逐漸消失的背影，萬斯同心中不勝感慨！

對於這位撲朔迷離的姑娘，他實在也想不通，然而，不可否認的，自己已是得罪過她！

心蕊拉了他一下，道：「我們走吧！」她又含笑忍着淚說：「心怡姐人很好，只是她離不開媽！」

萬斯同納劍入鞘，望着心蕊呆呆的看了看，他內心充滿了感激問：「姑娘，妳對我的犧牲太大了，妳不後悔？」

心蕊忽然低頭一笑。「不——」她睨着他搖頭笑道：「我永不後悔！」

萬斯同頓了頓，才提起了她的背包，微微一笑道：「那麼我送妳到省城去，那裏是個好地方。」

心蕊忽然一跳笑道：「眞的，誰會在那個地方呢？」

萬斯同心中一動，暗想還是先不要告訴她的好，可能她們根本不知道自己身世的隱秘，自然更不會知道，如今天南派掌門人南宮敬，會是她們的父親，冒然說出，說不定會有不良的後果。

想着只一笑道：「去了就知道了。」

二人說着話，踏着嵯峨的亂石，向下翻去，他們都十分小心着脚下，因爲天黑路滑，山石又滑。

花心蕊向囊中取出了火熠，迎面幌着，也只能照見周圍丈許遠近，呼呼的山風，不時向他們襲來。

下行約有十數丈，忽聞心蕊「啊唷！」一聲，萬斯同忙回身看，却見她伏在石上，火熠子也摔了出去，口中哼道：「我走不動了……實在走不動了……」

萬斯同忙回身走過去，伸手攙起了她，一面驚道：「摔着了沒有？」

「這裏——」心蕊用手指指了膝蓋一下。

萬斯同忙蹲了下來，一面用火去照，一隻手輕輕按着她膝頭問：「很痛麼？」

心蕊皺眉道：「痛，痛得很！」

萬斯同驚嚇低頭細察時，她那微微弧形的小嘴，不自禁的笑了。

借着火光，這姑娘細細的看他的肩，看他英俊的臉，她並且試圖着把一隻手搭在他的背上，萬斯同看她時，她却皺着眉，輕輕呼着痛，待萬斯同低頭時，她就又笑了。

「我看不出有什麼傷，奇怪！」萬斯同說。

「誰在騙你嘛！」當她踢動那隻受傷的腿時，竟是那麼的自然。

站起身來之後，萬斯同嘆了一聲，一面皺眉道：「那怎麼辦呢？」

心蕊微微羞澀的笑道：「你揹着我，好不好？」

萬斯同俊臉一紅，沒有說話，心蕊嘟了一下嘴，說：「要不……你就一個人走好了！」

萬斯同尷尬一笑道：「妳不要生氣，我不是不願意，只是想……好吧，我就揹妳下這座山就是了。」

心蕊就回嗔作喜，睨着他笑道：「我看你也沒有這麼狠心！」

萬斯同看了看天，時間也不早了，他眞是不敢躭誤時間，因怕花蕾追來。

他彎下身子，讓心蕊伏在他的背上，心蕊看來是那麼從容，當他們肌膚接觸的一剎那，那自命爲魯男子的萬斯同禁不住自兩頰沁出了汗來。

心蕊現在領略到的是她一向認爲神秘，她認爲那實在是一種說不出的享受，想不到和他在一塊，這麼有意思，尤其是伏在他寬闊結實的肩上，爲他用力的手托着，上下起伏的行着，那眞是自己生平未有過的感覺。

她用手絹爲萬斯同擦着頸上的汗，心裏想：「男人眞是汗包，瞧這些汗啊！」可是她却由不任把嫩白的臉，往那出汗的頸項上貼去。

她心中暗自對自己說：「這個男人是我的，誰也搶不過去，我爲他犧牲一切都願意……」

山風吹着她細柔的長髮，吹揚了萬斯同的長衣，吹開了天上的雲霧，只是它却吹不散淤積在有情姑娘們內心的感情。

× × ×

在浙江省樂清縣九十里，盤曲着一座名山，山名「雁蕩」，展延數百里，峯嶺起伏，有一百零二之多，絕頂有湖，非常不調，雁之春歸者留宿焉，故曰雁蕩，天下奇秀，無逾此山。

這是本山第七十二座峯坪，名「紫松坪」。

時間是午後酉時，陽光懶散的由松林內照出來，菊紅的光華，渲染得這一帶山石林舍，都像是披上了一層朦朧的睡衣，靠西的斜坡上，垂掛着一道山泉，給陽光一照，宛若神龍弄軀，一片五彩斑爛！

在松林深處，峭拔着數百丈的青石懸岩，其上青苔累累，鳥獸不登，是爲著名的「小孤峯」。

也不知什麼時候，有商人運機智巧匠，就在這堅如精鐵的岩石上，鑿出了三間石室，此後，這三間石室就一直爲歷代的草野奇人，風塵俠隱所享用着。

本朝起天南派前掌門人三盒老人，曾在此長居達十九年之久，可是後來，他老人家因故遷移，這地方就一直空下來了。

你只看，那些山籐糾結攀延，幾乎已經把門都遮住了，羣峰更在上面結成了巢，除非是識途老馬，一般人休想再能認出，也許再過幾年，籐蔓長滿，就連識途老

馬，也認不出它了。

可是三天之前，這裏來了一男一女，這座題名為「冷碧軒」的石洞，立刻又回復了昔日的光彩，現在，更為清楚的聽到由內中傳出的人聲。

萬斯同沉重的站起身子來道：「那麼，你好好保重吧，我走了！」

花心蕊哭得就像淚人也似的，她撲在他懷裏，緊緊的張開玉臂抱住他，哀聲求道：「斯同，一年太久了，我等不了，好哥哥，你為什麼一定要走呢？」

萬斯同臉上帶出一絲痛苦的微笑，事實上也只有他自己知道，內心那種潛在，而無法排解的痛苦有多深，他分出一隻鐵腕，輕輕的摟住她，嘆息了一聲道：「小蕊，如果妳真如所說的那麼愛我，一年的時間，並不能算長，我們應該把眼光看長一點。」

心蕊無可奈何的用手絹擦了一下淚，喃喃道：「你真的要走？」

萬斯同點了點頭，說道：「我從來不說謊！」

「你忍心撇下我一個人在這裏？」心蕊的聲音都有些發抖了。

萬斯同望着她嬌憐的模樣兒，一時不禁有些割捨不下，可是他有不得已的苦衷，他非離開不可。

於是，他冷冷的說：「在黃山五雲步，妳能孤零的住二十年，莫非在此一年都等不了麼？」

心蕊放開了抱着他的手，痴痴的道：「你……」

說着她忍不住又撲上去抱緊了他，一面啼哭道：「我真不懂，我這份感情你莫非還看不出來，幹什麼還要再試我一年？……斯同，你真狠！」

萬斯同一時真是心如刀割，他實在很愛她，甚至於第一次見面的時候，他已深深的愛上了這雙姐妹，後來再加上更多的因素，他不禁對心蕊有了更深的感情，只是他瞭解，到現在為止，他不能再往下發展了。

他輕輕的貼着心蕊的臉，安慰道：「我一年之後，一定可以回來，妳應該明白，我是愛你的。」

心蕊不由微微的笑了，她撒嬌的道：「那你就不要走，要不然帶我一塊走。」

萬斯同冷然的搖了搖頭說：「妳去不方便……」他微微一笑，又道：「老實說，我對妳認識太淺，妳真能等我一年，我們就可永遠在一起，妳應該有自信心，好了，我走了。」

他說着鬆開了心蕊，站起身來，一面把事先整理好的行囊提起。

花心蕊只是看着他發呆，萬斯同笑道：「這附近地勢，我昨天已帶你都看過了，如果你悶，可以在附近泉澗中釣釣魚，一日下山一次採購些東西，久之，妳會習慣的，明年今日，我一定會來此找你，也許不到一年，我就回來了。」

心蕊含着淚點了點頭，萬斯同就提着行囊大步而出，花心蕊追到門口，却見萬斯同走出很遠了。

她的淚就再也忍不住滴了下來，多少年來，她還是第一次感到離別的悲哀，從此，他又要嘗到一年的冷清和寂寞……。

望着萬斯同逐漸消失的背影，她不禁有些後悔了，後悔自己為什麼要讓他走？

她不禁想到，早知如此，自己就不逃跑了，逃跑的目的，固然是不滿母親的自私，然而最大的原因，還是受不了那長久的死寂，却想不到，如今竟又為萬斯同安置在另一個地方。

往昔，她還有姐姐可以供談笑，而今却只賸下自己一個人，日後寂寞當可想而知。

想到了這裏，花心蕊真恨不能大哭一場。

可是轉念一想，萬斯同的秀逸英俊，偉岸的身材，以及諸般難忘記，自己只要等他一年，當可結為長久夫婦，從前這麼些年都受了，當真就會在乎了這一年。

這麼想着，她的心就又安下了。

有了這種心情，她就強自鎮定下來，開始整理這所「冷碧軒」的新居。

室內各物俱備，琴，笛，簫，棋，無不齊備，藏書太多，心蕊過去雖隨母親唸過不少書，可是這裏的書，有些她連名字也叫不出來。

她本是一個本性上進的女孩子，只為了受不了孤獨，寂寞，才會偶思非非，此刻見軒內如此多書，內心先就高興，方才怨恨萬斯同的心，不禁去了一多半兒，反而為萬斯同担起心來，担心他孤身上路，長途跋涉之苦，自己應該送他一程才是。

一個人想想恨恨，恨恨想想，不覺日已西沉，萬空浮起了暮色！

萬斯同早已為她添購了一切必用之物，足可維持數月之需，在習慣了山居生活的心蕊來說，這些應該不算苦的。

日子很快的過去了，轉瞬之間，萬斯同已去了近三個月的時間，氣候由深秋已轉入了嚴寒的冬季，雁蕩山頂雪花飛舞，放眼望去，宛若一片琉璃世界。

花心蕊在松前舞了一會兒劍，見雪下大了，她才返回石室，這麼冷的天，她那件翠袖的小衫，却為汗水濕透了。

這些日子裏，她一直在苦心的培練着母親所傳授的一種內功，名喚「小天燈火」，練這種功力，越是寒天，才愈能獲益，所以入冬以來，她一直是一襲單衣，一任寒風侵骨，她仍然強自支持着，後來內功漸漸充沛，雖酷寒之冰雪天氣，她也不會覺得十分冷了。

松坪前雪地裏，常有無數雪鷄在天將暮晚之時，羣集噪嘯。

心蕊也就樂得日食一鷄，她把肥肥嫩嫩的雪鷄，拿來煨湯，味道竟比平常鷄鮮美十倍。

現在，她配帶着鏢囊，又向坪前走去，在平常，她只要一入松坪，就可清楚的聽到羣鷄撲戲之聲，可是今日，竟是靜悄悄的沒有一點聲音。

心蕊心中不禁十分奇怪，她運出踏雪無痕的輕功，直向坪前趕去，頓時她就楞住了。

雪地裏現出了大片的血漬，而且在不遠的松樹上，她發現無數的雪鷄被人倒吊着，那些鮮血，正是由鷄口中滴滴而出。

花心蕊不禁嬌叱了一聲，一時大怒，因為，這種手段，雖是對於一隻鷄，也做得太殘忍了。

她飛快的穿行在松林之內，把那些垂吊的雪鷄一一解下來，可是太晚了，這些雪鷄早已喪命了。

這是一種本山獨產的雪鷄，全身雪白，奇怪的是，在牠們的尾部，却生着極為鮮麗的綠色長羽，每鷄僅有二枚，可是現在，這些小鷄的尾毛，都為人拔去了。

她忽然悟出，此人目的只是為拔取這些鷄毛而已，想到此，她不禁氣憤的嬌叱道：「何方小輩？敢來此撒野，還不現出身來？」連叫了好幾聲，連一個人影都無，心蕊失望傷心下，只得把這些死鷄掩埋一起，多日以來，她時常偷窺着這些美麗的動物，在大雪天上下翻躍的飛舞着，在牠們雪白的羽翼下，打發了她多少的寂寞和遐想……

而今日，望着牠們堆集如山的屍體，這多情的姑娘，不禁一時泫然淚下。

她暗暗的咒詛着，只要見到了這殘酷的人，自己絕不能輕易饒他。

時間又過去了。

紫松坪上依然和昔日一樣安寧，花心蕊仍能耐心的在此居住着，她決心要等她所愛的萬斯同回來。算一算日子，萬斯同已走了將近五個月了，對於她來說，這五個月，真像是五年一樣的難挨。

有時候，她一個人想起來，會莫名其妙的爬在牀上大哭一場，可是哭過了，又會為一個新的念頭而歡笑，這種情形在她來說，幾乎是屢見不鮮。

她覺得自己真是需要一個朋友，如果再獨處下去，她真是會瘋了。

因此，她時常會跑上百數十里路，在山脚下，去看一些生人的生活。

看他們種田，耕地，砍柴，雖然她只是偷偷的欣賞他們，却也能帶給她一種安慰。有好幾次，她幾乎打着離開的念頭，可是一算時間，萬斯同不久就回來了，自己此刻離去，無異前功盡廢，為此她真不知流過多少眼淚。

過去，她只要一想到萬斯同，常能令她心神振奮，百倦全消，可是如今，在無限綺戀之中，常常會有一些莫名的恨意，有時候她會發現，自己在無意中，竟會對萬斯同心生怨恨，她恨他無情無義，毫無理由的令自己飽嘗寂寞！

她的日子顯然由高潮又降為低潮了，而且一些無情無理的感情上的發洩，在事後會令她自己也感到吃驚。

譬如說，她會在練武的時候毫無理由的，用劍把方圓里許以內的松樹梢子，全部削下來，削得禿禿的，也會偶然的用暗器射殺一羣路過的飛鳥，殘忍的手段，比之吊死雪鷄並不遜！

荒山驚變　同室操戈

這是春末的一天，心蕊閱了半卷詩集，覺得提不起什麼勁兒來，看陽光照着綠油油的松林，到處現出一片生氣。

她的心就再也沉不下去了。

峯後有一泉澗，水清澈底，內中游魚無數，本來她常喜在岸邊垂釣，可是她總是沒有很大的耐性，釣不上幾條魚，她就興趣索然了。

這時她忽然心血來潮，帶了一支笛子，找出了漁具，一個人直向後澗行去。

自從她搬來這坪峯之後，七八月以來，她不會發現過任何一個人，雖然那一次雪鷄事件，令她深為置疑，可是時間久了，她也就淡忘了，這整個的紫松坪，只有她孤單單的一個影子。

淙淙的泉水由百丈懸岩上直瀉下來，冲擊起兩三丈的水花，其聲如同萬馬奔騰，震耳欲聾！

心蕊轉向峯後，意外地，她發現一道清溪蔓延出百十丈以外，在一片峨嵯的危石之間，形成了一沼清泉，水清見底。

心蕊在池邊釣了一會，不禁動了遐念，她收回了魚竿，四下看了看，見池邊四週，危石聳立，形成了屏障之勢，此時此地，絕不愁有任何人來此，她就慢慢脫下了羅衫，先是在池邊洗一洗足，後來乾脆把全身都脫光了，縱身入水。

月亮慢慢出來了，如霜的月色，映襯得這一池清水愈發情趣。

心蕊多少年從未這麼開心過，她真想不到溪水竟是如此的清冽，洗在身上，真是說不出的爽快，她來回的在水中游着，就像一條美麗的大人魚，一直到月上中天，她才戀戀不捨的上岸穿衣。

可是，她竟發現，原來藏放在大石之後的衣裙沒有了，這一驚，不禁令她打了一個冷戰，當時忙又回身縱落池中。

岸上靜悄悄的並沒有任何人影，只有遠處的泉水和松濤之聲，心蕊驚惶的四顧了一週，心情漸定，暗忖道：「別是我自己糊塗了，這地方那會有什麼人呢？」

想着又看了一會，仍不見什麼人影，她就慢慢又走上岸邊。

月光照射着她羊脂也似的玉體，自己也覺得不大對勁兒，偏偏那衣服，竟是怎麼也找不到。

赤着身子到處找了一週之後，心蕊一時急得真想哭，忽然她耳中傳來了一陣娓娓動聽的笛聲，那聲音異常細柔，乍聽起來宛如九天拋竹也似！

心蕊嚇得立刻蹲下了身，一時兩腮如醉，芳心通通直跳不已。

這時間，她才忽然又憶起自己帶來的那支笛子，也丟了，連同那支魚竿，也為人取去。

愈想愈急，自己一向守身如玉，想不到今夜竟為人飽窺裸體春色，也不知道這人是男是女，如是女人和自己開開玩笑，情尚可原，否則，我還有何臉面見人？

這麼一想，不禁羞得雙頰通紅，暗自更把這人恨到了極點！

偏偏這時，那笛聲更是不斷的傳過來，吹奏的竟是一曲漢曲，曲名「戲姑」，吹笛者似有極高造詣，把這古老的曲子，吹奏得宛轉曲折，高低可人，絲絲入扣，心蕊幾乎為這美妙的笛聲聽得呆了，可是為此，她更深恨此人的捉狹。

一個人在石後咬了一陣子牙，無可奈何之下，她借着身側的岩石，交換隱遮裸體，偷偷向松坪中移去，現在，她更可清楚的聽見那笛聲了。

她並且似乎更能斷定出，那人能吹的笛子，正是自己所帶之物，內心嬌怒，更是可想而知。

她就這麼慢慢的潛入松坪，循着笛聲

前行，待差不多接近時，笛聲忽然中止。

心蕊不禁又忙蹲下了身子，她折下了一枝松枝，暫時遮着玉體，本想就此回去，待換了衣服再來，可是轉念一想，因自己隨身的寶劍，以及開門的石匙，全在衣內，如不取回，自己休想進門，還談什麼換衣服。

想到此，她眞禁不住淌下了淚來，不得已又往前走了一會。

現在，她看見一切了。

就在松林一邊，一塊凸出的岩石上，她看見一人羽衣星冠，背部正朝着自己。

這人是坐着的，在他身邊，心蕊赫然的發現了她的衣服，還有那支魚竿，所缺德的是，這人竟用竿上的魚綫，把那些衣服緊緊的繫着，而且把它吊在空中，他自己却前望雲海，一笛在手，其樂融融。

心蕊不禁大怒，偏偏一時兵刄又不在手，連一件稱心的暗器也沒有。

她用手在地上，摸了幾塊石頭，又小心的把身子向前掩進了四五尺。

自己看了看，離此人身後不遠，當下運用內力，勁透雙腕，突地嬌叱了一聲，一抖腕，把掌心石塊突地打了出去。

心蕊自習「小天燈火」內功以來，內力又大非昔日可比，此刻又是在極爲惱怒的頭上，更是用了十成功力，這幾粒石子一出手，挾着數股尖銳風聲，上下一綫，風馳電掣的直向這人背後襲去！

她吃虧的是，不敢露出身子，否則此刻待機搶衣是再恰當也不過了。

可是現在，她只能夠繼續的掩藏在松後。

石塊出手之後，她迅速的又掩藏到另一個地方，她以爲對方無備之下，是萬萬逃不開自己這種厲害的暗器的。

可是事實上，她的確是預料錯了。

就在暗器方一出手的事間，那穿着用漆亮羽毛所綴成披風的人，身形竟如同狂風也似的疾颺而起，長笑聲中，這人竟棲身於一尖峯之上。

心蕊所發出幾粒石子，先後都擊在了對岸的懸岩之上，火星四射，石岩紛飛。

跟着這人翩翩如鷹也似的身子，又飄飄的落了下來。

月光之下，這人高頎的身材，生得面如冠玉，目如朗星，尤其他咀邊所掛着的那絲俊美的笑容，襯以鮮衣彩帽，確是俊美到了極點。

心蕊仔細朝這人注視了一下，不禁一時狂喜，她再也顧慮不到什麼羞不羞了。

當時由松後一縱而出，嬌聲呼道：「斯同，是你啊……啊……」

她飛快的撲上去，猛然縱身入那人懷中，用一雙玉臂緊緊的抱住了對方的臂。

這人像是有些出乎意料之外，可是他却並不諉推的回臂緊緊摟住了她，並且火熱的唇，在心蕊身上恣意的輕薄着。

心蕊這時竟由不住哭了，她說：「斯同，你可回來了。我等得你好苦啊！你眞狠……」

說着她更抱緊了他，長久的期盼和寂寞，迫得她不假思索的把身子貢獻給這個她所深愛的人，這人發出了一聲朗笑，輕薄的道：「寶貝，你不穿上你的衣服麼？」

心蕊緊緊的摟在他懷內，聞言嬌哼了一聲，她羞澀的向他瞟着，她渴望着看一看久別的情人。

誰知，這一瞟之下，使她全身像觸了電也似的顫抖了一下，她覺得一陣頭昏目眩，幾幾乎要昏了過去。

原來這人並不是萬斯同，只是面目極相似罷了，他的眉毛比斯同要淡得多，而且眉目之間，似含有無限情意，這和斯同的端莊凝重，相去得太遠了。

她發出了一聲驚嚇的呼聲，拚命把這人一推，搶過了竿上的衣物，倏地回身疾奔，可是羞憤已令她亂了神智！

才跑了兩步，她就跌倒在地，那種尷尬的場面，眞令她無地自容！

她掙扎着站起來，急不擇路的向前又疾奔了幾步，身後那人忽然長笑道：「大姑娘，妳不要怕，我又不會吃人！」

這人說着身形一幌，已飄落在心蕊身前，面上帶出微微的笑容。

心蕊大聲叫道：「你走，不要臉的東西！」

她猛然抖出右掌，以「貫穴手」，直向這人前心猛擊過去，足下踰跟而進。

這人只一閃身，已巧妙的又躲開了心蕊一擊，他並且發出了一聲朗笑。

心蕊那裏有心與他多事糾纏？她早已驚嚇羞澀得哭了，此刻他閃身讓開，就一逕朝林中遁去。

這人後跟了幾步，朗聲道：「姑娘這還有你的笛子，請接着。」

他說着抖手把掌中翠笛拋出，直落於心蕊身前，可是心蕊也不顧得去拾它了。

她拚命的往前跑着，身後的美少年嘆息着，笑道：「姑娘，請慢走，小心跌倒了！」

心蕊回身哭着啐了一口，美少年趕上一步，他摘下了那頂鑲有亮閃金星的帽子，在空中揮了揮，放聲道：「對不起大姑娘，一二日之內，我當上府賠罪，哈，我永遠不會忘記今夜的。」

心蕊只管拚命的跑，聞言小聲哭罵道：「不要臉！」

身後隱隱傳來那少年爽朗的笑聲，心蕊赤着身子，抱着衣服，一口氣跑了七八里之後，她才敢稍停下身子，一時嬌喘成了一片。

她的臉彷彿覺得一陣熱一陣凉，全身只是發軟，在得知身後確實沒有那人追來之後，她禁不住倒下來。

「怎麼辦？」她流着淚想，並且用手用力的打着石頭。

一個女孩子，被人家窺浴已是很丟人了，却還赤身的和人家擁抱……

心蕊這麼想着，眞恨不能有個地洞讓自己馬上鑽下去的好，愈想愈羞，愈羞就愈傷心，一時不禁又嚶嚶咽咽的哭了。

她一個人爬在地上哭了好一陣子，才慢慢止住了聲音，只覺得身上透體生凉，用手一摸，全是露水，這才知道敢情天已經不早了。

月亮底下，自己那一身雪白的肌膚，眞是「我見猶憐」，她長嘆了一聲，坐起來，一面慢慢把爲水浸濕的頭髮挽好，找一件衣服，把身上擦乾淨，自己摸索着把衣服穿好。

她腦中這時僅有的一個念頭，就是想

死。

這是眞的，想一想自己還有什麼臉活着，雖然自己並未失身，可是已經盡情爲人輕薄，萬斯同不久回來，自己拿什麼臉再見他？

想到此，她禁不住又想掉淚，一個人望着月亮，發了好半天的呆！

最後嘆息了一聲，一咬銀牙，心想到母親昔日的告誡，一個女人一旦爲了人騙失了貞操之後，只有死路一條可走，雖然自己並未失身，可是試想當時情形，眞較失身並無差別。

她不禁又想到，我是一個姣姣女俠，怎能受此奇辱？再說也無顏對萬斯同。

想到此，她往起一站，淚下如雨，下了個決心，「對，還是死了吧！」

想着猛然就去抽劍，這才發現原來的寶劍不在身上，想了想才知道，敢情是那人並沒有把寶劍還給自己，頓時她就又呆住了。

她這時候眞是神智全都昏了，一腦子只是想了一個「死」，却未料到死得是否有價值，是否值得？

一個人到了這個時候，心情眞是複雜得很，她絕不會去仔細的分析一件事的。

想到了母親，想到了曾有婚約的萬斯同，想到了二十年守身如玉的身子。

她走了幾步，就又伏在一棵樹上哭了，她喃喃的說道：「斯同哥，你得原諒我，我可不能再等你回來了……我……我馬上就要死了……啊……好哥哥……」

她一面哭，一面打着樹，這才發現，手中尙拿着那支魚竿，一時恨起，把魚竿折成數截了。

折斷了魚竿之後，她就決心去執行自己的「死」，她慢慢的走到了一塊陡出的岩石之上，山風呼呼撲過來，吹得她全身發顫。

就這麼，她一咬牙，一閉眼，帶起一聲長嘯，直向懸岩之下投去。

× × ×

昏睡了一日夜之後的花心蕊，終於醒過來了。

她發現自己，睡在一張舒適的軟榻上，從枕邊可以穿窗斜視那醉人的晚霞，聒耳的鳥鳴聲，使她立刻意識到，自己竟是又回到了「冷碧軒」中。

她翻了一下身子，覺得百骸盡酸，想坐起來，也是有些力不從心！

室內各物，仍然是昔日一般的擺設，只是所不同的，是在几上的那兩個古石瓶內，却爲人插上了鮮艷的兩捧山茶花，嫣紅如同少女的芳唇，長案上的書，也似爲人重新整理過了，擺置得井井有條。

兩面翠簾，爲小銀鈎輕輕挽着，這一切，是那麼的幽雅，寗靜，和安詳。

對於花心蕊來說，這眞像是在夢中一般！

她重新憶起，方才自己投岩的一幕，只是却又怎會來到了這裏？這眞叫人難以置信！

她用雙肘輕輕的按着牀，想坐起來，想瞭解一切，就在這時，她耳中聽到了一陣悅耳的琴瑟之聲。

有人在弄着那具七弦古琴，那是一具深陷在青石地上的石琴。

自從她搬入這冷碧軒之後，她就發現了那具古石琴，只是弦音古瑟，自己試彈多次，從來沒能彈出一曲滿意的韻律來。

可是這陣弦音，竟是那麼的美，一挑一勾一擘一撥，無不弦指合一，得其幽韻，可謂絲絲入扣，如非耳聞，心蕊眞不敢相信那具古琴，竟能發出如此醉人的音韻來。

她本嗜琴如命，這陣琴聲，眞足以把她聽得如痴如酸，漸漸入其韻中，竟連發話也忘了。

這玩琴人，想是有意賣弄不凡身手，這一曲「雁唳長天」，眞是彈得得心應手，高山流水，幽咽流泉，套用白香山的絕句，可眞是「……鐵騎突出刀槍鳴，銀瓶乍破水漿逆……曲終收撥當心畫，四絃一聲如裂帛」，正當心蕊聽得入迷的當兒，室門開處，一身披綠色羽毛披風的美少年，迎面而立。

這少年生得面如冠玉，唇紅齒白，長眉入鬢，目如朗星，加以眉梢含笑，眞是說不盡的風流倜儻，春意盎然，他深深一揖道：「姑娘玉體少適否？」

心蕊這時突地認出來人，當下「呀！」的嬌呼了一聲，猛地一陣顫抖，遂即又昏了過去。

羽衣少年，劍眉微蹙，淺淺一笑道：「我眞是大大罪過了，何至如此呢？」

他說着遂行至牀前，將心蕊輕輕抱在膝上，望着心蕊那張吹彈可破的玉臉，他耐不住地低下頭，輕輕又在她臉上親了一下。

遂即恣意運用雙手，在她週身揑拿一番，最後伏下俊臉，在她身邊輕輕喚了聲：「姑娘醒來。」

幽幽中醒轉的花心蕊，只覺得全身爲人輕輕的托着，耳邊聽的是溫存的軟語。

可憐她日夜來心力憔悴，玉體如綿，此刻杏目含淚的慢慢睜開來了。

她所看見的是一張俊秀絕倫的臉，對方那風流多情的目光，眞令她不敢逼視，她再次發現到，這人竟和心上人萬斯同長得太相似了。

她由不住全身再次的顫抖起來，並且用力的掙扎着，她大聲道：「放下我……放下我。」

「姑娘，你身體有傷，千萬不要亂動，我放下妳就是。」

這人說着把她輕輕的又放回到牀上，花心蕊猛的睜開雙眼，她鼓足了內力，飛掌直向這人面上打去。

羽衣少年突然一笑，輕舒單手，已托住了對方的玉手，並且把它合於握中。

心蕊急喘着把手抽了回來，她只覺得這少年有一股無法抗拒的誘惑力，深深的引誘着她，頓時她只覺臉上發熱，發燒。

她把身子轉到一邊，嗔怒道：「你是誰？你的胆子太大了。」

少年嘻嘻笑了笑，心蕊覺到，他似乎已經坐在了自己身邊。

她直覺得全身血管都要破裂了，她想大聲的喝叱，可是現在她是提不出這份勇氣了。

不可否認的，這美少年的翩翩風度，早已吸引了她，她無力的閉上眸子，眼淚不覺由一雙眼角流了出來。

「姑娘妳哭了。」這人一面俯下身子關心的問，一面用白綢滾藍色細邊的手絹，爲她小心地揩着淚，他的臉垂得幾幾乎都要挨着她的臉。

心蕊用力的把他的手一推，又翻過了一個身子，顯然的，她的勇氣，只允許做些類似如此的反抗。

少年一隻手搭在了她臂上，心蕊搖了一下沒搖掉，她也就不再搖了。

於是，這羽衣的少年，輕輕彎下了身子，在她火熱的臉上吻了一下。

花心蕊臉是那麼的紅，她忽然捂着臉哭了。

「你是誰？問你怎麼不說呢？」她睨了他一眼，却又閉上了眸子，雙腿連續的踢着。

少年狂笑了一聲，把心蕊嚇了一跳，她只是覺得羞，無比的羞！

這少年用力的把心蕊捂在臉上的雙手拉開，湊近道：「妹妹，妳不要怕，我名葛金郎，乃天台山鬼面神君葛鷹長子！」

心蕊不由一驚，因爲這「鬼面神君」四字，似乎聽母親說過，她沉着臉掙了一下雙手道：「你放開我。」

葛金郎露出玉齒一笑，說：「小東西，妳不要慌，等我說完了妳就知道了。」

心蕊這時近着這美少年，愈覺英俊瀟洒，他雖然沒有葛斯同那樣英雄氣質，可是葛斯同却遠不及他風流俊俏。

她嬌喘道：「你快出去，不要在這裏，快走呀，我求求你。」

葛金郎又朗笑了一聲，說：「妳爲我身受重傷，我雖不義，亦不能棄你，妳還是小心養傷吧！」

他說着遂站起身來，在一張石椅上坐了下來，面目若春的望着花心蕊。

心蕊這時鼓足了勇氣，她用僅有的一點良知，央求他道：「葛金郎，我求你，你還是走吧，我的傷不要緊……」

望着對方那俊美的笑容，她的話再也接不下去了，可憐她在飽嚐寂寞空虛之後，正渴望着有所放縱的時候，而這命中的魔星，竟會突然的闖進她的心靈，偏偏這葛金郎，又是如此英俊瀟洒，和萬斯同又如此相似，試問她有什麼力量去拒絕他，何況對方又是如此友善，雖然他舉止輕浮，可是試想自己已經裸體的和人家擁抱過了，這些小動作又算什麼呢？

她這一刹時，內心眞可謂千頭萬緖，索性放得很大方的睜開了眸子。

她長嘆了一聲，冷笑道：「葛金郎，你不要以爲姑娘是喜歡你的，我起初只是認錯了人，我以爲你是萬……」

葛金郎並不怪罪，他揚了一下長眉，點了點頭笑道：「這我知道。」

心蕊白着他道：「那你何故還在此纏着不走呢？你莫非不怕他回來，取你性命麼？」

葛金郎哈哈一笑，目光如炬，他揚了一下雙手，說道：「我葛金郎生平不懼任何人。」

說着又看了心蕊一眼接道：「你說那人，不回來還則罷了，否則，你看我是怕他不怕？」

他說話時那種豪邁的神態，加以他瞳子內散放出的光芒，心蕊倒眞有些信他的話了。

她望了他一會，心裏眞有說不出的味兒，瞳子裏含着淚，良久，她輕輕的嘆息了一聲。

葛金郎忽然撲向牀邊，緊緊的握住了她一隻手，並用嘴去親。

他疾喘着說道：「我……我喜歡你，我……」

心蕊奪回了手道：「你坐好。」

葛金郎仍然不聽話，他更大胆的擁抱她，就像發了瘋也似的在她臉上，身上狂吻着，心蕊費盡了力氣才把他推開。

她嬌喘吁吁的道：「你……你坐好，聽我說……聽我說嘛！」

葛金郎意似未盡，他用力的在揑着自己的雙手，痴痴的望着心蕊，在他左右手中指上，各戴着一枚血紅色的珊瑚戒指，閃閃發光，甚是好看。

心蕊喘成了一片道：「你如眞的愛我，怎能如此對我？再說我……我怕！」

葛金郎劍眉一挑道：「怕什麼？我敢作敢當，妳丈夫回來一切有我就是，我在此不走。」

心蕊見他如此，心中反倒是有些安慰，因爲一個女孩子怕一個不負責的男人，是遠過於怕一個所謂的壞人，到此她那滿腔的忠貞意思，以及一力尋死的心，早巳飄然無影，她痴痴地看着他。

過後她就冷然道：「其實他並不是我丈夫，我們沒有結婚。」

葛金郎大聲笑道：「那麼怕他何來？哈！」

他作勢又要上前，心蕊秀眉微顰道：「你這怎麼如此激動呢？」

葛金郎微微笑道：「好，好，我就坐在一邊，只是我看着妳，心裏才舒服！」

心蕊有意無意的又對他瞟了一眼，似怨似嗔的嘆道：「你已是住在天台山，却又如何來到雁蕩？這其間相隔很遠呢？」

葛金郎這時把他那一領綠羽披風脫了下來，現出猿臂蜂腰的身材，他望着心蕊笑道：「每年春季，我都要來此山一趟，只是不一定是來這一峯，想不到這一次湊巧會遇見了妳！」

他接下去道：「我來此山，是採一種藥，想不到姑娘竟隱居於此，這也是姻緣天定了！」

心蕊不禁粉面通紅，瞟了他一眼，心說這小子說話也太放肆了，比起萬斯同的儒雅端莊，確是不及，只是她此刻已墜入情孽之中，想從容抽身，眞是談何容易？

想着內心不無戚戚之感，同時一腔訴不出的怨恨，却種在了葛斯同的身上，當下咬了咬牙，憤憤忖道：葛斯同，這都怪你棄我，才會有今日下場，你即這麼狠心令我守寂寞，我也就說不得另謀他就了。

她內心存下了這念頭，羞辱之心即去，一切也就順理成章，豁然而通了。

就在這冷碧軒中，葛金郎小心體貼的服侍了她整整二十多天。

這期間，花心蕊享受到以前不曾夢想到過的愛情和溫馨，葛金郎服侍她可謂無微不至，每日床前調笑，彈琴吹笛，極盡風流之能事。

這不得不佩服葛金郎的手段高明，當他認明了花心蕊絕非一般普通尋常女子，

他對她顯然改變了戰略，他放長綫，要釣大魚！

二十天，他只是以至情去打動她，絕不作出輕浮的舉動，如此那原本並不堅固的圍牆，在心蕊的內心，算是完全崩潰和撤除了。

就在傷癒的第三天，心蕊獻出了她寶貴的貞操，從此縱慾放蕩，夜夜春宵！

她並不傷心，也不後悔，她眼前實在迷戀着這甜蜜的愛情，能够守着葛金郎這位風流如意郎君，她眞是什麼也不想了。

眞的，如果現在有人在她眼前提到了萬斯同，她絕不會再動一些心，甚至於她還會絕情的罵上一句：「我恨他！」

葛金郎在月終的時候，說服了心蕊，才允許他回天台山一次，可是不到半個月，他眞的守時又回來了。

從此，他們就落居在雁蕩山，他們甚至並不遷移，仍然還住在冷碧軒之中。

對於葛金郎，心蕊是一個謎，可是她只要愛情，並不需更去進一步瞭解誰！

由於愛情，在個性上，她不知不覺的常常遷就葛金郎，雖然一度她曾認爲那是殘酷的！

譬如說，現在她也常常能用暗器射殺成百的雪鷄，或是像葛金郎一樣的活活的把牠們吊死，而目的只是爲了取下牠們尾部的兩根長羽毛。

葛金郎是愛護她無微不至的，他爲她作了數領披風，就像自己一樣的，那是盡各種不同的彩色羽毛所綴成的，襯以心蕊的花容月貌，那眞就像雲霓仙子一樣的美艷絕倫！

心蕊本想離開這個地方，移地而居，可是自傲的葛金郎却堅決不肯，他並且說明了，他要見識一下萬斯同，非要見他一面不可。

他二人所習武功俱是詭異離奇的一類，江湖上極爲鮮見，因此二人聯手，就很快倂討出一些令人難敵的功夫，日日浸淫，由是武功大進。

葛金郎結交過很多朋友，時常也會來此走走，甚至盤桓不去，這些人，多半是些不太正經的，舉止輕浮，行爲下流，可是金郎却對他們十分投機，不時勉强着心蕊和他們同樂共處。

本來心蕊對他們十分厭惡的，可是久之，也就一切顯得很自然了。

現在她能够和這些人在一塊打情罵俏，大聲喧嘩，甚至於樂此不倦，她實在和以前判若二人。

春天過去了，當炎熱的夏季來臨時，也正是百花盛開的時候。

紫松坪內雜花叢生，羣鶯亂飛，本來這附近是沒種多少花的，可是葛金郎爲討心蕊歡心，是故自天台携來大批花籽，遍種林內。

因此，這個時候，它們都已經開得十分燦爛了。

因爲心蕊喜水，他們引用山泉，就在這坪上，人工鑿了一個大池，內中滿儲清泉，心蕊早晚都喜在其中戲玩一番。

這一日，心蕊戲水方畢，披了一件素綢披風，當小風微微吹過來時，可看清她白嫩的一雙玉腿，她看來似乎比昔日更豐滿了。

她彎下身子在另一個淺水的荷花池內，摘下了一朶荷花，在鼻端聞了聞，隨手拋向一邊，抬頭看了看西天即將下墜的太陽，秀眉微顰的嘆息了一聲，心忖道：「這個人又回天台去了，不知什麼時候才回來，撇下我一個人，眞是，早知我就跟他一塊回去了。」

她又嬌聲喚道：「小藍，妳在那呀，還不把我的軟鞋給拿過來？」

前院傳來小藍的聲音道：「來啦！來啦。」

接着就見一個一身綠衣的小丫頭由院子內跑出來，她手中拿着一雙配有白色羽毛的軟拖鞋。

原來這冷碧軒，早巳大非昔日模樣了，經葛金郎自天台帶來大批匠人，整建擴大一新，並劃里許範圍，方圓砌以石牆，看來端的是儼若深宮巨院，好不威風。

葛金郎愛妻心切，不忍她親自操勞，另由其父「上丸天宮」中，撥來一雙婢女，一名小藍，一名小碧，均擅技擊，專爲侍奉心蕊，另有廚役多人，供爲外差，是輕易不許進入冷碧軒一步的。

如今，你只要一踏入這紫松坪，老遠你就看見這高大白花崗石圍牆，你耳中能聽到清悅的流泉聲，你鼻中能聞到各種不同的花香。

花心蕊踏上了軟鞋，嗔怪道：「妳上那去了？怎麼叫都聽不見呢？」

小藍臉色一紅，指了一下前院，窘笑道：「小碧叫奴婢帮她打櫻桃，所以少奶奶叫沒有聽見。」

心蕊揚了一下秀眉，冷笑道：「我不是告訴過你，以後不許叫我少奶奶，妳怎麼不長記性呢？妳不知道，我討厭這個稱呼嗎？」

小藍吐了一下舌頭，一面低下頭說：「是——花姨！」

心蕊冷笑了一聲，遂自前行。

她方前走了一步，却見另一丫頭小碧，正由細草坪上跑過來，一面高聲嚷道：稟少奶奶——」

才說到此，見小藍朝着這邊直搖手，又見心蕊臉色不悅，這丫鬟倒機靈，馬上改口道：「稟花姨——前院來人說，有位相公來訪。」

心蕊本不在意，聞言不禁怔了一下，她站住脚問：「是找誰的？他姓什麼？」

小碧紅着臉扭了一下衣角，心蕊揮了一下手道：「快問詳細了再來說。」

小碧應了一聲，轉頭就跑，心蕊臉色似微發紅的看了一邊的小藍一眼，問道：「爺說過什麼時候回來沒有？」

小藍搖了搖頭，心蕊一隻手，搭上在她肩上，慢吞吞的道：「走，我們進房再說。」

走了幾步，她又問：「今天是什麼日子了？」

小藍摸了一下嘴，翻着眼道：「大概是六月十八了吧？」她見心蕊不說話，遂問：「怎麼了？」

心蕊這時臉色很白，她搖了搖頭，心裏却暗暗吃驚，心說那萬斯同走了敢情快一年了，今天別是他找上我來吧！

想着不由秀眉一挑，暗恨道：「姓萬的，我要是你，還不一走了之，還敢找上

門來，自取其辱，哼，我心蕊可沒有昔日那麼好說話了！」

挑了一下眉角，又想：「我才不怕你呢！」

想念之中，二人已進入軒中，她冷冷的對小藍道：「妳去把我的劍給拿來，還有我的……」

說着她不奈的又嘆道：「唉，還是我自己去吧！」

小藍一旁暗自奇怪，心說少奶奶今天是怎麼了，怎麼說話崩三倒四的？

可是她也不敢問，就見心蕊欸擺着腰進去了，須臾而出，却換了一身鮮艷衣服，奇怪的是，並沒有帶什麼寶劍。

她對着小藍揮了一下手說：「你出去，不叫妳別進來，知道吧？」

小藍可不敢惹這位新少奶奶，當時儘管心裏起疑，也不敢多問。口中道了聲：「是……」就轉身走了。

她走之後，心蕊可沉不住氣了，她來回的在這間大廳中走着，小手絹輕輕搧個不已。

「萬斯同……我求求你，你別來……別來，我錯了，我錯了……可是……」她咬了一下牙道：「是你逼我的，你要是來，大家都不好！」

一面走，一顆心幾乎要跳了出來，最後她突然把持不住，就倒在了椅子上。

她用手摸着前額喃喃道：「噢……我這是怎麼了？我怕他做什麼？」

她直起腰，緊緊的咬着牙，又想道：「有葛金郎，我還在乎他什麼？就叫他來吧……」

想着就端坐了身子，揑在掌心的小手絹，都被汗濕透了，她擦了一下雙頰沁出的汗珠。

這時小碧已跑進了大廳，對心蕊請安，道：「稟花姨，那位相公是指名要見花姨本人，而且說，希望只見你一個人。」

心蕊不禁雙瞳一睜，一時臉都青了。

她冷冷的笑了笑，問：「他姓什麼？什麼樣？」

小碧說：「他只說什麼葛呀萬的，而且說花姨知道……」

「哦……」心蕊幾乎顫抖了，她咬了一下牙，小碧又接道：「高高的個子，年紀倒不大。」

心蕊長吸了一口氣，她站起來，搧了一下手絹，冷冷的說：「妳去叫他進來好了。」

小碧說了聲是，正要回身，心蕊又囑咐道：「記住，妳把他帶到我書房，我在書房等他。」

小碧點了點頭，正要轉身，心蕊上前緊緊抓住她手腕，小聲道：「不要給人看見。」

小碧臉一紅，羞澀的又點了點頭，就走了。

花心蕊由身上拿出一面小銅鏡，對鏡照了照，玉指掠了一下頭髮，遂自收起，一逕向書房行去。

在書房，她倒上了一杯上好的香茗，望着窗，用力的眨了一下眸子，心中急道：「不知眼圈紅不紅！唉，眞想哭……」

小碧的聲音在輕輕對着門說話：「花姨，這位相公我給帶來啦……」

心蕊嚥着淚，啞着聲說道：「好吧，你下去——」

她說着自己拉開了門，頓時她就怔住了。

門前站立着一白衣少年，膚色微黑，目光如炬，背後斜背着一似鏟狀，閃閃發光的兵刃，滿面風塵之色，只是他不是萬斯同，甚至於花蕊可以斷定，生平絕未見過此人一面，有之，這是第一次。

她那一顆緊懸的心，頓時就鬆下了。

這人初見心蕊，似頗驚對方貌姿，微微驚怔了一下，遂即回復原態。

他雙手抱拳，彎身道：「在下郭潛，花小姐妳好！」

心蕊目光一掃他身後的小碧，小丫鬟立刻迅速退下，然後她才含笑道：「郭相公請進。」

郭潛一雙大眼，骨碌碌在心蕊身上轉了一週，心忖：我萬大哥，果然好眼光，似此佳人，眞乃我生平僅見。

想着連道打擾，遂即落座。

心蕊懷着一腔蹊蹺，客套道：「郭相公用茶！」

郭潛吃吃一笑，朗聲道：「我是直性人，不擅拐彎，花小姐與我尚係初見，這麼吧，我就自我介紹一番吧。」

心蕊淺笑不語，郭潛遂說道：「萬斯同是我結義兄弟，情同骨肉，小弟今日來訪，係受他所託，來看看花小姐，並代他問安……」

心蕊臉色一紅，遂淡淡笑道：「原來如此……這麼說，更不是外人了！」

郭潛大大喝了一口茶，笑道：「好茶！」又道：「好說！」

心蕊這時甚爲狐疑，當下慢吞吞問：「斯同何時可來呢？」

郭潛不禁忽然張大了嘴，半天才長嘆了一聲，他一面低下頭來，虎目中竟自流下了兩行淚來。

心蕊心中一動，忙問道：「郭相公有何傷心事？這是爲何？莫非……」

郭潛以掌把淚痕擦乾，遂苦笑道：「我那萬大哥，只怕今生再也不得來見花小姐了……」

心蕊不禁心中一鬆，似喜又憂，她顫聲問道：「這是爲了什麼呢？他……」

郭潛遂自探手入懷，摸出一函雙手送上，心蕊匆匆接過，又看了郭潛一眼，却見他這時竟把身子轉過一邊，心中不禁動了一動，遂即把信拆開。

却見是一封短函，其上寫道：

「心蕊吾妹：兄因自慚形穢，前與妹婚約之說，愧不能實現，吾妹關愛之情，今生怕無以報之矣！

今行將遠去，自以天各一方，後會無期，感妹思忖，又比空山獨守，長日聊賴，特託郭潛前往探望，潛弟秉性耿忠，技擊精湛，妹可厚待之，並望深交，如有任何差遣，潛弟當不至見却也！

臨書倥傯，涕淚交流，念昔日之情，妹當不至見罪吧，尚乞萬勿傷心，隨時自重！

此頌

清吉

兄斯同頓首」

花心蕊看完了這封信，一時眞有些丈二金剛摸不着頭腦之感，由信中看來，斯同似有難言之隱，並自解婚約，這倒是出乎心蕊意料之中。



郭潛和葛金郎各展所學，惡鬥起來。

望着這封信，她微微發起愣來，按說她應該高興才是，可是她們女孩子家，怪也就怪在這裏，寧可她丟掉你，却不願你丟棄她。

這封信帶給了她無比的憤怒，可是她並不十分現在臉上，只是冷冷的一笑道：「原來是這樣，其實這也沒有什麼。」

郭潛微微愣了一下，才慢吞吞的道：「大哥所患之疾，恕我不便相告，他記念姑娘恩情，却未嘗一日離口……」

說着又長嘆了一聲道：「只嘆造化弄人，這也是無可奈何之事，花小姐，妳還是要想開些才是！」

心蕊方自冷笑一聲，却把到口的話忍住了，心說：如今難得他自動如此，我何不作個順水人情？

她想着有意作出一副戚哀之態，慢慢低下頭，內心却正有說不出喜悅。

她本以爲今後無面目再見斯同，却想不到對方竟是自解婚約，雖說心中有些被辱的感覺，但總算一塊石頭落了地，不禁暗暗慶幸不已。

郭潛生性耿直，忽然還眞以爲對方是傷感此情，不禁長嘆了一聲道：「姑娘不要傷心，這也是想不到的事……在下來此不便多打擾，這就告辭了。」

在人家傷心的時候，最好的勸慰方法是避開，郭潛很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即時請辭，心蕊默默無言的看了他一眼，她不敢說話，因爲她外表的悲哀和內在的欣悅，實在是一個極強烈的對比，她只要一開口，就難免會露出馬脚。

受友人之託，一力照顧心蕊的郭潛，他實在想多安慰她幾句，便道：「請儘管吩咐，我定盡力効勞，以謝知己所託！」

心蕊忙搖手道：「沒有，沒有。」

郭潛微微笑了笑，點頭道：「我受斯同兄所託，今後當常時不離姑娘左右，以盡保護之責！」

說着已步出院中，心蕊聞言不由嚇得頓時站住了，郭潛並沒看見她這種神態。

他只是左右的在院中瞧着，面上略帶出些傾慕之色，又回頭對心蕊道：「我那大哥，只是說此處風景不惡，却想不到有如此絕世庭園，姑娘身居於此，眞好比處身月殿，莫怪不思人間烟火了！」

花心蕊此時心裏，那會有心聽他說這些，她只是發愁今後郭潛要常來的問題。

她對郭潛道：「小妹閑居無事，不敢勞動郭兄，郭兄如別處有事，還請自便的好……」

郭潛大笑道：「妳這麼一說，就顯得太以見外了，我和萬大哥乃生死之交，慢說受其一再相託，即使和姑娘萍水相逢，也理應對姑娘盡些義務。」

說着步出草坪，又回頭道：「我刻下居此不遠，日後當再來拜訪，和姑娘作一深談，」笑笑又道：「總之，我郭潛是一直爽之人，我最恨虛僞，花言巧語的人……久後姑娘自會了解！」

心蕊這時已幾乎送他到了門口，聞言也不能說些什麼，只有望着他的份兒。

郭潛抱了抱拳，又道：「姑娘不用送！」就順着這條小石路一直走了下去。

這時小碧却由一邊跑着跟了上去，這小丫環是善解主人意思的，她一直把郭潛送出了大門，還在門口看着他騎上了馬，這才回身進門。

在原來的客廳裏，心蕊問小碧道：「他走了？」

小碧點點頭說：「我看着他走的，騎着一匹大花馬。」

心蕊還想問什麼，却臨時停住了口，又揮了揮手說：「妳去吧。」

小碧剛走了幾步，心蕊又說道：「回來！」

她咬了一下唇，說道：「我要你去小心的跟踪他，妳要注意着他住在什麼地方，幾個人，是不是有誰跟他住在一起，快去吧！」

小碧點了點頭說：「好好……」

說着就一溜烟也似的跑了，她走之後，心蕊冷冷一笑，口中喃喃自語地道：「姓郭的，我看你是來得去不得了，如非我還担心着那萬斯同也來了，今日豈能任你而去？」

在她的眼裏，現在殺幾個無辜的人，是算不得什麼的，想着她又把萬斯同來信拆開看了一遍，秀眉微微顰着，心說：「看來這萬斯同倒似有心，把這郭潛和自己促成……」

由是又想到了斯同的濃眉大眼，豪邁個性，偉岸的身材，黝黑的皮膚……

這一切，都是在眼前的葛金郎身上所尋不到的，她的心由是大大的震動了一下，那原本似花的兩腮，更不禁塗上深深的紅色！

她懶洋洋地倒在了椅子上，心中想：

「我只要善着駕御，也未嘗不能……」

這時候的花心蕊，眞的是變了，這個念頭就像一股電流也似的刺激了她，她是不甘寂寞的！

她用嘴緊緊地咬着手絹，內裏却是春心蕩漾之極，她什麼都不恨，什麼也不在乎！

小碧歸來說，那個姓郭的就住在山脚下的一家廟寺裏，她打聽的結果，僅有他一人。

心蕊寬心大放，現在她相信萬斯同確實是如他信上所說，遠在天涯海角，不會再來這裏了。

× × ×

在花心蕊的書房裏，耿直的郭濬，乾下了最後的一杯酒，望着嫣然笑姿的花心蕊說：「姑……姑娘，我實在是有些醉了，我不行了！」

美麗的花心蕊，她那美艷的臉，就像是一片飄浮的五彩雲，又像是月下微微幌動的一朵花，她深深的打動了這個莽漢的心……

你看她，翠袖輕擺，玉臂如雪，那麼單手持壺，巧笑倩兮，任何人也會望之心動。

她想把這個看來直爽的漢子灌醉之後，就可隨心所欲了，於是，她又再次爲他斟上了一杯。

郭濬推杯而起，他搖了搖頭說：「不行了，不行了！謝謝你爲我接風，但是我必須要回去……要回去了……」

說着身子一歪，踢倒了一張椅子，他忙彎下身去扶，可是人也倒坐了下來。

這時候，花心蕊就像蝴蝶也似的撲到了他身上，她緊緊的把他抱着，扶他站起來，杏目中流露出無比情焰，她嬌聲道：「抱住我，抱住我！」

郭濬忽然一驚，酒也醒了一半，他用力的把她推開，可是心蕊這時就像一團火，她緊緊的摟住他，並且用嘴去吻他。

郭濬雙目赤紅，他喘息之聲極大，連聲道：「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姑娘我……我……」

心蕊喃喃地道：「爲什麼？……爲什麼？」

她並且更熱情的纏住了他，說：「萬斯同不是叫你來找我的麼？……我寂寞，我嫁給你吧！」

郭濬漲紅了臉，顯然他有些心動了，心蕊又說：「這裏沒有人……」

她說着伸手去拉他的袖子，郭濬怔怔的後退着，他說：「我們以後再說，現在不行。」

心蕊問：「爲什麼？」

郭濬吶吶說不出話來，正在這時，院中忽然傳來一個男人的聲音：「他們在那一間房裏？」

另有一個像小碧的聲音，支吾着說：「不……不知道……少爺！」

心蕊忽的大吃了一驚，她猛的縱身一邊，由桌上把寶劍抽了出來，對着郭濬大聲叱道：「好呀，姓郭的，你這不要臉的東西，你看錯人了！」

郭濬不由愕住了，他喃喃道：「妳說什麼？」

心蕊這時叫得更大聲了，並且作勢撲上去，一面尖聲道：「姓郭的，你想調戲我，你瞎了眼了！」

說着舉劍直朝郭濬頭上劈去，郭濬這時酒早就醒了，他倏地一閃身子，躲過了心蕊直劈而下的劍，並且吃驚的道：「妳醉了？你……」

正在此時，書房的門，猛然被人推開了，閃進一個羽衣星冠的少年。

他倏地怔道：「這是怎麼一回事？」

郭濬忽然發現這個人進來，更是不明究竟，只管瞪着一雙大眼睛，望着他。

這人正是葛金郎，她怒目視向心蕊道：「這是誰，什麼事？」

心蕊忽的把劍往地上一擲，一面撲到了他的身上，抽泣哭道：「你不在家，這個人他……他欺侮我……我只當他是個正人君子，以禮欵待他，誰知他……」

說着用淚眼瞟了一邊的郭濬一眼，又斷斷續續的道：「……他竟敢調戲我……啊！金郎，你閃開，讓我殺了他吧！」

郭濬這時才恍然大悟，他臉色一陣蒼白，後退了幾步，大聲道：「花心蕊！妳胡說！」

可是葛金郎見愛妻哭成這樣，再加以他眼見心蕊持劍撲殺的事實，不由他不相信。

他陰陰的冷笑了一聲，一面拍着心蕊道：「妳不要哭，我倒要看看他怎麼跑出去？」

說着他厲聲問郭濬道：「你叫什麼名字？來此作甚？」

郭濬這時才突然明白，原來這人竟是心蕊的丈夫，她原來早已與人家結婚了。

頓時，他就呆住了，他氣得全身發抖，可是却一句話也說不出來。

葛金郎朗聲笑一笑，咬牙怒聲道：「很好，你居然敢出來佔便宜，不給你些厲害，諒你也不知道我天台山九烈門下的厲害！」

他用脚把門「砰！」一聲踢開，大聲道：「小子，出來送死！」

郭濬這時稍稍鎮定下來，他一抱拳道：「老兄，你完全誤會了，你不可誤信人言。」

說着他冷笑的望着心蕊道：「姑娘，眞想不到妳竟會是這種人，我萬大哥眞是有眼無珠，我上了妳的當了！」

心蕊啐道：「姓郭的，你……不是好人！」

一邊的葛金郎更怒聲道：「原來你是姓萬的朋友，那眞是好極了，來，我們外頭說話。」

他說着身形微轉，已飄落大院中，郭濬恨聲說道：「好，你們當我眞怕了你們不成？」

說着，他也縱身而出，心蕊自地上拾起了劍，也趕了出去。

院子裏，葛金郎掣着一雙金鐶，郭濬也把背後那似鏟狀的兵刃撤了出來。

他這兵刃通體紫紅，光華閃閃，長有三尺許，前面是月牙形的刀子，略呈菱形，望來是極鋒利的，葛金郎一望已認出，這是武林中一種畸形兵刃，名喚「鳳翅鐺」，是一件厲害的東西。

葛金郎朗聲笑道：「姓郭的，你只管把這鳳翅鐺上功夫儘量展出，看看能奈我

何？」

郭濬鐺交左手，宏聲道：「我郭濬乃是一條鐵打的漢子，不想今日誤中賤人陰謀！」

才說到此，忽的一股冷風自側面襲來，郭濬一擰腰，鳳翅鐺就勢，往下一揮，「嗆！」一聲，火星四射，却是花心蕊自一邊持劍襲來。

郭濬冷笑了一聲，遂不再多說，鳳翅鐺一領，「金風送爽」直向心蕊胸肋間橫掃過去。

這時葛金郎也大吼了一聲，忽見他一抖掌中金鐶，發出了「嘩楞楞」的一陣聲音，身形已倏地竄起，往下一落，掌中鐶是連環而出，一前一後，用「推」式，直向郭濬前胸擊去。

郭濬早已認出對方中這鐶子，名「子母離魂圈」，爲鬼面神君葛鷹獨家所擅，七七四十九手巧打神拿，至今江湖鮮有對手。

他本來心中還有些懷疑認錯了，只是自對方說出來自天台，更由鐶上耳圈所發怪聲上聽來，已證明果然所料非虛，心中不禁暗暗吃驚。

這時葛金郎離魂子母圈挾着兩股勁風，一閃已至，郭濬驚心之下，用「白鶴單展翅」的手法，一揮鳳翅鐺，直向葛金郎雙腕斬去。

這來自天台的少君，自幼蒙鬼面神君葛鷹苦心造就出一身驚人武功，甫出天台，所向無敵，已養成他目空一切的雄心。

他要決心在這雙離魂子母圈下，今日叫對方血濺當場，所以一出手，就是極爲厲害的狠毒招式。

這時，他冷笑着對心蕊道：「妳先下去。」

心蕊閃身而出，這時離魂子母圈已和鳳翅鐺擊在了一塊，發出了震耳的一鳴。

一擊之後，他二人的身形可就立刻變化。

郭濬是「踢金球兒」的面前一邁右腿，鳳翅鐺由頭上向後遞出，用「雁點秋容」的絕招，直取葛金郎咽喉，可是葛金郎豈是弱者？

葛金郎却是用「大扒虎」的險招猛撲地面，可是當他雙膝方一黏地的刹時，他的離魂子母圈，却以「韋陀捧杵」的奪命招式，雙打而出。

郭濬不禁吃了一驚，鳳翅鐺本是鎖對方咽喉，奈何葛金郎上身後彎，僅雙手平推而出，他的鳳翅鐺可是走了空招了。

高手對敵之時，走了空招，也就等於輸了一招，因爲對手絕不會手下留情的。

郭濬很明白這個道理，他一招遞空，頓時知道不妙，也顧不得再施別招了。

他猛力的向前一縱，足尖用力一點地面，身形如箭而出，可是饒你再快，葛金郎離魂子母圈已經够上了尺寸，他是逃不脫的。

隨着葛金郎的一聲低叱：「去。」

郭濬身子，就像球也似的被拋了起來，他身子向下一落，一路蹌了出去。

他身子伸縮間，已飛快的追在了郭濬後背，離魂子母圈再次舉起，摟頭打下。

就在這一刹之間，忽然當空一聲清叱：「住手！」

這人嬌軀一落，已順手帶住了郭濬腰帶，使他身子沒因傷倒下去。

來人是一個長身玉立，頭繫青絹的少女，由她外貌上看來，竟是和心蕊生得一模一樣！

葛金郎不禁驀地一驚，他忙回頭看了心蕊一眼，發現她仍立身後，這才知並非一人。

來人單手抓着郭濬腰帶，這時的郭濬早已昏昏欲倒，並且口吐鮮血，鳳翅鐺也撒了出手。

花心蕊這時也驚奇的趕了上來，她還未說話，這少女已淚流滿面道：「想不到你墮落到如此地步，我看妳還有何面目再見母親？」

心蕊冷笑道：「我與妳們早已恩斷情絕，妳還來此作甚？」

心怡冷漠的瞟了一邊的葛金郎一眼，蛾眉倒豎，叱道：「我還以爲妳是和萬斯同在一起，是以百般爲母親解說，誰知道妳竟……」

心蕊臉色一紅，她上前道：「這是我的事，妳不要管，我願跟誰就跟誰。」

心怡冷冷一笑道：「我自是管不了你，只是妳可知母親令我找妳回去麼？」

心蕊哼了一聲道：「我不是早說過，她已經不是我的母親了麼？」

花心怡這時慢慢把郭濬放在地上，又由身上取一粒丹藥，放在了他口中，才慢慢回過身來，她臉色十分蒼白，而且很是生氣的說：「現在你沒什麼好說的，跟我回去。」

心蕊格格一笑，甩了一下頭說：「你說得好簡單，跟你回去。」

她說罷面色一冷，大聲叱道：「花心怡，看在昔日我們還有些情誼的份上，我們不難爲妳，妳少囉嗦，快走，否則我們不客氣了！」

說着，她目光看了一邊的葛金郎一眼，葛金郎本是滿面怒容的看着對方，此刻由二女對話上聽來，已知所來少女，竟是心蕊孿生姐妹，再細看一看心怡，竟似較心蕊更爲脫塵秀美，他內心不禁爲之動容，一腔怒意已掃了個乾淨。

這時嘻嘻一笑，子母離魂圈已收入囊中，一面看着心怡道：「我當是誰呢，原來是怡妹，哈，這才是大水冲了龍王廟，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哎呀呀，眞是冒失，來，來，來，到屋裏去談。」

說着又笑了一聲，心怡蛾眉一挑，冷聲叱道：「誰是你的怡妹，你不要信口雌黃！」

葛金郎一怔，退了一步，皺了皺眉，心蕊拉了一下他，說道：「金郎，你不要理她！」

說着她嘆了一聲，對心怡苦笑道：「妳實在也不要再逼我了，那個家我也是再也不回去了，再說，我自嫁給金郎後，我們十分恩愛，他父親就是天台山的鬼面神君葛老前輩，妳回去轉告母親一聲，如果她認爲她本事大，就請她直接去天台找葛老前輩比比去，看看人家怕不怕她！」

說完向金郎身邊偎了過去。

花心怡臉都氣青了，想不到她今日竟會變得如此，居然連生身母親，同胞姐妹都不認了，知她中毒已深，不可理喻。

當下好不傷心，聞言後，不知不覺竟滴下淚來。

葛金郎一笑，插口道：「妳這是何苦？咱們到底是一家人呀！」

心怡冰冷的看了看他，由他外貌上，不禁想到了萬斯同，只是萬斯同是鐵錚錚一條漢子，是光明磊落的一位俠士，而眼前之人，却是魔道的一位邪士，自非可相提並論，眞想不到妹妹那麼聰明的一個人，竟會作如此愚昧選擇，如今兀自執迷不悟，今後自無好下場。

想到姐妹共處二十年感情，不禁愈發悲從中來，由悲而起，幾乎恨不能撲上前去，狠狠的打她一頓才能消氣。

可是她當然不會那麼做的，葛金郎見她只管目視着心蕊發呆，還只當她回心轉意了，不由抱拳笑道：「怡妹，妳實在誤會我……」

才說到此，忽見心怡極爲厲害的目光向自己一掃，方覺不善。

他並沒有想到，對方因愛妹心切，恨自己早已入骨，見狀心雖知不妙，可是作夢也沒想到，她竟會把授命不得妄施的「逼魂指」施了出來。

這也怪當初心蕊私心過重，二人雖一塊練武功，她並沒有把母親所授的「逼魂指」暗傳花粉的秘功告訴過葛金郎。

所以葛金郎對這種功夫，陌生得很，當下想躲閃已自無及，頓時覺得面上一麻，噗通一聲栽倒在地。

花心蕊也是一時大意，也未料到姐姐有此一着，當時不由尖叫了一聲，舉劍撲了上來。

她咬牙恨聲道：「好，妳敢對他下毒手，我也要你的命，妳可別怪我，手下不留情！」

她說着舉劍直朝心怡臉上砍去，却爲心怡分劍擋開，她往一邊轉着身子。

花心蕊二次撲上，掌中劍「白蛇吐信」照着心怡後心直刺過去，却爲心怡又躲開了。

她第三次還要撲上來，心怡却嬌嗔道：「妳瘋了麼？我可不跟妳打！」

說着蠻腰微擰，已縱身到了郭潛身旁，伸手把他提了起來。

花心蕊忽然撲上，寶劍掄起直向着郭潛身上劈去，心怡大驚，用力把她的劍推開，並且厲聲道：「你爲什麼要殺他？」

心蕊一連攻了數招，沒有傷着心怡，她的心不禁有些軟了，這時聞言冷笑道：「他是萬斯同的朋友，我恨萬斯同！妳敢攔我？」

說着舉劍又向郭潛身上撩去，心怡聞言心中一動，她就勢，又去磕心蕊的劍！

花心蕊抽劍挑眉道：「妳眞的要跟我打？」

心怡看着妹妹忽然動容的喚道：「小蕊……」

她就要撲上去抱她，可是心蕊臉色蒼白的後退着，她手中的劍左右的揮動着，阻止着心怡進前，她並且咬牙恨聲道：「妳走，妳快走，我恨妳，恨妳！」

心怡流淚道：「小蕊，你眞忘了我們是同胞姐妹了，小蕊，你跟我回家吧！」

心蕊的劍依然左右揮動，她的聲音叫得更大了：「妳滾開，滾開，一輩子都不要來，再來我就殺你！」

心怡痴痴的點了點頭：「好！」她說：「想不到妳會如此絕情？我走了！」

他提着郭潛縱出丈許以外，心蕊還在嬌聲哭叫道：「快滾，快滾，永遠不要見妳！」

心怡回過頭冷笑道：「我走了，可是以後我還要來，妳可以殺我！」

說着她就提携着郭潛，一路縱躍如飛而去。

心蕊等她走了，兀自悲痛不已，哭了一會，她才想到，抱着葛金郎入內而去。

好在她姐妹對於這種功夫都熟悉用法和解法，所以葛金郎很快的就被救好了。

古寺興波　江心遺恨

花心怡一路落着淚，飛馳在松林之內，她手上的郭潛十分吃力，累得她香汗淋漓！

費了不少的力，才算把他提到了自己居處。

原來心怡自發現心蕊落居於此後，自己在附近找了一處山洞，暫時隱居。

石洞很大，早先是咱幾個道人闢來修練之處，所以間數還不少。

現在她就把郭潛安置在最外面的一間石室之內，她微微查看了一下他的傷，知係內傷，絕非短日可癒，本來她想馬上回黃山五雲步，向母親覆命去的，如此，她不得不多事逗留了。

她忍不下心，見這個人就這麼傷重死去。

可是，對於男女，她內心是存着原始的戒心的，她秀眉微微皺着，細細的看這個人，見他身上很多血，臉上也沾滿了。

她是一個同情心很重的女孩子，並且因爲這人是萬斯同的朋友她就更要救他。

用冷水把他臉上的血漬洗乾淨，又把他把脚上的靴子脫下來，郭潛才微微醒了過來。

他慢慢睜開了眼，忽然大吼了聲：「花心蕊，你欺人太甚！」

猛的坐起身來，舉手直向心怡臉上抓去，却爲心怡退身閃開了。

她皺眉嗔道：「你傷得很重，不要動，快躺下。」

郭潛張大了眸子，奇怪的瞪着她，心怡嘆了一聲道：「你認錯人了，我不是花心蕊，心蕊是我妹妹！」

郭潛目光在她身上轉了半天，才點了點頭，他輕輕閉上了眸子道：「那麼，妳就是花心怡了！」

心怡奇怪的眨了一下眸子道：「咦！你怎麼知道，誰告訴你的？」

郭潛又張開瞳子，遲滯的打量着她道：「自然是有人告訴我，姑娘，妳爲什麼不殺死我？」

說着又顧視了四週一番道：「這是什麼地方？」

心怡冷冷一笑說道：「我要殺你，還會叫你活到現在？這裏是雁蕩山。」

郭潛忙要坐起來，心怡秀眉微顰說：「你放心，這裏不是紫松坪，是我救你來此的！」

郭潛聞言才算安靜了一點，他嘆了一聲，感激的望着心怡道：「這麼說，妳並不和令妹住在一起？」

心怡點了點頭，郭潛雙手抱了抱拳，激動的說道：「謝謝姑娘。」

說着又咳了一聲，目光却視向一邊的茶杯，心怡忙過去把杯子爲他端上，郭潛說：「謝謝！」

他喘得很厲害，喝了幾口水，嘆口氣道：「我傷得好厲害，這條命不知道保不保得住！」

心怡微微一笑，說道：「放心，你死不了！」

郭潛說：「傷在肝肺，很重！」說着皺着眉。

心怡說：「並不算太重！」

郭潛不禁看了她一眼，因爲傷在自己身上，她好像比自己更淸楚，不由對着她苦笑道：「姑娘如何會得知呢？」

心怡說：「我怎麼會不知道。」

這種輕鬆簡單的對話，使得郭潛十分的注意她，望着她冰寒的一張淸水臉，除了少一些笑容而外，那眞可以說是美到了極點！

同樣的美，並且還是同胞雙生的骨肉姐妹，怎麼會產生如此相異的兩種個性？這眞令人「匪夷所思」。

他只管望着這個冰樣的美人出神，心怡却顯得怪不自然的。她站起來道：「我等會替你採些藥來，只要在此靜養些時日，一定會好的。」

郭潛點了點頭說：「謝謝姑娘，唉，我實在太打擾了！眞是過意不去！」

才說到此，見她早已推門而出，郭潛只好把話中途吞住了，只是對着石頂翻着眼睛。

中午，花心怡送來了一碗稀飯，和幾枚山菓，只放在他床前几上，不待他多說話，就轉身離去了。

郭潛本想和她說幾句閒話，可是，見她如此端莊，自不便和她搭訕，便也作出一副正色，抱了抱拳，道了聲：「謝謝姑娘！」

飯後，不待他說話，心怡卽進來把碗筷收回，送上一塊手巾爲他淨面，郭潛才注意到，她的那雙手，竟是白嫩修長，十指尖尖，宛如春葱也似。

他並非好色之人，況且對方又是救命恩人，絕無動念之意。

只是，他却覺得，這雙姐妹的美，使自己有一種沒法抗拒的力量，心蕊已成過去，不用再提了，可是眼前這位心怡姑娘，正因爲她的娟秀，冰情，冷艷，却更令郭潛感到一種超然的感覺。

這姑娘，她就像是冬夜天邊的一粒寒星，給人一種深慕，冰寒和同情的感覺。

只要望着她，你不自覺的就會想去親近她，愛撫她，因爲你似乎覺得她太需要支持，太需要愛了，可是有一點，却是你自感不配去安慰和親近她！

郭潛正是有這種感覺，所以現在他只能癡癡的看她一眼，甚至於不敢逼視。

心怡收了碗筷之後，最後端來了一個陶土燒成的粗碗，碗內是黑黑的濃汁。

郭潛感動得不知怎麼才好，他說：「姑娘你太好了……謝謝妳！」

心怡奇怪的看着他，不發一言，等他喝下了這碗藥之後，她才說道：「你不要謝我，我妹妹傷了你，我救你，那是應該的。」

她聲音還是和剛才一樣的冷，甚至連正眼也不看他一眼。

過後她才注視着他，淺笑了笑，說道：「覺得好些了沒有？」笑容頓使她美艷若仙。

郭潛不禁覺得混身舒服，他受寵若驚的道：「啊？好多了，好多了！」

心怡秀眉微顰，半笑道：「好多了，你並未吃多少藥呢！」

郭潛吶吶道：「姑娘服侍無微不至，病情自是大人見輕……」

還要說話，心怡却指着碗道：「那麼快喝下去吧，喝了以後更會見輕鬆些！」

郭潛忙端起碗，大喝了一口，想不到入口奇燙，嚥也不能，急得一雙大眼睛，朝着心怡骨碌碌直轉。

心怡忍不住抿嘴一笑，這一笑令郭潛頓時忘了苦忘了燙熱，咕嚕一聲把那口藥嚥了下去，只燙得張嘴吐舌不已，心怡忍不住又笑了。

她說：「小心一點喝，燙得很！」

郭潛紅着臉連連點頭，心怡在他床邊，見他一口氣把藥全喝光了，才收了碗。

她走了幾步，却又回頭問道：「你是萬斯同的朋友？」

郭潛點了點頭說：「是的，我們是結義的弟兄！」

心怡望着他欲言又止，遂自返身而去，郭潛望着她苗條的後影，暗暗讚嘆了一聲：「好美麗的姑娘！」

方才的倩影笑姿，不禁又使他有些意亂神迷，需知一個感情脆弱的人，時常會自作多情的。

他不禁有些想入非非，他想：心怡對自己那種甜美的微笑，絕不會是偶然的，那是有情而發的。

想到此，一時眞有些把持不住，不禁脫口喚道：「姑娘！姑娘！」

「來啦！」隨着聲音，心怡已推門而進。

她轉着眸子問：「有事麼？」

郭潛一時臉漲通紅，他吶吶道：「我……我……」

心怡一笑，道：「你不要過意不去，我不是說過了，何況你還是萬大哥的好朋友！」

郭潛這時咳了兩聲，心怡忙把茶杯送上，那隻纖纖的玉手，又呈現在了他的眼前。

郭潛在接過杯子的時候，實在忍不住，也不知是一種什麼力量刺激着他，他竟緊緊的握住了心怡的手，花心怡不禁吃驚的後退了一步。

她用力的把手抽了回來，目光之中，閃過了一層憤怒的光熠，可是却又馬上消下去了。

她只是瞪着大眼，驚奇的看着他，郭潛一時面紅如布，他微微垂下了頭說：「姑娘！原諒我，我實在太失禮了！」

心怡冷冷的道：「我不會怪你的，因爲你身上傷得重，可是……」

郭潛抬起頭道：「我很喜歡你！」

心怡冷笑道：「我並不喜歡你！」

說完話，她倏地轉身欲去，郭濬紅着臉喚道：「姑娘請回來。」

心怡冷漠的轉過了身子，郭濬正色道：「請姑娘原諒我冒失，我只希望能跟姑娘做一個朋友！」

心怡搖了搖頭，眼淚在她眸子直轉，郭濬咬了一下牙說：「妳孤單，是需要我這個朋友的，我以後會爲你帶來快樂！」

花心怡喃喃道：「謝謝你，可是我心中已有所愛的人了，我的感情是終身不會改變的。」

郭濬一時不禁木然，因爲他眞沒有想到，像她這樣冰清的人，居然早有鍾情之人，昔日聞萬斯同說，她姐妹二十年隱居黃山五雲步中，分明不曾結交過任何異性朋友，她這麼說，又作何解釋呢？

想着，內心不禁浮上了一種說不出的失望和悲哀，他輕輕嘆了一聲，道：「他是誰？」

心怡想不到他會如此問，當時玉面緋紅，可是她居然很直爽的回答了他，道：「萬斯同！」

「萬斯同？」郭濬一時張大了眼睛，他幾乎呆住了，他說：「那是不可能的啊，他不是曾和令妹……」

心怡淡淡的一笑道：「不錯，但是我也愛上了他，只是他並不知道罷了！」

她又說：「我並不打算要他知道，只是我愛他……」

郭濬苦笑了笑，他不禁大爲慚愧，可是他却知萬斯同的隱病，也許萬斯同刻下已經出家爲僧了，那麼這姑娘莫非空守一生麼？

這太殘酷了，「我要老實的告訴她，」這麼想着，他就大胆的說：「姑娘，妳那種感情，我很欽佩，可是萬大哥也許已經出家了，他曾說過……」

「爲什麼？你快告訴我！」

郭濬長嘆了一聲：「這是一件隱秘，妳也許並不知道，萬大哥是爲你們姐妹二人所犧牲的！」

心怡幾乎顫抖了，她追問道：「怎會呢？」

郭濬冷笑了一聲，他身子往上坐了坐，道：「妳那母親固然是愛女心切，可是心太狠了……太狠了！」

心怡不禁蛾眉一挑，低叱道：「郭兄，請你說話有分寸一點，我不願任何人罵我母親！」

郭濬苦笑着點了點頭道：「聽我一說，你就知道了，姑娘，妳可記得當年萬斯同爲妳母女被囚之事？」

心怡冷冷的道：「我自然記得，我們太冒失了！」

郭濬看了他一眼，又說道：「那麼，妳可知道令堂大人曾偷偷背人，把他給廢了？」

心怡不禁打了一個冷戰，顫抖着聲道：「這……不可能，我曾見他好好的離去的啊！」

郭濬冷笑道：「我指的廢，遠比廢除四肢更可怕，更殘忍！」

他目光灼灼的看着心怡，又道：「令堂閉了他的精蓄穴，萬斯同將終身不能人道！」

這句話，就像一個雷，擊在了花心怡的頭上，又像一根尖針，深深刺入了她的心，他只覺雙瞳一陣發熱，差一點跌坐地上。

這突如其來的消息，就像閃電一樣的擊中了她，她眞是再也想不到母親竟會施出這種辣手，現在一切她都明白了，她用着發抖的聲音道：「這是眞的？」

郭濬冷冷一笑，說道：「自然是眞的了！」

心怡咬了一下嘴唇問：「那麼現在他在那裏呢？」

郭濬驚異的看着她，問道：「姑娘，妳……打算怎麼樣？」

心怡的大眸子裏，墜下了兩粒晶瑩的淚水，她喃喃的說道：「我要找他去……我一定要找到他。」

郭濬單手撐着身子，皺了一下眉毛，他嘆了一聲道：「姑娘，他現在可能已經出家了，再說……」

他似很難啓齒，以下的話就接不下去了，一雙大眼睛直直的盯在她身上。

心怡這時臉色蒼白，她苦笑了笑，對着郭濬說：「不怕郭兄笑話，我是愛他，我愛的是他的人……」

說着頓了頓，嘆息道：「我不能讓他出家，我要找他去。」

郭濬似乎很感動，他緊緊地握着自己一雙手，點了點頭，說道：「我很欽佩你的至情，妳可以去找他，他大概目前還沒有走……」

心怡忙問道：「他住在什麼地方？」

郭濬望着她說：「我來的時候，他還住在洞庭澧水中流的『波心寺』內，現在走沒走就不知道了。」

「波心寺？」心怡問。

郭濬點了點頭：「那是一座非常有名的寺院，隨便一打聽就會有人知道，姑娘妳這就去麼？」

花心怡臉色微微一紅，她問郭濬道：「你一個人在此養傷行麼？」

郭濬哈哈一笑道：「這點傷算什麼？再有幾天我就好了，妳放心去找他吧！」

心怡默然點了點頭，郭濬冷笑一聲，說道：「令妹欺人未免太甚，還有那個葛金郎，我豈能與他們善罷干休，等我傷癒之後……」

花心怡大驚道：「郭兄，你千萬不可如此，那葛金郎武功出衆，你……你不是他的敵手！」

郭濬臉色一紅，心怡忙改口道：「他二人合力，只怕你一人應付不下。」

郭濬冷哼了一聲，很不得勁的笑了笑說：「這點我知道，不過我不會就這麼甘心的。」

心怡呆了呆道：「舍妹如此自甘墜落，日後必當自食惡果，郭兄你暫時還是忍耐一下吧！」

郭濬知道她心中還是深愛心蕊，唯恐自己傷害了她，聞言之後，一時倒不好着聲了。

他頓了一頓，才苦笑道：「姑娘如見着了我那萬大哥，請代我深深致意，說謝謝他的關愛，只是他的希望，却恕我無法從命了。」

心怡問：「什麼希望？」

郭濬嘆了一聲，苦笑道：「姑娘不必

多問，只要見着了萬大哥就會知道了。」

心怡又深深囑咐了他很多療傷之法，並把挖來的野藥指給他看，好在這些輕微的勞動，在郭濬來說，並不十分困難，現在就留下他一個人在此靜居養傷了，當然不久之後，他就能恢復健康了。

× × ×

靜靜的洞庭澧水，在晨曦中一波如鏡，那些紫色的朝霞，橘紅色的塊狀流雲，歷歷如繪的自波面上飄過去映襯得一片如彩斑斕，萬紫千紅。

金碧輝煌的波心寺，倒是名符其實的聳立在這條如帶也似的澧水中央，只是那是遠看，近看就會發現，水面上只是一座橋而已！

這座雕刻得形同龍蛇的長橋，橫跨着波心兩岸，更巧一頭是直接着這叫「波心寺」的。

當小沙彌敲了晨鐘的時候，水面上驚起了成羣的野鴨。

牠們深灰的翅膀，在水面上拍起了無數的漣漪，水花飄濺，銀花朵朵，極是好看。

這是一座歷經三朝的古刹，寺內僧人多達三百人以上，老方丈「智通」年已近百，出身武林，精技擊，據說武功出衆，只是很少有人見他施展罷了，因爲他一天大部份的時間，只是在禪房裏盤膝打坐，別的事他很少管，大部份的事情，都由一位「海天」和尚的住持僧人來管理。

老方丈智通武功不說，最擅長的是醫術，聽說經他醫治過的人，無論內傷外傷，都能起手回春，因此在他禪房內外，都掛滿了匾，全是些歌功頌德的話，諸如「功同良相」，「華陀再世」，「上池之水」，不一而足。

智通和尚擅醫的名是出去了，遠近百里內外，提起來是無人不知，因此凡是來波心寺的，除了上香之外，十九都是來求醫的。

他雖是不勝其煩，可是對於一些奇難重症，却也無法拒絕，因爲出家人是以慈善爲懷，身爲一寺之主，更是無法推辭。

因此形成了一種有求必應的趨勢，老方丈無可奈何之下，乾脆定下了一個看病的時間，每兩天抽出一個下午專門看病。

這麼一來，他就等於正式的懸壺行醫，求治的人多多少少都會爲寺裏佈施一些銀子，因此他這波心寺，眞可謂之香火鼎盛！

說來也都怪他的名聲太大了，否則像這種情形，他是不會遇見的。

原來在去年冬末，來了一位僕僕風塵的相公，這位相公名叫萬斯同，他來此的目的是專爲求醫治病來的。

按照寺裏的規矩，凡是求醫問治的，如是外鄉客，是可以暫時在寺內留居的，不過病癒之後，即刻就要離開而且還要酌收一些香火銀子。

這萬斯同風度翩翩，衣冠楚楚，極爲寺內和尚歡迎，再加上他出手闊綽，所以立刻就受到寺僧的歡迎，留宿在偏院的一間靜室之內。

老方丈智通，在第二天爲他看脈問病之後，顯得很是憂慮，本來他是不想管的，經不住萬斯同苦苦哀求，這智通老方丈才用了他獨擅的「敲骨問髓」之學，爲他遍體施醫。

可是醫治的結果，竟然是枉費心血，萬斯同反倒反虛成疾，病倒寺院之中。

這一來老方丈可是嚇了個不輕，他除了小心爲萬斯同自在寺內留居之外，每日都要親自去看他一趟，侍問他的病情，很是體貼！

萬斯同一病不起，竟達月餘之久，而老方丈兩鬢不知平添了多少白髮，額上也不知起了多少皺紋！

他一生醫人無數，差不多的疑難大症，在他手下眞是輕而易舉的即可獲得痊癒，而這位萬相公的病情，看來是「精蓄穴」不通，並非是什麼大不了的難症，他自信經過他「敲骨問髓」的重手法之後，定能血暢脈通，却萬萬想不到，對方竟差一點爲此喪命！

現在萬斯同臥病在牀，他內心實在是感到萬分愧疚，就以他自動的停收萬斯同佈施的銀子一日三餐還特別關照，要以上好的素餐招待他，儘管如此，他內心仍不免焦慮萬分。

現在太陽才不過剛剛出來，他已經老早的就起來了，雪白的鬍子爲風所吹動，就像一條白綾子也似的往一邊飄着，他不停地在幾棵松樹之下來回走着，雙眉緊皺，像有無限憂傷！

走過來一個小沙彌，老方丈喚他道：「過來。」

小沙彌合十而來，深深向着他望了一下。

智通老方丈問他道：「萬相公起來了沒有?」

小沙彌彎腰道：「弟子不知，弟子現在就去看過。」

老方丈搖了搖手道：「不用了，我自己去看看吧！」

說着他獨自邁着步，直向偏院前去，才一進院，就見萬斯同身穿晨衣，正自坐在一張靠背椅子下晒太陽，他那張黃蠟蠟的臉，在金色的陽光下，顯像是那麼瘦削，病弱和無神！

晨風飄動着他青色的長襖，露出白灰色的鬆管綢褲，兩隻白皙的手，交叉的放在胸前。

他端望着當空那羣呢喃的燕子，臉上帶着多時未見的微笑。

智通老方丈站住了脚，道：「相公，早啊！」

萬斯同忙起身相迎，却爲老方丈趕上一步，硬把他按得又坐了下來。

老方丈說：「院子裏風大，相公你最好還是不要多吹風，以免受寒，你這病就更加不易醫治了！」

萬斯同哂然一笑道：「老方丈請放心，我這病也就該好了，在此晒晒太陽覺得很舒服！」

智通和尚點了點頭，又長嘆了一聲道：「老僧無能，相公你身子就擱壞了！」

這時小沙彌擺上了一張坐椅，另又送上了兩杯香茗，老方丈就坐下來。

萬斯同苦笑道：「方丈何必如此說，這將近兩個月的時間，給貴寺添了不少麻煩，我想起來，才叫問心有愧呢！」

萬斯同搖了搖頭，他長嘆了一聲，却

把目光轉向了一邊，老方丈道：「我如知道這人是誰，也許可設法差人去討教一下解救之法，否則……」

才說到此，萬斯同冷冷一笑，說道：「這人如肯解救我，也就不會如此辣手傷我了！」

智通老方丈還在一個勁的皺眉，隨後才道：「我見相公枕下有長劍一口，知道相公是一擅武之人，但不知相公係何宗何門？」

萬斯同心中一動，打量了老方丈一下，含笑道：「老方丈法眼果然厲害，弟子是天南門下後進末學，和貴派少林都是素無淵源呢！」

老方丈不禁怔了一下，當下瞇着一雙細目，嘻嘻一笑道：「這麼說天南老人是施主你什麼人？」

萬斯同點點頭道：「那是家師呀！」

老方丈似乎很是吃驚，他楞楞的道：「已如此，小施主你怎不去求求老人爲你醫治呢？天南門中洗髓易筋，江湖蜚聲已久，你却找上了老僧，唉，小施主，你眞是大大的糊塗了！」

萬斯同微微一笑，道：「老方丈所言不虛，只是這其中原因很多，弟子不便投醫師尊……」

他微微嘆息了一聲，又道：「再說，這傷我之人，手法詭異，即家師也怕不易救治，否則以你如此造詣，何以尚未奏效！弟子只好飲恨終身，一切認命算了！」

智通老和尚白眉徐徐搭下，嘆息了一聲，他單手伸出輕輕搭在斯同脈門之上，很久放下了手道：「照目前情形看來，你中氣已日漸充沛，只是精蓄穴不通，血滿逆流，常會感到焦急炎熱……」

他點了點頭，又說：「好在這些都無碍生命，今後時日正長，你還可另覓良醫求治！」

老方丈說完後，呷了一口香茗，遂即告了擾，起身作別而去。

萬斯同目送着他離去之後，內心不禁又浮上了一層悲哀，這些日子以來，他思念花心蕊的情意更加濃厚了，雖然自己早託好友郭潛前去探望照顧她，可是內心仍不無依依之感！

想不到一年的歲月，竟如此空空蹉跎過去，尤其令自己痛心的是，花蕾加諸在自己身上的隱疾，竟會成了絕症，自己雖遍求名醫，竟是無一見效，眞眞令人抱恨終生了！

這麼一想，人生眞個毫無意義，萬斯同緊緊咬着牙齒，這一年來，早已經把他盛烈的火氣消磨得乾淨了。

他徐徐自椅子上站起來，慢步走向正面朝陽，僧人門禪唱之聲，隨着晨風輕輕飄過來，聽來令人有一種清心寡慾之感！

忽然一個小沙彌「知雨」，推門進來，高聲呼喚道：「相公早啊！有人來找你啦！」

萬斯同一怔，道：「找我？是誰？」

知雨小和尚紅着臉走過來，又東張西望了一會，只是吶吶說不出話來。

萬斯同一伸手握住他，問：「知雨，你怎麼不說？是我的郭兄弟來了是不是，快請！」

小和尚忸怩的搖了搖頭，說：「不是！不是！是……是一位年輕的女……女施主。」

萬斯同不禁大吃了一驚，他的臉不禁馬上變了一下顏色，一時也呆住了！

小和尚紅着臉說：「這裏除了廟會，平日是不許女客登門的，只是這女客，她是來找相公你的，主持大師特別要小僧來報，相公你倒是見她不見？」

萬斯同怔了一會，才搖了搖頭，說道：「我不能見她，你去告訴她，說我已經搬走了。」

知雨張大嘴，說：「那不大好吧，我方才已經說過你老是住在此地方的。」

萬斯同這一會眞是心亂如痲，他苦笑了笑，如喪考妣也似的坐在了椅子上，一面擺了擺手。「小師父，你去告訴她，就說我外出訪友，要過些時日才回來，快去，快去。」

小和尚一個勁的皺着眉，說：「何苦呢？人家從很遠的地方來看你。」

萬斯同擺了一下手，悲傷的說：「小師父，你照我的話去做罷，你不明白，唉！快去，快來。」

這麼說着，小和尚才低低哼了一聲，嘆着氣走了。

萬斯同低聲道：「天哪，她竟是找來了……心蕊，你要原諒我……」

他低下了頭，喃喃道：「並非是我狠心，實在是我配不上你，我不能害了妳的終身……」

他默默的想着，內心就更堅定了，只是他奇怪，心蕊如何會找到了這裏，莫非郭潛把自己的住處告訴了她？

「可恨的郭潛！」

他眞想給他一拳，自己當初是如何的囑咐他的？想不到他還是走露了消息，即使是你不中意於她，也不應該把自己住處洩露，自己如今已是一個外强中乾的廢人，怎可就誤她如花似玉青春？」

想到此，更不禁又急又羞，只覺得從脊椎骨絲絲的泛着冷意，由是更恨郭潛不已。

這時候那小和尚知雨由外面回來，萬斯同忙問道：「如何？她走了沒有？」

知雨點了點頭，萬斯同鬆了一口氣，問道：「她對你說些什麼沒有？」

小和尚翻了一下眼皮道：「她只說她姓花，是從遠地來的。」

萬斯同不禁一時不知怎麼才好，小和尚在一邊道：「她說她還要再來看你，少施主你爲什麼不見她呢？」

萬斯同搖了搖頭，苦笑一聲，道：「你去吧。」

知雨似乎還有些遺憾的嘆息了一聲，就轉身走了，他走之後，萬斯同的心，可就更不得安靜了。

他心裏未嘗不覺得歉疚，只是這個時候，他必須要狠下心來。

他想這個地方，還是不能住下去，自己要趕快搬，只是因爲還在病中，一時却急不得。

由是不禁令他想到了心蕊，這姑娘千里迢迢，找到了這裏，其心之痴，可想而知，難得她在長長的一年時間裏獨處深山，空虛寂寞，自可想知，這期間竟能謹守諾言，苦苦盼望，非但不怪罪自己，竟不

遠千里來此地，其心之痴，愛心之誠，眞是難能可貴，而自己却避不見她，若非是有難言之隱，其心何異於禽獸。

這麼思前想後，內心竟是無法得以安寧！

他本是一個拿得起放得下的人，當他對一件事情決定之後，那是絕少變異的，尤其是他認爲一件事必需要這麼做，他更不會避疑。

禪房內，自他病後，老方丈命令小和尚，不得打擾，嚴禁出入，所以顯得很髒很亂，衣服被褥隨處亂放，掃目其中，竟是凌亂不堪，萬斯同看過的書，也是隨處亂抛，滿處都是。

午夜，這所波心寺，靜悄悄的沒有一些聲音，連僧人們的晚禪也早就停止了。

整個的大殿，一片漆黑，除了在正門兩簷的兩盞風燈還時明時滅的亮着，這附近是再也找不出一些燈光了，這時候一條纖細的人影，倏地自波心寺的石橋上拔了起來，直向寺牆上落去。

她的身形，竟是快得出奇，像是在輕功提縱術上，有着特殊的造詣。

這波心寺內，並非是隨便可任人出入之地，少林門下，畢竟是有異一般。

這條人影，方自向牆頭上一落，立刻就爲守夜的和尚發覺了。

一人喝問道：「何人夜訪？」

這是一個中年，着黑衣的僧人，背繫戒刀，足踏芒鞋，這和尚法號「靜玄」是本寺十八高弟子之一，平日自負武功了得，爲人不免有些驕狂。

這時叱問了聲，却見夜行人竟是伏牆不動，更不禁怒從中來。

他不便再出聲喝問，爲恐驚醒了早已睡的僧人，只見他大袖倏地向兩下一分，身形已如同一隻巨鷹也似的驀地騰起。

可是當他芒鞋足尖，踏上了瓦牆之後，但見長空月明，風吹衣搖，那有任何人的踪影？

這和尚不禁打了一個冷戰，暗道了一聲怪哉，可是他確實再也沒發現什麼，也就只好算了。

夜行人以超人的輕功絕技，瞞過了靜玄和尚耳目，一路兔起鶻落的直向偏殿行去，這條路，這間禪房，在白天她已由小和尚的口中打探清楚了，所以不費吹灰之力，就找到了這個地方。

室內是那麼的靜，她用長劍啓開了門，悄悄的進去，差不多天快亮了，她才靜悄悄的出來，她用手擦了一下流出的淚，逕自踏瓦而去。

黎明，萬斯同和往日一樣的起來了。

可是，他頓時爲眼前的奇蹟，驚愕住了。

因爲他目光到處，這一切竟是大異於昔日，首先他看見長列的書，整齊的排列在書桌上，不再是隨地亂抛，其次被褥也井然的摺疊在一邊，那些散放在到處的衣衫，也都叠放在一邊，茶具盃盤，也都洗得淨潔光亮，整整齊齊的排在一塊。

萬斯同「哦！」了一聲，他隨手去拿脫下的衣裳，可是那件衣裳，竟是不翼而飛。

這一切，都不得不令他大驚失色，他取下了一件乾淨的衣服換上，然後走出室門。

知雨小和尚正在掃院子，見他彎腰叫了聲：「早啊！」萬斯同對他招了招手，小和尚連忙走了過來，問道：「相公，有什麼事？」

萬斯同微笑道：「我房中，是你爲我清理的麼？」

知雨翻了一下眼皮，又搖頭說道：「沒有，老師父不叫我們進去，說相公在養病！」

萬斯同聞言不禁怔了一會，遂笑道：「原來是這樣，你去吧。」

知雨小和尚嗞牙一笑道：「相公也該吃早飯了，我去給你端去。」

說着就走了，萬斯同待他走後，越想越怪，道了聲：「怪！」他遂又走回室內，仔細的察看了一遍，並沒有見到任何字跡，顯示出來人的身份。

他看了一遍，心中更是詫異，只是有一點可證明，來人並無任何惡意，而且對自己很愛護，心中甚是感激，不由連想到了心蕊。

可是這一假定，立刻又爲他否定了。

因爲心蕊的性情，他是十分瞭解的，她是一個非常熱情的女孩子，但她絕不會這麼細心，如果是她，她必定會把自己喚醒，一傾別後幽情的，絕不可以隱忍那麼熱烈的感情，而不驚動自己。

如果說是郭潛吧，更不可能，因爲他沒有必要，那麼偷偷摸摸的來。

這些假設的問題，眞眞令他感到費解了，所幸不久老方丈來訪，他也就不再細想這個問題。

智通老方丈還是照往常一樣問了問他的病情，又閑談了些其它別的事，坐了一會就走了。

奇怪的事情，一連延續了三天，一任萬斯同提高了警覺，可是來人都能從容出入。

這人總是爲他的髒衣服換洗後送來，爲他把零亂的雜物放置得整整齊齊，甚至於他脫下的鞋，也都爲他把上面的灰塵拍打乾淨，細心體貼可謂之莫此爲甚，但是這人是誰，至今還是一個謎！

萬斯同心中是愈想愈怪，因爲這人的行爲太離奇了，他似乎並不希望見到自己，只是義務的爲自己盡力。

瓶中的花，早已凋謝了，可是現在每日却會換上了新鮮的，黎明，當斯同才一坐起的時候，他必定會聞到那種清芬的氣息！

這時候，他並且會發現到，有新鮮的水果，用竹籃子盛裝着置于几上。

三天來，諸如此類的事情，都在繼續着，這日晨老方丈智通來探，言談中，曾道及門下弟子有謂，曾見夜行人出入本寺，囑斯同略事小心，因那夜行人行踪詭異，來意不明。

他去之後，萬斯同整整呆想了一天。

今夜，萬斯同决心要察看一下來人是誰，上榻之後，他把燈光撥小了，其光如豆。

他又在枕下置好了長劍，暗器，雖然來人是那麼友善，可是在不明來人身份之前，他仍認爲小心些好。

他手上攤開了本「洗日錄」，靜下心

來，細細的看着，時間就這麼慢慢的過去了。

也不知什麼時候，他竟是倚着床睡着了，那本洗日錄也攤在了床上。

就在這時，那個如幽靈也似的影子，忽然出現了，她望着倚牀而睡的萬斯同看了一會，目光之中，滿是愛憐同情！

隨後，她就像往常一樣的開始彎下腰，非常細心巧熟的整理着東西。

她手中捧着一大捧山茶花，輕輕的插換於花瓶之中，那螢火也似的燈光，照着她修長的身材，蛾眉杏目，只是在她那濃淡適宜的右眉心中，有一粒朱砂紅痣，看來益發的秀俏！

這姑娘用一塊青色的綢子，緊緊的紮着頭上的青絲，劍繐斜着由頸項搭下來。

在略事整理之後，她就像往日一樣，靜靜的在面對斯同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

然後她用那雙美妙的眸子靜靜的望着斯同，似如此，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當西殿傳來輕微的更聲，她才慢慢自位子上站起來。

「我要走了！」她說得更是那麼的小聲。

然後她悄悄行到了斯同床前，把那本散開的書合起來，放好在書案上，然後伸手，想去搬動他的身子，可是她怕把他驚醒，如此她猶豫了一刻，輕輕的嘆息了一聲，隨着揮掌，殘燈應掌而滅。

她拉了一襲綢被，向他身上蓋去。

可是這個時候，斯同忽然驚醒了，他猛然一欠身子叱問道：「誰？」

他並且很疾快的已經拉住了這人的手，大聲的道：「你是誰？」

這人用力一掙，抽出了被握的手，驀地奪門而出，萬斯同雙手一按牀，也跟着竄起了身子，可是當他病弱的身子，撲抵門前時，那人早已飛上了殿瓦之上，一路縱躍如飛而去。

萬斯同自忖着自己久病之身，那隻發軟的腿，是無論如何也追不上來人的。

他只是發怔的望着，雖然來人是誰，他還是沒弄清楚，可是他却可以斷定來人是個女的，因爲來人身材纖柔，而且方才那隻被自己所握的手，滑嫩異常，自然她是一個女的了。

想到此，他眞有說不出的驚異，因爲自己自從出道江湖以來，從未結交過什麼紅粉知己，尤其是此女如此對自己，分明種情已深，如果她不是江心蕊，那才是眞正令人費解了！

就在他出神凝思的當兒，後殿同時有了些驚動。

原來智通老方丈，自接報有夜行人出入本寺的消息之後，他已在暗中留了意。

今夜，他坐禪方畢，正想親自巡視一番，也正是他有這個意念的時候，他看見一條疾快的影子，如飛鷹搏兔也似的，正自後殿上疾快的上了經樓橫簷。

老方丈乃少林門下七十二高弟之一，自掌波心寺以來，因職高位尊，差不多的事，根本就用不着他管，武功也就早擱下了。

可是這麼說，並不是他不擅武功，在內功方面，他仍還有極深的造詣！

此刻眼見於此，不禁大怒，當下一提儈衣，已穿窗而出。

露冷瓦滑，智通老和尚驀的落足，差一點跟蹌倒下身子，可是他就在這一蹌之際，他已揮掌打出了一掌菩提子，挾着一股疾勁之風，直向這夜行人全身罩過去。

老方丈同時口中叱道：「大胆賊子，你屢次三番探我波心寺，究竟意欲何爲？今夜却要還本方丈一個公道來，你慢走一步，朋友！」

這老和尚倒眞是一時動了肝火，一口氣說了這麼多話，可是他身子决不停留，已用「燕子飛雲縱」的功夫，倏起倏落的，已撲到了來人身後。

他猛的一揮雙拳，喝了聲「打！」直向着夜行人後心就打。

夜行人似乎是急於逃奔，顯得十分急躁，方才老方丈那一掌菩提子，也似有一二粒傷了她，她足下滑動着，已踩碎了好幾塊瓦。

老方丈雙掌遞到，忽覺眼前冷光一閃，耳聞得敵人一聲嬌叱道：「躲開！」

同時眼前劍光一閃，冷森森的劍刄，已至眼前，智通口中「唔！」了一聲。

他倒是沒想到對方是個女的，更沒有想到她會下手如此之毒。

劍勢如電，快得無以復加，他也知道對方一手劍招名喚「出巢燕」，可是眼前這種情形，竟會令他感到難以迴避！

他雙袖乍然兩下一分，憑着他數十年潛練的內功，足足把身子拔起了丈許高下，冷光耀目的劍光馳嘯自眼前閃過，藝高胆大的老方丈，也不禁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戰！

望着奔馳如飛的背影，智通和尚不禁倒吸了一口冷氣，低低的罵了聲：「好女賊！」

在他獲悉對方是一少女之後，他反倒生了不少顧慮，憑自己一個掌寺方丈的身份，自不便去追打一個坤客女性，再說方才那一劍，也使他有些心寒！

他沮喪的返回禪房之後，才發現到右間僧衣大襟之上，竟被劃了一道尺許長的口子。

這一驚，老方丈更是半天出聲不得，試想對方在出劍前，如多進半步，自己豈不要在她劍刄之下開了膛了？好險！

這消息在天亮之後，全寺都驚動了，原來那女夜行客，在逃過了老方丈追拿之後，更有高潮倏出。

那是掌震刑堂弟子靜玄，和劍傷釋經大師慈威，後者因爲阻擋過力，而遭致對方劍削右手三指，雖經智通老方丈連接上了，可是看來也不免落成了殘廢！

這麼一來，全寺都不禁嘩然大亂，尤其是負責保護全寺安全的達摩堂十二位弟子領堂大師慈金，都受了老方丈的嚴詞罪責！

一夜之間，令這座平靜經年的波心寺，起了極大的驚濤，全寺僧人無不把這擾亂本寺安全的夜行客恨之入骨，俱都存下决心，要生擒她歸罪。

事實上，全寺僧人，除了老方丈及那負傷的二僧人之外，竟無一人曉得來人竟是一個女客，而方丈本人也不願對此有說明，可是暗地裏，却把達摩堂領堂大師慈金及十二位弟子召進，詳細說明來人係一

少女，在動手之時，不可冒失，務必生擒，擒後老方丈要親自詢問。

慈金大師及十二弟子，領命之後，倒是嚴格的在寺內佈置了一番，因知來人是一個少女，他們在心理上倒是略略的放鬆了一些。

這消息在傳入偏院養病的萬斯同耳中之後，確實是吃驚不小！

他很明白，這個所謂的夜行客，也正是每夜在榻前細心照顧自己的那個人，這個女孩子，爲了關懷自己，竟不惜闖下了大禍，竟敢掌震刑堂弟子，劍傷釋經大師，把一所佛門善地，弄得鷄犬不寧，眞是糊塗荒唐至極！

萬斯同爲此，担了一份不必要的心，對這個少女，他不禁生出了一些惱意！

因爲寺內僧人，對自己恩惠非淺，尤其是老方丈以下各堂大師，爲人都極爲慈祥，自己養病經月，已爲寺內添了不少的麻煩，此時這夜行人，竟一連傷了二人，大鬧廟寺，弄得人人不安，這份責任，萬斯同內心是要負責的，因爲他自己明白，這全是爲了自己。

自那一夜之後，他不可能疏忽了，夜晚一直驚醒着，渴望能見到這來意不明的女客。

可是一連三天，竟是不見一點動靜，萬斯同這才放下心來。

因爲他覺得這人闖下了大禍，大概是再也不敢來了，自己雖感內心有負她這一番深情，可是到底不明對方底細，也就樂得安下心來。

他的病，也可以說是大體痊癒了。

這一夜，大概天將四鼓的當兒，寺內響起了一片雲板之聲，聲震雲霄。

萬斯同自夢中驚醒，耳聞得殿內衆聲鼎沸，有人高呼捉賊。

他不禁匆匆穿上了鞋，自枕下拿出了長劍，也顧不得身子復元也未，驀地推窗縱身而出，只見殿內衆僧紛紛持着火把，東奔西跑，忙做一團。

萬斯同劍交左手，右手略提大襟，身形倏地縱起，落向了正殿偏閣。

迎面跟蹌馳來一名僧人，萬斯同朗聲問道：「師父受傷了麼？」

這僧人單手撫着右膀，一隻手已爲血染紅了，他似乎很是驚異的萬斯同竟有這種身手，當下怔了怔，說道：「萬相公，是你？」

萬斯同在彼此對話之際，已看清了來人是達摩堂門下最得力的一名弟子，他名喚「靜一」，這時見他傷得頗重，不禁甚爲難過！

他忙扶着他，縱下了殿閣，靜一和尚咬牙恨聲道：「想不到這個女賊，如此厲害，相公，你不必管我，還是去前殿看看吧！」

萬斯同不禁劍眉一挑，重重的在地上跺了一脚，問：「這女人在什麼地方？」

靜一和尚回頭朝一邊指了一下，一面咬牙忍着痛，這時已跑來了幾個打着燈籠的小和尚，把他摻了起來，呼嘯而去。

萬斯同擰腰上了殿閣，一路縱躍如飛，直向靜一和尚手指之處飛馳而去。

果然目光望處，正有幾條黑影，打作一團，萬斯同挺劍而上，並且高呼道：「師父們，你們暫且下去，待我來會會她，呔！」

他這麼叫着，足下用力疾點，已猛撲了上去，就在這剎時之間，僧人羣中，已有數人驚呼之聲，紛紛負傷而下，那夜行女電閃星馳的直向寺外遁去。

萬斯同高叱了聲：「朋友妳慢走一步，萬某來會你了。」

他口中這麼喝叱着，足下却是運足了功力，用「登萍渡水」的輕功絕技，嗖！嗖！一連三四個起落，已緊逼在那夜行人身後。

這時候面對着那夜行人正面，倏起倏落的撲來了兩條人影。

內中一人，尚留着白花花的鬍鬚，用着蒼老的聲音低叱道：「好孽障，今夜倒要看你往那裏跑？」

這是智通老方丈的聲音，他口中這麼叱着，已用「雲龍探爪」的招式，陡然直向對方打去。

幾乎是同時，他身邊的那位達摩堂的領堂慈金大師，也自出手擊敵，他掌中是一柄月牙形的方便鏟，此刻已自掄動，發出嘩楞楞一陣鬧耳的聲音，直向這夜行人攔腰斬去。

夜行人嬌叱了聲：「和尚，不要逼人太甚！」

她口中這麼大聲叱着，身形却似風車也似的一個疾轉，掌中劍平直着一旋，耀出一道環形的光牆，只聽得「嗆啷啷」一聲大震，慈金大師抽鏟而退。

萬斯同也正因這時趕了上來，他哼了一聲：「女賊太也猖狂！看劍！」

掌中劍點起一點銀星，直取夜行人左膀，同時老方丈右手「貫穴手」兜足了內力，直向這女客後心擊去，兩股勁招之下，夜行女再想從容脫逃，只怕是萬難了。

可是她那一身超人的輕身功夫，確實罕見，只見她蓮足猛點，身形蕩起。

這時候，萬斯同等三人，才發現是一個頭繫青綢，面幪黑紗的少女。

因爲那一襲黑紗，使萬斯同看不清她的眞面目，遂不禁納悶異常，他倏地抽劍後退了一步，低叱道：「朋友，請妳報一個萬兒吧，來此究竟意欲何爲？快說！」

老方丈也擰身而退，單手捋鬚，冷哼道：「波心寺與你究有何仇？妳屢次三番來此胡鬧？」

夜行人發出了一串冷笑之聲，右手「蘇秦背劍」後退了幾步，她左手攏向懷中，似乎抱持有物，倏地用劍指向萬斯同，冰冰的道：「你的病還未大好，不宜勞動，這幾個和尚欺人太甚，姑娘要給他們一些厲害！」

才言到此，慈金大師已厲叱了聲：「着！」振腕打出了四粒鐵蓮子。

夜行女長劍飛舞，叮咚聲裏，已把四粒鐵蓮子磕飛半天。

只見她楚腰輕扭，似乎有意賣些能耐，掌中劍「扇點秋螢」點出了兩朶劍花，直向智通老方丈及慈金大師二人面上點去，却單單放過了萬斯同。

可恨萬斯同一時呆笨，竟未能體會出美人青睞，一心想要劍下立功。

他見機緣湊巧，霍地向前一墊步，恰巧這姑娘爲慈金大師方便鏟逼得身形騰起

，上下不接，老方丈倒是礙於身份，暫時袖手旁觀。

萬斯同猛然叱了聲：「女賊休走。」只見他身形霍地向前一伏，掌中劍「舉火燒天」，猛然向上一舉，就勢展出了他天南派的得意劍招「三環套月」，唰唰唰！繞起了三圈劍光，直向夜行女全身繞去。

那姑娘一心對付慈金大師，尚要分心一旁的智通老方丈，怕其突然出手，可是她怎麼也沒想到萬斯同竟會對自己驟下毒手。

待其發覺，不由驚得「呀！」了一聲，一時花容變色，正巧慈金大師的方便鏟，也似長虹貫日似的劃到，她急匆間足尖踢開了起飛來的方便鏟，嬌軀猛的一個疾滾，長劍護住了整個上身。

可是萬斯同仍然是傷了她了，還算他劍下留情，未敢全劍遞出。

只聽得她「哦！」一聲，身形如斷了綫的風箏也似，飄至一邊瓦面，全身搖搖欲倒！

「萬斯同，你……你……」她口中這麼說着，那左手抱持的東西，悉瑟的散了一瓦。

老方丈叱了聲：「拿下她。」

慈金方自抖鏟而上，却爲萬斯同用劍攔住了，他驚異的問道：「姑娘你……到底是誰？如何知道我的名字，妳……妳來此何爲？」

姑娘全身顫抖成了一片，小蠻鞋一跺瓦面，猛地轉身蹣跚而去，她口中尚自嬌聲道：「你別叫他們追我！讓我走。」

慈金大師一抖方便鏟厲哼道：「好孽障，妳還想逃走麼？」

他說着向下一塌腰，正要抖鏟而上，却爲萬斯同一把握住了。

慈金怔道：「少施主是爲何？莫非任她逃走麼？」

萬斯同望她漸遠的背影，苦笑道：「她已受了我的劍傷，任她去吧！」

這時一邊的智通老方丈口宣佛號道：「阿彌陀佛，萬相公已如此說，不妨暫時放過她算了，好兇的姑娘，老衲如此年數，還是第一次見過！」

萬斯同這時走前幾步，見現場方才從那姑娘手中所遺落的東西，竟是一大捧鮮花，還有幾件衣服。

他撿起了那幾件衣服，不禁面上一紅，原來竟是自己之物，他立刻明白了，只是痴痴的朝着方才姑娘遁處發呆，心中追悔不已！

一旁的老方丈奇怪道：「這些花是幹什麼用的？還有這些衣服。」

萬斯同這一刻忽憶起方才那少女音容，竟頗似自己熟悉之人，只是她絕不是花心蕊，一時却是不能斷定是誰，總之，此女今夜來，仍是爲了自己，她是來看望自己的病，並體貼的獻上鮮花，送上換洗的衣裳。

這是一份多麼難得，動人，純潔的感情啊，而萬斯同竟自恩將仇報，反倒用劍傷了人家，此刻憶起，眞令他說不出的傷心。

他一句話也不說，慢慢檢起了地上花，隨即飄身下了殿閣。

老方丈低聲問道：「萬相公，有什麼不對麼？」

萬斯同回頭笑道：「沒有什麼，我要回去休息了！」

這時廟內和尚差不多全都起來了，燈籠火把照耀得如同白晝一般，有那爲夜行女客劍傷的和尚，此時都爲人攙扶着行走，老方丈和慈金大師遂也都飄身而下，處理着善後工作。

萬斯同回到禪房之後，心中終是戚戚不樂，經過了整整長夜的思慮，他現在決心要離開這所寺院，因爲這份陌生人的情意，在他來說，也是不敢領教的，因爲他是沒有資格結交任何異性的。

就在第二日的清晨，萬斯同打點一個隨身的包袱，把長劍藏在包袱之內，通知小沙彌，請來了老方丈，當面向他告辭。

智通老方丈很是驚訝，道：「你的身子還沒有大好，還是多休息幾天吧！」

萬斯同抱拳道：「謝謝方丈垂愛，已經大好了，再說，我還有許多事情要去辦理……」

他說着自袖內掏出了一錠紋銀，雙手捧上道：「弟子在此打擾多日，此區區數目，權作香資，尚請老方丈哂納，……實在是不成敬意！」

老方丈竟是無論如何也不肯收受，斯同只得又收了回來，遂即躬身作別。

智通老方丈親自送他到寺門前，合十道：「少施主，請不忘再來，唉，但願再來之日，隱疾已去，善哉，善哉……」

萬斯同面色十分沉重的道：「倘若有人來訪，老方丈請轉告，就說弟子飄零四海，居無定處就是了。」

智通老方丈點了點頭，遂見斯同轉身而去，這時已日上三竿，陽光耀目難睜。

平窄的江面上，萬斯同獨往江心，水面上金蛇跳躍，遠望洞庭浩浩蕩蕩，偶有三五帆影，却是時隱時現，再望西南水天相接處，大片烏雲，曇狀上昇着，像是一大片散開的魚網。

這是一個晴朗的天氣，可是內行人一望即知，那是大雨將臨。

欸乃聲中，舟子俏皮的說道：「相公，要落雨囉，要不要歇一歇？」

那是道地的湖南官話，萬斯同搖了搖頭道：「不要緊，我看還不至於，你放心的走吧。」

舟子望了他一眼，暗忖，你知道什麼？往下看吧，也不與他爭論，小舟咿咿呀呀直向洞庭而去。

萬斯同心中仍自頻頻想着心思，他那雙長可入鬢的劍眉，緊緊的皺在一起，他實在忘不了他心中的心蕊，還有那個被他誤傷謎樣的人物。

江水濺打着船板，水花弄濕了船頭，萬斯同離座而起，展望洞庭烟波飄渺，東見石承，彤雲密集，北星君山，更是黛綠相連，只見天連水，水連天，這洞庭東西二百里，南北百里，周圍約七百里範圍，眞是端的好大氣魄，萬斯同這北來客，是可謂之一開眼界了。

湘沅二水，匯成主流，滾滾入湖，此處早晚潮來時，據聞水深可達十六七尺左右，一般水上人家，常待是時作業，收入甚豐。

緊隨着這葉小舟之後，尚有一較大花船，船簾低垂，二舟距離不過三丈，所行方向竟是一路，萬斯同不禁往這船上看了兩眼。

舟子聳肩笑道：「花船裏乘坐的都是堂客，她們要到晚上才有生意。」

斯同不耐道：「這麼划法，要多久才能出湖，你與我快划。」

船行遂快，小舟左右盪漾頻劇，先前那聚集在西南角上的大片烏雲，只這一會的工夫，已瀰漫了整個的天空，湖面上散發出一股魚腥的氣息，這種味道，在天晴時是聞不到的。

舟子仰首當空，頻頻皺眉，水面上已有人彼此打着收船的招呼，顯然是大雨即將來臨。

萬斯同回望了身後的那艘花船一眼，見它仍是不快不慢的尾隨着自己，就向舟子道：「不要緊，你看人家的船還不是照樣走麼？」

說話的工夫，當空忽地亮起一條閃電，緊接着震天價也似的響了一個焦雷。

大雨就像洒豆子也似的落了下來，頃刻之間，蔚爲奇觀，雨勢之猛，竟是萬斯同生平僅見，大雨傾盆，落打在船篷之上，有如萬馬奔騰。

那舟子嚇得臉色蒼白，躲入船篷，吶吶對萬斯同道：「相公，這可怎麼好？沒法子行船啦！」

水面上行船本稀，此刻更是紛紛迴避得渺無影踪，所奇怪的是那艘花船，仍然緊隨小舟之後，並未退離，雨勢在這剎那之間，更加大了一倍，整個洞庭湖水面，起了極大波動，起伏之間，捲起丈許的浪頭，震盪得這兩葉小舟，時高時低，大有頃刻即覆之勢！

這麼一來，萬斯同才開始感覺到緊張了。

他緊緊的抓着船舷，對舟子喝道：「停船，停船！」

那舟子一時却也慌了手脚，他身子披簑衣，頭戴竹笠，一隻手還持着一支長篙，却只管雙膝打顫，口中連連大叫道：「天老爺啊……要沉船囉！」

萬斯同不由用勁推了一下，厲聲道：「你還不停船，可是要翻了！」

這舟子才似忽然悟出不妙，一丟手中竹篙，搶着撲向船尾去解錨，可是那頻頻起伏的小舟，實在是搖動得太厲害了，就在這個時候，翻起了一個大浪，那船夫就像是一粒彈丸也似的被抛了出去。

只見水面起了一圈波紋，連水聲都聽不清楚，這舟子就下了水了。

萬斯同不禁也嚇得呆了，他蒼白着臉，猛然撲到了船尾，大雨把他全身都淋濕了，天空的雷電更是肆威，轟隆之聲震耳欲聾！

他大聲叫喊道：「喂，喂，你在那裏呀？」

總算他足下有些定力，一任那小舟顫動得如此狂烈，也不能把他跌落下去。

可是在這白浪滔天的水面上，要想去搭救一個落水的人，那可是太難了。

他盲目的用手中長篙，胡亂的往水中尋着，嗓子都喚啞了，可是竟找不到那舟子的下落。

這時他驚瞥見身後那艘花船，此刻也在亡命之際，湖水捲起的白沫浪花，竟比船篷還高出，只是它船身較大，一時却不易沉覆。

那花船上舟子，雙手抱舵死不鬆手，全身都坐在舵邊，猶在死命掙扎！

花船內似有一女子嬌聲叫着，一會叫鬆帆，一會又叫鬆舵，可是那舟子却是死抱着舵不放手，只見老練和臨危鎮定了。

忽然萬斯同發現方才墜水的船夫，竟緊緊抱在那花船船舵之上，隨着水花乍沉乂浮，並未爲大水捲去，他的心這才略爲放了一些！

兩舟距離並不遠，可是此刻，却已距有七八丈以外，又加以各自在掙命之際，誰也無法照顧誰，萬斯同這一剎時，可眞有些心驚胆戰了，因爲他水中功夫是有限的，萬一舟覆，如欲在如此水勢中救得活命，那可眞是夢想了……

偏偏雷電交加，雨勢更是有加無減。

船頭翻起了一個巨浪，竟由斯同頭頂上掠了過去，緊接着，震天價的一個霹靂，小舟從前至後一個倒栽，整個的翻沒水中。

萬斯同驚魂中，只抱住了一塊木板，同時嗆了幾口冷水，身子隨同浪花，捲出了五丈以外。

他拚命的叫着：「救命！花船……救命！」

這時花船上舟子也看見了，他驚嚇得目瞪口呆，只是他再也無能爲力去救人，甚至於連呼叫的聲音也沒有了。

就在這時，舟門開處，一個妙齡的姑娘出現了，她臉色蒼白極爲驚嚇的叫道：「救人，救人，快救他呀！」

那船夫張大了嘴，沙啞的叫道：「小姐，沒有用，你快進去吧！小心也下水了，快！快！」

可是姑娘那裏肯聽他話，只見她嬌軀扭動，已至船邊，大雨冲擊着她滿頭的青絲，紛紛遮在了臉上，她看來就像一個鬼也似的。

可是這一切，她都不管了，她拚命的用長篙，往水中伸着，這時候，才可看見，原來她一隻膀子，還爲青綢緊緊的綁着，彷彿是有傷。

她口中大聲的叫道：「萬斯同，大哥，萬大哥……你在那裏？」

忽然，她看見萬斯同抱在一片船板上，身子爲浪濤捲起，又隨着沉下去了。

她再也不管了，眼前有一條長繩，那是繫船用的，她把一頭繫在自己腰上。

船夫見狀，大驚，就爬過來想拉她，可是她却不顧一切的縱身入水。

昔日在黃山五雲步，曾隨母練過水功，她姐妹都能在水中穿水自如，只可惜這種水勢，她的功夫似乎是失去了效能，何況她還有一隻膀子負着傷。

遠遠的看見萬斯同顯然已是不行了，她就更加奮力的向前游過去。

「萬大哥！萬大哥，我是花心怡，我來救你……我來了！」

萬斯同早已爲湖水灌飽了，可是這呼聲他似乎是聽見了，他拚命在水面上翻了一個身，伸手想去抓住他，而就在這時，一個高如小山的浪潮打過來，把他們陡然

的分開了。

水面上白茫茫一大片，大雨打着湖面，就如同是開了鍋的稀飯一樣，不知何時，水面上還起了風，風助雨勢，更成了「火上添油」之勢，一發不可收拾。

這場大風雨，在洞庭居住的水上人家，皆認爲是若干年來僅見，雖然在事前，他們都有了準備，可是損失的生命財產，仍是大大可觀。

在風平浪靜之後，花心怡獨自伏在船板上抽搐不已，她哭得聲盡力竭了。

船板上另外還坐着兩個人，一個是木船主人老七，另一個却是由水中救起，倖得不死的那個小舟的舟子阿金，二人都是愁眉苦臉的對望着，一副「牛衣對泣」的樣子，老七嘆了一聲道：「姑娘，妳這是何苦呢？人死了是不能復生的。」

阿金還一個勁的淌着鼻涕，他一隻手摸着那爲水浸得浮腫的臉，失神的東瞧瞧，西望望，他的船早已七零八落了，今後如何生活，都成了問題，至於萬斯同的死活，那倒是次要的問題。

「斯同！大哥，你死得好慘，好慘啊……」她斷斷續續抽搐的道：「我千里迢迢找到了你，跟隨着你，誰知道竟會是如此下場？……」

「大哥！」她顫抖的站起來，腰上仍然繫着那根繩子。

忽然她一跺脚，噗通一聲又縱入湘水中。

兩個船夫大吃一驚，雙雙趕了過去，老七抓着船頭的繩子，拚命的往回收，二人累了半天，才把她拉上了，看心怡已是奄奄一息，俱不禁驚嚇不已，控水，灌汁忙了一通。

好容易救活了，這姑娘却仍是哭着嚷着，說什麼非要尋死不可。

老七急得跪在船上直給她磕頭，才算把她勸住了，阿金沮喪的道：「大小姐，妳又何必非死不可，他是你漢子嗎？」

心怡哭着搖了搖頭，兩個船夫對看了一眼，覺得稀奇，阿金就又道：「這就更犯不着了，人死了有什麼辦法，妳再一投水，又加一條命，那是何苦呢？」

他說着用手抹了一下鼻子，吸呼着大概是傷風了，啞着嗓子又說：「我一家五六口子，就指着我吃飯，我的船都完了，我都不尋死，怎麼呢？死有什麼用？」

說到了他的船，他的委屈可大了，又嘆了一聲道：「我一看天就知道不對，唉，那位相公非叫我行船不可，這一下可好，他也死了，我的船也完了，媽的，我才眞是個苦主，連找個人賠都沒有。」

說着又看了一邊的老七，埋怨道：「眞怪，你們的船早該靠岸停下的，怎麼也跟着遭殃，這不是怪麼？」

老七指了一下心怡道：「還不是這位小姐不要我停下，叫我跟着你們，加了我一兩銀子，要早知如此，十兩我也不敢來呀！」

阿金縮了一下頸子，遂站了起來，一面拉着爲水浸透了的衣服，嘆道：「也別說，要不是你這條船跟着，媽的，我還不早餵了王八了，得啦，我走了！」

說着，又對花心怡說道：「大小姐，你想開一點，回去吧，小心病着了身子，唉！」

老七搭了一條船板，他就踏着板子上岸了，見兩岸一片一片哭喊之聲，他嘖了一聲道：「慘！慘！慘！」就這麼拖着那雙水漬的破草鞋走了。

老七張羅着他走了之後，又回頭問心怡道：「小姐，你府上在那呀，我送你回去吧！」

心怡這時倒是不再哭了，她的臉很白，眼睛有點腫，聞言後搖了搖頭，說：「不，我就在這下船算了！只是……我這身衣服！」

老七忙道：「妳進去換一換吧，我剛才看了，你的東西都還乾淨，沒被水淹着，這身衣服，我爲妳烤烤吧！」

花心怡無奈，只好進艙內，略事整理，換了一身乾衣服，把濕衣抱起來，還有她一口劍，都放好了才出來，船夫老七倒是眞關心，要給她提東西，被她拒絕了。

她拿出了一錠五兩重的銀子，賞給他，老七也不客氣就收下了。

花心怡傷心的下了船，却回頭問他道：「他的屍首要什麼時候才浮起來？」

老七怔了一下，傷感的道：「這不一定，怕要三四天吧，不過也許明天就能起來，唉，小姐，你還是僱一個人打撈吧，這種事妳可犯不着勞動！」

心怡也沒有理他，就轉身走了。

從此，每當清晨黃昏，都可看見這痴情的姑娘，她坐在一葉小船上，來回的在這附近水面上找尋着，找尋着她心目中愛人的屍體，可是每一次她都感到失望，慢慢她的範圍也擴大了。

有時候她的小船，甚至划到了湖心，在這方圓達七百餘里的湖面上，要去尋覓一個人的屍首，那是多麼的不易，要費多少的時日，可是她是那麼的認眞，風雨無阻。

（本集完・全文未完）

預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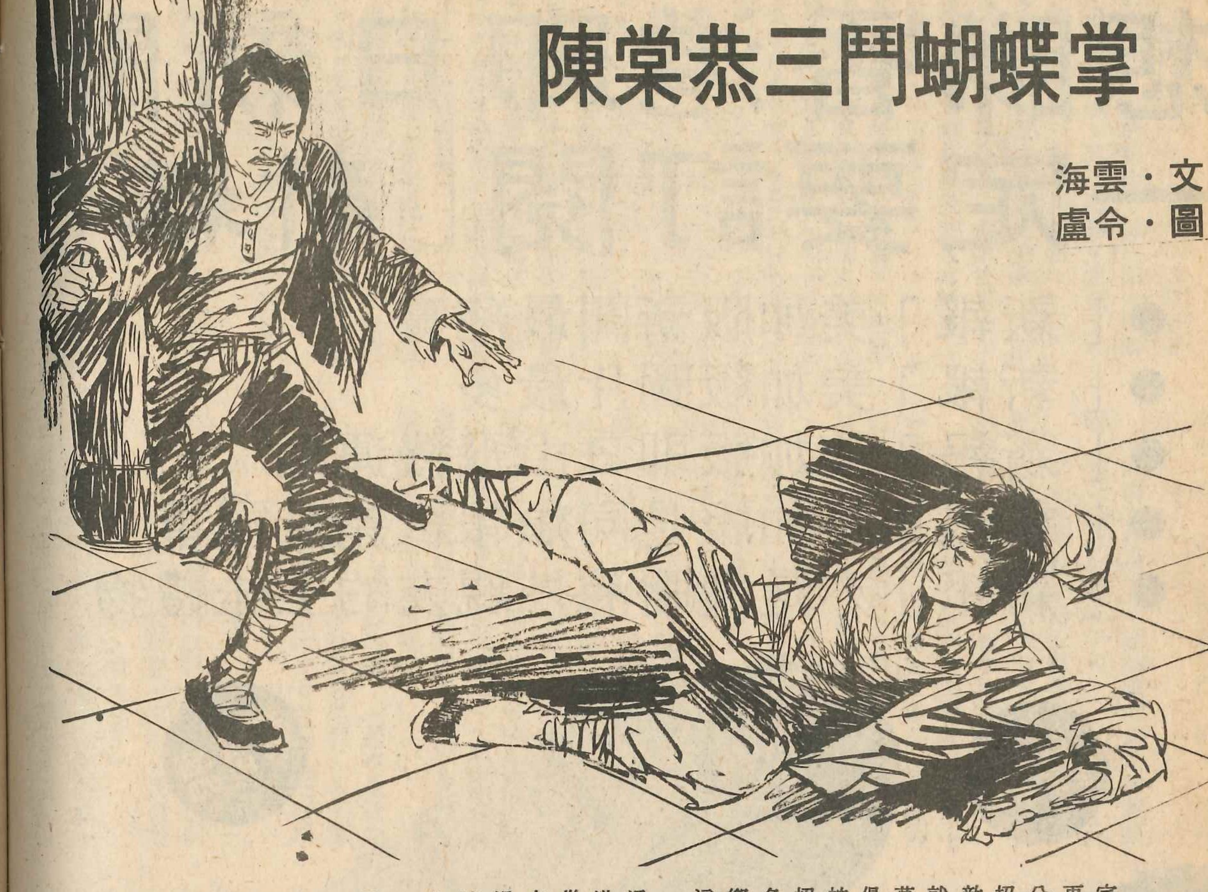
春江萬里情故事之二：

「連心劍」請留意刊出！

作者蕭逸君，創作故事別有一格，恩仇愛恨，緊張刺激，奇情異趣，一篇比一篇精采，一部比一部絕倫！有綺麗的兒女私情！亦有激烈打鬥，林林種種……

陳棠恭三門蝴蝶掌

海雲・文
盧令・圖



三番遭敗北

中國的功夫俱有師承，學無止境，雖然正宗的少林拳術由最底的根基做起，手脚有勁，再學別的拳脚，打鬥的時候彷如一個銅人，十分凌厲，可是，天下之大，能人極多，有些絕招是苦練出來的，碰上了它，少林中人亦非其敵，莫清嬌傳下來的一個絕招「死蛇番生」，就是這種拳脚，十分厲害，每出必勝，此外，莫家的脚法還有倀鷄脚虎尾脚以及撩陰腿等，俱是凌厲無比的，不過，幾種脚法當中仍以死蛇番生這一招最爲兇狠，照老師傅稱述，這一招並非莫清嬌獨有，因爲它已傳給東莞的洪家名拳師陳棠恭，後來陳棠恭學會了它，回到故鄉授武，就掛起「洪頭莫尾」的招牌，表示他這一門功夫是以洪家的橋手跟莫家的脚法配合，自成一格。說到他學習莫家脚，該感謝師叔溫泰。溫泰的大名罩住寶安縣，他教的是正宗洪拳，一來他的體型粗壯，橋手如鐵，二來他從小練武，根基極穩，故此他打出來的空拳也有虎虎之聲，正式「拳風虎虎」，陳棠恭想蓋過他，總是沒法如願，退而思其次，才拜門莫清嬌學習脚法，實情如此，沒有師叔溫泰激發他的好勝心，他恐怕沒有更大的成就。

他第一次跟師叔溫泰交手，當然是印證的性質，換言之，他苦學洪拳，練習了七年之久，希望師叔指點幾下，不過，他仍是很自負的，入門就對師叔說知，他已經打過許多武林高手，東莞境內所有學習洪拳的人都鬥不過他，師叔空拳打出虎虎之聲，他也辨得到，不過，學無止境，他懷疑師叔另有高招，不輕易傳授，故此登門求見，互相印證洪家本門的拳脚。

其時溫泰已經四十開外，陳棠恭不過二十多歲，年少氣盛，故此大言不慚，認爲空拳打得出聲响來，已經爐火純青，不料師叔溫泰聽

一脚定江山

了，笑着說：「師侄，拳脚是練出來的，必須實用，並非學會了準備出場表演，既然你有心印證本門拳脚，我就擺一個招給你進攻吧。」

說完，他就在演武廳內擺招，左弓右箭，脚下踏着弓箭步，上邊用蝴蝶掌，右手在前，左手在後，問陳棠恭懂不得這一招是甚麼。

陳棠恭說：「這一招叫做蝴蝶分飛，馬步極穩，缺點是坐實弓箭馬之後，不易起脚，優點是雙手齊出，手踭微曲，上下兩手俱有虎爪之形，碰着對方發拳，一手抓拳，另外一手疾攻，必佔上風，反之，對方起脚踢來，亦可卸馬用蝴蝶掌撲下，且又可以施展毒招，變成二龍爭珠。」

師叔溫泰笑容滿臉，說：「師侄確是下過一番苦功了，你打算怎樣破這一招呢？」

陳棠恭聽了說：「師叔有命，晚輩只好獻醜了。」說完這句他就大喝一聲，上邊用拳虛幌一下，實則起脚，打算一脚踢中對方的腿彎，然後變招出擊，他以爲攻其無備，取勝的機會極大，殊不料對方左脚忽然退後，變成餓虎擒羊這一招，他踢出去的一脚落空，只用冚捶迎頭打下，就此上當，給對方的虎爪抓住，補加一脚，整個軀體向後飛開，幸而那一脚只用五分力，沒有受傷，他爬起來說：「洪家功夫確是深不可測，蝴蝶穿花手勢認眞美妙！」

他不稱讚師叔溫泰的功力，祇是稱讚蝴蝶分飛這一招，溫泰不悅，說：「師侄，蝴蝶分飛這一招雖然變化多端，却是很易破的，你如果不信，請你擺這個招，讓我破它。」

陳棠恭聽了，欣然點頭，依照洪拳的正統招式擺出蝴蝶分飛這一招，然後說：「師叔，請發招。」

他擺出來的招跟師叔溫泰所擺的招完全相

同，馬步極爲堅實，隨時變招出擊，正如他所說，這一招確是變化多端的，料想對方不易擊倒他，殊不料他嚴陣以待之際，溫泰並非衝前發招，而是緩步走近，說：「凡是擺招聽候對方進攻的人，都要顧慮這一點，對方慢步走近，便是高手，必有妙計破招，現時我就發動攻勢了，不過，它仍是慢吞吞的，看招吧。」

說到這裏，他就把左右兩手擺出蝴蝶分飛的姿勢，與對方的姿勢完全相同，似乎要化客爲主，讓對方由守勢變成攻勢。

他突然改變主意，陳棠恭看在眼裏，莫名其妙，不知道仍採守勢好抑或化守爲攻好，不過，窒了一窒，溫泰的蝴蝶手已經罩上來，那時他才知道師叔溫泰早就有這種打算，用蝴蝶分飛這一招去破蝴蝶分飛，兩手相交，溫泰十隻指頭堅如鐵石，陳棠恭如何捱得住那種沉重的壓力呢？很快就給對方十指壓住雙掌，自然而然的跪下來，發展到這裏，十指痛歸心，且又不能踢起一雙脚，那是輸定了，陳棠恭技不如人，無話可說。當時他竭力擺出晚輩的身份，向師叔道歉，盛讚師叔的武功，但在他的心裏，却是不服輸的，他回到東莞，愈想愈不服輸，認爲對方用蝴蝶分飛這一招去破蝴蝶分飛，祇靠鐵指功，如果他的指功比較對方鐵指功更加犀利，必操勝券，此念一起，他就決心苦練鐵沙指，依照傳統性的方法去做，天天用十隻手指揷鐵沙，那些鐵沙還是炒熱的，揷完鐵沙，隨即浸醋，使指掌的皮膚與肌肉變厚，感覺遲鈍，如是者苦練三年，一個鐵沙掌平伸五指向小牛的腹部一揷，能夠穿腸裂肚，那一頭小牛立刻喪生，他十分高興，翌日就到寶安縣拜訪師叔溫泰。

因爲他存心學習武功，並不說謊，把他別後苦練鋼指功的情形說出來，還在師叔的臉前表演，叠起十塊紅磚，一掌拍下，磚頭盡裂，半截紅磚放在掌心搓了幾下，磚屑由指縫跌出來，表演完畢，他很冷靜的說：「師叔，你可否再擺蝴蝶分飛這一招給我進攻呢？」

師叔溫泰聽了，笑着點頭說：「師侄，你恃着十指如鐵，用虎爪尅制蝴蝶手，認爲可打贏我，我却認爲你必輸，不管你快打抑或慢打，總是輸的，輸了我才告訴你爲什麼輸。」

陳棠恭那裏相信？溫泰說完，便即擺樁，由他進攻，那個樁仍是上次兩人互鬥的「蝴蝶」樁，陳棠恭緩步趨前，先用左手，化爲虎爪之形，搭在對方右邊蝴蝶手，套緊了它，再用右手套住對方的左邊蝴蝶手，正在施展暗勁，企圖把對方壓低，不能不跪下來，可是，他這種打法早在溫泰意料之內，但見，溫泰整個軀體向下一沉，本來是左脚在前右脚在後的弓箭式馬步，突變「後弓箭式」，坐低右脚，左脚伸直，跟着仰臉倒下來，因爲他連續發生幾種變化，使對方的握勁不能施展出來，還因他躺下，對方整體壓下，失去了重心，不提防他向上踢起一條左腿，膝蓋骨剛剛撞着對方胸前正中的人字骨，痛澈心肺，溫泰把他一推，他就被抛出一丈過外。

陳棠恭又打輸了，他心知肚明，倘是師叔溫泰雙手一送，使他有機會飛開，他的人字骨就會給膝蓋骨撞爆，不死也受重傷，說到這方面，他由衷的感激師叔，但從另一方面，他苦練三年的鋼指功，自問勝過對方，仍然打輸，而且輸得不明不白，照這樣看，他一生沒法打贏師叔了，如此一想，他就神氣蕭索，彷如鬥敗公鷄。

那天他告辭，回到東莞，嘆息不已，忽然想起這一點，百招百解，想擊倒溫泰的百變蝴蝶手，不能夠單靠洪拳了，必須借重另外一門派，東莞莫清嬌的脚法奇詭異常，自己仍然年輕，不妨投身莫家脚的門下，學習一些驚人絕技，那時再跟師叔交手，仍未爲遲。

主意打定了，他就帶備三色禮物，直入莫清嬌的武館，道達來意，認爲東莞現有的洪拳以及莫家脚應該混合爲一，變成「洪首莫尾」，他毅然放棄了拳師的身份，拜門求學，請莫師傅不要拒絕。

莫清嬌初時以爲他開玩笑，後來一再交談，才知道他是誠意學習的，十分高興說：「陳師傅，彼此研究武功好了，不必拜門學習。」

兩人就此變成朋友，莫清嬌以師姐兼師傅的資格教授他幾種最有特色的莫家脚，叫他苦練下盤功夫，三年後，看見他能夠跌即躍起，一條右腿橫掃，三百斤米給他撥開，欣然說：「陳棠恭，我把本門厲害的一種脚法死蛇番生傳給你，它是蝴蝶掌尅星，你一聽就懂。」

說完，她就閉門指點陳棠恭的脚法，特別指出這一點，說道：「蝴蝶掌又名蝴蝶手，俱是如此打出的，雙掌齊出，手踭略曲，兩個手掌俱是掌根向外的，五指微曲，向上一翻，立刻變成虎爪，如果它順勢推進，單是掌根也有很大衝力，貼身作戰，能夠把敵人的肋骨打斷，坐低馬步用蝴蝶掌進攻，對方不管用拳或用掌接招，都全是打輸，因爲掌法一變就以擒拿手的姿勢出現，變成鷹爪或虎爪，向臉上一爪抓下，銳不可當，再又因爲它配合弓箭步，無法起脚踢他，故此南北各大門派都很重視這一招，羅漢門的羅漢掌，實即蝴蝶掌，洪拳發源於少林寺，它有幾招是以蝴蝶手爲主的，稱做蝶手，北方還有一派拳脚叫做蝴蝶拳，雙掌忽開忽合，形如蝴蝶，總之，蝶手在北方與虎爪齊名，不容輕視，想破這一招，最佳的一種方法就是誘敵撲攻，先攻下盤，再攻上路。」

陳棠恭虛心學習，一個時辰之後，他已經學會，跟着天天躲在後園苦練死蛇番生這一招，半月後，認爲他很有把握，然後到寶安縣拜訪師叔溫泰。見面後，溫泰笑着說：「陳棠恭，你看來瘦了一點，大概是苦練莫家脚吧，你是否想跟我下場玩幾招呢？」

陳棠恭苦練莫家脚這件事，武林中人已有所聞，故此，師叔溫泰也知此事，陳棠恭直認不諱，說：「我想創一個門派，叫做洪頭莫尾，並非說洪拳遜色，只是集中兩派的優點合一爐而共冶。」

溫泰冷然說：「師侄，打完了，你才這樣說，仍未爲遲。」

兩人就在溫泰的漢武廳交手，溫泰仍然擺下「蝴蝶樁」，他預防對方起脚，馬步坐得很低，全力保護下盤，不料陳棠恭開始發招就雙手壓制對方的一隻手，等於兩隻蝴蝶鬥一隻蝴蝶，纏住苦鬥了十幾招，他還故意轉身慢了一點，使對方一個蝴蝶掌把他推跌，他剛剛向前仆倒，左脚在後，右脚伸前，看來好像死蛇爛蟮，失去戰鬥力，誘敵進攻。立刻翻身，並非一躍而起，而是把右脚由前而撥到後邊來，這一招橫掃千軍打在對方的膝蓋骨上面，有三百斤力，溫泰的身形幌了一幌，說時遲，那時快，陳棠恭已經整體站起來，右脚橫掃之後，立刻落地，改用左脚踢出，這一脚是側身取勢然後踢出去的，正是莫家有名的倀鷄脚，它能夠從對方雙掌之間穿過，踢向身體中部，溫泰因爲整體幌了一幌，猝不及防，中了一脚，退後幾步，然後站得穩，他很高興的說：「師侄，恭喜你了，倘若你用全力出擊，我的人字骨也給你踢爆。」

陳棠恭趕快趨前拱手求恕，嘴裏說：「師叔，上次你的膝蓋骨往上撞擊，你也是留力不發，我才活到現在！」

兩人哈哈大笑，溫泰同意他創「洪頭莫尾」，這一個門派流傳至今，仍有不少門徒，陣容鼎盛。

（完）

新派俠情故事／黃鷹·文　盧令·圖

毒連環（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玉無瑕終於重傷在唐十三的毒砂之下，唐十三不特沒有將玉無瑕處死，反倒以毒針之毒去沖和玉無瑕身中之毒，使他能苟延殘喘，而又不能動彈和不能發聲，唐十三要在玉無瑕死前，在他面前與水觀音作那不可告人之事，以使玉無瑕死得更爲痛苦，詎知水觀音却秉唐十三爲勝利沖昏頭腦之際，暗在酒中放下火蜈蚣的毒血，唐十三爲水觀音的美色所惑，飲下半罇毒酒，待發覺，急欲擊殺水觀音，唯已毒發，他剛縱起身形，叭聲重摔地上，刹那，他便自五竅出血，紫黑色的血，好毒的火蜈蚣的血——

醇酒飄香遠

水觀音還是等了一會，才從佛壇上跳下。

她又伸了伸舌頭，道：「好厲害！」

這時她才省起手中仍揑着那支毒針，她趕緊將那支毒針，插回左手佛頭的嘴巴內。

然後她小心翼翼的走向唐十三。

她走的很近。

唐十三並沒有像玉無瑕那樣，還可以突然從地上標起來。

他已變成了一個死人。

這一個唐門暗器高手之中的高手，一生以毒藥殺人無數，最後，竟死在毒藥之下。

這難道就是報應？

× × ×

水觀音只看了唐十三一眼，忙就掩面走開去。

唐十三毒發的臉龐也實在恐怖。

她脚步一轉，走到玉無瑕面前。

玉無瑕的臉龐並不比唐十三好看上多

美人情意濃

少，他的臉亦已發黑，却竟還未死。

他的眼仍睜的很大很大，眼中似乎有笑意。

因爲他也看見唐十三中毒身亡。

一看見水觀音走近來，他的眼中却露出懇求之色。

水觀音看得出來，她甚至看得出玉無瑕在打什麼主意。

她俯下身子，笑問道：「你是不是求我將唐十三那個瓷瓶之中的藥丸倒進你的嘴巴？」

玉無瑕獨眼一眨。

水觀音道：「你中的是唐十三的毒藥暗器，當然就只有唐十三能够救你，他人雖已死，帶着的解毒藥丸還有一瓶之多，吃了那一瓶解毒藥丸，說不定你就眞的可以起死回生。」

玉無瑕獨眼再眨。

水觀音道：「你已經是半個死人，即使我不阻止你，你就是爬也無法爬到唐十三身旁拿解藥自救。」

玉無瑕又是一眨眼。

水觀音道：「這裏就只有我一個活人，也就是說只有我能救你的命。」

玉無瑕只有眨眼。

水觀音又道：「好歹你我都是四年夫妻，無情有義，我實在不忍心不救你。」

她突然一笑，一笑才接道：「可是我救活了你，豈非又要跟着你繼續做夫妻下去。」

玉無瑕獨眼一連兩眨。

水觀音看在眼裏，道：「你現在當然是說『不會』、『不會』，但到你完全康復，只怕又不是如此說話的了，所以嘛，我還是考慮清楚的好。」

她索性將佛頭往地上一放，就坐在佛頭之上沉吟起來，這個佛頭原來還可以當做櫈子來用，誰怪她總是提在手中。

玉無瑕在看着她，眼中突然露出了絕望之色。

他到底明白水觀音的爲人。

以水觀音的爲人，無論如何是不會給他那些解毒藥丸，那麼說，他知道，只不過水觀音在悶着無聊，只不過在戲弄他。

這裏却只有水觀音一個人能够救他的命。

所以他也只好認命了。

× × ×

水觀音沉吟了片刻，突然歎息起來。

她歎息着道：「經過這一次，我總算大徹大悟。」

玉無瑕也不由的奇怪起來。

水觀音道：「跟你們男人實在沒有什麼好處，還是獨自一個兒，高興時才找一個容易對付的男人來調劑一下的好。」

她沉思的原來是這一回事，玉無瑕不禁心中苦笑。

水觀音想想又道：「幸好我也有一樣很不錯的謀生本領。」

她笑顧玉無瑕道：「我釀酒的技術既然這麼好，何不索性就開一間賣酒的店子，自己釀酒來賣？」

她笑的更開心，道：「再加上我這個活招牌，我那間店子的生意一定會很賺錢，你說是不是？」

她問玉無瑕。

玉無瑕乾瞪眼。

她等了一會，笑道：「我幾乎忘記你已經不能够再說話。」

她笑接道：「我記得你是有好幾千兩銀票，唐十三的身上一定也帶着不少，有這些本錢，我那間店子一定開得成，什麼時候你經過，不妨進去喝一杯。」

玉無瑕幾乎沒有給他活活氣死。

她却還問道：「店子少不免要一個吸引人的名字，你學識比我好，替我想一個怎樣？」

玉無瑕索性閉上眼睛。

水觀音好像這才又省起玉無瑕不能開口，歎了一口氣，道：「跟你說話簡直就像跟死人說話一樣，全無趣味。」

玉無瑕沒有理會。

水觀音忽又一笑，道：「我知道你也是再沒有興趣再聽我說下去，反正是無趣得很，到不如我就成全了你，立即讓你變成一個死人，也省得你活受罪。」

玉無瑕獨眼暴睜。

一睜開眼睛，他就看見水觀音又將那支毒針從佛口中拔出來。

他眼中不由露出了恐懼之色。

雖然自知必死，可是臨到死亡之際，他還是不由的心生恐懼。

千古艱難惟一死。

這句話實在是大有道理的。

水觀音看見玉無瑕恐懼，只有更加高興，嬌笑道：「這針中，是必還有火蜈蚣的餘血，是以你儘管放心，保管一針就了斷！」

她一針刺了出去。

玉無瑕只有等死。

哧的那一針，竟刺入了他惟一的眼睛內！

他眼角的肌肉猛一下抽搐，然後就完全硬化。

血從他的眼球流出來。

紫黑色的血！

好毒的毒針。

好毒的水觀音！

× × ×

水觀音竟然還能够笑得出來。

她緩緩將毒針從玉無瑕的眼中抽出，搖頭道：「我這只是減少你的痛苦，你應該感激我才是，所以你就算死後化爲厲鬼，也切莫來找我。」

這說話出口，她自己也不禁打兩個冷顫。

她連忙張目四顧。

殿堂中有風，火仍在嗶剝飛揚。

佛像的影子隨着火光的閃動亂舞。

沒有鬼。

諸佛的眼睛却彷彿全都瞪着水觀音。

水觀音有這種感覺，不禁又打了兩個冷顫。

她輕歎一聲，道：「看來一個人還是不要做壞事的好，一做了壞事，不知怎的，心就虛了。」

她歎息又道：「不過如果有人對不起我，這壞事我還是要做的。」

這個人原來一個人的時候，說話才會老實起來。

她的目光連隨落在那支毒針之上，喃喃自語道：「火蜈蚣的血果眞如此厲害，我倒也不可糟塌，日後果眞有人對不起我的話，我大可以請他喝一杯滲了火蜈蚣血的美人酒，這就什麼氣都消了。」

一有了這個念頭，她的神情變得更惡毒。

這惡毒的神情却瞬息消逝，又喃喃自語地道：「現在我總該替那間小店想一個名字的了。」

「這實在是一件頭痛的事情。」她皺起了眉頭，却立即又展開，失笑道：「我怎麼這樣子笨，酒既然叫做美人酒，那間店子何不就叫做美人樓？」

「美人樓！美人樓！好名字！」

水觀音高興的跳起來。

× × ×

富麗繁華的揚州城之中，於是就多了一間美人樓。

這却已是三個月後的事情。

美人樓賣的當然就是美人酒。

美人樓的老闆娘當然就是水觀音。

× × ×

揚州是歷史上的名都，是兩淮鹽運的中樞，是南北交通的要道，富商大賈，不少住在這個地方，所以有「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的名句。

水觀音選擇這個地方開店，無疑是選擇對了地方。

她居然是一個做生意的人才，還不到三年，美人樓居然就變成了揚州首屈一指的酒樓。

住在揚州的人，不在話下，外來的客商，除非從來都沒有到過這個地方，否則一想到喝酒，自然首先想到美人樓。

酒好自然是一個原因，人美一樣是。

水觀音非獨人美，而且更善於招徠。

她這間美人樓的成功，絕不是因爲運氣。

經過三年的拆建擴張，她這間美人樓亦已頗具規模。

她請了很多夥計。

這些伙計大都是女孩子。

這些女孩子，當然亦每一個都非常美麗。

否則美人樓又怎稱得上美人樓？

× × ×

又是秋。

深秋。

× × ×

深秋的一個晚上。

下着雨。

華燈見月光先淡，細雨含花影亦愁。

天上雖然還有月，已因爲雨絲變的朦朧。

院中丹桂雖然仍飄香，亦因爲夜深更寒雨打風吹，一片蕭瑟。

丹桂蕭瑟，院子同樣蕭瑟。

這雖然是美人樓的院子，今夜也顯得落寞。

秋畢竟已深。

夜已寒，何況今夜還來了風雨。

樓中，却仍然華燈高照，嬉笑之聲不絕。

香氣不絕。

美人酒的香氣風雨中飄散。

一散入院子中，丹桂的花香就變得無味。

也就在這個時候，美人樓門外又來了一個客人。

這個人身高七尺，頭戴竹笠。

不是一般的竹笠。

那頂竹笠的手工非常精巧，用料更是名貴的湘妃竹。

這麼樣的一頂竹笠並不是窮人能夠買得起。

他一身錦繡，亦不是窮人的衣服。

美人樓的客人也根本不會有窮人。

美人酒是一種有錢人才能夠喝得起的酒。

錦衣人一直走進美人樓之內。

沒有人阻止他。

× × ×

入了美人樓，錦衣人仍不將頭上的竹笠取下來。

竹笠在滴水，滴濕了地面。

沒有人干涉他。

——入門就是客人。

——對待客人必須禮貌，必須殷勤。

這是水觀音平日教導美人樓那些女孩子的說話。

× × ×

四個女孩子正在樓中打點。

兩個坐在櫃枱的後面，她們專負責賣酒。

櫃枱後面有一列列架子，全部放滿了一瓶瓶的美人酒。

還有兩個女孩子站在櫃枱的前面，都是專負責引領客人進樓內喝酒的。

看見有客人進來，那兩個女孩子便迎了上去。

一個欠身，一個連隨道：「這位大爺，我替你放起那頂竹笠。」

錦衣人却道：「我是來買酒的。」

他的語聲非常的低沉。

口中儘管在說話，他的腳步並沒有停下，一直向櫃枱那邊走去。

他腳步起落非常迅速，頭上戴着的那頂竹笠又低壓至鼻樑，兩個女孩子根本無法看清楚這竹笠下的面目。

櫃枱後面那兩個女孩子也一樣無法看清楚。

錦衣人一直沒有將竹笠推高。

其中的一個女孩子信口道：「大爺原來是來買酒。」

錦衣人沉聲道：「不錯，我來買美人酒。」

那個女孩子一笑，道：「我們這裏只賣美人酒。」

錦衣人說道：「我並不是第一次來買酒。」

那個女孩子歉然道：「恕我眼拙，未知……」

錦衣人道：「我上次來這裏買酒，已經是一年前的事情。」

那個女孩子道：「一年之前，我們四個人還沒有在這裏工作，我是第一個來的，也只是來了九個月。」

錦衣人道：「這就難怪你們四個人對我這個人全無印象的了。」

他輕笑接道：「以前我進出這裏的時候，每當下雨天，大都是這個裝束。」

那個女孩子忍不住，問道：「爺到底是……」

錦衣人道：「我姓金。」

那個女孩子道：「原來是金爺。」

語聲一些異樣也沒有，顯然錦衣人雖已說出姓金，並未能勾起她的回憶。

對於這個人她實在一些印象也沒有。

她偷眼打量錦衣人的臉。

錦衣人也不知有沒有發覺她的意圖，竹笠始終都沒有改變位置。

竹笠遮去了他的大半截臉龐，還有的小半截却盡在竹笠的陰影之下。

那個女孩子甚至連他的嘴唇都不能夠看清楚，但不知怎的，心頭突然冒起了一股寒氣。

她不由打了一個寒噤。

錦衣人即時問道：「你是否想看清楚我的臉。」

那個女孩子囁嚅着道：「這樣我們以後才容易招呼，才不會待慢。」

錦衣人道：「你以爲我還會再來？」

那個女孩子一怔。

錦衣人接道：「我整整一年不來這裏

，當然有原因……」

那個女孩子道：「可是這一次……」

錦衣人道：「這一次是迫不得已。」

他一頓，緩緩接說道：「也只是這一次。」

那個女孩子道：「哦？」

錦衣人道：「好像我這種以後都不會再來的客人，你們當然不會怎樣歡迎。」

那個女孩子連忙陪着笑臉，道：「豈會。」

錦衣人又道：「既然就只是這次，這張臉不認識也罷。」

那個女孩子笑笑。

錦衣人接道：「或者以前也曾見過我，但無論見過與否，對於我的名字尤其是我那個外號，相信你都不會陌生。」

那個女孩子道：「未知……」

錦衣人知道她問什麼，截口道：「我那個外號一共四個字——鐵面無私！」

那個女孩子面色一變，脫口道：「鐵面無私金滿樓？」

另外三個女孩子一旁亦在聽着他們說話，一聽到這個名字，其中兩個也都色變，還有一個却是在發愣。

她似乎並不認識這個人，一拉身旁那個同伴的手，輕聲問道：「鐵面無私金滿樓是什麼人？」

那個同伴却沒有理會她，一雙眼直勾勾的望着錦衣人。

錦衣人沒有回頭，始終面對着身前那個女孩子，他笑應道：「你果然也知道我這個人。」

那個女孩子眼波流動，道：「揚州城地面，不知道金大爺的人相信並不多。」

金滿樓「哈」的一笑，道：「你很會說話。」

那個女孩子道：「過奬。」

金滿樓接道：「人長的更美。」

那個女孩子嬌靨一紅，垂下頭。

金滿樓連隨問道：「叫什麼名字，可否告訴我。」

那個女孩子嬌靨更紅，悄聲道：「小欣。」

金滿樓微微頷首，道：「名字也不錯，誰替你起的？水觀音？」

小欣道：「是的。」

金滿樓摸摸下巴，道：「這個女人書讀的雖然有限，名字倒起得不俗。」

小欣道：「爺認識我們老闆。」

金滿樓道：「當然認識。」

小欣說道：「我這就去請我們老闆到來……」

金滿樓道：「不必，我這次並不是來找她，只是來買酒。」

他又是「哈」的一笑，道：「我幾乎忘記了這件事。」

小欣亦自笑問道：「爺要買多少瓶美人酒？」

金滿樓道：「一瓶。」

小欣又一怔，道：「一瓶就够了？」

金滿樓點頭。

小欣只好拿來一瓶美人酒。

所有的美人酒都是載在瓷瓶之內。

瑪瑙一樣顏色的瓷瓶，上面畫着花。

花下還畫了一個美人。

這個女人的相貌竟然又有幾分與水觀音相似。

金滿樓好像在望着瓷瓶上那個美人。

其實，他在望着什麼，也只有他自己知道。

小欣道：「爺還有什麼要買？」

金滿樓笑道：「除了美人酒，美人樓還賣什麼？」

小欣失笑道：「沒有什麼賣的了。」

金滿樓道：「不過有四樣東西，我却要借來一用。」

一借就四樣，這個人倒不客氣。

小欣道：「那四樣東西？」

金滿樓道：「紙、筆、墨、硯。」

小欣道：「爺是借文房四寶？」

金滿樓道：「不錯，你們這裏大概還少不了這四樣東西。」

小欣道：「如何少得了。」

× × ×

筆墨硯就放在櫃枱上。

不用小欣動手，站在她旁邊的另一個女孩子已替她將筆墨硯移過來。

墨早已磨好。

小欣笑接道：「沒有這四樣東西，這個賬如何記下？」

金滿樓道：「還差一樣東西。」

小欣道：「你說紙？」

金滿樓道：「正是紙。」

小欣不去拿紙，却問道：「爺買這瓶酒是不是送給人？」

金滿樓點頭。

小欣道：「我們這裏有一種花箋，正是準備給客人送禮之時所用的。」

金滿樓道：「我知道有這種花箋。」

小欣道：「爺要多少張？」

金滿樓道：「一張已足够，我這個人並不貪心。」

小欣一笑，從櫃枱抽屜中拿出了一張花箋。

碧綠色的花箋，上面又畫着一個有幾分像水觀音那樣的美人。

小欣將花箋放在金滿樓面前，道：「這其實應該叫做美人箋。」

金滿樓左手往箋上一掃，道：「箋上畫的這個女人雖然有幾分像你們老闆，却連你們老闆半分的神韻也畫不出來，幸好總算還有那幾分相似，勉强也可以叫做一個美人，否則，這種美人箋還是叫做花箋的好。」

他連隨伸出了右手，接着說道：「給我筆。」

這隻手一伸出來，那張美人箋的顏色便深了。

小欣亦覺得眼前一綠。

她這才留意金滿樓右手的食指之上戴着一隻奇大的玉指環。

玉是透水綠，燈光下幻起了一團奇異的碧輝。

非獨那張美人箋，就連小欣的臉龐也好像給照綠了。

——這隻玉指環一定很值錢。

小欣不由得多看了那隻玉指環幾眼，她總算還沒有忘記金滿樓的說話，忙將筆遞上。

金滿樓接筆在手又放下。

他左手忽然將戴在右手食指上的那隻玉指環脫下來。

小欣奇怪的望着他。

他彷彿沒有發覺，隨手將那隻玉指環往櫃枱上一放，喃喃自語道：「戴着這隻玉指環，就連寫字也不方便了。」

說着他再次拿起那管筆，蘸上墨，在那張美人箋之上寫了一行字。

——美人樓中何不盡一瓶美人酒。

他走筆非常迅速，字寫下來正所謂龍飛鳳舞，既靈活，又美觀。

只不過並不容易看得懂。

× × ×

小欣居然看得懂。

「美人樓中何不盡一瓶美人酒？」她一字字唸了出來。

金滿樓似乎非常奇怪，詫聲道：「你看得懂我的字。」

小欣脫口道：「賬房那位老先生的字比你的字還要……」

她突然住口。

金滿樓笑問道：「還要難看。」

小欣笑笑，不答反問：「這瓶美人酒，爺是買來送給美人樓中人。」

金滿樓道：「正是。」

小欣笑問道：「美人酒出自美人樓，既然是美人樓中人，怎麼還要送給他美人酒。」

金滿樓道：「只因為如此一來，更出人意料。」

小欣道：「哦？」

金滿樓道：「別人絕不會想到送給他這種禮物，她也絕不會想到竟有人送給他這種禮物，這豈非有意思得多？」

小欣忍不住又問：「爺準備將這瓶美人酒送給誰？」

金滿樓放下筆，道：「很快你就會知道的了。」

小欣只有又「哦」一聲。

金滿樓跟着拿出了一錠銀子，放在櫃枱上，說道：「以我所知，美人酒還是去年那個價錢，這錠銀子，應該足够付賬了的。」

小欣一看立即道：「兩瓶美人酒也不用這麼多。」

金滿樓道：「有剩的給你買東西。」

小欣連忙搖手道：「這……」

金滿樓截道：「水觀音大概也曾教過你們，客人如果給賞錢的話，無論多少都應該高高興興的收下來。」

小欣說道：「嗯，爺你好像什麼也知道。」

金滿樓道：「我與你們老闆本來就是很好的朋友！」

小欣道：「可是我從來都沒有收過這麼多的賞錢……」

金滿樓道：「這其實是並不多，如果連這點兒的賞錢也不給，你們老闆知道了，一定會說我吝嗇。」

小欣道：「如此說，我只好收下了，謝……」

金滿樓又截道：「不用謝。」

他連隨拿起了那張美人箋。

墨已經乾透。

他將那張美人箋一摺再摺三摺，放進懷中，忽然道：「我幾乎又忘了還要到一個地方。」

說着他一把抓起那瓶美人酒，轉身急步走了出去。

他來時脚步已經够快，現在更加快。出門一轉彎，人就不見了。

小欣不由一聲：「奇怪！」

站在她旁邊那個女孩子連隨問道：「你奇怪什麼？」

小欣道：「這樣的客人難道你不覺得奇怪？」

那個女孩子道：「你是說他的言行舉止有異常人。」

小欣一點頭，突然叫起來：「這隻玉指環——他忘了！」

金滿樓方才從右手食指脫下的那隻玉指環赫然仍放在櫃枱之上。

小欣抓在手中，急忙追了出去。

× × ×

美人樓外，風雨迷濛，街道上一片靜寂。

一個行人都沒有。

金滿樓那裏去了。

——小欣張目四顧，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從那一個方向追下去。

其他三個女孩子亦追了出來，不約而同問道：「人呢？」

小欣搖頭道：「不知道。」

一個女孩子手指金滿樓轉過去的那個方向，道：「他不是轉去那邊。」

小欣苦笑道：「那邊不遠就是個十字街口，四面都是路。」

那女孩子道：「我們也有四個人。」

小欣道：「路上却是還有路，他又走得那麼快，我們如何追？」

那個女孩子道：「這怎樣是好？」

小欣道：「放心好了，如此貴重的東西，除非他不省起，否則一定會回來向我們打聽。」

那個女孩子想想，道：「其實我們大可以將這隻玉指環送到他家中。」

小欣道：「他家中？」

那個女孩子道：「也就是西城那幢大宅。」

小欣道：「你知道？」

那個女孩子道：「西城金家有誰不知道。」

小欣道：「找金家的確不難，問題在——他是否金滿樓我們目前根本不能够確定。」

那個女孩子道：「他不是自稱金滿樓麼？」

小欣道：「誰都可以自稱金滿樓。」

那個女孩子道：「冒充金滿樓對他有什麼好處？」

小欣道：「這要問他了。」

另一個女孩子插口道：「如果他不是金滿樓，怎會有那麼大的一隻玉指環。」

小欣道：「揚州城中，多的是有錢人，買得起那麼大的玉指環的，相信不會只得他。」

一個女孩接口道：「這樣的話，怎會給你那麼多賞錢？」

小欣想想道：「即使他眞的是金滿樓，這隻玉指環，我以為還是他自己來拿回去的好。」

那個女孩子忽然一笑，道：「依我看，你是想與他多見一次，多說幾句話。」

小欣臉一紅，道：「沒有這種事。」

那個女孩子笑道：「這裏沒有其他人，只是我們姊妹，你就是認了又有什麼要緊？」

小欣道：「你們難道不想了。」

那個女孩子歎了一口氣，道：「想又有什麼用，他就是再來，也只會找你一個人說話。」

小欣道：「他怎會。」

那個女孩子道：「方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另一個女孩子道：「莫忘了他還稱讚你美麗，問你的名字。」

小欣的臉又一紅。

那個女孩子接道：「看情形，他準是喜歡上你的了。」

小欣微嗔道：「他怎麼會喜歡我這種人。」

那個女孩子道：「所謂姻緣天定，這種事誰敢說不會。」

另一個女孩子亦道：「說不定他再來的時候，就順帶來下聘。」

小欣頓足道：「你說到那裏去了？」

那個女孩子又道：「難得有這樣好的機會，千萬不要錯過。」

另一個女孩子接道：「可不是，誰不知他人長的英俊，家裏又有錢，這樣的人家，那裏找。」

小欣道：「你們莫忘了他的年紀已經不小。」

那個女孩子道：「嫁男人，還是大一點的好，何況以我們知他的年紀其實並不大，才不過三十來歲。」

另一個女孩子搶着道：「而且聽人說，他現在仍然獨身還沒有成家立室……」

小欣道：「你以為這是什麼原因？」

那個女孩子道：「十九是找不到合意的對象。」

另一個女孩子立即又接上說話，道：「現在可找到了，小欣姐，你以後別忘了我們才好。」

小欣一張臉更紅，一時也不知應該怎樣說話。

那個女孩子笑接道：「不過以後是以後，現在我以為你最好還是先收好那玉指環，否則一個不小心弄碎就壞事了。」

小欣連忙用手帕小心翼翼將那隻玉指環包起來。

她雙手捧在懷中，喘着氣的道：「這指環到不如交給老闆來處理，要不萬一眞的弄碎了，就是賣了我也賠不起。」

另一個女孩子却道：「我才不相信他會叫你賠，其實哪，他是有意將這個玉指環留下來，給自己製造機會，反正是你的東西，何不就留在身旁？」

小欣道：「話是這樣說，萬一不是那回事……」

「無論如何，這也得過了今夜。」

小欣道：「哦？」

「現在什麼時候了，你難道忘記了老闆曾經吩咐過我們，一起更，就是天大的事情也得留待明天，不可驚動她。」

小欣道：「我沒有忘記。」

「現在去找她，只有挨罵，何況，金滿樓說不定立即就會轉回來，拿這隻玉指環。」

小欣只好將指環放入懷中。

還有的一個女孩子一直在旁邊聽着，聽到這裏實在忍不住了，上前兩步道：「三位姐姐，那個金滿樓到底是什麼人？」

小欣三人不由都一怔，異口同聲道：「你不知道他？」

那個女孩子搖頭。

小欣即時道：「我省起來了，你是城外的鄉村來的。」

那個女孩子頷首。

小欣說道：「你來了好像還不到三個月。」

那個女孩子道：「連今天計在內，剛巧是三個月。」

小欣道：「這就難怪你不認識金滿樓這個人了。」

那個女孩子忽然問道：「他是不是個官？」

小欣奇怪道：「你怎會這樣想的？」

「方才他不是說有一個外號叫——鐵面無私？」

小欣道：「原來是因為這個外號，難怪你會有這種錯覺。」

她一笑搖頭，又道：「他並不是做官的。」

「那麼他怎會有這個外號？」

小欣道：「因為在賭場之內，他向來都是鐵面無私。」

「賭場？」

小欣點頭道：「他正是一間大賭場的老闆。」

旁邊一個女孩子接道：「那間賭場叫做『快活堂』。」

「聽說開一間賭場並不簡單。」

小欣道：「當然不簡單，猶其是在揚州城，更加不簡單。」

「這個人的本領倒不小。」

小欣道：「揚州城之內大大小小據講一共有三十多間賭場，生意做得最大的却是『快活堂』，除了『快活堂』之外，他還有不少其他生意。」

「這樣說他是很有錢的了。」

小欣道：「有人說這個地方最有錢的人就是他。」

那個女孩子不禁一伸舌頭。

小欣的臉忽一紅，道：「這個地方最英俊的人有人說也是他。」

那個女孩子一怔，一面的懷疑之色。

小欣道：「如果你見過他的本來面目，相信你也一定會同意那句話。」

那個女孩子道：「你們一定是見過他的本來面目了？」

小欣三人不約而同點頭，神態都變得很奇怪，就像是醉酒一樣。

是不是他們又想起了金滿樓英俊的面目？

那個女孩子看在眼內，失笑道：「難怪你們三人方才都顯得失魂落魄。」

三人的臉不由都一紅。

小欣歎了一口氣，道：「你沒有見過，否則你也是一樣。」

那個女孩子道：「聽你這樣說，我非要找一個機會一見他不可。」

小欣道：「如果方才那個人眞的是他，很快就是機會了，你最好希望他再來的時候，已脫下那頂竹笠。」

那個女孩子道：「我是這樣希望。」

小欣低聲道：「我也是。」

其他兩個女孩子不由笑了起來。

那個女孩子也不禁臉一紅，她連忙岔開話題，道：「可是他外號鐵面無私，臉色只怕夠瞧的。」

小欣道：「我不是說過他的鐵面無私，只是在賭場之內。」

那個女孩子一再搖頭，似乎仍然不明白。

小欣看在眼內，加以解釋道：「他本來是一個世家子弟，親戚朋友當然不少，這些朋友親戚之中喜歡賭錢的大有人在，他們原以爲在快活堂中賭錢，就算賭輸了，拿不出那個錢來，金滿樓也不會與他們計較，誰知道，在賭場之內金滿樓絕口不談私下交情，對待他們就像是對待其他賭徒一樣。」

那個女孩子這才點頭，道：「原來是這樣鐵面無私，這其實並沒有錯。」

小欣道：「他那些親戚朋友卻認爲他太不够親戚，太不够朋友，人前人後盡說他不對。」

「他怎樣說話？」

小欣道：「他只是冷笑。」

「你怎會這樣清楚？」

小欣一笑道：「因爲我非常留意這個人的動態。」

「如果他知道你這樣關心他，不娶你才怪。」

小欣歎了一口氣，道：「這樣說，他現在最少已娶了三千個老婆。」

「哦？」

小欣歎息道：「這樣關心他的女孩子，揚州城中何祇三千個。」

那個女孩子不覺脫口問道：「你說他今夜是否會轉回來尋那隻玉指環？」

小欣問道：「怎麼？你想今夜就見到他？」

那個女孩子道：「想得要命。」

小欣失笑道：「你還未見到他的面，就已經想得要命，若是見到了，我看你如何是好。」

那個女孩子，亦自笑道：「都是你害我。」

小欣欲言又止。

因爲她已經聽到了脚步聲。

其他三個女孩子也聽到了，一個女孩子脫口叫了出來：「回來了！」

四個人幾乎同時轉頭望去。

她們都希望是金滿樓回來。

她們都失望。

× × ×

街那邊不知何時走來了一個人。

那個人卻是打着雨傘，而且還是個女人。

金滿樓並不是沒有可能將竹笠脫下，換過一柄雨傘，卻絕對沒有可能變成一個女人。

除非他根本就不是一個人，是一個妖怪。

× × ×

雨傘是紅色，紅得就像是鮮血。

雨水從傘沿滴下，斜映着燈光，就像是一滴滴的鮮血，不停在滴下。

罩在雨傘下的那個女人的臉龐亦顯得泌紅。

那種紅紅得詭異。

紅得完全不像是人的臉色。

那張臉許是也完全不像是一張人臉。

臉既然不像是人臉，人又豈會還像個人？

那個女人簡直就像是煉獄中逃出來的女鬼。

她身上却是穿着一襲白綾衣裳。

霧一樣，雪一樣的白綾衣裳，長幾乎及地。

風雨迷濛，街道上到處泥濘，低陷的地方都已積水。

那個女人長幾乎及地的衣裳之上竟然全無泥漬，甚至連水漬都似乎沒有。

她也不像是走來，而像是隨風飄來。

——難道她眞的不是人？

四個女孩子失望都還來不及，一顆心已寒了。

那個女人赫然一直飄向們她。

四個女孩子不由自主的退回去。

那個女人竟跟着飄入了美人樓之內。

四個女孩子一時間也不知道應該怎樣才好，全都怔在那裏。

燈掛在樓內，樓內的燈光自然比樓外更明亮。

燈光越明亮，那個女人的臉便越紅。

——難道她還是一個吸血鬼？

四個女孩子由心抖了出來。

「霎」的即時一聲，那個女人突然將雨傘合起來。

她一面的血光亦同時消散。

四個女孩子却連手脚都凍了。

那個女人的臉龐原來比紙還要蒼白！

蒼白的連一絲血色也沒有！

嘴唇也沒有。

甚至她整張臉都像是在白紙上畫出的一樣，美是美，美的來却是全無生氣。

她一聲歎息，隨手將雨傘垂下。

四個女孩子的目光不覺亦隨着落向地上，立時都鬆了一口氣。

地上有那柄雨傘的影子，也有那個女人的影子。

鬼沒有影子。

× × ×

那個女人連隨又一聲歎息，道：「這種天氣下出來，實在是受罪。」

語聲幽幽的，一絲人氣也似乎沒有。

說的却毫無疑問是人話。

四個女孩子之中胆子最大的還是小欣，她上前兩步，道：「這位……」

她才說了兩個字，就給那個女人打斷了她的話：「我是來買酒的。」

——又是來買酒？

小欣道：「美人酒？」

那個女人一笑點頭。

她笑得很冷。

小欣不由自主的打了一個寒噤。

那個女人笑着道：「除了美人酒，你們這裏難道還有第二種的酒。」

小欣苦笑道：「沒有了。」

那個女人微笑接說道：「給我一瓶美人酒。」

——又是一瓶美人酒？

小欣道：「一瓶就够了？」

那個女人微一點頭，道：「我只想殺一個人——」

她好像發覺失言，慌忙住口，連笑臉都收起來。

只可惜出了口的說話，無論如何是收不回去的了。

四個女孩子都聽的很清楚，不約而同都變了面色。

小欣失聲道：「你是說殺人？」

那個女人却又是一笑，說道：「你不要害怕，我是說氣話，這種天氣，這個時候，給叫出來買酒，誰都難免生氣的，是不是？」

小欣只有道：「是。」

那個女人連隨一擰腰，做了一個弱不禁風的姿勢，道：「好像我這種女人，連螞蟻都踩不死一隻，又如何能够殺人？」

小欣笑笑，轉身去拿酒。

那個女人跟着她走到櫃枱前面，忽問道：「你們這裏有沒有紙筆墨硯，借給我用一用好不好？」

——又是借紙筆墨硯？

——怎會這樣巧？

小欣奇怪的望了那個女人一眼，道：「有。」

那個女人道：「這瓶酒是買來送人的，最好你給我一張比較好的紙。」

——又是買酒來送人？

小欣當然給她一張美人箋。

那個女人接在手中，點頭道：「這種紙最好沒有。」

她拿筆蘸墨，在紙上寫下了一行字。

——美人酒贈美人嚐。

字寫得非常工整。

她將筆放下，就往紙上吹了幾口氣。

未乾的墨給她吹乾了。

她緩緩將那美人箋摺好放入懷中，隨從懷中取出了一小錠銀子，放在櫃枱上，道：「這個够不够？」

小欣道：「還有多。」

那個女人道：「多的賞給你。」

小欣道：「這謝了。」

那個女人淡淡的一笑，將雨傘打開，道：「方才的說話，不要記在心。」

小欣只有應一聲：「是。」

那個女人傘交給右手，左手拿起那瓶美人酒，又一笑，才舉步。

四個女孩子的視綫自然都集中在她身上。

她直似未覺，並沒有回頭，一直走出門外，走入風雨之中。

消失在風雨之中。

× × ×

四個女孩子目送那個女人消失，說話立時就來了。

「這個女人豈非更奇怪？」

「方才我還以爲她是一隻鬼。」

「我也是這樣以爲，幸好後來看見她留在地上的影子，鬼是沒有影子的。」

「你以前見過鬼沒有。」

「沒有。」

「這你怎能够肯定，鬼一定是沒有影子。」

「很多人都是這樣說。」

「這些人所說的未必是眞的，他們只怕也從來沒有見過鬼。」

「你別嚇我好不好。」

「我……我不是嚇你，其實這樣說，我自己也在害怕。」

「你們還害怕什麼，如果她是鬼，又怎會用眞銀子，她這錠銀子可是眞的。」

「現在當然是眞的，可是誰知道，明天……明天會不會化做紙錢……」

這一說就連小欣也都心寒了起來。

四個女孩子不由靠在一起。

她們還有說話。

「不過，實在巧，這個女人跟金滿樓就像是約好了的一樣，兩個人都是來買一瓶美人酒送給人，又全都在這裏先寫下一張字條。」

「世上的事情，有時就是這麼巧合的了。」

「一說起金滿樓，我又記起那隻玉指環了，你們說，今夜他是否會再回來？」

沒有人回答。

四個女孩子一下全都靜了下來。

× × ×

金滿樓並沒有再回來美人樓。

也許他有更重要的事情需要做，抽不出時間。

又或者他還未發覺這件事。

亦可能那隻玉指環他根本就沒有放在心上。

當然亦大有可能，他發覺失去，折回美人樓之際，美人樓已經關門。

總之這一夜，四個女孩子都是帶着失望的心情回到自己的房間。

最失望的當然是小欣。

× × ×

小欣甚至失望的無法入睡。

天一亮，她就爬起身。

她忽然有了一股衝動，想悄悄溜出美人樓外，一看金滿樓是否在這時候，才找回來。

她悄悄的下了床，推開房門，走出房間。

× × ×

月未落，星未沉。

一庭曉色正籠花。

雨又下。

美人樓烟雨中蕭瑟，一片寂靜。

不單止院子寂靜，整個美人樓，都寂靜。

這個時候在美人樓的人來說，正是好夢方酣的時候。

除了小欣之外，還沒有人起來。

走在這一片靜寂之中，小欣心頭更落寞。

她的脚步却沒有停下，轉過迴廊，便待穿過院子。

一步方踩下了花徑，她整個人突然呆住。

她突然看見了一個人！

一個她一心要見的人！

× × ×

那個人冷然獨立在院子那邊的一株丹桂樹下。

頭戴竹笠，一身錦繡。

——金滿樓！

——他怎會在院子裏？

——大清早，他走到來這裏來，到底幹什麼？

小欣奇怪之極，她放輕了脚步，向金滿樓那邊走去。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臥龍生·文
盧令·圖

春秋筆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追踪五毒玉女，目睹她跌入池天化陷阱，遂伺機把五毒玉女救出，五毒玉女爲拯救侍婢，重投虎穴，楚小楓不願再插手，趕回襄陽，翌日一早，依照歐陽嵩留下的地址，往見歐陽嵩，僞拜歐陽嵩爲師，並飾詞丐幫襄陽分舵主已對他生疑，不便再返回丐幫，歐陽嵩遂留他在身邊。喬飛娘向歐陽嵩說出，五毒玉女與池天化雙方在石屋中僵持，五毒玉女被池天化點了穴道，池天化也被五毒玉女下了毒，歐陽嵩要前往觀查，着楚小楓進內化裝，楚小楓畧把面部改變一下，喬飛娘指他化裝不行——

智賺狡狐信　僞作助紂人

楚小楓心中念轉，一欠身，說道：「請老前輩指教。」

歐陽嵩笑道：「這位喬前輩是易容能手。她如肯指點你兩下，你會獲益匪淺。」

喬飛娘道：「走！我帶你去改扮。」

她易容的手法，果然高明，又招來了裁縫，一口氣替楚小楓作了八套衣服，要他們趕工出來。

照照銅鏡，楚小楓也不能不佩服喬飛娘的高明，淡淡幾抹，立刻改變了楚小楓的臉形。

左右打量了一陣，喬飛娘回顧了歐陽嵩一眼，笑道：「明天如能換上幾件衣服，我保證，就算走到余立身前，他也未必會認得你。」

楚小楓道：「喬前輩手法高明……」

喬飛娘接道：「孩子，你能不能叫我一聲師娘，我和你師父……」

歐陽嵩接道：「飛娘，這是什麼時候，說這些事情，你別把玉兒給弄糊塗了。」

言詞之間，流現出了他對楚小楓的喜愛，以收到這樣一個徒弟，內心中泛起的快樂。

喬飛娘哦了一聲，道：「你好像有意的阻止他，不讓他叫我師娘，是麼？」

歐陽嵩道：「咱們自己的事，別讓孩子聽了笑話……」

目光一掠楚小楓，接道：「你留在這裏守候，沒有事，不許離開這座院落。」

楚小楓躬身應了一聲。

歐陽嵩却伸手拉着了喬飛娘，大步而去。

望着了兩人的背影，楚小楓暗暗忖道：這兩人，看上去，也是面和心不和，兩人之間，鬥來鬥去，似乎都希望在找到一些什麼？

忽然間，楚小楓感覺到兩人的鬥爭中，有着很深的內涵，只要留心一些，必可以發覺出來。

心念一轉，又想到了五毒玉女，終於又落到了池天化的手中。

可惜，喬飛娘說的不太清楚，無法聽出個所以然來。

歐陽嵩和喬飛娘去了一天，直到天色入夜才回來。

楚小楓也受到了相當的優待，一個垂髫女婢，送上了豐盛菜飯，可惜的是沒有酒。

好在楚小楓也不喜喝酒。

那女婢似是對楚小楓很巴結，這就使得楚小楓更加謹慎。

歐陽嵩一回來，立時把楚小楓叫到身側，

道：「林玉，今晚上，我就開始傳你武功。」

楚小楓道：「多謝師父。」

放低了聲音，歐陽嵩緩緩說道：「玉兒，你要知道，這些年來，很多人想拜入我的門下，但我一直沒有答允，你可知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弟子不知。」

歐陽嵩道：「第一，良材難尋，我一直沒有遇到一個可以傳我衣鉢的人。」

楚小楓恭謹道：「弟子萬幸，得蒙師父垂青。」

歐陽嵩笑一笑，道：「可惜的是，咱們目前的處境不太安定，你一面練武，一面還要應付很多的麻煩。」

楚小楓故作不懂，道：「麻煩，可是丐幫追我的事？」

歐陽嵩道：「那只是麻煩之一，但更難應付的是池天化。」

楚小楓道：「他不是師父的朋友麼？」

歐陽嵩道：「表面上是，但他的內心之中，却沒有把我當朋友看待。」

楚小楓打蛇順棍上，冷哼一聲，道：「師父在江湖之上，德高望重，池天化這小子，吃了熊心豹膽，敢和師父作對，徒兒不才，願意鬥鬥他。」

歐陽嵩低聲說道：「玉兒，不要這樣衝動，池天化的武功不弱，你現在，還不是他的敵手……」

楚小楓接道：「師父呢？」

歐陽嵩道：「師父自然可以勝他。」

楚小楓道：「好！弟子一定苦心學武，希望在一年之內，能勝了他。」

歐陽嵩微微一笑，道：「玉兒，你有很大的潛力，也有很好的基礎，如是肯用心學，我想三五個月內，就可以勝過他了。」

楚小楓道：「哦！」

歐陽嵩道：「其實，對付池天化，並非難事，那小子武功不錯，心機也夠深，只是他還無法逃過我的掌握，問題在他的背後。」

楚小楓接道：「背後怎麼樣？」

歐陽嵩兩道精厲的目光，凝注在楚小楓的臉上。

楚小楓靜靜的站着，臉上神情肅然，一派鎮靜。

良久之後，歐陽嵩才緩緩說道：「林玉，你可知道丐幫的幫規麼？」

楚小楓道：「忠義自持。」

歐陽嵩道：「所以，丐幫中弟子，很少有背叛幫規的人。」

楚小楓道：「陳長老說的不錯，丐幫弟子，如若叛離了丐幫，天下就無他立足之地，師父如若是對弟子心存懷疑，弟子祇有就此告別了。」

歐陽嵩道：「你要到那裏去？」

楚小楓搖搖頭，道：「不知道，我目下脫離丐幫，還沒有背叛行跡，他們也不會大舉搜殺於我。」

歐陽嵩點點頭，道：「林玉，你已經是我門下弟子了。」

楚小楓道：「弟子知道。」

歐陽嵩道：「君命臣死，臣不死，爲之不忠，師命徒呢……」

楚小楓道：「師父吩咐，弟子如若能夠辦到，決不推辭。」

歐陽嵩道：「去給我拿兩個人頭回來，不拘身份，只要是丐幫弟子就行。」

楚小楓道：「此事不難，也可一表弟子忠誠，不過，師父先要準備好一件事情。」

歐陽嵩道：「什麼事？」

楚小楓道：「離開襄陽。殺了兩個丐幫弟子，很難不被發覺，丐幫必會全力追踪。」

歐陽嵩道：「以你之見呢？」

楚小楓道：「弟子只能提供一得之愚，恭候師父裁決。」

歐陽嵩沉吟了一陣，突然放聲而笑，道：「走！咱們到庭院中去。」

楚小楓一時間倒是捉摸不出他心中之意，但却沒有多問，跟在歐陽嵩身後，行入了庭院之中。

歐陽嵩開始指點他武功，而是只傳一招。那是變化很緊的一招，只是一招，但却化了歐陽嵩一個時辰之久。

其實，楚小楓早已學會，但他不敢太露鋒芒，磨去一個時辰之久才算學會。

很意外的是，居然得到了歐陽嵩的大加讚賞，認爲這是天才，當今之世，能在一個時辰之內，學會這一招變化的人，應該不多，除非那人的武功造詣，已到了某種至高的境界。

他沒有說這是一招什麼樣的手法，楚小楓也沒有多問，但他心中明白，這就是歐陽嵩稱絕武林的搜魂七招中的第一招了。

楚小楓心中明白，却未點破。

歐陽嵩很滿意楚小楓的成就，點點頭，道：「林玉，你很有斷事才智，想不到你對習武方面，也有着驚人的才華，如若長期埋沒在丐幫襄陽分舵中，實在可惜。」

楚小楓道：「得蒙師父垂青，弟子感激不盡。」

歐陽嵩神情肅然的說道：「你好好的練吧！要看你幾時把這一招練的純熟，我才能決定傳你第二招的手法。」

楚小楓道：「弟子遵命。」

歐陽嵩轉回內室，楚小楓却獨自跑到小花園，又演練了一會。

這一次，他用出了眞實本領，這一招搜魂手法，實已學到了十分精妙之境。

時光匆匆，轉眼間，過去三日。

在這三日之中，楚小楓又得了第二招的傳授。

歐陽嵩對他超越的進步，簡直驚奇到無以復加，督促的也更嚴厲。

楚小楓心中暗暗叫苦，也提高了警覺，太快速的成就，只怕會引起歐陽嵩的懷疑。

他心中明白，歐陽嵩、喬飛娘都是久走江湖的老狐狸，稍一不愼，就會被他們瞧出破綻，露出馬脚。

此後，不但要盡量隱蔽武功上的成就，而且還要盡量掩飾起心中的躁急。

心中主意暗定，開始盡量避免留給別人懷疑機會。

又過了三日，龍翔布莊，仍然和過去的一樣平靜，歐陽嵩也很少外出，倒是喬飛娘，常常出出進進。

第五天晚飯時刻，喬飛娘匆匆由外面歸來，神色一片緊張。

歐陽嵩坐在廳中，正在垂詢楚小楓的武功，現在，楚小楓已學會了第三招。

一見喬飛娘的神色，歐陽嵩立時警覺到事非尋常，站起身子，道：「飛娘，有什麼大事麼？」

喬飛娘神情嚴肅，喘了一口氣，道：「這幾天，襄陽府發生了很重大的事，丐幫的幫主，排教教主，都已經到了襄陽，這兩個武林中最大的門戶的主腦人物，帶來了他們的精銳屬下，他們似已經決心要追查無極門的事了。」

楚小楓一低頭，舉步向外行去了。

歐陽嵩低聲沉喝道：「站住，你要到那裏去？」

楚小楓道：「兩位師長談論江湖大事，弟子不便多聞。」

歐陽嵩道：「你要聽下去，這些江湖大事

，對每一個武林人，都有影响。」

楚小楓道：「弟子遵命。」又緩緩行了回來。

歐陽嵩道：「玉兒，你出身丐帮，對丐帮中的事，比傍人瞭解一些，我還要聽聽你對此事的看法。」

楚小楓道：「弟子知無不言。」

歐陽嵩回顧了喬飛娘一眼，道：「說下去，排教和丐帮，會有些什麼行動，池天化對此事，看法如何？」

喬飛娘道：「丐帮和排教採取些什麼行動，目下我還沒有辦法知曉，但以他們帶來的衆多人手，以及兩大門戶首腦的親自駕臨，這一次的行動，必將是排山倒海，石破天驚，我相信，他們總會有查明內情的一天。」

歐陽嵩道：「池天化呢？他怎麼說？」

喬飛娘道：「他還在和五毒玉女對持不下，不知道這件事情。」

歐陽嵩道：「兩個人都沒有死？」

喬飛娘道：「是。五毒玉女給了他阻延時間的解藥，使他仍然維持着性命，他也沒有殺害過五毒玉女，雙方就這樣僵持下去。」

歐陽嵩道：「池天化用的什麼手法，傷害了五毒玉女？」

喬飛娘道：「聽說是一種封穴的手法，每過上四個時辰，池天化就替五毒玉女換兩個被封的穴道。」

歐陽嵩道：「封穴手法？」

喬飛娘道：「不錯，那是一種獨門手法，如若超過了四個時辰，傷穴就要發作，八個時辰內嘔血而亡。」

歐陽嵩道：「所以，兩個就這樣挺了下去，誰也不肯認輸，誰也害怕死亡。」

喬飛娘道：「情形正是如此了。」

歐陽嵩道：「飛娘，這件事，要想法子告訴池天化，聽聽他的說法，唉！如若咱們未和陳長青、海若望，白梅等照面，這件事，確然是神不知，鬼不覺，至少，咱們還可以搪塞一段時間，可惜，咱們太過莽撞，竟然露了面，而且，還認下了這件事……」

喬飛娘接道：「所以說，目下這件事，正危機四伏，你得快些想個法子。」

這時，一個店伙計，匆匆行了進來，道：「外面來了兩個叫化子，指名要找喬姑娘…」

喬飛娘聞言，臉色一變，接道：「丐帮的人……」

歐陽嵩接道：「你們怎麼說？」

店伙計道：「二掌櫃在應付他們，說這裏沒有喬姑娘這個人，但兩個叫化子不肯相信，硬說他們瞧到了喬飛娘進入這裏。」

歐陽嵩回顧了喬飛娘一眼，道：「你被他們釘上了。」

喬飛娘道：「我已經很小心。」

楚小楓道：「師父，這也不能怪喬前輩，丐帮人手衆多，無孔不入，他們尋人之能，天下無出其右。」

歐陽嵩略一沉吟，回顧店伙計，道：「告訴他們，沒有喬姑娘，不信，可以讓他們進來搜查，但千萬不能和他們動手。」

店伙計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歐陽嵩突然道：「林玉，你會不會水上功夫？」

楚小楓道：「弟子不會。」

歐陽嵩道：「閉住一口氣潛進去。」

楚小楓心中覺着奇怪，但却沒有多問。

歐陽嵩行到了花園中一口水井前面，笑一笑跳了下去。

楚小楓皺皺眉頭，也跳了下去。

井中的水，相當深，落入水中之後，直沒及頂。

楚小楓確然不會水，落入了水中之後，立時的連聲咳嗽。

水中伸過來一隻手，抓住了楚小楓的右腕向一側拖去。

楚小楓沒有掙扎，其實，他人在水中，也無法掙扎。

那隻手力量很大，把他向下拖去。

忽然間，楚小楓感覺到脫離了水域，耳際間響起了歐陽嵩的聲音，道：「林玉，你可以睜開眼睛了。」

楚小楓依言睜開了雙目。

只見，自己停身之處，却是一條黑暗的甬道。

這地方已經沒有水。

楚小楓吁一口氣，四面打量了一眼，道：「師父，這是什麼地方。」

歐陽嵩微微一笑，道：「這是一處密室，就算是丐帮帮主親身臨此，只怕也無法查出我們的存身之處。」

楚小楓長長吸一口氣，只覺空氣十分流暢，心中微微一動，忖道：「這又是怎麼回事，看來，這地方通風很好，空氣才如此流暢。」

歐陽嵩道：「這是一處特別設計的地方，丐帮中人絕對想不到咱們在水井之中。」

楚小楓道：「師父，這地方沒有別的通路麼？」

歐陽嵩笑一笑，道：「沒有，如有通路，以丐帮之能，豈不是很快的會找到了麼？」

楚小楓點點頭，道：「師父說的是。」

片刻之後，喬飛娘匆匆行了過來。

這時，楚小楓已看清了這裏的形勢。

原來，這口水井，在水深八尺之內，有一向上曲轉的甬道，高過井水。

眼下，他們正行入一間小室之中。

通風孔就開在井水上面的空間，而且有四處之多，隱隱有光亮透入，目力已可適應，看到景物。

歐陽嵩伸手取過一個紙捻，用火石打燃，點起了燈火。

盈盈燈光，照亮了全室。

只見小室中有衣箱，和可以久存的食用之物，還有兩罎酒。

歐陽嵩笑一笑，道：「林玉，那木箱之中有衣服，自己取來換過吧。」

楚小楓心中暗道：這地方存有衣、食之物，看樣子，躲上個三五日不出去，也不是什麼一件難事。

喬飛娘一面用手抹下頭髮上的積水，一面說道：「咱們總不能常住這裏呀……」

歐陽嵩笑一笑，接道：「沒有人要你常住在這裏，但是要保命，只有委屈一下了。」

喬飛娘道：「哼，你認爲這地方就很安全麼？」

歐陽嵩怔了一怔，道：「難道還有人會找到這地方？」

喬飛娘道：「很可能，尤其點着燈火。」

隨即一張口，吹熄了燈火。

只聽一個尖厲的聲音，喝道：「你們講不講理，這地方是內宅，怎麼可以亂闖。」

歐陽嵩臉色一變，凝神聽去。

喬飛娘輕輕吁一口氣，道：「丐帮耳目，果然厲害，再晚一步，就要被他們瞧到了。」

歐陽嵩道：「希望妳沒有在井口處留下痕跡。」

但聽一個威重的聲音喝道：「喬飛娘，歐陽嵩，兩位都是成名的人物，躲着不出來，不怕落人話柄麼？」

喬飛娘道：「看來，他們是早已經摸清楚了咱們的底子。」

歐陽嵩道：「丐帮耳目，何等靈敏，咱們

能在此地，躲了如此之久，才被發覺，那已是有些意外了。……」

語聲一頓，接着又道：「現在被他們發覺了也好。」

喬飛娘道：「發覺了也好？你好像一點也不緊張的樣子，難道……」

歐陽嵩微微一笑，接道：「只要妳未在井口處留下痕跡，我相信他們不會找到這裏。」

輕輕吁一口氣，接道：「以後，要如何發展，倒要全看你的了。」

喬飛娘道：「看我的，這話什麼意思？」

歐陽嵩道：「咱們本來就沒有抗拒丐帮的能力，如何對付丐帮，這似乎是要看池天化的了。」

喬飛娘道：「哼！池天化和五毒玉女還在那山下小屋之中僵持不下，他有什麼能力，來解咱們之危。」

歐陽嵩笑一笑，道：「就算池天化沒有遇上五毒玉女，他也一樣無法抗拒。」

喬飛娘點點頭，道：「你要他傳出求救信號？」

歐陽嵩道：「不錯。」

語聲一頓，接道：「飛娘，你和池天化混了很久，難道還沒有把事情問清楚麼？」

喬飛娘道：「你認爲池天化那小子是容易對付的人麼，那小子滑的像泥鰍似的，我巳經用盡了心機，仍然套不出一點口風。」

楚小楓道：「師父，池天化既然狡滑十分，咱們何不先行想個法子，把他制服，再逼他說出實情。」

喬飛娘冷冷笑一笑，道：「你想的比你師父還美啊！」

楚小楓故作茫然說道：「喬前輩，晚輩說的那裏不對了？」

喬飛娘道：「你師父是何等人物，如是能把池天化抓來逼問，還用得你出主意麼？」

楚小楓道：「怎麼？難道他的武功，還强過師父不成？」

口中說話，暗中却十分留心兩人的反應。

歐陽嵩綳着臉，一語不發，喬飛娘却帶着冷冷的笑意。

但雙方面，都未再爲這件事爭辯什麼。

楚小楓也未再多開口。

沉默足足過了有一盞熱茶工夫之久，歐陽嵩才輕輕吁一口氣，道：「好啦，丐帮中人，都巳經走了。」

喬飛娘道：「我巳經盡到了最大的心力，探不出他的口風，也是沒有法子的事。」

歐陽嵩道：「飛娘，我看這件事，巳經到了非要解決不可的時間了，咱們也總不能就這樣拖下去。」

楚小楓心中忖道：原來，夜襲太極門的主持人物，竟然是池天化。

他發覺了這裏面有着太多的隱密，以歐陽嵩這等身份的人，似只是被人利用的人，不但被人利用了，而且，又好像被人利用後，予以遺棄。

楚小楓心中感覺着有些好笑，但也有些震驚。

能使歐陽嵩這等兇狠人物俯首聽命的，自然不是池天化，而是他背後的一些人。

那些人是誰？看來，連歐陽嵩也一樣不知內情——池天化是他們之間的橋樑。

這個人決不能死，一死，就完全斷了綫。

可惜的是，楚小楓却沒有法子把目前這個消息傳出去。

只聽歐陽嵩緩緩說道：「飛娘，是不是池天化給了你什麼好處？」

喬飛娘道：「你胡說些什麼？他能給我什麼好處？」

歐陽嵩笑一笑，道：「這麼說來，咱們仍然是生死同命了。」

喬飛娘道：「不錯啊！」

歐陽嵩道：「唉！這個……」

突然一伸手，抓住了喬飛娘的右腕脈穴，冷冷一哼，接道：「這個，不見得吧！妳這臭婊子……」

喬飛娘尖聲叫道：「你這是幹什麼？你瘋啦是不是？」

歐陽嵩道：「我沒有瘋，而且，一直很清醒，飛娘，咱們十年的交情了，想不到，你還會出賣了我。」

喬飛娘道：「放開我……」

歐陽嵩冷冷說道：「飛娘，你今天如若不給我一個滿意的說明，我就立刻斃了妳！」

語氣冷厲，神情肅然。

喬飛娘呆了一呆，冷冷說道：「歐陽嵩，你……」

歐陽嵩接道：「我說的很認眞，你如是不相信我的話，咱們不妨試試。」

喬飛娘冷笑一聲，道：「歐陽嵩，你不能含血噴人，你說我出賣了你，那得有證明。」

歐陽嵩接道：「證明，妳每天和池天化那小子混在一起，不知道巳經替我戴了多少頂綠帽子，但妳挖出了什麼？」

喬飛娘道：「池天化那小子口氣奇緊，我用盡了心機，仍然挖不了他一點內情，我有什麼法子。」

歐陽嵩道：「這麼說來，妳算是白白的陪他睡了。」

喬飛娘望了楚小楓一眼，道：「當着你徒弟之面，說出此等之言，你也不覺得羞恥。」

歐陽嵩哈哈一笑，道：「飛娘，妳既然不吃敬酒，那就祇好給你一點罰酒吃了。」

左手抓住了喬飛娘的右手小指，但聞格登一聲，喬飛娘一根手指，巳生生被扭斷。

飛喬娘尖叫一聲，疼出了一身冷汗。

歐陽嵩冷然說道：「喬飛娘，這不過只是開始，我要錯開你的四肢關節，折磨你個三五天再讓你死去。」

說幹就幹，雙手一錯，又是一聲骨折脆響，喬飛娘右臂肘間關節，硬被錯開。

一聲凄厲的慘嚎，疼的喬飛娘雙目中淚水奪眶而出。

耳際響起了喬飛娘悲痛的哀叫道：「歐陽嵩，你不能這樣整我！」

歐陽嵩突然放開了喬飛娘右腕的脈穴，但却右手一揮，一個大耳光甩了過去。

喬飛娘被打的身子轉了一個大圈，同坐在地上。

歐陽嵩淡淡一笑道：「飛娘，說不說？」

喬飛娘頭髮散披，黯然說道：「你好狠的心啊！」

歐陽嵩一脚踏在喬飛娘左腿之上，道：「再不說，我就劈碎你左腿的腿骨。」

喬飛娘臉上流現出驚懼之色，道：「我說，我說！」

歐陽嵩道：「好！我洗耳恭聽。」

喬飛娘道：「池天化只是對我提過他的師父……」

歐陽嵩接道：「什麼名字？現在何處？」

喬飛娘道：「他確實沒說，他警覺之心很高，我費盡心機問他，但他也只說出一句，半句，就立刻住口了。」

歐陽嵩道：「那晚上，夜襲『迎月山莊』的人，都是那裏來的？」

喬飛娘道：「這個，我問過池天化。」

歐陽嵩道：「他怎麼說？」

喬飛娘道：「他說，那些人，都是藍帶武士。」

廖隱嵩沉吟了一陣，道：「藍帶武士，是什麼組合中人？」

喬飛娘道：「這個，他一直不肯說。」

楚少楓低聲道：「師父，也許喬前輩說的是眞的，此時此刻，她似乎用不着替池天化掩遮什麼了。」

喬飛娘道：「我說的是眞話。」

歐陽嵩輕輕歎息一聲道：「林玉，你不知道這個人，她號稱滿口飛花，是一個騙死人不償命的人，我對她太瞭解了。」

喬飛娘道：「歐陽嵩，你也是老江湖了，也和池天化相處了數月之久，但你聽聞過什麼隱密，從他口中挖出來什麼消息？」

歐陽嵩怔了一怔，沉吟不語。

喬飛娘道：「他跟本就對我們有着防備，咱們都受了他的利用。」

楚小楓道：「師父，那池天化現在何處，咱們想法子把他抓來，逼問一下，豈不是就可以明白了麼！」

喬飛娘道：「林玉說的不錯，這是咱們唯一的機會。」

歐陽嵩點點頭，道：「好，喬飛娘，妳再說一遍，池天化現在那裏？」

喬飛娘道：「他還在山崖下面的小室之中，和五毒玉女對持不下。」

歐陽嵩道：「我們要如何對付他？」

喬飛娘道：「怎麼對付他都好，不要再對我多心。」

歐陽嵩接上她被錯開的關節，却順手點了她兩處穴道。

喬飛娘疼苦大減，聲音也恢復了清脆，但仍然充滿着恐懼，道：「想法子保存下五毒玉女，你們殺死池天化之前，先要想法子逼出他特殊的解穴手法。」



歐陽嵩向喬飛娘追問。

歐陽嵩道：「你大可放心，我不會殺死池天化的。」

回顧了楚少楓一眼，道：「林玉，咱們走吧。」

喬飛娘吃了一驚，道：「歐陽嵩，你要把我丟在這裏？」

歐陽嵩道：「是，妳好好的想想，這些年來，我對你如何？」

喬飛娘道：「你對我不錯，就是太多疑了一些，唉，你既然要我替你辦事，又對我十分多心。」

歐陽嵩冷冷說道：「喬飛娘，乖乖的給我在這裏休息，我去生擒池天化之後，再回來，林玉，咱們走。」

喬飛娘看得出來，歐陽嵩已經鐵了心，再多說話，可能會自找苦吃。

歐陽嵩帶着楚小楓登上井口，立刻更衣，借一片夜色，趕去了那懸崖之下。

小屋中雖然已拉上了窗帷，但隱隱間，仍可現出燈火。

歐陽嵩回顧了一眼，低聲道：「林玉，咱們摸上去。」

楚小楓心中一動，暗道：五毒玉女見過我，驟然見我，必露出愕然之色！以這歐陽嵩的多疑，必會瞧出破綻。

心中念轉，低聲說道：「師父，咱們要不要蒙上臉。」

歐陽嵩道：「對，池天化這小子十分狡猾，他如果發覺了我的身份，只怕不會說實話，咱們給他個莫測高深……」

語聲一頓，接道：「林玉，等一會，由你問他！」

楚小楓道：「弟子遵命。」

歐陽嵩取出一方絹帕，包在了臉上。

楚小楓更是早已有備，包的只露出一對眼睛。

歐陽嵩突然轉過頭來，雙目凝注在楚小楓的臉上瞧了一陣，伸出手去，拍拍楚小楓的肩膀，道：「爲師的還沒有教好你的武功，已經要你做事了！」

楚小楓恭聲道：「師父有事，弟子理當効勞。」

歐陽嵩點點頭說道：「好，你小心一些，跟在我後面。」

一長身飛去了一丈多遠。

楚小楓凝神傾聽，只覺他身輕如葉，未發出任何聲息，心中暗道：這歐陽嵩的輕功造詣不錯。

輕步追了過去。

他爲人小心謹慎，不敢顯露輕功，生怕露出了馬脚。

兩人一先一後，行到了小屋外面。

室中雖有燈火，但從一些窗隙門縫中透出來的，却沒法瞧清楚室中的景物。

歐陽嵩皺皺眉頭，凝神聽去。

只聽一個人說道：「解姑娘，妳想通了沒有？」正是池天化的聲音。

解語花道：「想通了什麼？」

池天化道：「我雖然中了毒，但我還有力量奪了妳的解藥！」

解語花道：「哼！五毒門有很多種毒藥，有一種，中人之後，立刻死去。」

池天化道：「妳不是嚇唬我吧！」

解語花道：「千眞萬確，不信，你就試試看。」

池天化道：「姑娘，在下如若死了，妳也活不了。」

解語花道：「彼此，彼此。」

池天化道：「解姑娘，咱們爲什麼要鬧到那樣你死我活的境界呢！」

解語花道：「本來不會，你只要把銀菊交給我帶走，我可以不究既往。」

池天化道：「在下身受了毒！」

解語花道：「我當然會替你解除，不過，你要先解去我受制的穴道！」

池天化道：「解語花，咱們之間的事，就有這一點距離，看來，永遠的講不通了。」

解語花道：「你這人狡猾得很，我不能先解你身上之毒。」

池天化道：「解姑娘，我雖然身中奇毒，但還有足夠的能力殺死你。」

解語花道：「你太低估五毒門了，你身中之毒，不但定時發作，而且，也影响了你的功力，只怕你也無法殺得了我。」

歐陽嵩低聲道：「林玉，看來，他們兩人都已經失去了抗敵之能，咱們衝進去。」

楚小楓道：「聽那丫頭口氣，似乎是還有用毒之能，咱們是否要出手制住她。」

歐陽嵩道：「五毒門很可怕，咱們絕不能大意。」

語聲一頓，接道：「一入室中，咱們分撲兩人，你對付五毒玉女，我對付池天化，務求一擊而中，不要給他們反擊機會。」

楚小楓道：「制住兩人之後呢？」

歐陽嵩道：「然後留下五毒玉女，帶走池天化。」

楚小楓道：「弟子明白了。」

歐陽嵩估量了一下四週形勢，暗運功力，蓬然一掌，擊在了木窗之上。

他掌力雄渾，這一掌，只擊打得木窗碎裂，木屑橫飛。

歐陽嵩當先而入，楚小楓緊隨跟進。

兩人的動作都很快速。

只見池天化和解語花分坐在兩張藤椅上，相距約五尺左右。

歐陽嵩撲向了池天化，楚小楓也同時撲向解語花。

池天化霍然站起身子，道：「你們……」

歐陽嵩的右手指勁，已然點上了池天化的啞穴，左手一揮，攔腰抱起，穿窗而去。

楚小楓也出手點了五毒玉女的睡穴，放好了她的身軀，轉身越窗而去。

歐陽嵩的動作相當快，楚小楓略一耽擱，他已經在數十尺外。

楚小楓一提氣追了上去。

歐陽嵩折向一座山坡處奔去，一口氣奔出了六七里路，才停了下來。

歐陽嵩出手點了池天化雙臂雙腿的穴道，才一掌拍活了池天化的啞穴。

池天化雙腿雙臂不能發動，整個人，就像是癱瘓了。

歐陽嵩却隱在池天化的身後，一隻手按在池天化的頭上。

那是說，池天化連唯一能够轉動的頸子，也無法轉動。

池天化却也有臨危不亂的鎭靜，吁一口氣，道：「你是誰，不殺我，却把我帶來此地，想是有求於我了？」

歐陽嵩冷冷說道：「不是求你，而是逼問你。」

池天化道：「逼問我？」

歐陽嵩道：「不錯，我問你一句，你回答一句。」

池天化道：「若是我不回答？」

歐陽嵩道：「你會立刻心脈崩斷而死。」

池天化心頭震動，閉口不言。

歐陽嵩道：「先說你的名字！」

池天化道：「姓池，名天化。」

歐陽嵩道：「你來自何處？師承何人？」

池天化道：「我說了，只怕你也是不會知道。」

歐陽嵩道：「不用管我是否知道，我只要你確實說出。」

池天化道：「我來自天池無憂島。」

歐陽嵩接道：「天池無憂島，是在什麼地方？」

池天化道：「你是什麼人？」

歐陽嵩五指加力，池天化驟然間感覺到頭疼欲裂，不禁失聲而叫。

鬆開五指，歐陽嵩冷冷說道：「你聽着，我不願多問，你再敢節外生枝，我就揑碎你的腦袋。」

池天化很用心在聽那說話的聲音，楚小楓也在很用心的聽……！

但是歐陽嵩有變音之能，聽起來，完全是一個陌生的聲音。

這不但使池天化心中震動不已，而且，也使得楚小楓大感震駭，這歐陽嵩的是個奸狡百出的人物，這等變音之術，雖非太難的事，但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有此成就，沒有個三五年的練習工夫，很難說到這樣不留痕跡。

一個完全陌生的聲音，使得池天化生出了極大的畏懼，但他表面上仍保持了十分鎭靜，冷冷一笑道：「告訴我，你究竟是什麼人？」

歐陽嵩道：「你還在嚕嗦什麼？」

池天化道：「至少，我要先弄清楚你的身份。」

歐陽嵩道：「用不着，我只要你回答我的問話。」

池天化道：「朋友是受人之托而來？」

歐陽嵩道：「也可以這麼說吧！」

池天化說道：「你可知道，殺死我的後果麼？」

歐陽嵩道：「這個，我倒是有些不信，殺了你還有後果！」

楚小楓還眞的擔心歐陽嵩在急怒之下，一下子殺死了池天化，急急伸手，輕輕撞了歐陽嵩一下。

歐陽嵩心生警覺，冷冷說道：「好吧！我倒要聽聽，殺了你有些什麼後果？」

池天化道：「第一，殺了我，也等於殺了五毒玉女，她是湘西五毒門主的唯一掌珠！」

歐陽嵩道：「你們是兩個人，爲什麼殺了你，就等於殺了她呢？」

池天化道：「因爲，我點了她身上的三處大穴……」

歐陽嵩接道：「那容易，待會咱們去帮她解了！」

池天化道：「那是獨門點穴手法，不解內情的人，不但無法解開她的穴道，而且，妄自動手，會使行血逆行，立刻致命。」

歐陽嵩冷冷一哼，說道：「咱們不動她就是了……」

池天化接道：「不動她也會死，時辰已到，如若無人替她變換穴道。」

歐陽嵩道：「那也容易，你如若是想救她，那就把你獨門解穴手法告訴我。」

池天化道：「朋友，你不覺着說的太輕鬆了麼。」

歐陽嵩道：「傳不傳是你的事，咱們決不會强迫閣下。」

池天化道：「對，你們可以殺我，但却無法逼我傳你們解穴手法。」

歐陽嵩道：「寃有頭，債有主，我不相信那獨門點穴手法是你自己創出來的，五毒玉女死了。

五毒門自會從那特異的點穴手法找出殺他女兒的兇手。」

（未完）

新派俠情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斷劍殘鈎（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環莊主衞桓武親率子女、徒兒、莊中高手，及數十頭西藏名犬雪獒，在鷄心嶺搜殺商泓洋，二少莊主衞南宇首先發現敵踪，但被商泓洋用暗器射殺其所率匣弩手及獒犬後，衞南宇也終遭殺戮。第二隊由梁書率領，在死谷中發現商泓洋踪跡，也被商泓洋誘殺其手下匣弩手及數頭獒犬後，梁書亦難倖免，唯梁在臨死前猝出不意發出鐵環，射中商泓洋胸口。終於，商泓洋被衞桓武父女發現，衞桓武見商手持愛子衞南宇的寶劍，心懸愛子安危，願放商泓洋出山以交換衞南宇下落，商泓洋遂僞允帶他往找南宇——

墜崖倖逃刦

不過，衞桓武十分自信，他相信商泓洋不敢撒謊，也確信他隨時可以取姓商的生命。

成功的人都有自信。

衞桓武是個成功的人。

成功的人也應該想到失敗。

衞桓武從不承認自己的失敗。

因此，當商泓洋在一個孤峯拔天的絕頂之處停止前進時，衞桓武依然流目四顧，希望能發現衞南宇。

父子之情出自天性，無論衞桓武如何殘暴，仍難逃出這倫理的範疇。

不過這只是一座罡風凜冽的孤峯，連螞蟻也難法生存，只要瞧看一眼，就知道衞南宇決不會在這座孤峯之上。

× × ×

人時常會受騙的。

但絕對沒有人敢騙鐵環莊主。

× × ×

無論何等權勢之人，都會遭到意外反抗。

只有衞桓武沒有。

因爲反抗他的必然不會活在世上。

× × ×

商泓洋胆大包天，不僅反抗了衞桓武，居然竟將他父女騙來孤峯之上。

衞桓武雖是滿腔怒火，倒也有一種新奇的感覺。

他知道商泓洋是一個鐵錚錚的漢子，死，對他起不了威脅的作用。

因此，他不願意讓商泓洋輕易的死亡。

他要姓商的生不如死。

絕谷驚凶險

但……

「哎呀，爹……」

這一聲驚心動魄的呼喚，將衞桓武從沉迷中拉了回來。但遲了，一隻鐵環已將衞小萍送進了深不見底的絕谷之內。

這隻鐵環是梁書的，商泓洋由右胸拔出。

鐵環出手，雙手再揚，十幾根銳如鋼釘的樹刺，分襲衞桓武周身的要害。

商泓洋夠狠，也掌握了攻心的要訣。

他先將衞小萍擊下懸崖，父女連心，衞桓武焉能不方寸大亂？

不錯，衞桓武的確亂了手脚，因而連中數根尖銳的樹刺。

不過此人功力之高，實在駭人聽聞，他反臂一掌拍出，仍然壓力如山。

商泓洋够了本，他卻被衞桓武震下懸崖。

× × ×

「商大哥！你好狠……」

「走……走開……」

「不，商大哥，血流得太多會死的，我替你……」

「滾……」

× × ×

衞小萍沒有死。

商泓洋也還活着。

只不過寃家路窄，他們竟掉在一張巨大的絲網之上。

這確是一面絲網，令人不解的它何以會張在絕谷之內。而且絕壁千仞，下臨絕地，他們由崖頂墜落，衝力何等的强勁？

但這面絲網竟能承受如此巨大的衝力，豈不是一樁奇蹟！

× × ×

他們掉落絲網，似被震得暈了過去，但在片刻之後，他們就醒了過來。

最初他們只是彼此瞧了一眼，便迅速的移開目光。因爲他們是死對頭，活寃家，自然沒有交談的必要。

現在他們覺悟了。

風雨同舟之人，必須忘掉彼此的仇恨。

× × ×

絲網上不沾天，下不着地，是佈在由石縫生出的樹幹之上。

他們沒有摔死，却有點上下不得。

良久，衞小萍幽幽一嘆道：「咱們不談恩怨，總得想法子活着。」

活比死好，商泓洋自然想活。

不過，他右胸中了一枚鐵環，現在雖已將血止住，傷勢還是十分嚴重。

而且他是被衞桓武一掌震下懸岩的，那一記威猛絕倫的掌力，幾乎使他五臟移位。

他想活，但活命的機會實在不多。

衞小萍知道這些，她慢慢移近，掏出一個瓷瓶，倒出五粒清香撲鼻的療傷靈藥，將三粒餵給商泓洋吞服，並將二粒揑碎了敷在他右胸的傷口之上，然後解下一條絲帶替他將傷處裹了起來。

這五粒靈丹十分有效，商泓洋經過一陣調息，精神已大爲好轉。

於是，他長長一吁道：「小萍，妳不該救我的。」

衞小萍道：「不要這麼說，商大哥，是衞家對不起你。」

商泓洋雙目一闔道：「如果妳知道我殺了衞南宇及梁書，妳一定會感到後悔的。」

衞小萍神色一呆，她那原已顯得蒼白的面頰，刹那之間更變得慘白無比。

她的軀體已在顫抖，使這張隨空懸掛的絲網，也在不停的閃動。

商泓洋又向她瞧了一眼，立即扭轉頭去。

「衞小萍！妳可以替妳的師兄及二哥報仇，商泓洋會讓妳如願的。」

商泓洋堅强得像金剛，像天神，鐵環莊大舉秋獵，竟被他毀掉三枝獵隊。

現在他居然叫衞小萍向他報仇，居然說會叫她如願。

是他的傷勢過重使他失去了生機？還是他喪失了面對現實的勇氣？

不，他只是一個恩怨分明的人罷了。

適才衞小萍救他，他不願意讓一個有恩於他的姑娘失望。

衞小萍當眞想復仇麼？想。

衞南宇是她同胞的兄長。

梁書麼，大師兄兼未婚夫，說起來較胞兄的關係還要親近幾分。

不過，衞姑娘是一個明理的人，她知道什麼是善惡，什麼是是非。

商泓洋的爹是她的師伯，商泓洋的的爹爲了不讓衞桓武爲惡，衞桓武竟殺了他。

衞桓武大逆不道。

衞桓武弒了他的師兄。

只是，衞桓武是她的爹，她明知她爹爲惡又能如何！

當商泓洋前來登門尋仇之時，她勸過衞桓武。

勸？對惡人淡行善，豈不是對牛彈琴！

想到這些，她忍不住一聲長嘆。

「商大哥！我不想替二哥復仇了，我想那時你必是情非得已。」

「唉……」

「商大哥，我只有一點要求……」

「妳說。」

「希望你不要再仇視我爹。」

「這……」

「商大哥。」

「好吧，殺父之仇不共戴天。但爲了妳，我願意不再找他，不過，如果他找我那就要另作別論了。」

「咱們不談這些，商大哥，這兒好冷。」

「不錯，咱們呆在這兒決非長策，不凍死也會餓死的。」

「但這兒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不要急，讓我瞧瞧。」

絕谷光綫不强，但他們目光銳利，依然可以瞧到地面。

他們存身之處，距地面少說點還有百丈，縱然功力再高也很難一躍而下。

而且，地面是凸凹不平的石地，掉下只怕會骨斷筋裂。

衞小萍柳眉一皺道：「怎麼辦商大哥？」

商泓洋道：「咱們跳。」

衞小萍道：「跳！你不想活了？」

商泓洋道：「你瞧到那邊沒有？咱們可以先跳到那面網上。」

距地面約莫二十餘丈，另有一面絲網，先跳到那面網上，確是一個可行方法。

只是以商泓洋目前的體力，可能有點力不從心，因爲必須斜躍十五六丈，才能落在那面網上。

因此，衞小萍沉吟半晌道：「商大哥！你的傷……」

商泓洋道：「你不要管我，妳先下去。」

衞小萍道：「不，咱們同患難，共禍福，我不能丟了你。」

商泓洋道：「謝謝妳，小萍，妳先下去，我調息一下再來。」

衞小萍說道：「商大哥！我想到了一個法子。」

商泓洋道：「哦，妳說說看。」

衞小萍道：「你先下去我用掌力送你。」

商泓洋道：「好，就這麼辦。」

下面的絲網較小，但也有三丈方圓，以它的韌度來說，當不會發生什麼差錯。

於是，商泓洋勉强提起眞力，由衞小萍以掌力將他送下了那片絲網。

然後衞小萍雙臂一振，勢如凌波仙子，接着向那面絲網落去。

衞小萍功力頗高，十分準確的落在那片絲網之上。

但無論她功力多高，下墜近百丈的距離，衝力仍然極爲强大。

好在絲網堅韌無比，不管衝力如何强大，它決不會有絲毫破損。

只是這片絲網是結在一些兒臂粗細的樹枝之上，適才商泓洋落下之時，樹枝已有部份折斷，再經衞小萍一衝，它們已經無力去承受。

一聲脆响，絲網隨着折斷的樹枝向地面衝去。

自然，在絲網上的一雙男女，也會同樣的衝向地面。

好在衝力經過一次阻碍，已經大大的減弱，而且樹枝折斷之處，距離地面不過二十丈上下。

問題是地面全是凹凸不平的石地，而商泓洋又傷勢未癒，衞小萍沒有怎樣，他却在巨大的震力之下暈了過去。

不知經過了多少時間，商泓洋終於醒了過來。

他第一個感覺是黑暗，這表示他已經睡了至少兩個時辰。

第二個感覺是一股稀有的香味。

其實只要是少女多數都有，因爲那是少女特有的一種體香。

他從未接近過少女，自然感到十分稀罕。

那麼她是誰？

商泓洋不傻，他自會想到她是誰。

只不過這一想使他生出了無窮的感慨，也有些不安和尷尬。

因爲她是衞小萍。

衞家殺了他的爹，他也殺了衞家一些人，現在他却與衞家的女兒在一起，還患難與共互相照顧。

不，應該說是衞小萍在照顧他，因爲受惠的只有他自己。

人生是多麼難以捉摸，有時甚至連恩仇都無法分辨。

於是，他不自覺的長長一嘆。

「啊，商大哥！你醒來了。」

衞小萍親切歡呼，使得商泓洋心頭一震。

而且他又感覺到衞小萍的聲音有點顫抖，像是喜極而難以自禁似的。

不過他明白，人在患難之中，會感到孤立無援，友情會給予患難中人以勇氣。

他們正在患難之中。

他們正需要友情。

只是他也感到目前的氣溫有點異樣，深山，絕澗，在深秋有着無比的寒冷。

衞小萍衣着極爲單薄，他更是衣難蔽體。

冷，自然是難以避免的。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謝謝妳，小萍，冷麼？」

衞小萍道：「是的，商大哥，此地……眞有點冷得出奇。」

其實，她一直運功袪寒。

一個能够運功袪寒的人都會難以忍受，那麼商泓洋呢？

商泓洋負傷頗重。

商泓洋也無法運功袪寒。

結果會怎樣？衞小萍自然十分清楚。

因此，她挪動了一下身體，又向商泓洋靠近了一些。

「商大哥！我扶你起來，幫助你運功調息一下。」

「這個……」

「咳，商大哥，寒氣太重，不運功會忍受不住的。」

她說的是實話。

她流露的是眞情。

那麼商泓洋只好接受了。

商泓洋的內力原本極高，否則他决不會在衞桓武全力一擊之下留得命在。

現在經衞小萍幫助行功，又有衞家獨門療傷靈藥相助，他的傷勢自然大有起色。

一個時辰之後，衞小萍才收回貼在商泓洋背心上的雙掌。他們不再寒冷了，而且衞小萍的鬢角上還顯出些許汗珠。

× × ×

時間在慢慢消逝，寒氣却又增加了幾分。

也許是將要接近凌晨吧。

× × ×

不知道從何時開始，兩個軀體已經擠在一起。

而且他們越擠越緊，因爲寒氣仍在不斷的增加。

擠是爲了藉體溫禦寒。

但，絕澗，幽洞，這是連鬼影子也找不到的地方！

那麼此情此景，此時此地，他們這一擠，會擠出怎樣的一種結果？

× × ×

人類的心頭都有一股火。

人類就靠這一股火而創造一切。

最易引發心頭之火的是少年男女，所以他們的衝勁也大於別人。

只不過這股火易於燒毀人們的理智，許多悲劇也因此而生。

× × ×

商泓洋與衞小萍是難以並存的仇家，但他們此時已渾忘一切。

因爲他們心頭之火已被引發，擠的後果也就此發生了。

商泓洋的雙掌在衞小萍的身上不停的遊走，由髮尖至脚趾，幾乎是無所不至。

忽然，他在她的耳畔輕輕道：「小萍！我怎麼找……找不到它？」

衞小萍的嬌軀微微一震，她那原已跳躍不停的芳心，更加劇烈的跳動起來。

她遲疑半晌，終於以纖手牽着他，導向某一處神秘的地區。

商泓洋啊了一聲道：「奇怪，小萍，妳怎麼會傷在這裏？」

衞小萍的嬌軀再度一震道：「商大哥！你說什麼？傷？我沒有受傷呀。」

商泓洋說道：「不要騙我，小萍，讓我摸摸。」

衞小萍說道：「眞的，商大哥，我沒有騙你。」

商泓洋道：「這就怪了，那隻鐵環……」

衞小萍啊了一聲，忽然一把甩出商泓洋的手，嬌軀一擰，竟然扭過身去。

商泓洋愕然道：「對不起，小萍，我不是要傷妳，我只是要使妳爹分心，才好逃過他的毒手。」

衞小萍沒有理會他，反而傷心的哭泣了起來。

哭是女人的法寶，任何一個鐵錚錚的漢子，也經不住女人一哭。

商泓洋慌了手脚，伸手扳過衞小萍的嬌軀，再度將她擁入懷抱之內。

「不要傷心，小萍，都是我不好，妳再給我一鐵環好了。」

衞小萍不哭了，却幽幽一嘆道：「我眞的沒有受傷，是閃避你那枝鐵環才掉下來的，可是……」

商泓洋道：「可是什麼？小萍。」

衞小萍道：「可是我却有點恨你。」

商泓洋道：「妳應該恨我，我使妳墜身絕谷……」

衞小萍道：「不是這個……」

商泓洋道：「那是什麼？」

衞小萍道：「我恨你不了解女人，恨你忘了咱們兒時的情景。」

商泓洋道：「這個……」

衞小萍道：「你還記得麼？那時師祖還在，咱們兩家住在一塊……」

商泓洋道：「我怎麼會不記得，妳時常要

我替妳抓鳥兒，要我給妳當馬騎。」

衞小萍噗哧一笑道：「還有一次，咱們扮……扮……」

商泓洋道：「妳扮新娘，我扮新郎，後來妳大哥向我爹告了一狀，害得爹狠狠的罵了我一場。」

衞小萍羞得將螓首藏到商泓洋的懷中，良久，忽然抬起頭來，神色一肅道：「大哥！咱們都不是孩子了，今後你將何以處我？」

商泓洋錯愕半晌道：「小萍！只要妳有心，縱然海枯石爛，商泓洋决不負妳。」

衞小萍道：「好，大哥，小萍無論生死，今後就是你商家的人了。」

這一對少年情侶，原是青梅竹馬的兒伴，中間幾經波折，終於又奇妙的湊在一起。

現在無言勝有言，他們不需要再說什麼。

不過，商泓洋傷勢未癒，而且他也不是一個不知分寸之人。

只准風流不下流，他們始終沒有超越最後的一道防綫。

不久天亮了，他們無法再賴在這片小天地之中。

衞小萍離開了商泓洋的懷抱，低下頭輕輕道：「大哥！你的傷勢怎樣了？」

商泓洋道：「好多了，咱們離開這裏。」

於是他們離開了那個値得懷念的山洞，但一陣冷風吹來，使他們連打兩個寒噤。

衞小萍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等一等。」

她奔到他們昨天跌下之處，將那塊絲網取來。

「大哥！裹在身上可以禦寒，來，我替你裹上。」

「不，小萍，我不冷，妳裹上吧。」

「哦？咳，大哥，那我不變成了叫化婆了嗎？」

「我原本就像一個叫化子，妳像叫化婆豈不正好？」

「不是這樣，大哥，我穿的比你多，而且你已衣不蔽體。」

她不由分說就替商泓洋裹在身上。

絲網是橢圓形的，裹了兩轉還有得多。

她將虛邊替他繫好，儼然就像一件特別的短衫。

然後他們依偎着向前走，希望找到出路，找到食物。

這座絕谷十分曲折，但上空烟雲繚繞，很難見到天日，它的高度由此可以想像。

他們轉了幾個彎，地勢忽然開朗起來。

只見松濤盈耳，繁花遍地，想不到這座人獸絕跡的荒谷，竟有世外桃源般的景色。

衞小萍忍不住歡呼一聲道：「快走，大哥，咱們去買點吃的。」

商泓洋一怔道：「買吃？到那兒去買？」

衞小萍道：「找人家去買呀，你不瞧瞧那些花麼，如果無人修理，怎會這般整齊？」

商泓洋道：「不錯，還是妳們女孩子心細，咱們快走。」

他倆奔到松林，一陣腥臭之味忽然迎風傳來。

衞小萍一怔道：「大哥！是什麼怪味？」

商泓洋道：「像臭魚，不過窮山絕谷之內，那兒來的臭魚？」

衞小萍說道：「不管是什麼，咱們過去瞧瞧。」

商泓洋道：「好的。」

穿過松林，迎面是一片極大的花圃，衞小萍眉峯一皺，瞅着那些花直搖頭。

商泓洋道：「妳怎麼啦？小萍。」

衞小萍道：「我喜歡種花，差不多的花我都識得，可是這種花却是前所未見。」

商泓洋對花草全是外行，他覺得這片花鮮艷欲滴，大如牡丹，但花形又像薔薇花，他實在無法置評。

他們穿過花圃，又是一片濃密的松林。

此時腥臭之味更濃了，簡直中人欲嘔。

衞小萍立定脚步道：「大哥！這味道實在難以忍受，咱們還要不要去瞧？」

商泓洋撕下兩片破衣道：「咱們既到此地，總得瞧一個究竟，用這個堵住鼻子，臭味會好一點的。」

於是，他們堵着鼻子，通過松林，及舉目一瞥，兩人幾乎同時一呆。

原來松林外，是一幢幢黑忽忽房屋，它們依着削壁建造，數目之多，只怕有千間出頭。

一個人跡罕見的絕谷之內，竟有如此多的房屋，這確是難以思議。

而且房屋的建築也異於尋常，就形式觀察，决非一般家居所用。

衞小萍瞧了一陣道：「大哥！你說這些房屋像不像牢房？」

商泓洋說道：「何止是像，只怕它就是牢房。」

衞小萍道：「這就奇怪了，牢房爲什麼會修建在這裏？」

商泓洋道：「這實在有點古怪，走，咱們過去瞧瞧。」

他們正待走出松林，忽然聽到一陣車輪之聲。

商泓洋立即擁着衞小萍，藏身於一株大樹之後。

轆轆的車聲由遠而近，最後終於在一片高牆之下停了下來。

車，是一種輕便的四輪車。

推車的是一個虬髯滿腮的彪形大漢。

此人戴着一副特製的口罩，可能是避免腥臭之味用的。

衞小萍向那輛四輪車瞧了半晌道：「大哥！你猜車裏裝的是什麼？」

商泓洋道：「好像花盆。」

衞小萍噗哧一笑道：「花盆推到那裏做什麼？」

商泓洋道：「這我就不知道了。」

衞小萍道：「那不是花盆，是飯缸。」

商泓洋道：「不錯，他是送牢飯的。」

衞小萍道：「那是不會錯的，只不知牢裏關的是什麼人，爲什麼會如此腥臭？」

商泓洋道：「這的確令人費解，等他走了，咱們過去瞧瞧。」

衞小萍說的不錯，那輛四輪車上確是數十隻飯缸。

此時虬髯大漢向牆上輕輕一按，那看似渾然一體的牆壁，忽然現出一個小孔。

小孔剛剛出現，十幾隻手臂已同時伸了出來。

虬髯大漢哼了一聲，忽然一鞭向那些手臂抽去。

在一片痛苦的呼叫中，那些手臂又收了回去。

虬髯大漢這才叫着號碼，一個個的分配食物，衞小萍計算了一下，竟有七十九名之多。

分完食物，虬髯大漢立即關上那個小孔，然後推着車子，向來路退了回去。

待虬髯大漢去遠，商泓洋挽着衞小萍迅速奔到分發食物之處，他細心的在牆上尋找，終於找到了一粒按鈕。

他輕輕向按鈕一壓，小孔果然重現，他與衞小萍運足目力，同時向裏面瞧去。

他們只瞧了一眼，這一眼却使他們畢生難忘。

× × ×

據說陰間有地獄。

只不過陰間的地獄很少有人見過。

如果人間也有地獄，眼前的這幢房屋只怕就是地獄的代表。

不錯，它的確是人間地獄。

幽暗，混黑，帶着令人無法忍受的腥臭之氣。

× × ×

地獄之中必然有鬼。

是的，那的確是鬼。

缺鼻，少眼，爛臂，殘足，這些鬼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他們那殘缺之處都在流着膿，腥臭之味就是來自這般惡鬼。

× × ×

衞小萍在嘔，甚至於涕泗交流。

直待商泓洋幫她弄乾淨了一切，她才臉色蒼白的站了起來。

她遠遠的向那些牢房瞥了一眼道：「大哥！他們是……」

商泓洋道：「痲瘋病人。」

衞小萍一懍道：「痲瘋病人就是這樣？」

商泓洋道：「我想是的，病情嚴重的會全身潰爛，以至死亡。」

衞小萍機伶伶打了一個寒噤道：「痲瘋當眞可怕，但，是什麼人將他們關在此處？」

商泓洋道：「這就很難說了，也許是官府吧，有痲瘋的人是需要隔離的。」

衞小萍道：「走吧，大哥，這兒的環境令人可怕。」

商泓洋道：「好，咱們走。」

他們沿着虬髯大漢的去路前進，沿途鬼哭狼嗥，見到不少與適才所見相似的牢房。

衞小萍不敢再看，商泓洋却看了不少。

結果他有一項發現，原來那些牢房之中，全部關的是痲瘋病人。

但他們被人依病情輕重而分類，有的已逐漸痊癒，留下一塊塊醜惡的瘡疤。

痲瘋是一種十分可怕的傳染惡疾，當代任何名醫，也無法將它治癒。

但這座絕谷之中，却出現了令人難以相信的奇跡。

痲瘋患者已被治癒。

那麼主持此項計劃的，不論是官府或私人，必有一身超越羣倫的非常能耐。

商泓洋如不見識此人，豈不是虛度此生！

因此，他對衞小萍說明他的心意，希望她能同意他的想法。

衞小萍輕輕一吁道：「大哥！只要是你的決定，我都不會反對的，不過江湖之上，詭詐無比，那主持之人可能旨在救世，但也不敢担保他們不是準備害人。」

商泓洋一懍道：「啊，那就太可怕了。」

衞小萍抿咀一笑道：「瞧你，我只是提醒你一下吧了，幹嗎要如此緊張？」

商泓洋面色一肅道：「小萍！此事極端嚴重，如果那人是研製痲瘋毒藥，可能人類將面臨一次可怕的浩刼，咱們既然無意中碰上，就必須追査一個明白。」

衞小萍道：「大哥說的是。」

他們再度前進，就增加了一份小心，好在商泓洋的傷勢已然無碍，縱然碰到强敵，他自信足以自保。

× × ×

晨風徐拂，幽篁細細，一片青青翠竹之中，聳立着一幢高大的樓房。

樓房之前，有一條白石小徑，兩側青葱碧綠，長的是一片高約一尺的青草。

此時樓門緊閉着，門框上有一塊橫匾大書「天蠶堡」三字。

天蠶堡，這倒是一個十分罕見的堡名，商泓洋心頭一動道：「小萍！難道我穿的是天蠶絲？」

衞小萍道：「有此可能，否則，咱們墜崖時的巨大衝力，任何絲帛都將無法承受。」

商泓洋道：「這實在是一個詭異莫測的地方，天蠶堡主必是一位莫測高深的人。」

衞小萍道：「大哥！這地方……」

商泓洋道：「這地方怎樣？」

衞小萍道：「有如此巨大一幢樓房，却瞧不到半個人影，小妹覺得有點陰森森似的。」

商泓洋道：「妳說的對，不過有人來了，咱們小心一些。」

商泓洋說的不錯，果然由堡牆的右側轉出三人。

他們是兩名彪形大漢挾着一名少女，一陣嚶嚶啜泣之聲，隨風飄了過來。

片刻之間，他們走近商衞二人的藏身之處，然後轉向另一條小徑。

衞小萍覺得那名少女楚楚可憐，遂對商泓洋道：「大哥！咱們要不要救她？」

商泓洋道：「不可冒昧動手，咱們跟過去瞧瞧。」

衞小萍道：「好的。」

在一座小山之前，前行的三人停了下來，其中一人向山壁上輕輕一按，赫然出現一道黑黝黝的暗門。

此時一名彪形大漢將那名少女拖入門內，暗門立卽自行關閉，山壁也同時復原。

約莫盞茶時分，門內忽然傳出一股沉悶的呼叫，隱約間像是開門二字。

果然，守在外面的大漢再度向壁間一按，暗門再開，出來的却只有一名大漢。

商泓洋與衞小萍互相瞧了一眼，直到這兩名大漢走遠，他們皺起的眉頭還無法展開。

原因是旣入寶山，怎能空回？他們分明瞧見一名少女被關在那山洞之內，怎能夠袖手不管？

管就得進入山洞，可是由適才那兩名大漢的行動判斷，山洞的暗門只有外面才能開。

那麼他們就必須留一個在外面，準備隨時替入洞的開門。

但，這座絕谷危機四伏，誰也無法預料何時會發生凶險，他們一旦分開，豈不要牽腸掛肚？

良久，商泓洋長長一吁道：「小萍！我進去……」

衞小萍道：「不，我去。」

商泓洋道：「妳聽我說，小萍，裏面是囚犯，不會有任何危險，在外面的倒要時時提防，避免被別人發現，不過我已替妳找好了藏身之處，也只有妳才能在那裏藏匿。」

衞小萍道：「哦，藏在那裏？」

商泓洋道：「瞧到暗門斜上方麽？那裏有一窩草……」

那一窩草不太多，衞小萍身材嬌小，大致不會發生問題，而且它距離暗門不過五尺，也可以聽到裏面的呼喚。

衞小萍點點頭道：「好吧，不過我先瞧瞧怎樣開門，再躲進草裏去等你。」

他們找到一方色澤較深表面光滑的石塊，商泓洋用力一按，山壁立卽出現一道暗門。

衞小萍道：「大哥！你進去吧，但不要就擱得太久。」

商泓洋道：「我知，妳也要當心一些。」

他戒備着縱身入洞，剛剛踏入洞門，身後的山壁卽自行關閉。

此時驟然由明入暗，他無法瞧到洞內任何景物，他只好閉着雙眼，片刻後才重行睜開。

現在他已能瞧到一綫微光由石隙間漏出，及趨前仔細査看，原來那兒另外有一道石門。

他試着舉手一推，石門竟應手而開，一片柔和的綠光，由一條長長的甬道之中射出。

綠光是由甬道兩側所鑲的珠子發出的，光綫雖然不强，但景物則能一覽無餘。

甬道的兩側是一間間的房屋，語聲，歌聲，嘆息，以及哭泣之聲正响成一片。

難道這也是牢房，否則人聲爲什麼會如此之多？

不管是不是牢房，他既已入洞就必須査一個究竟，因而逕向那哭聲之處走去。

他才跨出幾步，一雙男女忽然由一扇房門走出。

商泓洋向他們瞧一眼，不由得神色一呆。

原來那雙男女，約莫都在二十五六，男的敞胸露腹，衣衫不整，女的釵橫鬢亂，酥胸還在半露着。

商泓洋沒有與異性眞箇消魂的經驗，但他也明白這雙男女適才在做些什麼了。

令人不解的是他們面色木納，表情遲鈍，雖在極度歡娛之後，竟然瞧不出半點興奮的感覺。

自然，如果他們知道自己是行屍走肉，如果他們知道自己的未來將是一個悲慘的結局，縱然一時情慾難禁，但當事過境遷之後，那短暫的歡娛也會爲悲愁所取代。

惻忍之心，人皆有之，此情此景，商泓洋焉能不付之一嘆。

他們聽到了商泓洋的嘆息，也向他投過來一瞥。

只不過這一瞥依然是那麼冷漠，平靜，並且立卽回首他顧，對一個從未瞧到過的陌生人忽然出現，更沒有絲毫訝異之色。

商泓洋忍不住趨前數步道：「這位兄台請了。」

「什麼事？」

「小弟有一不明白之處，不知兄台能否賜告？」

「嗯。」

「請問兄台是不是爲痲瘋所苦？」

這回那位少年不再面色木納了，他忽然雙目暴睜，顯出一臉錯愕之色。

「難道你沒有痲瘋病？」

「沒有。」

「哦，你不是他們送來的？」

「不是，在下是墜崖未死，偶經此地，因爲發現兩名大漢將一名少女帶進此間，所以才來瞧個究竟。」

「那你就只好葬身此間了。」

「爲什麼？」

「難道你瞧不出洞門的古怪？」

「我知道，不過外面還有我一位友人。」

「啊……」

那人此時當眞震動了，他的臉上湧起一片求生之機。

但那求生之機就像一片無根的浮雲，只不過刹那之間，便被狂風吹得烟消雲散。

「那沒有用的，本谷並無出路，而且……咳，我等又身染惡疾……」

他的語氣十分平淡，像一個勘破生死，大澈大悟之人。

但商泓洋却被他的言語嚇得心頭一懍。

沒有出路，必然就是死路。

老死絕谷，又與這般痲瘋患者有何差異？

死，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任何英雄豪傑，也無法逃過一個死字。

其實人生百年，終有一死，死並不可怕。

但他不願就這麼一死，他認爲必須死得有聲有色。

忽然他心頭一動道：「朋友！你不是從小就生長在這片絕谷吧？」

那人道：「我如果是生長在這片絕谷，大概二十六年前就已經不在人世了。」

商泓洋一怔道：「朋友今年貴庚？」

那人道：「虛度二十六個寒暑。」

商泓洋微微一笑道：「好，請問朋友，你旣非出生本谷，難道你跟在下一樣，是失足掉下來的？」

那人一嘆道：「我雖不是掉下來的，却也不是走進來的，只是南柯一夢，便落得這般生不如死！」

商泓洋愕然良久道：「朋友往日就已染上痲瘋？」

那人道：「不。」

商泓洋道：「後來怎樣染上的？」

那人道：「本谷有兩種特殊的產物，閣下如果曾經留意……」

商泓洋啊一聲道：「痲瘋花，痲瘋草？」

那人道：「是的，本谷谷主將它們合藥，咱們這般人就變作試藥的犧牲者了。」

商泓洋錯愕良久道：「谷主也在研究解毒之藥？」

那人道：「也許是的。」

商泓洋道：「朋友見過谷主？」

那人道：「見過，她是一個蒙面女人。」

商泓洋道：「朋友不必灰心，在下將盡力爲各位尋取解藥，適才有一位被送來的少女，想必與朋友是同樣的遭遇？」

那人道：「不錯，進入此間之人，除了閣下，無人可以倖免。」

商泓洋雙拳一抱道：「只要在下留得命在，必爲各位尋找出路及解藥，告辭。」

身形一轉，逕自奔出石門。

× × ×

「大哥！那位姑娘呢？沒有找到？」

衞小萍極爲關心那名少女，當她接出商泓洋之後，立卽向他詢問。

商泓洋嘆息一聲道：「她在裏面，但我不能帶她出來。」

衞小萍道：「爲什麼？」

商泓洋道：「裏面的人數很多，全都是身中初期痲瘋病毒之人，咱們帶她出來也於事無補。」

衞小萍道：「那咱們怎麼辦？」

商泓洋道：「只有找到谷主才能作澈底解決。」

衞小萍道：「可是咱們人單勢孤。」

商泓洋道：「是的，咱們的確人單勢孤，但如果不冒一點風險，今生今世咱們就無法出此絕谷了。」

衞小萍道：「你旣然這麼說，我聽你的就是。」

商泓洋道：「好，咱們走。」

他們十分小心的接近天蠶堡，再由後院縱身而入。

沒有警衞，沒有伏樁，這幢看似險惡的天蠶堡，像是一個無人之地。

不過商泓洋明白，絕谷天塹，無人能夠進入，用作試驗痲瘋病毒之人，又被關在牢房之內，在如此情形之下，自然沒有設置警衞伏樁的必要。

衞小萍沒有想得那麼多，她輕鬆的吁出一口長氣道：「咱們白緊張了一陣，原來鬼影子也瞧不到一個。」

商泓洋道：「絕谷無人進入，他們自然無須設置警衞，只是這並不能證明咱們沒有危險，妳千萬不可大意。」

衞小萍微微一笑道：「我知道，瞧你婆婆媽媽的。」

他們由後院進入一個虛掩着的月洞門，一陣熟習的香味，忽然隨風飄了過來。

衞小萍深深的吸了一口道：「大哥！我餓了。」

商泓洋道：「我也是，咱們去瞧瞧。」隨着香味一找，果然是一間厨房。

這間厨房很大，蒸炒煮炸，樣樣俱全，正有兩男四女在裏面忙碌着。

商泓洋由地上檢起幾顆小石子，雙手一抖，分向那六人擊去。

商門「雪花六出」的手法果然玄妙無比，他衹是舉手之間，就已制住他們的穴道。

衞小萍首先奔進厨房，走向一口熱氣騰騰的大鍋，她只瞧了一眼，柳眉就輕輕一皺。

原來那口大鍋煮的是一鍋南瓜，她雖是飢腸轆轆，對南瓜興趣仍然不高。

另一邊有幾口小鍋小灶，也是熱騰騰的，她再奔過去一瞧，粉頰上立即便堆起了一片笑意。

「大哥！快來，這裏有清燉鷄，紅燒肘子，啊，好香。」

她找來兩雙碗筷，將鍋裏的菜盛了出來，分了一碗給商泓洋，就夾起一塊紅燒肘子往咀裏送。

商泓洋忽然一把抓着她的手腕道：「等一等，小萍。」

衞小萍一怔道：「等什麼？」

商泓洋道：「我害怕裏面滲有痳瘋粉，待我先找一個人嚐嚐。」

衞小萍心頭一震，幾乎將一碗香噴噴的肘子摔了下來。

商泓洋隨手抓來一名大漢，先拍開他的穴道，再指着小鍋裏的菜餚道：「這裏面有沒有痳瘋粉？」

大漢雙眼一翻道：「你是誰？」

商泓洋道：「你不必管我是誰，先回答我的問話。」

大漢並未回答商泓洋的問話，只是冷哼一聲道：「朋友！天蠶谷可不是你們撒野的地方，要想死得痛快一點，就別自我找麻煩。」

商泓洋道：「在下的生死不必閣下關心，我問的話你說是不說？」

大漢道：「不說。」

商泓洋道：「那麼自找麻煩的是你閣下了，這可不能怪我。」

他忽然屈指輕彈，制住大漢的啞穴，再迅速點出兩指，大漢像中了邪似的，立即仆倒地上痛苦的翻滾起來。

商泓洋使用的是倒血逆經的手法，縱然是鐵打的漢子也忍受不住，何況此人不過是一個起碼角色。剎那之間，大漢已全身發紫，汗水浸透衣衫，在地上滾出一片水漬。

最痛苦的是他無法出聲，連哼一下都不可能，看樣子不出半個時辰，他可能因此而喪失生命。

衞小萍瞧得心有不忍，遂轉向商泓洋道：「大哥！放了他吧，我不餓了。」

商泓洋微微一笑道：「不是我心狠手辣，不用點霹靂手段他怎肯說實話。」

話雖如此，他終於解開了那名大漢的穴道，連啞穴也一併解開。

他喘息一陣之後，商泓洋再問道：「在下不想殺人，但願閣下能夠識相一點。」

大漢哼了一聲，說道：「不要得意，朋友，你們雖然僥倖從牢中逃出，但可惜仍是一條死路……」

商泓洋道：「這個不勞費心，你只要告訴咱們鍋中的菜餚有沒有痳瘋粉就是。」

大漢道：「這是谷主食用的，怎會有痳瘋粉？嗯，難道你們沒有吃過痳瘋丸？」

商泓洋道：「你呢？你有沒有吃過？」

大漢道：「沒有。」

商泓洋道：「好，你吃點菜吧，算咱們適才對閣下不禮貌的補償。」

大漢沒有說什麼，逕自取來碗筷，將兩樣菜都吃了一點。

商泓洋知道菜餚不會有毛病，隨手點了大漢的穴道，才與衞小萍飽餐一頓。

他們剛剛塡飽肚皮，商泓洋忽然發覺有異，他目射殺光，冷冷一哼道：「小萍！咱們已被包圍了。」

衞小萍凝神一聽，再點點頭道：「來人不少，大概有二三十個。」

商泓洋取下一把竹筷，將它折成數十截，然後對衞小萍說道：「小萍：妳帶有多少枚鐵環？」

衞小萍道：「三十六枚。」

商泓洋道：「好，咱們比比暗器，看誰的最爲準確。」

衞小萍道：「咱們不出去？」

商泓洋說道：「咱們據守此屋，則主動操之在我，待逼出他們的堡主，咱們再出去也不遲。」

他語音未落，忽然右手急揮，兩名衝進厨房的大漢悶哼一聲，便一起摔倒下去。

衝向厨房的自然不止兩個，但前面的一倒，後面的難免身形一窒。

接着叱喝之聲大起，又同時衝進六人。

這六人的命運自然不會比前兩名更好，他們每人都挨了一截竹筷，在門內堆成了一道人牆。

衞小萍道：「大哥好手法！」

商泓洋道：「我想他們會改向窗子進攻，現在要瞧妳的了。」

衞小萍道：「大哥注意厨房門，窗子交給我就是。」

商泓洋猜的不錯，一條人影果然由右窗竄入。

可惜他還身在空中便中了一枚鐵環，噗的一聲巨响，直摔得塵土沖天。

此時人影再閃，左面的窗子又有一人躍入，此人的身手較適才幾人爲高，他曾經揮舞着長劍撥打鐵環，結果仍然摔倒下去。

衞家鐵環爲武林一絕，此人雖是武功不弱，但無法逃過此一厄難。

現在外面的攻勢停止了，他們似乎已發覺被困在厨房裏面的，決不會是兩個平常之人。

×　×　×

松濤在輕輕的响着，偶爾傳來一陣單調的脚步之聲。

時間就這麼悄悄的逝去，幌眼間過去了近半個時辰。

衞小萍此時取回了她的鐵環，並拾得一柄長劍交給商泓洋，他的劍在墜崖之時丟了，正需要一把稱手的傢伙。

瞧瞧地上橫七豎八的大漢，衞小萍眉峯一皺道：「大哥！怎麼全無動靜？」

商泓洋道：「也許他們在研究對付咱們的辦法。」

衞小萍道：「咱們怎麼辦？」

商泓洋道：「等。」

衞小萍道：「就這麼等下去？」

商泓洋道：「不錯，等，等是以不變應萬變，我相信天蠶谷主必然等不過咱們。」

衞小萍道：「我知道，咱們佔據厨房，他們就沒有吃的，可是咱們要時時防備偷襲，精神也是一項嚴重的負荷。」

商泓洋道：「這樣總比挨餓好多了，而且咱們還可以分班歇息。」

於是，他們就這麼等下去，直到夜色蒼蒼

，依然毫無動靜。

商泓洋將幾名被他倆以暗器擊倒的人搬進厨房，這般人全都未死，只是穴道受制而已。

他先將門窗緊閉，再將一名大漢的衣衫剝下，然後帶着歉意的說道：「對不起，朋友，在下的衣衫無法再穿，不得不讓你受一點委屈了。」

這名大漢冷冷道：「士可殺，不可辱，你最好給楊士雄一個痛快。」

商泓洋一怔道：「閣下就是名震大江南北的梅花劍客楊士雄？」

楊士雄雙目一闔，不再回答商泓洋的問話，但他那面色之上，却是一股切齒深仇的毒怨之色。

商泓洋微微一笑，將剝來的衣衫還給梅花劍客楊士雄道：「在下不知道是楊大俠，開罪之處尚請原諒。」

楊士雄哼了一聲，似乎商泓洋還衣告罪，均不能抵消適才所受的侮辱。

衞小萍瞧得心中有氣，忍不住撇撇咀道：「大哥！梅花劍客當眞是個名滿大江南北？」

商泓洋道：「江湖上都這麼說嘛。」

衞小萍道：「江湖傳言未必可靠，而且此人八成不是梅花劍客。」

楊士雄忽然雙目暴睜道：「在下縱然是梅花劍客，也不會放在鐵環莊的心上，要殺要剮姑娘儘可動手，再要肆意侮辱，莫怪楊某出言不遜！」

衞小萍纖足一跺道：「大哥！你看……」

商泓洋冷冷一哂道：「名滿江湖的一代大俠，豈能任人侮辱？不過在下有一不解之處，不知楊大俠願不願賜教？」

楊士雄道：「什麼事？」

商泓洋道：「在下久聞梅花劍客叱咤風雲，笑傲江湖，縱然是當今的一代宗師，也不會放在楊大俠的眼裏，那麼楊大俠必然就是天蠶谷主了？」

楊士雄道：「這個……」

商泓洋道：「怎麼，難道天蠶谷主另有其人？」

楊士雄道：「是的。」

商泓洋道：「這就不能怪咱們了，按梅花劍客的成就，怎能供人驅策！咱們不信任閣下並沒有錯。」

楊士雄長長的一嘆，說道：「在下有難言之隱……」

衞小萍哼了一聲道：「閣下的難言之隱，八成是中了痳瘋病毒，其實閣下一頭撞死豈不乾脆，何苦貪生怕死，葬送掉一世英名。」

楊士雄面帶愧色的道：「姑娘責備的是，其實楊某之所以不死，完全是心有不甘。」

商泓洋道：「那麼楊大俠願不願跟咱們合作？」

楊士雄道：「怎樣合作？」

商泓洋道：「毀掉天蠶堡爲江湖除害。」

楊士雄搖搖頭道：「天蠶堡不亞於龍潭虎穴，你們想得太容易了。」

商泓洋奇而問道：「哦，楊大俠能否指示一二？」

楊士雄忽然話鋒一轉道：「鐵環莊雖是威震江湖，但從不爲他人之事做半分義擧，兩位如此做法，楊某頗爲費解。」

商泓洋道：「這位衞姑娘確是鐵環莊的，在下不是，不過這些都不重要，咱們既來天蠶堡，就要爲受害者盡一點棉薄之力。」

楊士雄道：「朋友是那位高人？」

商泓洋道：「在下商泓洋。」

楊士雄道：「進入天蠶堡的就祇是你們兩位？」

商泓洋道：「不錯。」

楊士雄道：「兩位是怎樣進來的？」

商泓洋道：「咱們是由懸崖之上失足掉下來的。」

楊士雄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笑道：「墜崖能夠不死，兩位的福命倒是很大。」

商泓洋道：「所以還要碰碰運氣，希望楊大俠能助咱們一臂之力。」

楊士雄道：「對不起，楊某無力相助。」

商泓洋估不到說了半天廢話，還是被他一口拒絕。

自然，別人既然不願相助，他也不便強人所難，因而微微一笑道：「人各有志，在下不敢勉强，如果楊大俠能賜告一點天蠶堡的內情，在下就感激不盡了。」

楊士雄道：「楊某所知有限，實在無可奉告。」

衞小萍怒道：「你適才不是說天蠶堡不亞於龍潭虎穴麼？爲什麼你又無可奉告？」

楊士雄道：「那是楊某的一種感覺，只不過給兩位一個忠告吧了。」

衞小萍撇撇咀道：「大哥！我說的不錯吧，名震大江南北的梅花劍客會是他這等窩囊相？你換上衣衫吧，此等人何須對他客氣！」

楊士雄面色一變，一雙怒目狠狠的瞧向衞小萍，但他又迅速收回目光，發出一聲無言的長嘆。

商泓洋不願給楊士雄太過難堪，搖搖頭道：「算了，我這身破爛的衣衫陪我渡過了無數艱險，丟了它我還有點捨它不得。」

楊士雄忽然冷冷道：「你最好在外面加一件長衫，否則……」

商泓洋道：「否則閣下就要將我當作要飯的了？」

楊士雄道：「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閣下得了一張天蠶絲就如此炫耀，哼……」

冷哼之後沒有下文，神色上却顯出一份輕視。

商泓洋沒有注意楊士雄那鄙夷的神色，他的精神已完全被天蠶絲三個字所佔據。

「喂，楊大俠，你在說什麼，天蠶絲？」

楊士雄向商泓洋那茫然的神色瞧了一眼，他也感到頗爲愕然。

一個人無論怎樣會裝，在經驗豐富之人的眼中，必能瞧出一點破綻。

梅花劍客楊士雄久走江湖，是一個經驗十分豐富的人。

但，他瞧不出商泓洋的半點破綻。

而且，商泓洋如是有心炫耀，他何必故作不知？

於是，楊士雄那鄙夷的面色有了改變，對商泓洋，他不再有厭惡感覺。

只是他還不能盡信，久走江湖的人，疑心也較一般人爲多。

因此，他淡淡地道：「天蠶結網之處，終年毒霧瀰漫，無論人畜中者必死，閣下能夠獲得如此巨大的一張天蠶絲，不能說不是一樁異數。」

商泓洋道：「照楊大俠這麼說，咱們確是十分幸運。」

楊士雄道：「一個人不能時時幸運，如果讓別人都知道你獲得一張天蠶絲，你的噩運也許就開始了。」

商泓洋道：「多謝指教。」

衞小萍說道：「大哥！你必須加上一件外衣。」

商泓洋道：「我知道。」

衞小萍道：「那你還等什麼？地上躺的那般人的身上都有。」

商泓洋輕輕一點頭，說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未完）

遊俠傳奇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偵騎（八）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鐵慶國着令秦康元將功贖罪，助他偵查四宗命案的兇手，秦康元矢誓答應後，鐵慶國遂將他假釋。在那一晚，鐵慶國原料會有不尋常的局面出現，詎將近天明，仍沒見任何動靜，只發現有少數不明來歷的人在摸黑走動，鐵慶國立即召集保安隊員，下令澈查那批不明來歷的人的動機和下落，各隊員奉令出動後，鐵慶國驀見有一大漢站在辦公室外，鐵慶國驚訝於守衞的疏忽，忙親自向來人責問，據來人稱是要來作綫民，鐵慶國歡迎他入內，他婉拒的說他是翻牆進來的，作綫民的如讓人知道身份，那是很危險的——

威脅奪寶藏　挾持迫吐秘

「對對對！」鐵慶國盡量使語氣溫和，以爭取對方的信任。「你是那裏人？姓什麼？叫什麼？」

「鐵隊長！這……我看沒有必要問吧？」

「好好好！我不問。」鐵慶國百般遷就，以他的經驗，只看浮標顫動的情形，就能看出觸動鈎餌的是一條大魚。「那麼，你能告訴我，你能提供我那一方面的綫索嗎？」

「我可以提供關於那幾件命案的綫索。」

這話一進入鐵慶國的耳中，他的疲態一瞬間全消。他非常緊張地問：「你是說，你知道誰是兇手？」

「是的。」

「這不能憑空指認，要有憑據啊！」

「當然。」那人的語氣顯得很有把握。

「好！說出來吧！」

「鐵隊長，聽說當綫民都有酬勞的，你說是嗎？」

「當然啦！如果你提供的綫索眞有價值，因而破案，因而緝獲兇手，保安隊會拿出一筆鉅額賞金。」

「鉅額賞金？鐵隊長能够告訴我一個數目嗎？」

鐵慶國倒還沒有遇到過這種情況，竟然一時答不上話來。躊躇半晌，他才說：「本縣一共發生了幾宗命案，你弄清楚了嗎？」

「四宗。」

「如果你提供的綫索破了其中一件命案，你就可以得到一百塊大洋的賞金。」

「如果四宗全破了呢？」

「那就是四百塊。」鐵慶國是實話實說。「老實說，保安隊現在還沒有這筆錢。不過，破案之後，我可以向本地富商去募捐，我有把握不會使你落空。」

「鐵隊長！說句您不見怪的話，這四百塊大洋的賞格太少。不過，我倒不是爲錢才來當綫民的。」

「哦！」鐵慶國被這個人的言語弄得糊塗了。

「鐵隊長！每一個人在這一生一世中總會有一些不平凡的際遇，有痛苦的，有歡樂的……而我呢？曾有一段非常辛酸，委屈的遭遇，算起來已將近十年了……」

「說出來，我是專門爲人伸張正義的。」

「對不起！直到目前爲止，還不足爲外人道。」

「那……？」鐵慶國也不知如何是好了。

「我絕對可以協助鐵隊長偵破這四宗命案，但也希望隊長帮我作一件事，就算是交換條件好了。」

「先說說看，看我能作不能作。」

「請鐵隊長下命令，立刻將殷維九關禁起來。」

鐵慶國的臉色變了：「你的要求太過份，殷維九並沒有作奸犯科，我憑什麼關禁他？而且……」

「鐵隊長！聽說政府有命令下來，全面肅毒禁烟，有這回事嗎？」

「不錯，有這回事。全面肅毒工作已開始一個月了。」

「如果在殷維九的家裏查出鴉片烟，他算作奸犯科嗎？鐵隊長可以用藏毒的罪名關他起來嗎？」

「殷維九家裏藏了鴉片烟？」

「是的。」

「你知道藏在何處嗎？」

「他家堂屋有一座神龕，神龕下面有一個暗屜，鴉片烟就藏在裏面。」

鐵慶國道：「你怎麼知道如此清楚？莫非是你栽贓？」

「鐵隊長！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

「因爲你的言行不够光明磊落，我是身負地方治安之責的長官，你在我面前連姓名都不願說……」

「我姓白，雙河溝的人，大夥兒都管我叫白大，年輕人叫我白大爺……鐵隊長！這够了吧？」

雙河溝近在咫尺，鐵慶國對那邊很熟，而且是他的管轄區，他也知道雙河溝姓白的佔多數。

「白大！你跟殷維九有舊恨嗎？」

「是的。」

「你倒很坦白，我現在就去搜查殷家……不過，你不能離開隊上。」

「爲什麼呢？」

「我是保安隊隊長，當然不能鬧笑話。」

「好吧！我就留在這兒吧！」

「關於命案……」

「只要鐵隊長把殷維九關進了牢籠，我立刻就提供綫索，包管你手到擒來，不費吹灰之力。」

鐵慶國拍手叫人，其實，隊上也只剩下一個衞兵了。他向那衞兵低聲囑咐，敎他將姓白的看管起來。他則匆匆地離開了朱家大院。

他只在街上轉了一圈，就找到了好幾個手下：這時候，里弄巷道處處都佈滿了保安隊的人。

來到殷府，殷維九迎到門前，鐵慶國也不多話，立即就展開了搜查工作。神龕底部的確有一個暗屜，那裏面有一個油紙包。這時，殷維九的臉色變了。

鐵慶國並沒有立刻下令解開那個油紙包，只是鐵青着臉，沉聲問道：「殷大爺！現在政府下令肅毒禁烟，你知道嗎？」

「知道。」殷維九連連地點着頭。

「有人密告，說你家裏藏了鴉片烟。」

「鐵隊長！沒這檔子事，我是一不吸、二不賣……」

「這油紙包是什麼東西？」

「不瞞你說，那是……那是一點值錢的東西……」

「哦？……我可以打開來看看嗎？」

「當然可以，不過，請鐵隊長跟我回到內房去……」

「用不着，就在這裏。」鐵慶國扳着臉說：「密告的人說你將鴉片烟藏在神龕一個暗屜裏，有這種事，我要辦你；沒這種事，我就辦那密告的人……打開。」

一聲令下，鐵慶國的部下立刻就動手。油紙包包了一層又一層，到了最後是一隻精緻的小木箱，木箱上還有一把精巧的小銅鎖。殷維九從貼身處拿出鑰匙將鎖打開。

木箱中全是珍珠、瑪瑙、寶石之類，光華燦爛，耀眼奪目。連鐵慶國這種淡泊名利的人見了都爲之心動。

鐵慶國吁了一口氣說：「殷大爺！這麼值錢的東西千萬要放好，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你要記住這兩句話啊！」

「是！是！謝謝隊長！謝謝隊長！」

鐵慶國立刻率人離去，他沒有理由堅信那姓白的話，漫無目的地搜索下去。現在，他要趕回隊上，逼迫姓白的交代那幾宗命案了。

殷維九送走了鐵慶國，却在那兒發楞。神龕下有一個暗屜，應該是一個只有他才知道的絕大秘密，外人是怎麼知道的呢？匹夫無罪，懷璧其罪，他一想到鐵慶國臨行時留下的這兩句話，就不由自主地打了一個冷顫。

「來人！」他輕喊一聲。

人就在左右，立刻有數名壯漢垂首候示。

殷維九沉聲下令：「掩門，拒不見客，前門後門，院牆四週，分別派人嚴密把守……快去！」

那些大漢立刻分頭而去。

一方面，殷維九作了嚴密防範；另一方面，他遣走這些人，才可以將這些珠寶作秘密的藏匿。

就在這時，他的身後突然傳來一聲冷笑。

殷維九身子電旋，發現大廳門口站着一個人：這個人是最令他心驚肉跳的——他是章福霖。

殷維九吃驚得差一點失聲大叫，可是數十年江湖闖蕩的經驗立刻告訴他，果眞失聲大叫，那將招致非常嚴重的後果，因此，他深深吸一口氣，使自己平穩下來。

「原來是章老弟！你還沒走呀？」

章福霖淡淡地笑着說道：「入寶山豈可空回？」

「哦？」殷維九不自禁地退後了一步。

「殷大爺！咱們能面對面坐下，心平氣和地談一談嗎？」章福霖一面說話，一面自己已先坐了下來。

「當然可以呀！」殷維九在他對面坐下，那個珠寶箱始終緊緊地捧在手裏。

「殷大爺！談來談去，又要談到那個女人了……」

「那個女人？」

「那個姓郭的，也就是那天夜晚在一家小客棧裏將一包金銀珠寶托付給你的那個女人，你不會忘記吧？」

殷維九無言，他似乎覺得此刻再要否認這件事，那就太無聊，也太侮辱他過去在江湖上的成就了。

「你接受了她的托付，當時倒不想吞沒這筆財富，因爲你太了解江湖的凶險，也知道這樣一筆財富不可太太平平地吞下去……可是，當你到了雙河溝，找到了白大爺，白大爺堅不收這筆財寶，而且還表示不認識那個姓郭的女人時，你的主意變了……你下決心要將這筆財寶侵爲己有。」

「你就好像在旁邊看見似的。」殷維九冷冷地說。他沒有否認，也沒有承認。

「我很了解你的心理……」

「往下說吧！」殷維九知道還有下文。

「後來你想想仍然不妥。白大爺拒不收受

並非不愛財，而是怕惹禍。他一定會在暗中觀察，等他發現身邊沒有危險時，他會主動與你聯繫，而且，姓郭的女人也會查明你是否已經照她的托付去辦。那時，你不但一無所獲，還可能遭到殺身之禍。於是，你便決定先下手爲强。」

殷維九沒有接腔，不過，他的臉色，很陰沉。

章福霖道：「你決定謀殺白大爺，來他一個死無對證。」

殷維九仍然沒有接腔。

「白大爺就在這個時候失踪了。」

殷維九眞沉得住氣，依然沒有接腔。

「殷大爺！您是老江湖，前算後算，還是覺得不妥，於是將那首飾上的珍珠，寶石卸下來，換上了假的，所以跟原來的東西一模一樣，萬一有一天原主人追索到你的時候，你還可以用來搪塞一陣，我沒有說錯吧！」

殷維九深深的吸了一口氣，似乎要作辯解了。

可是，章福霖却比他先開口：「這件事你計劃得很週密。不幸得很，你有三件事沒有想到。」

「那三件事？」

「第一，你沒有想到這個世界上有一個愛管閑事的人，而這個愛管閑事的人正好跟那姓郭的女人碰上了。」

「那個愛管閑事的人就是你，對嗎？」

「不錯。」

「再往下說吧！」

「第二，白大爺被你推下了懸崖絕壁，而他却沒有死，這也是你沒有想到的。」

「第三呢？」

「這第三我要是說出來，你一定會大吃一驚。」

「未必。」

「希望如此。」

「那就請講吧！」

章福霖吸一口氣，緩慢地說：「那個姓郭的女人並不知道她所托付的人是誰，雖然經我帮忙，也沒有查出到底是誰侵吞了她那筆鉅大的財富，結果是你自己帮了我們的忙。」

「哦？」

「嚴格說來，你沒有什麼嗜好，就是好色，偏偏又遇上了夏小君，夏小蘭這一對烟花姊妹，你大享齊人之樂，一時樂而忘形，賞了她們一人一粒珍珠。」

殷維九的額頭上開始冒出了冷汗。

「她們求售於市，露了痕迹。那是特大的東珠，並非凡品，你也沒有想到咱們在各大珠寶玉器行都佈了眼綫。於是，我帶這對姊妹到本地來認人……提起這件事，我心裏非常難過。我應當有所防範，而我却忽略了，所以，她們才雙雙被殺殞命。」

「是誰殺了她們？」

「萬風堂。」

「幸好不是我。」

章福霖道：「但是，萬風堂是受你指揮去殺她們的。」

「我爲什麼要殺她們？」

「滅口呀！」

「你沒有憑據。」

「殷大爺！你不妨慢慢往下聽，你當時慷慨賭珠，事後又深深反悔，立刻就趕回省城去想追回來，可是，這一對姊妹芳踪已渺，你情知不妙，立刻思索挽救的方法。」

「章老弟！你這個人在編故事，沒有人會信的。」

「我會信，你會信，鐵隊長也會信。」

殷維九在聽到鐵慶國三個字的時候，渾身顫抖了一下。

「殷大爺！你現在還有什麼話說呢？」

「章老弟！說出你的來意吧！」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你逃得了這，逃得了那，但是，逃不了『公道人心』四個字。」

「章老弟！不必說這些好聽的，你的來意到底是什麼，爽快點說出來，我姓殷的不會讓你失望。」

「怎麼啦？你想化錢塞我的嘴？」

「哼！」殷維九無可奈何地冷笑了一聲。

章福霖道：「殷大爺！你承認萬風堂是你的劊子手嗎？」

「胡說！」

「我知道你會狡賴，不過，你賴不掉。」

「只要你拿出憑據來，我俯首認罪，不說二話。」

「如果我說出來的分析與事實完全相符，你也應該俯首貼耳，心悅誠服，不再說二話才對。」

「好！你說。」

「當那夏小蘭，夏小君姊妹倆再度前來找你時，你才發覺自己作了一件非常愚蠢的事，那時候還沒有立即動手殺人滅口，却先到如意賭坊去輸了一筆鉅欵。然後又玩出賴債，請賭界高手前來撈本的一連串把戲。你如此作無非只想表示一件事——三十萬賭債足以使你傾家蕩產。」

殷維九深深吸了一口氣，沒有說話。

章福霖又繼續往下說：「事實上呢？你只要拿出三、五顆東珠去賣掉就能還掉這筆賭債。當你玩的這些花樣傳揚出去時，連那姓郭的女人都認爲這筆珠寶不可能在你手裏。即使曾經經過你手，也早被揮霍殆盡，只有我沒有被騙。看起來，你這個騙子在我面前是無計可施的。」

「你的目的是什麼？我已問過好多遍了。你爲什麼不答覆我？難道，你還有什麼顧忌不成？」

「殷大爺！在你沒有坦承一切過錯之前，我是不會再與你深談的，與人深談，必須對方具有誠意。」

殷維九道：「你要我怎麼說？要我說什麼？章老弟！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你不要逼人太甚呀！」

「最後有幾個問題要請你忠實答覆。」

「你問。」

「你派人到省城去，是想追殺原主的，對嗎？」

「不錯，叫你，你也會這樣作。」

章福霖道：「不幸得很，你竟然作了一連串的錯事。」

「錯在那裏？」

「像我這種人，比狼還狡，比狐還奸，我會相信那個人就是郭大桐嗎？殷維九，你也太小看我了。」

「他的確不是郭大桐，但我並沒有教他冒充，是他自己主張的。既然有了消息，我又不能不派人去看看。」

「你這一動，更使我對整個情況的判斷有了信心，於是，略施小計，請鐵隊長來查出了這一盒珠寶。」

「哦！原來是你玩的花樣，這我倒要請教了，你怎麼知道神龕下面有個暗屜，這消息是誰告訴你的？」

「說出來你一定會大感意外，是萬風堂洩漏的。」

「你不要唬人，萬風堂能爲我殺人，他對我還會不忠實嗎？這個消息，一定不是他洩漏的。」

「哼！」章福霖冷笑了一聲。「說是他洩漏的，那還太客氣，其實，這個消息是他賣給我的。」

「哦？」殷維九的臉色不禁一變。

「像萬風堂這種人不可能對人忠實，他爲你作事是爲了圖利；對我又何嘗不如此？有錢能使鬼推磨呀！」

殷維九原本神色沮喪的，此刻，突然目光一亮，語氣也振作起來：「有錢眞能使鬼推磨嗎？」

「當然。我一試再試，屢試不爽。」

「果眞如此，章老弟就開個價碼吧！」

章福霖神態嚴肅地問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我想用錢堵上你那張會說話的嘴。」

章福霖冷峻地回答：「這恐怕辦不到。」

「哦！你剛才還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但我不是鬼。」

「就算你是神，怎麼樣？錢也能通神。」

「我既不是鬼，也不是神。我是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人性的人。我將一切都看得很重要，唯獨金錢不入我的眼睛。」

「那麼，如何才能收買你這個人呢？」

章福霖一字一字地說道：「滿足我的好奇心。」

「如何才能滿足你老弟的好奇心？」

「回答我兩個問題，要誠實地回答。」

「以後呢？」

「我就放你一馬。」

「一言爲定？」

「絕不食言。」

「好！你問吧！」

「是誰殺死金鈎章的？」

「萬風堂。」

「也是受你之命？」

「不錯。」

「爲什麼要殺他？」

「我在如意賭館輸了三十萬大洋，固然是一計，但是想想秦康元那夥人逼起賭債來也很難受，我就想抓他一個把柄。剛好金鈎章和秦康元發生了爭執，不歡而散。我就抓住了這個機會，任何人都相信是秦康元下的手。」

「好！第二個問題，是誰殺了萬風堂？」

「我好像聽人說，是你殺了他嘛！」

「你明明知道不是我。」

殷維九道：「的確不是你，因爲殺死萬風堂的是我。」

「你爲什麼要置他於死地呢？」

「因爲這是堵絕秘密的最好方法。本來我還一直爲這件事耿耿於懷，現在我坦然了。他是一個叛徒，該殺。」

「殷大爺！我說好只問兩個問題，照說應該遵守諾言的，只因爲我對這兩個問題發生了疑竇，所以需要你更進一步地澄清，也只有再多問一個問題了。」

殷維九很爽快地說：「只要你履行放我一馬的諾言，你儘管問，而且我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當這邊接二連三發生命案時，你正在省城，你是如何向萬風堂下達指示的？你又是如何殺死萬風堂的？」

殷維九笑了，他顯得非常得意。

「殷大爺！笑並不是回答問題。」

「其實，不用我回答你也會明白。」

「那只是我的猜想，我需要你來證實。」

「我明去，暗回，別人以爲我去了省城，實際上我是隱藏在暗中指揮一切，你現在明白了吧？」

「殷大爺！承告許多內情，使我滿足了好奇心，無以爲報，我也要告訴你一段你所不知道的秘密。」

「哦？什麼秘密？」

章福霖道：「鐵隊長曾經派人到省城去調查你的行踪。」

「結果呢？」

「聽說你在省城，還鬧出了爭風吃醋的新聞。」

「是呀！」

「其實，那是你的手法，使人相信你的確在省城。事實上那幾天你根本就沒有在省城露過面。」

「這是你的判斷嗎？」

「不，這是鐵隊長調查的結果。」

「眞的嗎？」殷維九顯得非常吃驚。

「這個時候我還用得着唬你嗎？」

殷維九在和章福霖打交道的這一段時間裏，態度還算鎮定，此刻兩道眉頭竟然深深皺了起來。過了好一陣子，才輕輕舒開，吁了一口氣說：「鐵隊長那邊我自信還可以應付，老弟，倒是你這邊，你方才許諾……」

「我答應過你放你一馬的，絕不食言。」

「多謝，多謝。」

「不過，放一不放二，放棄追贓就不能放棄追查命案。兩者由你選。」

殷維九笑了，笑得有些陰沉。「嘿嘿，老弟！你眞厲害呀！如果你揭發命案，我勢必只有死路一條。」

「利害關係，你自己會作精細的判斷。」

「老弟！明說了吧！如果我將這單珠寶悉數交給你，你就將你知道的秘密一直隱瞞下去，是嗎？」

「是的。」

殷維九道：「老弟，你知道我這份家業值多少錢嗎？」

「不知道。」

殷維九揭開箱蓋，取出三粒大大的珍珠揑在手指間：「我只賣了三顆珠子就購置了這份家業，而且還化了將近十年。只有三粒珍珠……瞧瞧這裏，有多少珍珠？還有多少寶石？你老弟是不是太狠了一點了呢？」

「要命？要財？由你選。再說，那筆財寶原本就不是你的，落下這樣大一份家業，已經不錯啦！」

「話是不錯，可是你老弟平空發這樣一筆橫財……」

「放心，這筆財富我要歸還原主。」

「誰是原主？」

「雙河溝的白大爺。」

「可是，這筆財寶是那姓郭的女人交給我的。」

「那女人實際上就是白大爺的媳婦……」

「白大爺爲什麼不承認，而且，還要拒收呢？」

「因爲他的兒子在生命危險之中，他怕影响……」

「章老弟，這些內情我不想知道……你剛才說，應該物歸原主，我也贊成。不瞞你說，我派出去的那夥人將會把那位姓郭的女人請到。由我面交她，你看怎麼樣？」

「哦？」章福霖冷笑着問：「你派那麼多人前往省城，不是想殺死姓郭的女人嗎？」

「章老弟！你怎麼會有這種想法呀？我姓殷的也不至於喪心病狂到那種程度呀！」

「殷大爺的意思是，這筆財寶一定要面交原主？」

「是的。」殷維九的態度顯得很謙卑。「世上固有臨財不苟的人，却也有見財起意的人，交給原主豈非妥當？」

「如果你的人將原主請不到呢？」

「除非你老弟提供的地址不實在，或者，

姓郭的女人根本就不在省城，那……我的人就可能空跑一趟了。」

「殷大爺！你的人成羣結黨而去，也許，人家見而生畏，躲起來了呢？」說到這裏，章福霖的臉色往下一沉。「殷大爺，反正我並不逼你交出這筆財寶，你看着辦吧！」

說完之後，車身就走。

殷維九沉聲說：「章老弟，你要兩敗俱傷嗎？」

章福霖連頭都沒有回過來，冷冷地回道：「我明白你的意思，四條命案與五條命案沒有兩樣，對嗎？」

「你明白就好。」

章福霖冷聲道：「可惜你那位劊子手已經不在人世了。」

「像萬風堂那種人，殷府中還多的是。」

「那麼，你就不妨試試看吧！」章福霖毫不在乎。

「章老弟！」殷維九的口氣又緩和下來。「不能讓讓步嗎？我姓殷的對你，一直很客氣哩！」

「你要我如何讓步？」

「如果你向鐵隊長道出這些秘密，我除了亡命天涯之外，就只有成為待決之囚，如果要我將這筆財寶悉數交給你，我又不甘心。這樣吧！我揭開箱蓋，由你伸手抓一把，抓多少算多少，全憑運氣，你看怎麼樣？」

「不行。」章福霖斷然拒絕。

「嫌少？」

章福霖搖搖頭，又要向外走。

「喂！喂！章老弟，別忙着走呀！」殷維九搶上去將他攔住。「這樣，咱們一人一半，如何？」

「不行。」

「章老弟，我為這筆財寶擔了這麼多年的風險，你總不能教我一無所獲呀！」

「殷大爺！我希望你弄清楚一件事：我是替原主追贓，不是中飽私肥，沒有價錢講，有多少我就拿走多少。」

殷維九再也忍不住氣了，咆哮道：「姓章的，你不要逼人太甚！」

「兩者由你選，我並沒有逼你。」

「如果我選擇死路，你又如何向原主交代呢？」

「我估透你不會選擇死路，因為，你沒有種。」

「姓章的，你不要低估我，如果你……」

章福霖刻薄地說：「殷維九，我將你估得低而又低，低賤得如同我鞋底的泥土，像你這種玩詐動欺的騙子，絕沒有勇氣從容赴死。」

殷維九額上青筋暴露，氣喘吁吁，顯然已到了難以忍受的地步。

章福霖的言行也太過份了，他難道不知道「人逼懸樑，狗逼跳牆」的道理嗎？萬一逼得殷維九走極端，忿而殺人，對他又有什麼好處呢？

殷維九的確動了殺機，他一聲吼叫，一聲令下，就會有無數的槍彈射向章福霖，正如章福霖那句話——五條命案和四條命案又有什麼兩樣？而且可以永遠堵住章福霖所知道的秘密不外洩。將小箱子裏的珠寶洒滿天，可以指責章福霖企圖打刦，殺死刦匪是不會有罪的。

雖然動了殺機，可是殷維九並沒有立刻實行。

為什麼？因為他發現章福霖非常冷靜。

世界上有多種人，但沒有自找死路的人。至少章福霖不是這種人，絕不是，這一點殷維九很肯定。

那麼，章福霖如此咄咄迫人的動機又何在呢？耐人尋味，殷維九一想到這裏，他的情緒又平定下來。

章福霖傲慢地等待着，眉頭輕微地皺起，他顯然嫌這根引綫燃燒得太慢，久久還沒有聽到轟然巨响。

「章老弟！」殷維九的語氣又緩和下來：「不必如此逼人，珠寶在這裏，一人一半，你應該可以滿足了。」

「全部。」章福霖的語氣仍然十分强硬。

「好！你拿去！」殷維九竟然將盛袋珠寶的盒子遞了過去。「不過，你能守信保守所有的秘密嗎？」

「絕對守信。」

「問題是我如何相信你，你總該給我一點保障。」

「凡事都要碰一點運氣，你不妨試試。」

「好吧！」殷維九顯然妥協了。

「你不想殺我了？」

「我從來不想殺你，除非你逼我。」

「我現在不是逼你交出全部珠寶了嗎？」

「不是全部。」

「哦？難道你還留下了一部份？」

「並非留下一部份，而是賣了幾夥較大的珍珠。」

「我相信原主也會諒解的，你保管這麼多年，原物仍在，你也應該得到一點酬勞，這是很公平的！」

「章老弟！事情就到此結束了嗎？」

「結束了。」

「我還想請敎你一個問題，如果我剛才被你逼得忍不住而動了殺機，不知道你有什麼高明的方法可以應付。」

章福霖笑着說：「你會發現我是一個殺不死的妖精。」

「不見得吧？」殷維九還在作試探。

「你還可以試試。」

「章老弟，如果你以為我的人手都去了省城，現在除我之外，再也沒有可以對付你的人，那你就錯了。」

「我知道你府上埋伏了不少槍手。」

「那就對了。幾支槍對付你一個人，你可能倖免嗎？」

「你可以試試。」章福霖重覆這句話，似是充滿了信心。「你會發現我仍然可以安全地走出去。」

「我明白了，你的槍法好，可以先發制人，對嗎？」

「也許吧？」章福霖模稜兩可地回答。

「或者，你一發現情況不對，就拔槍挾持我。」

「殷大爺，不要在那裏空猜空想，最好試試看，你才會得到正確的結果。」

殷維九一直不敢妄動，他沉吟着，良久才問：「你剛才是如何進來的？」

「跳牆進來的。」

「為什麼有門不走，而要翻牆呢？」

「因為我發現府上佈滿崗哨，要進來恐非易事。」

「哦！那麼我現在召喚他們來送你出去，你不會介意吧？」

「請便。」

殷維九雙掌一擊，發出一聲輕脆的响聲。這是一個暗號，他所佈置的人必會應聲而至，結果却是毫無動靜。殷維九早就應該發現一個疑問，他跟章福霖爭執已久，聲浪不低，怎會沒有人跑過來探問究竟呢？

章福霖臉上浮現了陰冷的笑容，笑容中溶和了嘲弄與得意。顯然，那些埋伏在各處的槍手都已經被他收拾了。

在這一瞬間，殷維九突然覺得天旋地轉，

星月無光。這個世界已經變了，變得沒有他揷足的餘地。

「殷大爺！你的人呢？你那些忠心耿耿的槍手呢？」

「厲害！」殷維九悽惶地笑着。「厲害得令人佩服。」

「你眞的佩服嗎？」章福霖得意非凡地問道。

「眞的佩服，從剛才到現在，我沒有說過半句假話。」

「那麼，請你轉頭看看你的背後吧。」

殷維九眞聽話，立刻就轉過頭去。在他的身後站了兩個人，唐標清和小桃兒，四道冷冰冰的目光就像四把利刄般盯在他的身上。

「原來你還有帮手……這位老弟剛才來那一招苦肉計，想必也是閣下設計的絕活兒？」

章福霖臉上的笑容顯得更陰沉了。

殷維九垂頭喪氣地說：「輸了要服，栽了要認。章老弟！你已經得手了，不趕緊走難道還要等什麼嗎？」

「我還有幾句話要問問你殷大爺。」

「你問吧！反正我沒有不回答的。」

「你為什麼要殺死萬風堂呢？」

「滅口。」

「謝謝殷大爺敎了我一着絕招。」

「什麼意思？」

「珠寶在我手上，只有你一個人知道。如果你死了，就不會將秘密洩漏出去，這不是你對付萬風堂的辦法嗎？」

「章老弟！你答應過，要放我一馬的。」

「我是答應過，而且我絕對遵守諾言。」

「那麼……？」

「殷大爺！照說你是罪該萬死，我只讓你死一次，這難道還不算放你一馬嗎？其實，死對你是一件最便宜的事，想想看：活着担心那些寃魂來找你，日子也不好過呀！」

「我寧願活着。」殷維九發出了哀鳴。

「我寧願你死。小唐！」章福霖招手向殷維九一指。「交給你了，按照預定計劃將他處決。」

像殷維九這種人，身邊一定帶着武器，一旦到了無路可走的時候，必然會作困獸之鬥。他的手飛快伸進懷裏，可是，唐標清比他更快，鐵一般的手掌立刻抓住了殷維九的右臂，使他動彈不得。

殷維九悽惶地笑了笑，力持鎭定地說：「章老弟！你也未免太絕了吧？我自己了斷，難道還不行嗎？」

「不行。」章福霖回答得非常堅決。

「為什麼？同樣是死，你又何必……」

「殷維九！老實告訴你，你連死的自由都沒有。」

「章老弟，你運用智慧贏了我，我口服心服，你又何必負上一個殺人的罪名？由我自己了斷，對你有利呀！」

「殷大爺！你還要我說幾遍？你沒有死的自由。」

「為什麼？你總得告訴我一個理由呀！」

章福霖似乎再懶得跟他囉嗦，向唐標清和小桃兒打了一個手勢，然後掉頭就走了出去。

殷維九連忙叫道：「章老弟慢走一步！」

章福霖那裏會聽他的，人早已去遠了。殷府的大門敞着，再也不會有人攔着他，章福霖堂而皇之地走了出去。

可是，大街上却有人在等，而且不是一個人，其中以鐵慶國領頭，他們每一個人的目光都投射在章福霖的臉上。

章福霖竟然一點也不感到驚奇，只將手中的盒子一舉，輕緩地說：「鐵隊長，這隻盒子交給你吧！」

「什麼東西？」

「珠寶。」

「我剛才已經見過這盒珠寶了。」

「是的。」儘管鐵慶國的態度非常冷漠，章福霖仍然非常從容。「我知道鐵隊長已經見過了，若不是鐵隊長親自去搜查，這盒珠寶還不會出現。可是我不明白，當時鐵隊長為什麼不將這盒珠寶帶走呢？」

「我在偵辦命案，以及一件藏毒案，並沒有人報案說珠寶被竊或被搶，我為什麼要帶走這盒珠寶？」

「鐵隊長，事實上所有命案的關鍵都在這盒珠寶裏。」

「眞的嗎？」鐵慶國如此問並非他認為這種說法令他驚異，而是覺得很可笑，從他的語氣和表情中就可以看出來。

「眞的。」章福霖回答的語氣毫不猶豫。

「哦？」現在鐵慶國才眞正表露了詫異。

「所以，這盒珠寶，應該暫時交鐵隊長保管。」

鐵慶國沒有去接那個價值連城的木盒子，只以冷冷的目光逼視着章福霖。他的部下也同樣地默不吭聲。

「鐵隊長。」章福霖的神態不再從容了。

「怎麼啦？」

「我們初見時，你曾說明你的來意，我現在想問問，你的事兒辦妥了嗎？」鐵慶國的神態相當嚴肅。

「不瞞你說，那只是一個藉口……」

「哦？如此說來，你還另有目的？」

「是的。」章福霖的語氣很坦率。

「那麼，你的另一個目的又是什麼呢？」

「鐵隊長，水落而石出，雲開而月現，這是鐵定不移的事，凡事毋須解說，到時候自然會明白。」

鐵慶國踏前一步，指着章福霖手上的盒子，說：「這難道不就是你來到此地的眞正目的嗎？」

「不是。」

「不是？」

「如果是，我怎麼願意將這盒珠寶交予給你？」

「那是因為你察覺情勢不妙，不得不隨機應變。」

「鐵隊長，我明知你帶人守候在這裏。」

「你明知？」鐵慶國冷笑了一聲：「哼！不見得吧？如果你眞的知道，只怕你早已從別的路逃走了。」

「鐵隊長，你派人追踪唐標清，追踪小桃兒，他倆一來，你的人一定隨後到，這是可以想得到的。」

鐵慶國日注章福霖，似乎想從對方的神情中去察辨對方言語的眞僞。許久，他才問：「裏面怎麼樣了？」

「那個裏面？」

「殷府。」

「很平靜。」

「很平靜？殷維九怎麼肯將這筆財寶交給你？」

「情勢所迫。」

「他死了嗎？」

章福霖驚異地反問：「鐵隊長，你怎會有此一問？」

「他難道還好端端地活着嗎？」

「當然。」

「好！我進去瞧瞧就可證實你所說的每一句話了。」

「不！」章福霖伸出雙臂攔阻，一臉急迫的神色。

「你怕我拆穿你的謊言？還是担心我見到

血淋淋的場面時會噁心？」

「鐵隊長！相信我，現在絕不能進去。」

「爲什麼？」

「恕我一時無法說清楚，只求你相信我這一次。」

「章福霖！」鐵慶國突然變得很難說話了。「不是我不信任你，而是你的言行太閃爍，太神秘，使人無法相信。請讓開，如果你再橫路阻擋，我就不客氣了。」

「鐵隊長！如果你此刻進去，一定會破壞我的計劃。」

鐵慶國冷笑道：「我的目的就是要破壞歹徒的不法行爲……」

「鐵隊長！你怎麼肯定我是歹徒呢？」

「難道你不是？」

章福霖無言，而他的腦袋却用力地搖着。

「你儘管否認，但我是絕對不信任你的說話。」

章福霖走上前去，輕輕地說了一句話。鐵慶國臉上掠過一絲驚色，將身體前傾，章福霖又將方才說的話重覆一遍，鐵慶國倒退幾步，然後以錯愕的目光凝注對方。

× × ×

街上有爭執，殷府中却靜寂如死。

小桃兒和唐標清四道目光仍然如利刄般盯在殷維九的臉上。殷維九那隻右臂仍然在唐標清的鐵掌之中。一切都沒有變。唯一起的變化的是殷維九的神經。現在，他臉色蒼白，頭上滾汗如珠，呼吸也愈來愈濁重。

終於，他迸出一句話：「二位！我非死不可嗎？」

「那倒不一定。」是唐標清接的腔。

殷維九的心眼兒立刻活了，精神也爲之一振：「那就好商量了。」

唐標清冷冷地說：「已經沒有商量的餘地了。」

「爲什麼？」

「因爲你巳經一貧如洗了。」

「不！我還有許多產業，錢莊裏也存了不少錢，湊一湊，三五十萬大洋還不成問題，二位儘管開口。」

小桃兒也接上了腔：「殷大爺！你當眞那麼爽快嗎？」

「當然啦！錢是身外之物，生不帶來，死不帶去，我才不在乎，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二位儘管開口，只要價錢在尺寸上，我姓殷的絕不討價還價。」

小桃兒冷冷地說道：「殷大爺！咱們不要錢。」

「不要錢？那麼，你們要什麼？」

「咱們想跟殷大爺打聽一件事。」

「哦？……」

小桃兒接着說：「只要你殷大爺滿足咱們這一點好奇心，咱們就甘願違反掌櫃的命令，放你一馬。」

「掌櫃的？誰是掌櫃的呀？」

「就是剛才那個姓章的，咱們都是吃他的飯。」

「二位既然給我一個機會，我姓殷的自然是感激不盡。不過，你們想知道的事我未必知道呀。」

「你一定知道。」小桃兒說得很肯定。

「好，只要我知道，我一定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小桃兒一字字緩緩有力地說：「關於雙河溝白大爺失踪的事，你不可能不知道，我們要打聽的就是這件事。」

殷維九皺了一下眉頭，才開口說：「你們掌櫃的想必也告訴過你們，如今，白大爺又出現了。」

「我們問的是當時的情形……」

「當時的情形和你們掌櫃的推斷差不多，我的確想除去他以絕後患。」

「你作了嗎？」

「作了。」

「用什麼方法？」問話的一直都是小桃兒。唐標清除了將殷維九挾持住以外，似乎其餘的事都與他無關。

「我將他推下了山崖。」

「山崖有多深？」

「少說也有五十丈。」

「根據你的推斷，摔下去的人，可能生還嗎？」

「不可能。」殷維九說得斬釘截鐵。

「你有把握？」

「絕對有把握。」

「可是，事實上他又在人世間出現了。」

殷維九的眉頭又皺了起來，沉吟半晌才問：「他的肢體殘廢了嗎？」

「是的。」

「妳是說，妳曾經見過白大爺？」

「是的。」

「什麼時候的事？」

「昨晚。」

「此地？」

「是的。」

「據我猜想，這個人可能是假冒的。」

小桃兒的語氣激昂了：「殷大爺！咱們總算談到節骨眼兒上來了，事隔多年，你還認得白大爺嗎？」

「認得。因爲我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

「那麼，帮我們去指認一下，行嗎？」

「可以。他在何處？」

「他在保安隊部。」

「哦？」殷維九雖然大感意外。「他在鐵慶國那兒幹什麼呀？」

「他向鐵慶國密告，說你家中私藏了鴉片烟，神龕下有暗屜也是他說的，正因爲這樣，才查出了那盒珠寶。」

「奇怪？這是一個天大的秘密，他是如何知道的呢？」

「我們也同樣在尋求答案……去不去？」

「去那兒？」

「去保安隊認人。」

「我能去嗎？」

「爲什麼不能去？」

「二位！別忘了我身上揹着幾件命案。」

「咱們不說，誰也不會知道呀！」

殷維九又考慮一下，終於點頭答應了。

唐標清冷冷地說：「殷大爺！咱們先小人後君子，你腰中的傢伙拿出來，好嗎？」

殷維九笑笑，緩緩將手伸出，手掌心裏有一把長不過三寸的小手槍，這種手槍外號叫「一聲雷」，雖然只能發射一彈，却能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致人於死命。

唐標清拿過了對方的「一聲雷」，又不客氣地將殷維九渾身上下摸索了一遍，確定沒有武器了，這才放開了手。

就在這段時間內，小桃兒跑出去了一趟，這會兒又跑了回來，神情緊張地說：「保安隊鐵隊長帶了一大隊人馬守在前面哩！」

「哦？」殷維九立刻就發慌了。「那麼怎辦？」

唐標清問道：「小桃兒，妳去看過後門沒有？」

「看過了，那邊倒是一個人也沒有。」

「那敢情好，咱們就從後門出去，快。」

殷維九這時好像巳經沒有獨立的主張，只有聽任擺佈的份兒，在唐標清的指揮下，跟着他們往後門處走去。

果然，那邊沒見半個人影，三人順利地離開。

街上很冷靜，夜風撲面，頗有涼意。也許正因爲如此，使殷維九清醒不少，他突然停了下來。

「走呀。」唐標清揮手催促着。

「慢點，有幾個問題我可要問清楚。」

「哎呀，」小桃兒尖聲尖氣地說：「走在半路上，你又問什麼問題呀？去認認人，就了事啦！」

「不行，」殷維九的態度很堅決：「有幾個問題我非得弄清楚不可，不然，你們就是斃了我，我也不走了。」

唐標清有些無可奈何地同意了：「好！你問吧！」

「鐵慶國眞不知那幾宗命案的眞相嗎？」

「不知道。」唐標清回答得斬釘截鐵。

「老弟！你又怎麼曉得呢？」

「很簡單！這個秘密只有咱們掌櫃的才知道，他如不說，別人根本無從獲悉，這還不明白嗎？」

「我又怎能相信他不向鐵慶國告密？」

「殷大爺！你不想想看：如果告密，就會扯到那盒珠寶的問題，舊事重提，咱們就不可能順利離開了呀！」

「那麼，鐵慶國帶着大隊人馬上我家來幹什麼？」

「殷大爺！」小桃兒揷上了嘴：「鐵隊長帶人來絕不是爲了抓你，如果是，早就擢門撞進來了。」

「你們掌櫃的現在上那兒去了？」

「他已經先一步離開本地了。」

「你們呢？」

「按照原先的計劃，處決你之後，咱們趕去會合。」

「可是，你們現在已決定不處決我了。」

「是的，」小桃兒又接上了口：「殷大爺！你還疑惑什麼呢？跟咱們去認認人，就沒事兒啦！」

殷維九冷冷地說：「二位，剛才我是一時胡塗，沒想到，現在我可想清楚啦，事情只怕沒這麼簡單吧！二位若不是章福霖的心腹死黨，他不會把這麼重要的事情交給你；既是死黨，二位就不會輕易背叛他，是不是？」

唐標清和小桃兒互相交換了一個眼色，一時沒有說話。

殷維九看出端倪，膽氣更壯，語氣也凌厲了：「二位！人生百年也難免一死，絕不能死得糊里糊塗的呀！」

唐標清在小桃兒的示意下開口了：「殷大爺！你的確是一個精明人……內情說出來你也許會笑。」

「笑？」殷維九楞住了。「我爲什麼會笑呀？」

「咱們掌櫃的並不是惡毒心腸的人，拿走了那盒珠寶，絕不會再要你的命，敎我處決你不過是嚇嚇你。」

「嚇嚇我？」殷維九更加發楞了：「爲什麼呀？」

「逼你說出當年謀害白大爺的經過。」

「用意呢？」

「我方才不是說過了嗎？如今又出現了一個白大爺，自然是冒牌的，咱們掌櫃的要揭穿他的西洋鏡。」

「眞假只要我看一眼就知道，以後呢？」

「以後你就安安穩穩地過太平日子啦！」

殷維九沉思了一番，似乎覺得對方的話沒什麼破綻，再一聽說對方並不想置他於死地，就更放心了。

「唐老弟！」殷維九緩緩地說：「恕我說句不敬的話，江湖多詐，不知道你說的話是眞是假？」

「殷大爺！你說的是實話，不過，咱們却沒有騙你。你閣下在江湖玩騙起家，咱們那敢班門弄斧呀！」

「唐老弟！不瞞你說，我還留了一手，如果你們眞讓我無路可走的話，你們照樣會有麻煩。」

小桃兒笑着說：「別說這些啦！弄僵了，咱們不好受，最多是空手而回，你殷大爺却要腦袋搬家，快走吧！」

殷維九倒也識相，不再說什麼了。

三個人來到保安隊隊部，裏裏外外不見一個人。唐標清從院牆上翻進去，開了側門，仔細偵察了一番，這才打手勢敎二人進去。

鐵慶國的屋子裏亮着燈，窗口也開着。屋裏有兩個人，一站一坐，站着的是個保安隊員，坐着的就是那個自稱白大的人。

「殷大爺，你瞧瞧！就是那坐着的人。」

殷維九走近了一些，很仔細地察看，然後又回到唐標清的身邊，語氣訝異地說：「沒錯，就是他。」

「就是當年被你推下懸崖的那個人嗎？」

「不錯。」殷維九的語氣非常肯定。

唐標清和小桃兒不禁錯愕相顧，也許在他們的想像中，這個自稱是白大爺的人幾乎十成十是個騙子。

殷維九以爲他們不信，又加强了語氣說：「二位！不是我殷某人吹牛，經我看過一眼的人，這一輩子都不會忘記。是他，沒錯。摔下懸崖不死，那簡直是奇蹟。」

小桃兒將殷維九拉到院子的角落裏，輕言細語地說：「殷大爺！咱們原以爲他是冒牌貨，由你來認認，拆穿他的西洋鏡就完事，現在，恐怕沒這麼簡單了。」

「哼！」殷維九冷笑了一聲。「我早就想到了。」

唐標清揷口問道：「你想到什麼啦？」

「你們絕不會輕易放我過的。」

「殷大爺！」唐標清很溫和地說：「我就知道你有這種誤會，情況擺在眼前，這位白大爺是眞的，那麼，他的出現就不簡單了，咱們一走了之，你能脫得了手嗎？」

殷維九不禁打了一個寒噤，沒有吭聲。

「殷大爺！」小桃兒也在旁邊帮上了腔：「他出面密告你私藏鴉片烟，又唆使鐵隊長在你家神龕下的暗屜中搜出了那盒珠寶，他有何居心，這還不明白嗎？」

殷維九冷冷的說：「二位！有件事你們可要弄清楚，那盒珠寶巳經不屬於我了，如果有麻煩，那是你們的事。」

唐標清咄咄逼人地說：「殷大爺！同樣也要請你弄清楚一件事，那盒珠寶是用來交換你的生命和自由。如果我們不能安安穩穩得到那盒珠寶，你的生命和自由也就沒有了。」

「你是說，那位白大爺可能妨碍你們得到那盒珠寶？」

「是的。」

殷維九前面那句話就是一個陷阱，當唐標清輕率地回答之後，立刻就被他抓住把柄了。

「唐老弟！你要這麼說，就不對了。」

「怎麼呢？」唐標清顯然還沒有警覺。

「你們掌櫃的自承是代那個姓郭的女人追回原物，而那個姓郭的女人當年將珠寶交給我時，是托我轉交給雙河溝的白大爺，姓郭的女人與白大爺根本是一條綫上的，他又爲什麼要出面妨碍呢？這不是很矛盾嗎？」

唐標清不禁楞住了，他似乎沒有想到有這樣一招凌厲的反擊，殷維九的厲害終於逐漸顯露出來了。

小桃兒總是在節骨眼兒上接腔：「殷大爺！當年是當年，如今是如今，情勢已經變啦，再加上你推姓白的下懸崖的那檔子事，姓白的可能對姓郭的女人有誤會啦！」

殷維九反問道：「這是你們的猜測嗎？」

「倒不完全是猜測，咱們已經感受到壓力了。」

「是從那一方面來的壓力呢？」

「兩方面都有，鐵隊長方面已經對咱們不信任，白大爺也帶來了不少人，這些人都把咱們釘得牢牢的。」

「那麼，二位的意思要我怎麼辦呢？」

唐標清壓低了聲音說：「殷大爺！有一件事你還沒有向咱們交代，也許是事隔多年，你忘記了。」

「什麼事？」殷維九變得有些緊張。

「那晚姓郭的女人將珠寶盒交給你，囑你轉交雙河溝的白大爺，她曾經交代過一句話，你還記得嗎？」

「她交代我什麼話呀？」殷維九似乎完全沒有印象。

唐標清逼近一步，一字字用力地說：「殷大爺！是你忘記了？還是你故意裝迷糊呢？」

「二位！她除了敎我將這盒珠寶交給雙河溝的白大爺之外，再也沒有說別的話，情勢也不容許她多說一句話。」

小桃兒又插上了嘴：「殷大爺！不見烏雲不怱雨，若是沒有半點蛛絲馬跡，咱們會追問這句話嗎？」

「對了！」殷維九像是突然想起來了：「她曾經說過這麼一句話。她說，若有急用，在珠寶盒內取用少許無妨。如果想全部侵爲己有，就絕無好下場。」

「沒再說別的了？」二人異口同聲地問。

殷維九沒有吭聲，他那兩道精芒畢露的目光看看這個又看看那個，最後肩頭一聳，喃喃地說：「奇怪？」

唐標清的語氣開始轉冷了：「有啥好奇怪的？」

「你們是受那姓郭的女人委托，前來追索那盒珠寶的，你們如果想知道當時的情況，爲什麼不去問她呀？」

小桃兒說：「殷大爺！她那晚說了些什麼早就向咱們交代得清清楚楚的了，再問你，不過想試試你說話老實不老實，我看，你還是有一句說一句吧！」

「事隔多年，我早就記不清楚了，你們這樣作的用意何在呢？我姓殷的難道表現得不够好嗎？」

「殷大爺！」唐標清的臉色放了下來。「沒時間跟你磨蹭，咱們奉掌櫃之命辦事，你看着辦吧！」

「好吧！」殷維九終於低頭了。「殷某人推莊抓癟十，除了賠通之外也沒有別的法子。她當時特別愼重地交代了一句話——這盒珠寶全是贓物，如果想拿到市上去求售，一定會惹禍上身。我猜想，她可能是唬唬人的。」

「很誠實。」小桃兒表現了贊許之意。

唐標清又問道：「可是，你仍然拿了一部份去變賣了，是嗎？」

「是的。」

「多少？是些什麼東西？說詳細點。」

「三粒東珠。」

「不錯，整個珠寶中只少了三粒東珠，這三粒東珠一共賣了多少錢？」

殷維九想了一想，才回答：「約莫五，六十萬塊錢。」

唐標清仍一步不鬆地追問：「賣給誰？」

「幹嗎呀？」殷維九翻白眼了。「你們想追贓嗎？」

「殷大爺！」小桃兒冷冷地說：「別問咱們，爽快點回答問題，咱們可沒有時間在這兒跟你磨蹭。」

「這位姑娘，你們問得够詳細了，我姓殷的也沒隱瞞半點，二位又何必逼人太甚呢？」

唐標清說：「我保證這是最後的問題。」

「可惜就是這個問題我不能回答。」

「爲什麼？」小桃兒發出一聲嬌叱。

「這是道上的規矩，我不能胡亂說。」

「哦？」唐標清當然也知道對方話中的意義，却故作不解地問：「什麼規矩何不說來聽聽？」

殷維九字字用力地說：「賊不吐贓，盜不露窩。」

小桃兒尖聲尖氣地說：「殷大爺！你不是賊呀！」

「我雖不是賊，對方却是專收賊贓的。」

「如果危害到你的生命，你也不說嗎？」

唐標清的語氣很溫和，如同探詢，絲毫不帶威脅意味。

殷維九很婉轉地說：「二位何必一定要苦苦逼問呢？就是想追贓，事隔多年，只怕也追不回來了。」

小桃兒冷冷地說：「追不追得回來是我們的事，告不告訴我們却是你的事，殷大爺，你斟酌一下吧！」

「二位！如果我堅持不說，會有什麼後果嗎？」

「如果你堅持不說，我們只有悔約。」

「悔約？」殷維九竟然一些也不發慌。「什麼意思？」

「殷大爺！」小桃兒冷冷地說：「你還不明白嗎？如果你不回答，我們就將你殺人的事告訴鐵慶國。」

「由誰去說？」

「誰說都一樣。」

「那倒不一定，如果由你們去說，份量就不一樣。而且，這件事要由章福霖來說才說得清楚。」

「那麼，就由咱們掌櫃的去說。」

「你們不是說，他已先一步離開了嗎？」

「他可以去而復回呀！」

「二位！殷某人畢竟不是小孩子，唬不倒的，如果他去而復回，那盒珠寶恐怕就會出毛病了。」

「爲什麼？」

「因爲還有一個人在覬覦那盒珠寶！」

「你是說白大爺？」

「是呀！」

殷維九的反擊很厲害，唐標清和小桃兒都有點罩不住了，在這一瞬間，他們迅速地交換眼色，以謀對策。

最後，由小桃兒開了口：「殷大爺！你應當了解一件事，如果你說出那個收贓的人是誰，對你是有百利而無一害；如果你堅持不說，對你是有百害而無一利。」

「如我說了，你們就放我過門，是嗎？」

「不錯。」

「可是你們要循綫追贓，是嗎？」

「不錯！」

「按照目前的律例，他們只要交出贓物，就可沒事，對嗎？」

「是的。」

「那麼，他們將蒙受重大損失，那個時候，我仍然不可能太平無事，因爲他們絕不會放我過門的。」

「他們至少還不至於置你於死地吧？」

「那不一定。」殷維九似乎已經拿定了主意。「早晚都是死，倒不如固守江湖道義還要好些。」

（下期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馮嘉・文
盧令・圖

再生人（續完）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司馬洛與探長進入麥基利別墅，搜出金大堅和郭愼之的屍體，惜麥基利已逃。司馬洛說服方芳跟他合作，當方芳接到高登約晤的電話後，司馬洛鼓勵她前往赴約，高登誣指司馬洛殺死郭愼之，唆使方芳誘司馬洛往一廢船廠，方芳佯允，返家後將會晤詳情詳告司馬洛。那晚司馬洛偕方芳往船廠，發現高登與二名伙伴伏屍船廠內，旋聞有汽車逃走聲，司馬洛追之不及，只好與方芳返家，未幾，有電話來找司馬洛，自稱是殺死高登的人，願出高價購買金大堅生前所偷拍的菲林，司馬洛暗驚對方的大胆與妄爲——

幾番兒險戰　三度生死關

司馬洛臉上的尷尬之態使那叫金雀的人感到好笑。原來，金雀打電話給他的地方是看得見他的。事實上，金雀現在就是在對面一層空了的樓宇之內。那層樓是已經搬空了的，所以自然沒有燈光了。不過，空樓通常是把電話留下來的，現在，這層空樓也是留下了一個電話。這人現在就是利用這個電話。很顯然，他和這層樓的主人或者住客都是毫無關係的，他祇不過是硬闖進來借用電話的。由於樓中沒有燈光，所以他的面貌也顯不出來，窗外來的街燈燈光，祇是隱約照見他的身形輪廓，知道他是一個高大的男人。

「怎麼樣？」金雀哈哈笑起來，「你是司馬洛，司馬洛是一個聰明人，這是一宗機會難逢的交易，如果錯過了，就後悔莫及了！」

「六萬元並不是很大數目，」司馬洛咬着牙道：「我要賺六萬元容易極了。」

「噢！對了，」那人慢條斯理地說，「我忘記了告訴你，司馬洛，除了六萬元之外，我還有一件附送品。」

「什麼附送品？」

「麥基利，」那人吃吃笑，「我會把麥基利也送給你。」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你知道麥基利在哪裏？」

「是的，」那人說，「你大概也知道，我剛才曾和高登談過，他告訴我麥基利躲在哪裏。」

「我不相信你！」司馬洛說，「如果你知道麥基利在哪裏，你就用不着來和我交易了，你大可以捉住麥基利問他的。」

「司馬洛，你的頭腦眞有點問題，」金雀嘆口氣，「我自問沒有能力對付麥基利，因爲他的身邊是還有不少保鑣的，而且，我捉住了他，他也未必肯把他的秘密告訴我，所以，不如從你這方面着手，更加穩當而方便了！」

司馬洛想了一會。「你當然不會告訴我麥基利究竟是在幹什麼？」

「如果你捉到麥基利，也許他會告訴

你的。」

「我得考慮一下金雀！」司馬洛說。

「別考慮太久，」金雀說，「如果明天中午還未決定，我就放棄了。」

「你再打電話給我？」司馬洛問。

「當然了，」金雀吃吃笑，「難道我留下一個電話號碼，讓你打給我嗎？」他說着便收了綫。

司馬洛怔怔地對着電話。

「發生了什麼事？」方芳輕輕地按着他的肩，「那是誰？」

她的碰觸使他感到意外。通常，一個女人如果不是對一個男人很有好感，她是不會這樣碰觸他的。司馬洛當然歡迎方芳的碰觸，因爲她是這麼一個美麗而可愛的女人。他祇是可惜自己並沒有充足的時間去享受她的好感。他祇是用搖頭答覆她的問題，表示他不願意提起。

「你還是去睡覺吧！」方芳說。

「嗯，」司馬洛點頭，「我也實在很累了！」

他回到房裏，在床上躺下來，方芳則仍然留在外面的廳中，收拾着地方。那個神秘的金雀在對街的窗口看着她。

「小婊子！」他吃吃笑，「眞像一個太太一樣了！」說完他便轉身，離開了那裏。

在房裏，司馬洛當然是未曾入睡的。他祇是在思索。他必須在明天中午之前作出一個決定來。他應該接受這個人的條件嗎？很可能這人並非說謊，他是眞知道麥基利的所在了。祇要交易，就可捉到麥基利。但，把那菲林交給金雀是安全的嗎？菲林中的秘密，會不會是有很大的危險性的呢？金雀肯出如此高價去購買，總不會是平凡的秘密了。而且，他一定有把握翻譯那秘密。但問題是，捉到了麥基利之後，又能不能盤問出這秘密來呢？麥基利如果不肯招供，便會永遠是一個謎了。司馬洛最不高興那些懸而未破的謎。和金雀交易，也許他可以得到進一步的綫索，起碼可以得到麥基利，但如果不答應金雀，就可能連麥基利也永遠找不到了。

麥基利正在做着一種很重要的研究，而金雀要盜取他的成果，結果弄得兩敗俱傷。麥基利正在研究的是什麼呢？唯一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是有關心臟移植之類的。而這研究的重要原理，都是紀錄在那些密碼上。把這些密碼交給金雀，金雀就也可以實行麥基利那種研究了！但，這會不會是一種傷天害理的研究？交給了金雀，會不會累了許多人的性命呢？

司馬洛終於跳起床，走出廳中。這時方芳已經上床了。他拿起電話打給李超探長，李超探長惺忪地接電話，顯然是剛從床上給拉起來的。「我的天，這一次又發生什麼了？」李超埋怨地道，「好不容易才抽到兩個鐘頭的睡眠時間！」

「我要跟你談談，」司馬洛說，「出來喝杯咖啡吧！」

「你有重要的事情嗎？」李超探長不大願意的。

「當然了，」司馬洛說，「如果沒有重要事情，我會在這個時間找你嗎？」

「不能在電話裏談？」李超探長問。

「不，」司馬洛說，「不能在電話裏談的，太重要了！」

× × ×

他們在一間通宵營業的咖啡館裏見面，李超探長眼圈發黑，下頷也發黑（因爲鬍子已長而未剃），顏容憔悴，可能他已很久沒有這麼勞苦過了。司馬洛把金雀告訴他的故事告訴了他。

「你打算怎樣？」李超探長問，疲倦不見了。

「和他交易。」司馬洛說，「這是唯一的辦法！」

「胡說！」李超探長勃然地說，「這是不可能的，我們不能作這樣的交易。而且，這菲林可能很重要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我們不一定要把眞貨交給他的，是不是？」

李超探長的眼睛睜大了一點。「什麼意思？」

「那些是密碼，」司馬洛說，「一時是不容易分別眞假的，是不是？我們可以依着格式，再製造一份密碼文件，一份假的，拍下來，駁在那菲林上，外表看來是差不多的，但要細細翻譯之下才知道是假的，那時，對他可能已經太遲了！」

「唏，這是一個辦法！」李超探長興奮地說。

「這是一個好辦法！」司馬洛說，「而且我們馬上就要動手了，因爲我明天就得答覆他。」

李超探長搔着後腦。把兩卷不同的底片駁在一起，再製造一卷新的底片，這不是容易的事。

「以你這樣一位攝影專家也辦不來嗎？」司馬洛問。

「我不是專家，」李超探長有點尷尬，「我祇是業餘的。」

「總之，如果以你那一屋子的精良器材也做不到這件事，那你應該慚愧了！」司馬洛說。

「別激我，」李超探長說，「做是做得來的，而且我也會做，我祇是可惜又沒有機會睡覺吧了！你知道，這件工作是要一整晚的。」

「不要緊，」司馬洛說，「有我幫你的忙！」

× × ×

即使有司馬洛帮忙，這件工作還是不容易做的。在弄底片之前，他們首先預備一份假的文件。辦法就是由李超探長回到警局去，把從麥基利的別墅中搜到的那份眞正密碼文件加以拍攝。

李超探長和司馬洛合作，把那些密碼在相紙上放大了，然後剪開來，一個一個都剪開了。那些密碼祇是像一些不知名的文字，一個一個分開的，現在，他們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剪碎了的密碼胡亂地貼在一起，依照那些原稿的格式。這樣，驟眼看來，他們貼成的那份密碼和原稿並沒有什麼分別，但是內容已不同了。這就像把幾頁書上的字都剪下來，弄亂了，再貼好，外表看來雖然是一樣的，讀起來却變成語無倫次了。

終於，他們已經貼好了，鬆了一口氣。

「看來還不錯吧？」李超探長光榮地叉着腰，「自小學畢業之後就沒有這麼落力地做過剪貼工作了。」

「這祇是成功了一半吧了，」司馬洛說，「困難的工作還在後頭呢！」

不錯，更困難的工作還在後頭。貼好了這份假的密碼文件之後，他們還要加以拍攝。然後要把底片駁在那卷金大堅的底片下，因爲，那卷底片中還有好些是用不同角度拍攝實驗室內的情形，而這個是不能假裝的。他們必須把眞的底片和假的底片駁在一起，然後覆到一筒新的底片上，使到完全看不出駁接的痕跡。這即使在專家來說，也不是容易辦的事了。

當他們終於做好時候，天已經亮了。

「我希望他不會一眼就看出是假的。」李超探長說。

「我不會讓他有機會詳細看的。」司馬洛說。

他們在李超探長的廳中喝着咖啡，李超探長又充滿疑慮地搔起後腦來了。「怎樣交換呢？如果他不見到菲林，他是不會告訴我們麥基利的所在的。但，如果我們不確實知道他說的是眞話，我們又不會給他菲林，而他當然又不會出面和你接觸。他還害怕你會把他捉住的。」

「這是一個問題，」司馬洛點頭，「我們彼此都不互相信任，但，也許他是有辦法解決的，我等他的電話好了。」

× × ×

金雀的電話在中午時候來了，司馬洛給方芳從床上拉起來，仍然疲倦得要死。

「你一定已經作出決定！」金雀說。

「不錯，」司馬洛說，「我們交易吧！但我有一個困難，我不信任你，你也不信任我，我們怎樣交易呢？」

「我已經想過這個問題了，」金雀說，「我猜我們祇好見面。」

「我們見面？」司馬洛感到意外。

「是的，」金雀說，「你現在馬上就出門口吧。」

「到哪裏去？」

「我會派一部車子來的，」金雀說，「你現在就下樓去等吧。」

「連衣服也用不着換？」司馬洛問。

「穿睡衣並不難看！」金雀吃吃笑。

「你現在看得見我？」司馬洛恐怖地問着，連忙向窗外探望，但是當然看不見什麼的。金雀看得見他，這使他感到渾身不舒服了。

「我看得見你，」金雀說，「但你不必探頭探腦；你是不會看見我的。你現在就下樓等我的車子吧，不要帶武器。」

「你——不會是自己來接我吧？」司馬洛問。

「當然不是！」金雀說，「來的祇是一個代表。」

「好吧！」司馬洛嘆口氣。

「記着，」金雀說，「不要帶槍，不要打壞主意，我不想和你過不去，我祇是想和你交易吧了！」

「好吧，」司馬洛無可奈何，放下了電話。方芳又好奇地看着他了。

「可是昨晚那個人？」方芳說，「究竟是怎麼回事？」司馬洛並沒有把交易的事告訴方芳，因此方芳仍是毫不知情的。

「我遲一點再告訴你這是怎麼回事吧，」司馬洛說，「目前，我得出去一趟。」他走向門口。

「唏，司馬洛，」方芳奇異地看着他，「怎麼了，你忘記了換衣服。」

「我的睡衣並不難看，是嗎？」司馬洛苦笑。

× × ×

那個金雀似乎把時間安排得很準確，司馬洛剛剛下了樓，一部汽車就來到了。那是一部陳舊的小型老爺車，貌不驚人的。這車在他身邊停下，開車的人就打開車門下車，說：「你開車吧。」

司馬洛上了司機位，那人則繞過了車子的另一邊，上了客位。司馬洛把着軚盤：「我們到哪裏去呢？」

「隨便好了，」那人說，「但要到一個僻靜的地方，我們可以談談的。」

司馬洛把車子開動了，那人從袋裏掏出一把槍來，抵住司馬洛的脅下，便動手搜司馬洛的身。當然搜不出武器；司馬洛根本就沒是帶武器。一面，司馬洛也在打量着這人。這是一個模樣頗老實的中年男人，衣着也是老老實實的。但他當然不是一個老實的人；起碼他的眼睛就不老實，而且，既然他是金雀的代表，他也不會如何老實的了。

那人在司馬洛的身上搜不到武器，便轉移注意倒後鏡，看看他們有沒有受到跟踪。槍仍拿在他的手中。

「我們並沒有受到跟踪！」司馬洛替他指出。

那人當然是仍不相信的，他一直望到自己也肯定了，才鬆一口氣。他說：「就在這裏的路邊停下來吧，我們談談，就在那前面吧，那裏路邊有一座電話亭。」

司馬洛把車子開過去一點，就在那座電話亭的旁邊停下來。「要打電話給什麼人嗎？」

「過一會也許你會用得着這電話的，」那人說，「現在，讓我們先談談吧。」

「你能全權代表金雀？」司馬洛問。

「當然能的，」那人說，「現在，我得先看看那菲林。」司馬洛懷疑地看着他時，他就把槍塞進司馬洛的手中，「我看菲林的時候，你可以用槍指着我，這樣不怕我會把菲林奪去了。」

司馬洛把槍接過來，槍咀指着那人。

「但別想從我的口裏問出金雀的所在，」那人立即聲明，「我也不知道的。」

「好吧！」司馬洛嘆一口氣，好像變魔術般在衣袖內一摸，就拉出一條菲林，交給那人。那人舉起菲林，迎着光細看。

「嗯，」他說，「像是我們要的東西了！」

「好了，」司馬洛把菲林奪回，「別看得太詳細，你還沒有證明你能付出代價呢！」

那人在脚下拉出了一隻扁方形的文件箱，放到膝上，打開來，讓司馬洛看到裏面的鈔票，然後合上了文件箱，把文件箱交給司馬洛。司馬洛接了，把槍交還。

「還有麥基利的下落？」司馬洛問。

「你給我菲林，我就告訴你。」那人說。

「我怎知道你說的是實話呢？」司馬洛問。

那人指指電話亭裏的電話。「我告訴你，你馬上打電話叫探長去查，他很快會

查出的。當他覆電證明我們的情報是正確的時候，你就把非林給我。」

司馬洛撫一下下頷，沉思着。

「我們不會騙你的，司馬洛，」那人說，「我們留着麥基利並沒有用，還巴不得你會去把他抓起來，你可以現在就查一查的。」他說了一個地點，「他在那裏的，你到那裏一定可以找到他。走吧，去查一查吧！」

司馬洛想了一想，祇好下車，去打電話給探長，轉告這個麥基利的所在。

「你猜他說的是眞話？」探長問。

「大概是的，」司馬洛說，「你查一查吧，如果麥基利眞是在他所說的這個地址，你應該可以查到的。我什麼時間再打電話給你？」

「你在哪裏？」李超探長問。

「別問吧，」司馬洛說，「不要企圖跟踪 反正我們給他們的不過是假東西吧了！」

「但，」李超探長焦急地道，「難道就這樣讓這個金雀走掉嗎？他不是好人，我們也該把他捉住，和他談談的。」

「他逃不掉的，」司馬洛得意地吃吃笑，「當他發現我給他的是假東西時，他就自然會回來找我的了。」

「好吧，」李超探長嘆口氣，「既然這是你要的，你大約一個半鐘頭之後再打電話給我吧。」

「那妙極了，」司馬洛呻吟一聲，「我要再陪那傢伙坐一個半鐘頭，他又不是女人，完全沒有趣味！」

「你可以事後再去找一個女人補回的！」李超探長對他建議。

司馬洛收了錢，離開電話亭，回到車子，在車上坐下來。那個金雀的代表問他：「怎麼樣？」

司馬洛聳聳肩：「我們等！大約一個半鐘頭之後再打電話給他。」

「那很好，」那人聳聳肩，「我們等一個半鐘頭好了。」

司馬洛上下打量了他一遍。「我看不出和你在一起，可以做什麼事能打發一個半鐘頭時間的。」

那人微笑：「你會打桌球嗎？」

司馬洛低頭望望自己身上那套睡衣。「這也是我最愛的玩意之一，但，穿着我這身衣服去？」

「不要緊的，」那人說，「我認識一個地方，有許多人都是穿着睡衣打球，因爲那裏是一間男子公寓的二樓，許多住客從樓上下來玩。」

「你就住在那裏？」司馬洛問。

「不，我祇是有時會到那裏去。」那人說。

「好吧，」司馬洛點頭同意，「這也算是一個去處，這地方是在哪裏的呢？」

那人把地址告訴了他，然後說道：「爲增加興趣起見，我們玩一塊錢一度如何？」

司馬洛看看那隻裝鈔票的箱子。「祇希望你不會把我這幾萬元都贏掉！」他踏下油門，開動車子，離開了那座電話亭，駛向這人所說的那地址。

這地方果然一如這人所說，對於衣着方面是並不講究的，司馬洛雖然穿着睡衣，置身於其中，也並不惹人注目。而且，那人選擇的遊戲也很適合——那是說對他自己適合。司馬洛雖然已經是一個桌球高手，但是一個半鐘頭下來，還是要欠那人一百二十五元。

「好了，」那人終於說，「我們也應該收手了，我不好意思再屠殺下去！」

「我沒有現錢，」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說，「記在賬上吧。」

「不要緊，」那人吃吃笑，「一會兒，你可以收到六萬元，我一點也不担心你會沒有錢付我。」

他們離開了那裏，回到車子上，那人看看錶，說：「我們還有幾分鐘時間，再兜幾個圈，然後你就打個電話給你的探長吧！」

司馬洛聳聳肩，開動了車子，在街上兜來兜去，兜了幾個圈，終於在一座電話亭的面前停下來。「現在時間到了沒有？」他問。

那人攤攤手，表示請他去打那個電話。司馬洛下了車進入電話亭，拿起電話，納進了角子，再打給李超探長。

「沒有錯，」李超探長興奮地說，「麥基利果然是在那裏的。」

「已經捉了他？」司馬洛問。

「還沒有，」李超說，「我不想打草驚蛇！那地方太大，我正在想辦法怎樣動手而使他不會知機先逃，總之已經肯定他是在那裏的。有不少人目擊一個像他這樣的人來了。」

「那麼我可以給金雀非林了？」司馬洛問。

「給他吧，」李超探長說，「你得快點回來，我們商量一下怎樣進行。」

司馬洛放下了聽筒，回到車子。那人看着他。「怎麼樣？」

「你可以要了非林！」司馬洛說。

「很好，」把皮箱一遞，「這鈔票是你的。」伸出一隻手，司馬洛把非林交給他，他把非林交進另一隻手裏了，仍然對司馬洛伸着那隻手：「我贏的錢呢？」

司馬洛祇好從箱子裏拿出鈔票，數給他。

「多謝，」那人說，「現在我們的交易全部完成了！」

「請替我告訴金雀，」司馬洛說，「和他交易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他爽快而且遵守諾言。」

「金雀一定也會對你講同樣一句話的。」那人說。

司馬洛拍拍那隻箱子。「這些錢，你們替我守着秘密好嗎？探長不知有這錢，我沒告訴他，因爲反正他是不會要的。」他說謊道。

那人點頭：「這一點辦得到。」

「我就在這裏下車嗎？」司馬洛問。

「不，」那人搖頭，「我還得把非林送去給金雀。」

「你說不知道他在哪裏的。」司馬洛說。

「我仍然不知道他在哪裏，」那人說，「我祇是要把非林送到一個指定的地方。」伸手一指：「羅頓公路十哩碑那裏，你載我去吧。」

要到羅頓公路十哩碑那裏，汽車不過祇走十分鐘左右吧了。十分鐘之後，車子停了下來，司馬洛發覺那人已用一隻鐵盒子把那些菲林裝好了。現在他就打開車門下了車，走到路邊一條大雨水渠的渠口前面，把那隻鐵盒丢進了渠內。那隻鐵盒丢下去了，發出轟轟的响聲。

「唏，」司馬洛吃驚地叫道，「你在幹什麼？」

「這水渠在下面是有一個出口的，」那人說：「金雀就在下面的出口處等着接這東西。」

「噢！」司馬洛聳聳肩。這果然是一個好辦法，水渠的出口，在這裏是看不見的，也不知道那鐵盒子會在何處出來。

那人回到車子，拉開司馬洛那邊的車門，在車上一坐，嘆了一口氣。「好了，現在，我們的任務都已經完成了，車子還給我吧。」

「我就在這裏下車嗎？」司馬洛痛苦地問。

「不，」那人說，「你這裝束，我怎好逼你下車呢？不，我會送你到有的士坐的地方的。」

× × ×

「那些錢呢？」李超探長一看見司馬洛就問

「什麼錢？」司馬洛給他一個莫明其妙的表情。

「金雀給你的那六萬元！」李超探長說。

「我沒有帶來，」司馬洛說，「而且，那些錢是我的，你不是想分一份吧？」

「當然不是，」李超探長怒道，「那些是證物，我們得留起來的。」

「證明什麼？」司馬洛笑起來，「證明我們把證物賣給嫌疑人物嗎？這是很大的罪名！」

「但——但——」李超探長吶吶地。

「我們還是不要證明這件交易發生過的好。」司馬洛說。「事實上我們最好忘記它！那些錢，我自然會好好處置的。」擠擠眼，「我是需要經費的，你得明白，我不能老是免費帮助你！」

「好吧，好吧，」李超探長輕揮着手，「算了吧！現在，我有點後悔和你合作了！」

司馬洛兩隻手按在探長的辦公桌上。「探長大人，後悔也好，不後悔也好，我們已經開始合作了，所以就讓我們合作下去吧！現在，你認爲我們應該怎樣着手把麥基利抓出來呢？」

李超探長伸出一隻手指，在桌面上那地圖上摸索了一下，停留在其中的一點上。「這就是麥基利躲着的地方了！狠牙島，這島叫做狠牙島，因爲它的形狀像一枚狠牙——」

「別對我形容風景，」司馬洛說，「說得實用一點吧。」

李超探長的手指停留在那島上。「這就是狠牙島！我肯定麥基利是逃到了這島上，因爲這裏，它的對岸，有一座小碼頭，有人看見麥基利這樣一個人乘船離開這碼頭。」

「一個人？」

「不，」李超探長搖頭，「帶領着五六個打手，其中一個就是高登，並且有人看見高登後來又在這個小碼頭登岸，大概是從島上回來，去赴那個船廠的約會。」

「但你仍然沒有派人去捉麥基利，」司馬洛說，「因爲這座島乃是私人產業，對嗎？」

「對了，」探長嘆口氣，「再猜猜這是誰的產業？」

「不會是檢察官麥維遜的吧？」司馬洛猜。

「正是他！」探長說，「你猜得對極了！那是麥維遜的私人產業，哥哥躲在弟弟的島上，這不是很合理的事嗎？所以我才相信金雀是並沒有說謊的！」

「不能登陸去搜索？」

「即使是普通人的產業，我們也很難這樣硬來的，」探長說，「更何況是麥維遜的？」

司馬洛狡猾地看着探長：「我猜，現在你又不後悔和我合作了！」

「我得承認，」探長延臉而笑，「我開始回心轉意了。」

司馬洛當然很明白他的想法的。既不能用正當的方法登上島上去搜捕，那就祇有用偷偷摸摸的方法了。但，偷偷摸摸是不能用正式的人員的。司馬洛不是正式的警方人員，他又有高強的本領，因此他是最佳人選了。

「於是，」司馬洛苦笑，「我們又得從頭再來了。」

「這並不太委屈你，」李超探長說，「起碼，你是用不着去鑽那些黑暗的水渠了。」

× × ×

司馬洛和方芳一起登上那艘小舢舨，在月光之下向平靜的海面划出去，就像一雙划艇談情的情侶。

「眞有情調，」方芳含情地看着司馬洛，「我眞希望我們並不是做着工作。」

「可惜我也沒有心情，」司馬洛微笑，「我是希望和你講一些充滿詩意的情話的！」

× × ×

李超探長把地圖在寫子桌上小心地放好，然後說：「現在，讓我們來把計劃重溫一次吧！」

司馬洛聳聳肩。「實在沒有什麼好重溫的，探長，重要的是，我要你替我準備的東西，你已經準備好了嗎？我是要靠那些東西活命的。」

「當然已經準備好了，」李超探長說，「但現在，讓我們先來把計劃重溫一次吧！」他仍然固執地按着桌上那幅地圖。

司馬洛無可無不可地聳聳肩。

「好吧，」他的手指在地圖上一指：「這就是麥基利躲着的小島，小島的主人則是他的弟弟麥維遜。麥維遜是總檢察官，因此要派大隊去搜他的地方是比較困難的，所以祇好由我一個人去——晚上去。當我在那裏捉到了麥基利時，我就把他運出來。」

「對了，」李超探長說，「就是這樣簡單。」

「這並不簡單，」司馬洛矯正他，「我可能在這島上碰到任何意外的。起碼麥基利在島上就有六七個打手保護着他，而這些打手都是會殺人的。」

「好吧，」李超探長尷尬地說，「這並不簡單！但你也不是一個庸才；而且，我們又替你預備了這許多秘密武器，沒有人能殺死你的。」

司馬洛嘆了一口氣。「一座島！奇怪了，惡人們最後為什麼總是躲到一座島上去的？我這一輩子，已經不知曾多少次這樣潛到一座島上去捉人了。」

「而且你每一次都成功的，」李超探長微笑，「這眞是一個令人安慰記錄！」

司馬洛忽然笑起來。

「有什麼好笑？」李超探長奇怪地看着他。

「我剛剛想起金雀，」司馬洛說，「到現在，他一定已經發現那菲林是假的了，你以為他會有什麼反應？」

「我以為這並不好笑，」李超探長說，「他會很生氣，他會殺死你的。」

司馬洛又吃吃笑。「我巴不得如此，那麼，當他來時，我就可以捉住他了。」

「現在讓我們再看清楚我們的計劃吧，」李超探長困惱地說，「船我們已經準備好了，一應用具都在船上，一個我的手下會開船把你送到——」

「我已經有一個開船的人了。」司馬洛說。

「誰？」

「方芳，」司馬洛說，「她原來是很熟水性的。」

「方芳？」李超探長搔着後腦，「你認為你能信任她嗎？」

「似乎沒有什麼理由不能信任她的，」司馬洛說，「她其實一直都沒有做過什麼壞事，而且，她不是也信任我們嗎？」

李超探長聳聳肩：「好吧，如果你認為適合。」

「我們今晚就起程！」司馬洛說。

「是的，今晚就起程，希望不會下雨吧，」李超探長說，「天文台報告說，天氣會很好的。」

× × ×

晚上的天氣的確很好，海面平得像鏡一樣，雖然沒有月亮，但是天上的星也投下了相當的亮光。那艘小型的快艇緩緩地通過那像鋪着一層油的海面，馬達發出低微的「達達」之聲。

司馬洛讓方芳把着舵，自己就在動手整理氧氣筒。現在他已經穿上了一套蛙人的橡膠衣服，事實上正是上次穿着潛入麥基利的別墅的那一套。不過這一次，他用不着通過黑暗的地底暗渠，心裏要服得多了。

方芳一直在黑暗中凝視着他。顯然，她對他的好感是愈來愈增加了。在她的心目中，司馬洛是一個英雄，而女孩子總是崇拜英雄的。

司馬洛對於她的好感當然很歡迎，他決定當這件事做完之後，他有空時，他就把這種好感繼續發展下去。

「我希望這一次，麥基利逃不掉了！」方芳說。

「如果他眞的在那島上，他是逃不掉的。」司馬洛說着看錶，「我猜現在也該把馬達關掉了。」

方芳點點頭，把馬達關掉了，於是周圍便忽然靜下來；很靜，靜得教人心寒！

「以後，我們得划槳前進了，」司馬洛說，「來，先帮帮我吧！」他拍拍氧氣筒。

方芳帮着他把那副氧氣筒縛在背上。司馬洛扶好了面罩，咬緊氣喉，一翻身便下了水中。方芳拿起雙槳，擺好了角度時，司馬洛又在船尾浮上來了。「來吧，」司馬洛說，「讓我帮你一帮。」

方芳在划槳時，他則推着船尾，踢着水。船仍然相當快速地前進着，但這一次是一點聲音也沒有的。

一面踢着水前進着，司馬洛一面想起了檢察官麥維遜。那狡猾東西曾三番四次地到李超探長的寫字間來查探資料，就像對他哥哥這件案子特別關懷。

不錯他是特別關懷的，不過不是為了警方的利益而關懷，假如探長向他洩露一點點眞相，麥基利又不知會逃到何處去。

司馬洛推着小艇游着，漸漸，面前的水平綫上出現了陸地的輪廓了，那就是猥牙島了。司馬洛並不預算登陸這座島會有什麼困難，因為平時，這裏祇是一座避暑的小島，並沒有什麼森嚴的戒嚴設備，而現在，這些設備也不可能在一時間增加的，充其量也祇能多派幾個人在島上守着吧了。但偌大一座島，並不是幾個人就可以看守得來的。

最後一段海面也走完了，小艇無聲地到達了島岸，就在一處多石的岸邊停住，司馬洛向方芳揮揮手，便直接潛入水底，向一條小河的河口游去。那條小河是從島的內部流出來的，差不多每一座小島都總有一條或兩條這樣的小河，從這河的河底潛入島中，是比較好的方法，因為他可以揀一個叢林最密的地方才登陸。司馬洛已經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情了，所以他雖然從未來過這座島，他還是駕輕就熟的。黑漆的水面把司馬洛吞沒了之後，方芳就划動雙槳，把小艇划到一塊突出水面的大石之下，躲在那黑暗中。她的腰間已配了一把手槍，遇到任何危險，她都可以用這槍自衛，但，司馬洛說過她是不會遇到什麼危險的。

司馬洛沿着那河底向前游着，游了一會，再慢慢地冒出水面。那裏是一處樹林茂密的地方了，很適合他登陸。於是他踢着水游到岸邊，扳登上了那裏的幾塊大石，小心地脫下了氧氣筒，面罩及脚上的膠鞋等物，在石縫中收藏起來。脫下了這些東西之後，他便輕鬆得多了，摸摸腰間，他帶來的那一批武器全部都是收藏在防水的膠袋裏的，一點也不受潛水的影响。他祇是拔出了一把手槍，拿在手中，然後便撥開叢林，小心地向島中心進發。

每走幾十碼，他就會停下來聽一聽。這裏是密林，視綫達不到很遠，但是這個缺陷却是可以用聽覺去彌補的。如果有人在林中移動，一定會發出沙沙的聲音，遠遠就可以聽見。

司馬洛並沒有聽見聲音。

後來，樹林盡了，前面是一大片平坦的草地，而在樹林邊緣有一片沙池。司馬洛研究過這島的形勢圖，知道這是什麼。這就是島上的高爾夫球塲。麥維遜是一個有地位的人，像許多有地位的人一樣，他也喜歡在周末打高爾夫球的，而且在他私人的島上還有一座私人的高爾夫球塲。司

馬洛知道橫過了球塲之後，再下一片山坡，便是麥維遜在島上的別墅了。

他停在樹林的邊緣上，考慮一下。就這樣橫越高爾夫球塲呢，還是跟隨着樹林的邊緣繞過去？比較謹愼的方法似乎還是跟隨着樹林的邊緣繞過去，這樣，雖然會多走不少寃枉路，但起碼人是一直留在黑影中的。如果橫過空曠的高爾夫球塲，假如有什麼事情發生，那他可就躲無可躲！

於是司馬洛緊握着手槍，跟隨着樹林邊的陰影前進，一面，心中却有了一種奇怪的感覺，一種毛骨悚然的感覺，就像有一些極其可怕的東西正在接近他。凡什麼呢？他幾次迅速旋過頭去看看，都沒有看見。似乎，那可怕的東西並不是在後面跟着他的。

事實上，那可怕的東西並不是跟在後面，而是在前面。就在前面林中等着他。它本身沒有動，祇是司馬洛自己一直接近過去吧了，所以自然司馬洛看不見它了。這個「它」其實是一個人，一個很高大的人，差不多要比司馬洛高了一個頭。這人就靠着一棵大樹，站在司馬洛的必經之路上等着。好像一隻殭屍似的呆站在那裏。司馬洛經過了他的身前，他仍沒有動，祇是那雙怪眼，帶着一種近乎憤怒的表情，瞪視着司馬洛。由於他沒有動，司馬洛就也沒有看見他，祇是從容地在他的面前經過了。

司馬洛走到了差不多十呎之外，那人就忽然動了。首先，他從袋裏掏出了一個奇怪的面罩，很像西洋劍擊家比賽時用的那一種。他把這面罩套到了自己的臉上，喉嚨間發出一聲哽塞的吼叫，就向前直撲過去。

司馬洛聽見有聲，在最後一刻向前一跳，使那人撲了一個空，然後隨即轉過身來，扳動槍機。子彈通過滅聲器吐出來，聲音是並不响的。子彈吐出了兩顆，那人的身體也震了兩次；很明顯地，他是中了兩彈的。然而這兩彈却阻不了他，而且似乎對他是毫無影响的。他站直了身子，咆哮一聲，又向司馬洛踏步走過來。

司馬洛一時呆住了，冷汗淌得一身都是。這算是什麼？中了兩槍都像毫無不妥的？這人的身裁雖然特別長得高大，然而司馬洛這槍也並不是小口徑的手槍，殺傷力是相當大的。然而這人還是一掌向他揮過來了。

司馬洛愚蠢地不去躲避，而祇是再度扳動槍機。槍又响了，子彈使那人震了一震，但手掌還是繼續掃過來，擊中司馬洛的肩，司馬洛整個離地飛起二呎，又跌下來，差點和一棵大樹相撞，一時震得全身都麻痺了。

那人半跑半跳地接近，一舉手掌，又要向司馬洛劈下來了。

司馬洛等到最後一刹間才滾動身子，閃到了樹後，那人的手掌便到達了。「拍拉」一聲，那棵樹的樹身上長出來的一根粗如兒臂的橫枝便斷掉了，就像受到了斧劈一樣。

司馬洛在震驚中放了兩槍，但是仍然沒有發生什麼效果。那人好像對子彈毫無感覺似的。在震驚中，司馬洛忽然有所領悟了！這又是一個那種怪人！阿高高一樣的。在麥基利的別墅的地下室遇到的那個阿高高，也許這就是阿高高了，面貌看不見，因為那隻面罩罩着，不過，似乎這人比阿高高更高大，而且，阿高高明明是已經給他炸死了的，怎麼能復活呢？即使不是阿高高，這也並不是一件值得安慰的事！因為這人比阿高高更高大，那也即是說比阿高高更挨得打擊了。

如果身體不怕子彈射擊，頭部應該怕了吧？腦子是在頭部的。腦子是神經的中樞，如果腦子中了一槍，無論是怎樣强的人，應該也再挨不下去的了吧？司馬洛的槍咀向上斜，又發了兩槍。這一次，子彈擊中目標時的聲音是轟然刺耳的！這人不錯是頭部中槍了，然而頭部有那面罩遮住，那面罩顯然是用一種特製的金屬製成的，能把子彈滑開。

那人又撲過來了，司馬洛絕望地逃走，向樹林最密的地方鑽進去。再放槍也祇是徒耗彈藥的。他不明白那麥基利究竟在搞些什麼呢，怎麼會有這許多刀槍不入的人呢？阿高高之後又有這一個，這簡直不是人類！人類是做不到這個的。

那個巨人正在用手掌劈開叢莽。他鑽不進的地方，他就用手掌去劈開。

司馬洛一面走，一面就從腰間拔出一根那種鉛筆一般的紅色長條。不錯，又是那種炸藥。既然阿高高能在炸藥之下倒斃，這一個應該也能的。

那人巨大黑影推開一根橫垂的樹枝，進入視綫，司馬洛就把那紅色的條子丟過去。那人傻氣地用手接住了。司馬洛撲倒在草地上，搖動了腰間的爆炸控制器。

轟！那人被一陣濃烟所包藏了。

當濃烟過後，他已經倒在地下，沒有再動。很小心，很小心地，司馬洛爬前去把他檢驗一下。死了，這一次是眞死了。

但他並不太高興！炸藥並不是他想用的，因為聲音太响了！那一聲爆炸會傳到很遠，等於宣佈他是已經到了島上來了。司馬洛連忙鑽出了樹林，向草地上望望。很可能會有人聞聲趕來的。

那一片草地並沒有什麼動靜，但是十分鐘之後，司馬洛就看見兩個黑影跑來了，一個在左，一個在右，兩個非常高大的人，跑起來的姿勢很奇怪，兩個都像是正在跳舞，左邊的一個像是在跳着華爾茲，右邊的一個像是在跳探戈。這使司馬洛又起了一種毛骨悚然之感。這算是什麼呢？一些會跳舞的人魔？第一次遇到的一個，步法像在跳阿高高，現在又來一個跳探戈一個跳華爾茲的？如果他們在步法上有共同之處，那麼可能他們的身體有共同之處，那就是說，他們都是刀槍不入的。如果他們再戴上那種面罩的話，就簡直是「無懈可擊」了。而且也許這一次，他也不容易再用炸藥去對付他們的了；他們會知所防備的。

司馬洛靜靜地伏在那裏，運用着他的腦筋，額上一面冒着大汗。如果麥基利派出一打槍手來對付他，他反而沒有那麼頭痛，但是這些踏着舞步的怪人，眞使他頭痛死了！對付一打槍手他很有經驗，對付這個，他却實在一時想不出什麼辦法來。

但是，那兩個巨人正在很快跑近，不管他想到辦法想不到辦法，他們還是要來

的。而且，在他們中間，第三個黑影又出現了，這個比較遠，顯然是來得遲一點的，但顯然也是同一類的動物了，因爲這一個也一樣是踏着很古怪的步伐。像什麼舞？大概是查查吧，豈有此理！這是一個恐怖舞會嗎？

司馬洛到底是一個智力超常的人，在第一個怪人到達樹林邊緣之前，他已經想到辦法了。他匆匆地從一隻膠袋裏掏出一綑繩索來，那是一綑尼龍索，很長很幼也很韌，本來是準備作爬牆之用的，不過現在，司馬洛卻爲它想到了一個更好的用途，他用這繩子結好一個活結……

第一個到達樹林的就是那個踏着探戈步的怪人。他很不耐煩地衝進樹林，手一揮，一棵擋着路的小樹就給他劈斷了。他直衝進樹林裏來。這麼强大的氣力，簡直是無可抵抗的。

這人的眼睛似乎能看透黑暗。司馬洛雖然已經躲在最黑暗的地方，他還是能向他這邊直闖過來，方向絲毫無誤。他的臉上也早已戴了一隻那種可以防子彈的面罩。司馬洛絕對相信這個人也是槍彈所難不倒的，因此他並沒有浪費子彈。他祇是執着繩子，等着。既然那人能直接向他這裏闖過來，那就更好了，他用不着去引他過來。

那人似乎可以感覺到已經很接近司馬洛了，他的鼻子發出一聲勝利的哼聲，就在這時，司馬洛拉動手中的繩子。

在那人腳下，一個攤在草地上的活套索忽然拉緊了，束住了那人的腳踝。司馬洛拚命地扯緊繩子，於是那個沉重的巨人尖叫一聲，就給扯了起來，倒懸在半空，司馬洛扯着繩子的另一頭，匆匆地繞着一棵樹身跑了兩轉，把繩子纏緊了，然後才結一個死結。那探戈人魔吊在那裏，手舞足蹈，喉嚨間發出着憤怒的吼叫，然而卻毫無辦法脫身。司馬洛這的確是一個奇妙的辦法。無論氣力多麼大的人，這樣給倒吊着，也要英雄無用武之地的。如果用一條繩子把他縛起來，很可能給他輕易地掙斷，但這樣倒吊着，利用姿勢及角度，就使他無法脫身了。

司馬洛一縛好這繩子，那另一個華爾茲步的巨人又到達了。這些巨人不大像是人類，起碼，他們的頭腦是極欠靈活的，譬如這第二個巨人，他就沒有想到去解救他被吊起來的同伴。似乎他是爲了司馬洛而來的，他就一心一意地去對付司馬洛。他咆哮着向司馬洛直撲，舉起手掌要劈下來。

司馬洛早已知道和這一種人硬碰是完全沒有效用的，所以他完全沒有去抵抗，祇是向樹林最密的地方逃進去，一面，手又在弄着一條新的繩子。他要用同一辦法去對付這個巨人。

炸藥的辦法到底是不大好的，他也希望活捉他們，以便研究一下他們的來歷，這種和人類完全不同的人，難道是來自別個星球不成？

這個華爾茲巨人跟得他很緊，使他簡直沒有喘息的機會，而，由於又要跑路，又有樹枝樹葉阻隔，他的第二個繩圈也總是沒有機會弄好。司馬洛一身都是汗，倒不是因爲跑得太快而出汗，是爲了心裏焦急。給這人捉着，那可不是玩的，粗大的枝幹在那人的手掌之下也有如摧枯拉朽，司馬洛的身體的韌度無論如何都比不上那些樹幹的。

忽然，在樹林最暗的地方，司馬洛在一棵樹後的地上一伏下來，一動也不動了。那華爾茲巨人直向他衝過來，很快接近，然後到達了。但這人並沒有停步，他祇是繼續向前跑，跨過了司馬洛，司馬洛的猜測果然對了，那副不大靈活的頭腦想不到司馬洛會有胆量停下來。

那人跑過去了，司馬洛便悄悄地，專心一意地弄那隻繩圈。他知道他是沒有很多的時間，那巨人很快就會發現司馬洛原來不在前面，於是他就會回來的了。

司馬洛迅速地奔跑着。

那個巨人踏着華爾茲舞般的步子跑了幾百碼，就停下來了，開始明白自己已被司馬洛狡脫。他憤怒地吼一聲，轉身沿着來時的路再尋回去。

他來時的路是很易尋回的，因爲所經之處，樹枝都給他撞斷了，在回程之中，他又撞斷了更多。

但是，他卻沒有發現在那條路上還多了一件東西，就是一隻攤開在地上等着他的繩圈。他一踏進繩圈裏，繩圈就像活蛇一般跳起來，迅速收縮。這一次這個人的雙腳都給繩圈束住了。繩子用力一扯，他的雙腳便不由自主地離開了地面，大叫一聲，人也倒吊在空中了。他吼叫着拚命掙扎，要屈曲身子，伸手上去解腳上的繩子。然而這卻不是容易辦到的事，除非是受過馬戲班的訓練，否則是簡直不可能的。

這邊，司馬洛把繩子的另一頭在一棵樹的樹身上縛緊了。很好，已經解決了他們，現在，他可以向屋子的方向逼近了。

司馬洛小心地通過樹林，又出了樹林邊，那塊平坦的草地又出現在眼前了。他看見前途原來還是有點荊棘的——三個黑影正慢慢地跑步着向他這邊跑過來。不過，使他安慰的是，這些黑影並不是踏着如跳舞一般的舞步；他們的步法是很正常的。而且他們也不是特別高大的巨人，他們祇是一些普通人，他們的手還拿着槍。是三個正常的，可愛的槍手正在趕來。

正如上面所說的，麥基利就是派一打槍手來，司馬洛也不怕的，何況祇是三個，他躲在樹林邊一棵大樹後面的陰影裏等着。這三個槍手應該是不難解決的，且看解決了他們之後，又有什麼進一步的障礙吧！

那三個槍手匆匆地跑到，分三個地方進入了樹林，一隻手拿着槍，另一隻手則拿着電筒，開亮了，向林中照射着。那二個巨人的吼叫傳進耳中，使他們感到毛骨悚然。

在黑暗中尋覓，開亮電筒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事，然而，假如你找尋的不是一件死物，而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對你有危險性的人，開亮電筒就並不是聰明之擧了。電筒的光暴露了你的所在，使對方遠遠就可看見你，容易躲避你，也容易伏擊你。

現在的情形就是如此，這三個人的開亮電筒，給了司馬洛很大的方便，他從容不逼地迎向最近的一個，然後繞到那人的背後，舉起手上一隻大約六七吋長的金屬

圓筒，扭動了二下。

二支金屬的小箭射出去，無聲地飛過空氣中，刺進了那人的屁股。

那人的感覺是像屁股給什麼虫叮了一下，連忙伸手去摸，摸着了那二支小箭，正感到奇怪而又恐怖時，小箭上沾了的麻醉藥的藥力就發作了。

他的身子一陣痠軟，咀巴也叫不出聲來，人向地上一仆，便不再起來了。

司馬洛也懶得再去理他，祇是轉向另一個打手——他對自己這麻醉藥小箭是很有信心的。

第二個打手的遭遇也是大同小異的。他根本不知道一個同伴已經倒下來了，因爲那人實在是倒得完全無聲無息的。這第二個打手正提心吊胆地在林中照射着，一面找尋，一面卻在希望自己找不到時，忽然「洩洩」一聲，手臂上一陣刺癢，使他把手中的槍也丟下了。他的另一隻手慌忙地向痛處一拍，卻魯莽地把那裏的小箭再拍進去了一點。他痛得大叫一聲。連忙再用手去拔，藥力就發作了，他也緩緩地仆倒。

他的大叫使第三個人知所警惕，馬上把電筒關掉了。這就使他變得比較難以暗算了。不過，司馬洛並不打算用同樣的方法去暗算他。這一個打手，司馬洛打算向他問一點話。因此小箭沒有發射。

那人在林中小心地向前行着，一面感到心驚肉跳。到了一處，忽然聽見身邊有異聲，連忙轉身，已經太遲了。司馬洛已經到達了他的身後，執住他的雙手，然後一屈向後，再一扭，那人的電筒和槍便都扭下來，而人也受了控制。

司馬洛仍繼續扭，使這人無法站住而仆倒地上，他就用一隻膝壓在他的背上，使他更加完全沒有反抗的機會了。

「不——不要！」那人痛苦地哀鳴起來，「你要把我的手臂扭亂了！」

「麥基利在那裏？」司馬洛問。

「他——在屋子那邊！」那人連忙答。司馬洛毫不留情地扭着，他害怕手臂眞會給他扭下來，所以不能不先回答一句眞話以稍緩那扭勢了。

「他在這島上幹什麼？」司馬洛果然稍爲放鬆，以使這人有更高的興趣回答他的第二個問題。

「這裏是他的另一座研究場！」那人回答。

「究竟他在研究什麼？」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那人痛苦地說，「他從來沒有告訴我們。而且，我們也不知道——那是很可怕的！他老是在弄着屍體，然後不久，就有一具屍體會行走了！」

「你的意思是他能起死回生？」司馬洛感到一陣毛悚骨然了。

「不！那不算是活過來，」那人說：「祇是會行走吧了！像阿高高、華爾茲、探戈——」

「剛才那三個就是華爾茲。探戈還有一個查查？」司馬洛問：「他們都用跳舞的名字？」

「是的！」那人點頭，「他們都是由屍體變的。」

「他還有多少個這樣的人？」司馬洛問。

「七個八個吧！」那人說：「但有幾個不在這裏！我也不知道是到了何處去了，祇是不在這裏！」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這人，不是因爲這人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他是在想着麥基利，麥基利能將屍體變回活人，或者應該說變回一具行屍，這大概就是金雀要奪取的秘密了吧？「剛才幾個這種，呃——行屍已經給我解決了吧。」司馬洛說，「現在島上還有多少個呢？」

「沒有了！」那人搖着頭：「就祇有他們。」

「普通人呢？」司馬洛問：「像你一樣的保鏢，還有多少個？」

「我們是三個一起來的——」

「我知道，」司馬洛說：「兩個已經睡着了，你是第三個，我的意思是除了你們三個之外，還有誰？」

「還有兩個，」那人馬上就供出：「他們是在屋子那邊陪着麥基利的。」

「你不是在騙我吧？」司馬洛問。

「不！不！我說的是眞話。」那人就像快要哭出來似的，「你問我什麼我都可以告訴你，祇要你別殺死我！」

「我不會殺死你的，」司馬洛說：「但如果你騙我，那麼過一會我就一定回來殺你了，現在走吧！」

「什麼？」那人難以置信地看着他。

「我說走。」司馬洛低聲喝道。

那人遲疑了一下，連忙開步就跑。既然給他一個逃走的機會，他沒有理由不接受的。他祇跑了幾步，司馬洛便扭動了手中的射箭筒。兩支小箭射進了那人的臀部，那人忽然驚愕地停下來了，驚愕地伸手摸摸中箭的地方，然後，好像電影中的慢鏡頭一樣，他仆倒下來，不動了。

司馬洛微笑，現在，他可以去找麥基利了。

× × ×

島中心那間屋子是祇有一層的，由於這裏有的是地皮，屋子用不着向空中發展。這屋子座落在一片平坦的草坪上，周圍並沒有　點樹木或任何障碍物，司馬洛必須冒險通過空曠的草坪才能到達屋旁。不過，並沒有人察覺他的來臨，大概是因爲屋中祇剩了兩個打手之故吧。

司馬洛閃進了屋牆的黑暗中，然後慢慢站直了，向窗子裏面望望。裏面是一間亮了燈的客廳，廳裏沒有人，也沒有什麼異狀。

司馬洛放棄了這窗子，沿牆移動，又到了另一隻窗子向裏面望望。

這一次的窗內有人了，那是一間休息室之類的房間，裏面有幾張沙發和一張臥榻，一個打手形的人物正躺在臥榻上看書。他的背是對着窗口的。這就非常方便。

司馬洛輕輕一跳就上了窗沿上，那人仍然並未驚覺，似乎他正在看的那本書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司馬洛跳落地板上時發出「撲」一聲才使他一驚地放下書。要轉身已經太遲了，司馬洛手起槍落，槍管就擊在他的後腦上。

那人也沒有機會叫喊，祇是發出一陣呻吟，便仆回那張臥榻上，暈過去了。司馬洛把他在臥榻上擺好，雙腳也扶回上去，書也放在他的手中，讓他躺在那裏，好

像他是看書看得疲倦而睡着了似的。然後司馬洛便小心地閃出了那間房間，到了外面的走廊上。他回轉身，在那人的脚上射了一箭。

現在，假如他的情報無誤，屋內是祇剩下麥基利和一個打手了。

但是，這兩個人在什麼地方呢？

司馬洛握着手槍，小心沿走廊前進。好在這裏是祇有一層的，並無樓上樓下，要找遍這裏，也不算是太困難的事情了。祇要找遍每一個房間，終於可以找到的。

其他的房間多數沒有亮燈，沒有亮燈的應該就是沒有人在了。司馬洛放棄了黑暗的房間，祇是向亮光的地方找。接着他便找到了。

那是在別墅後部的一間大房間，燈光是大亮的，房門虛掩，從門縫望進去，可以看到那裏面也是一間放滿了複雜的儀器的實驗室，麥基到正在做着不知什麼實驗，而一個打手正在跟在他身邊。

司馬洛可以看到麥基利似乎是在動着手術之類，因爲他正站在一張病床之類的東西的前面，而床上有一具人體，由頭到尾都是用白布蓋着的。麥基利正用手拉一些電綫，伸進白布下面。

司馬洛在走廊裏發出一聲乾咳，然後把身子緊緊地貼在牆壁上。

不出他之所料，兩秒鐘之後門就開了，那個打手拿着槍衝出來。司馬洛左掌平劈下去，劈中那人握槍的手腕，右拳擊下去，擊中那人的下頷，那人脚尖離地，整個人飛開，跌到七八呎之外。

他剛要爬起來時，司馬洛就給了他一箭。

他呆了兩秒鐘，就軟軟地伏下來了。

這一串動作的聲音使實驗室裏的麥基利知道情形很不妙了，不過，在他能有機會採取什麼行動之前，司馬洛已推門而入，手中一把槍指着他。

「好了。」司馬洛柔聲說：「把手舉起來吧！」

麥基利慢慢地轉過身來，看見司馬洛，祇好把兩手舉起來了。他嘆一口氣：「司馬洛，你又贏了！」

「我常常都贏的。」司馬洛說着走到那張手術床的旁邊，不過手中的槍的槍咀是一直沒有離開麥基利的。他用手掀開那塊白布看看。那下面原來是躺着一個人，無疑地是一具屍體了。這具屍體已經面目浮腫，十分可怖，身上纏着好些幼幼的電綫，通到床下一隻不知什麼作用的電機機器裏。

「我猜錢是買你不動的吧，司馬洛？」麥基利在說。

「對不起，」司馬洛搖頭，「我對錢是不大感興趣的，不過，我倒希望你能告訴我，你究竟是正在做着什麼！」指指那屍體，「這可算是什麼？」

「這個嗎？」麥基利忽然哈哈大笑起來，「以你的程度，恐怕是不容易聽得懂的了，但我姑且告訴你一次吧，司馬洛，這個就是一個從墳墓裏逃出來的人，我快要賜給他新的生命了！」

「你的意思是你能使死人活過來？」

司馬洛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了。

「可以這樣說。」麥基利得意萬分地微笑着：「利用好幾組不同的電組，我可以使死去了的神經恢復，人可能動了。不過和死之前是不同的人了。復活的變成了是我的奴隸，祇對我絕對服從！」他說得眉飛色舞起來，似乎完全忘記自己是已經完蛋了。他又指指床上那具屍體：「你有注意到像阿高高他們一般，他也是特別強壯高大嗎？這並不是天生的體格，不，這強壯是我所賜的。你看，我有這種藥，注射了之後，肌肉就韌起來，而且骨骼的鈣化大大增加，使這個人力大無窮，連刀槍都不怕。」

「然而炸藥却難倒了他！」司馬洛諷刺地叫。

「用炸藥是不公平的！」麥基利憤怒地叫。

「你用這樣的人去對付人，本來就已經不公平了。」司馬洛說。

麥基利忽然又微笑了，急不及待地繼續炫耀他的成就。

「還有那心臟。」他說：「是鐵的！已經換上了一隻鐵的心臟，以配合他們的力氣，這樣，無論他們怎樣用力，做多少苦工，心臟都不會出毛病。」

司馬洛又抖了一抖。他不願做這些復活的人，即使他死了，他也不願意落在麥基利的手裏，復活成這麼恐怖的人的。

司馬洛又提出最重要的一個問題：「但爲什麼呢？麥基利，你做這樣研究，總有一個目的的。」

麥基利的眼中放射着一種奇異的光彩。「一個眞正的科學家做研究是不計較目的的，不過，我的確有一個目的的。我做這種的目的就是發財，我要發財！」

「發財？」司馬洛皺眉，「但你現在還不够錢嗎？」

麥基利搖頭。「以前，我是很有錢的，但現在不是了，再過一陣，我還會變成窮光蛋！做科學研究是很化錢的。你可知道買一具屍體要花多少錢嗎？使它復活過來又要花去多少錢？我的錢花得很快，我不能再維持很久了。」

「使這些屍體復活，你就可以得到錢了嗎？」司馬洛問：「難道你叫他們去替你打刧銀行？」

麥基利臉上的那個笑容，變得很狡滑了。「不，比打刧銀行更好！我把它們賣掉。」

「賣掉？」司馬洛皺眉，問道：「誰要買？」

「目前南非洲一座礦場就要。」麥基利得意地笑着，「你看，這復活的屍體有極大的氣力，有極強的持久力，一個可以做許多個人的工作，而且可以完全不停，更可愛的是他們不會有工潮糾紛！想一想，如果用一羣這樣的人來開礦，效果會是多麼好？」

司馬洛的頸背上的汗毛又一陣豎。這計劃實在是太過惡毒了！

「噢，」麥基利說，「我忘記了關電掣！」這樣說着時，他的手就一伸，按向一個電掣。一時，司馬洛也沒有去制止，以爲他眞是忘記了關電掣。接着他聽到背後有點不大對的聲音，麥基利大喝道：「殺！」

司馬洛連忙轉身。原來在他身後，那張手術床上，那個屍體已經坐起來了。這屍體是在燈光之下，而且身上又纏着電綫，模樣更份外可怕了！當司馬洛轉身時，這人就揮動那巨大的手掌，一掌橫掃，拍在司馬洛的肩上。

這些人的力氣之大，司馬洛是早已知道的，但沒有辦法，閃避不及。肩部被擊中，他更像風中的落葉般的，整個離地飛起，撞塌了一隻儀器架，手上的槍也脫手而飛了，他好不容易才站定身子，麥基利却跟着撲過來了。那胖大笨重的軀體把司馬洛壓在牆壁上，雙手則向司馬洛的頸部伸上來。司馬洛並不怕他。麥基利到底是一個科學家，不是一個打手，對於打鬥是門外漢。他担心的是那個坐起來的巨人屍體。似乎一開了電掣，它就可以用了。當司馬洛在那裏和麥基利糾纏時，那人就坐在手術床上瞪着他。

司馬洛一面監視着那屍體，一面就在麥基利的抱持之中扭動着身子，使他一陣無比的放心，那屍體坐在那裏，瞪視了他們一會之後，便又躺回下去，不動了。司馬洛把身子從麥基利的懷中扭脫，右拳由下而上，擊中麥基利的下頷。麥基利尖叫一聲，往後直跌，那沉重的身體把一桌子的儀器壓塌了。他狠狠地連忙爬起身。但司馬洛並不放過他，跟着又逼近，又一拳擊在他的下頷上。麥基利再度倒回那些破碎的儀器上，也許有些破碎的儀器插着了他的後身，痛得他殺豬般大叫起來。

「不，不要，不要！」他舉起兩手，交加着擋在前面，推拒着司馬洛作勢要擊過來的第三拳。

「好了！」司馬洛深吸一口氣，「起來吧！」他眞想多打麥基利幾拳！這傢伙是那麼詭計多端的。

麥基利站起來了，又向他那具屍體走過去。

「不要碰！」司馬洛喝道。現在他已經找回他的槍，又拿在手中了，槍咀威脅地指着麥基利。

麥基利祇好停了下來。他搖搖頭：「很可惜，他還沒有完成，還差一點點，他還不能走路。」

司馬洛注意到那屍體雖然是躺着的，但仍在那裏微微地發抖着。他又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了！假如這東西再跳起來呢？那怎麼辦好？

「司馬洛。」麥基利頹喪地說：「做做好心，把電掣關了吧，不然他會給燒掉的！」

司馬洛遲疑了一下，移步走到剛才麥基利開電掣的那隻總掣旁邊。

「中間的一個掣，」麥基利說：「把它由紅色推到綠色就行了。」

司馬洛再遲疑了一下，覺得不會有什麼大碍的，便依他所說，把那個電掣由紅色那邊推向綠色那邊。那具屍體的抖動果然停止了。

麥基利嘆口氣：「我愛他們！他們就像是我的兒子，你知道，我是沒有家庭的，我沒有兒女！」

「你是世上最古怪的父親了。」司馬洛說：「麥基利，現在你不要抵抗，回答我的問題，你認識一個叫金雀的人嗎？」

麥基利迷惑地皺起眉頭。「金雀？誰是金雀？」

「那個要偷取你秘密的人，」司馬洛指出，「最初就是他差金大堅潛入你的別墅裏來盜取秘密。也是他告訴我你在這裏的！」

麥基利又搖頭。「我不認識他。我不知道他是誰，我祇是知道有人要偷我的秘密吧了！」他吃吃笑，「不過，這不容易的，沒有人看得懂我的密碼。」

「似乎這人却看得懂。」司馬洛說。

麥基利皺眉。「什麼意思？」

司馬洛把金雀託他買非林的事情說出來。又問：「如果一個人看得懂你用來做筆記的密碼，那麼他是不是就可以從那些非林上知道你的秘密呢？」

麥基利想了一會，點點頭。「很可能，我喜歡做筆記，我的研究心得差不多用密碼記下來的，因爲我不想腦子裏裝得太多。但，祇有一個人看得懂我密碼——」他奇怪地皺着眉頭。

「誰？」司馬洛問。

「他的名字叫莊文，」麥基利說，「他以前是替我做事的。我還以爲他已經死了，他在一次飛機失事之中失踪！」

「那麼莊文很可能就是金雀了？」司馬洛問。

「如果不是的話，」麥基利說，「他也是在金雀手中的了，我很高興你給了金雀一卷假的非林。我實在不想我的秘密落在別人的手中。」

「現在，」司馬洛微笑，「你的秘密是要落在別人的手中，不過不會是不對的人，好了，麥基利，我們走吧。」

「我們——要到哪裏去？」麥基利哀傷地看着司馬洛，臉上的表情頗像一隻老虎狗。

「離開這座島，」司馬洛說，「回去見見李超探長，給他一些口供吧！反正你已經完蛋了，就不如跟我合作。」忽有所憶，「對了，你的弟弟麥維遜，他和你這研究又有什麼關係呢？」

「他並不贊成，」麥基利苦笑，「但他保護我，因爲我是他的哥哥！維遜是一個好弟弟！」

「太過重視親情，」司馬洛搖搖頭，「他的前途這次會受到很大的影响了！」

「我對他感到抱歉！」麥基利說。

於是司馬洛把麥基利押出了屋子，上了一部老爺汽車。那部老爺車是專用以行走島上各個部份的。麥基利開車把司馬洛載到了司馬洛上來時的水邊。那二個吊在林中的巨人仍在哀叫着，聲音遠遠可聞。麥基利痛心地咬着牙齒，因爲，正如他所說，他是把他們視同自己的兒子的，不過他當然沒有做聲。司馬洛是沒有可能答應把他們解下來的。

麥基利終於把車子開到了水邊。

司馬洛並不知道，這時已有一個神秘的人物在旁邊的樹林中向他窺伺着了。他下了車，走到方芳躲着的那附近的水邊，低聲叫道：「方芳？」

林裏那個人說：「方芳不在那裏，你還是放下槍吧！」

司馬洛僵住了。他慢慢地扭轉頭。

「我說放下槍！」那人喝道，「我現

在就可以殺掉你的。」他扳了一次槍機，槍彈擊進了司馬洛脚邊的泥地裏，證明他並不是空言恫嚇的。

司馬洛祇好放下槍，讓那槍跌在脚下的泥地上。

「現在，你可以轉身了，」那人說，聲音是很熟悉的。

司馬洛慢慢地轉過身來，看見就是那個在球桌上贏過他錢，但是貌不驚人的傢伙。現在他的手中的槍正對準着他。

「噢，原來是你，」司馬洛說，「金雀又派你來嗎？」

那人咧咀微笑。「你現在看見的人就是金雀了。」

司馬洛深吸了一口氣，很後悔第一次見面時沒有捉住他了。但沒有用的，如果那時捉住，這人不會承認他是金雀，而他也不能肯定。

「莊文！」麥基利咆哮道，「放下槍，難道你還搗亂得不够嗎？」果然不出麥基利之所料，這人就是昔日替他工作的莊文了。

莊文吃吃笑：「別喝令我，麥基利，以前你是我的老板，現在已經不是了，不要喝令我。」

司馬洛眯起眼睛看着莊文：「方芳呢？方芳在哪裏？」

金雀（或者應該說是莊文）狡滑地吃吃笑。「我已經把她收起來，好好地收起來了。我以後會處置她的！司馬洛，你的胆子可眞不小，而且本領也很大，用一卷假非林換我六萬元。」他搖着頭，嘴巴發出「嘖嘖」的聲音。

「還是你的本領大一點，」司馬洛苦笑道，「不然，現在怎會是你用槍指着我呢？」

金雀得意地吃吃笑。「謝謝你替我做開路先鋒，解決了那幾個跳舞巨人！我就是最害怕他們，不然我老早就自己來。」

「現在你想怎樣呢？」司馬洛問，「如果你是要拿回那六萬元，我是隨時可以還給你的。」

「不，」金雀搖着頭，「我不是要那六萬元，我祇是要拿我出了錢買的東西。當然你是不會把那卷菲林給我的了，而我也不敢再信任你，所以，我祇好勞煩麥基利先生帶我回到他的實驗室去，用口頭解釋一下他的秘密了。」

「你聽不明白！」麥基利負氣地說。

那人哈哈笑起來。「那你就錯了，今日的莊文已不是昔日的莊文，今日的莊文已經進步了很多很多。而且，昔日的莊文也不壞的。太差的人，也不會當上你的助手，對不對？」

「爲什麼你要我的秘密？」麥基利瞪着他。

莊文吃吃笑。「這不是很簡單嗎？麥基利！你的秘密可以使你發財，我也就是想發財，財誰不想發呢？」

「我不會告訴你的。」麥基利說。

「聽着，」莊文說：「麥基利，我不想殺人，我不想殺你，不想殺司馬洛，也不想殺什麼人。如果我想殺人的話，我剛才已經先把司馬洛一槍轟死了，我用不着把他帶到這裏來的。如果你把秘密告訴我，我就丟下你們，就此離開這裏——」

「你不想獨佔這個秘密嗎？」司馬洛不相信地問。

莊文狡滑地微笑。「我也差不多就等於是獨佔這個秘密的了！因爲，你會把麥基利交給警方的；而警方當然不會把他的秘密公開或者賣給什麼人。總之，我是不想殺人的，你們不要逼我。」

麥基利和司馬洛都恨恨地瞪視着他，卻無可奈何。

「麥基利，」莊文恫嚇地說：「你還是快點開口吧，我實在不想用激烈手段對付你。」

麥基利緊咬着嘴唇，遲疑了好一會，才終於點點頭。「好吧，莊文，我告訴你，正如你所知道，這東西最主要是靠電流的運用。首先，要用電流將死去了的神經震通！」麥基利一開了口之後，便滔滔不絕，口講指劃的。他的所講，司馬洛大部份都聽不懂。但莊文則顯然聽得懂的，因爲他全神貫注地在聽着。不過，莊文對司馬洛的注意力並未鬆懈，他的槍咀是仍然指着司馬洛的身體的。司馬洛無法伺機發難。

莊文這個人的身手眞了不起，不但有豐富的科學知識，還有充份犯罪頭腦。他可以作一個科學家，也可以作一個打手。

最後，麥基利指着那個電掣。「這裏有一件已經差不多完成了的試驗品。你看，祇要一開這個電掣——殺！」麥基利的手的動作和嘴巴的命令配合得很好。就像不久之前一樣，他把電掣一扳，那床上的巨人屍體便坐起來了。而在麥基利的一聲喝令之下，巨人一掌揮出，擊向莊文。莊文雖然已經驚覺地側身，還是給掃中肩部，整個人翻上了一張實驗桌上，把一大堆儀器碰到地上了。

就臥在那張實驗桌上，莊文開兩槍。

血忽然像泉水一般從麥基利的咽喉噴出，然後，就像電影中的慢鏡似的，麥基利整個發軟，倒下去了。

司馬洛沒有機會撲回莊文，所以他一撲就撲出了門口，莊文向他放一槍，已經遲了一點。

跟着，莊文又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那坐了起來的巨人屍體的身上了！他的槍咀對着那巨人。但是那人並沒有能力威脅莊文，因爲他的「復活」是還未成功的，正如上一次擊倒司馬洛一樣，一擊之後，他可不能作再進一步的行動了，祇是慢慢地倒下來，躺回床上。

莊文鬆了一口氣，從桌上跳下來，瞥一眼麥基利，不禁發出一聲惡毒的咒罵，因爲麥基利已經一動也不動，很可能是已經死了！

如果麥基利死了，那麼秘密就也會跟着消失了！屋外傳來馬達發動的聲音。很顯然，逃出了屋外的司馬洛，現在要開車逃走了。

「我要殺你！」莊文發狂地叫着，一跳跳上了一張實驗桌，把這張實驗桌撐倒了，人就飛躍到窗前的另一張桌上。他手中的槍一伸，撞破了窗子的玻璃，就向窗外開火。

司馬洛是彎低着身子開車的，很難射中他的人，但是莊文却不是射人，而是射車輪，原來這個人的槍法也並不差的，祇

是放了兩槍，使兩隻車輪都中了彈。車子一側，差點翻倒，司馬洛好不容易才能把持着，使它保持平衡。不過，車子也已剷上了小路旁的草坪。司馬洛打開車門跳出來。兩顆子彈「嗤嗤」地在身邊掠過，跟着他撲進了樹林中了。

他躲在林中，看着莊文從屋裏衝出來。莊文手中是拿着槍的，然而司馬洛却已差不多手無吋鐵了，他身上的武器已全給莊文搜去，現在他手上祇有一把手術刀，是逃出之前在一張實驗桌上抓的。他一動不動地躲在一棵大樹的後面，等着。

莊文在另一個地方進入了樹林。忽然，司馬洛就完全聽不見他的聲音了。也許莊文並沒有走動？如果他走動的話，沒有理由一點聲音都沒有的吧？在樹林中走動而一點聲音都不發出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接着，莊文的聲音就忽然在很近的地方响起來了：「司馬洛！」他在叫，「我要宰了你！」然後槍聲一响，一棵子彈「托」的鑽進了司馬洛臉旁的一顆樹的樹身。司馬洛一額都是冷汗。

莊文這人原來眞可以無聲無息地在樹林裏移動的。

於是司馬洛自己也連忙移動，換一個躲藏的地方。他也是一個高手，他也能毫無聲息地移動的。不過，武器的方面太懸殊，他是祇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擊之力的了。

「司馬洛！」莊文的叫聲在林中淒厲地响着，「我要殺死你！我要殺死你！」

「麥基利已經死了嗎？」司馬洛叫着問。

「我猜他已經死了！」莊文回答。

「那麼你殺我也沒有用的，」司馬洛叫道，「殺了我你也不會得到那秘密。」

「我不是爲了得到那秘密而殺你，」莊文吼道，「我要殺你，因爲你破壞了我的一切，我祇是要殺你！」

「你瘋了！」司馬洛叫道，「很可能是你給我殺掉的。你不如就這樣走吧，雖然你一無所得，至少不會連性命也失掉！」在形勢不利之下，司馬洛實在不希望和莊文硬碰。

「不，」莊文叫道，「我一定要殺死你，而且我能够殺死你的，因爲我有槍，你沒有。我有八十二發子彈在身上，這八十二發子彈之中總有一發會給你享用。」

司馬洛冒了一額冷汗。莊文這樣一個人，如果眞的下了決心要殺他，而且又帶着八十二發子彈，那麼危險性是極大的。而且看情形，莊文也的確是下了決心要殺他的了，他必須快點設法應付。

怎樣應付呢？自己的手上祇有一把手術刀子。如果不是實力太過懸殊的話，他也不會和莊文作求饒式談判的。

司馬洛這個人向來很少肯對什麼人求饒。

槍聲忽然响了兩次，兩顆子彈在十分接近司馬洛的臉部之處掠過。司馬洛的額上又噴射出一陣冷汗，莊文這傢伙，怎能看得這麼清楚的：樹林裏簡直是黑得伸手不見五指的啊！

司馬洛無聲迅速地在林中移動着，向樹林的更深處移去，一面，手上仍揑着那把手術刀子。沒有聽見莊文追來的聲音，然而莊文的槍聲却响了好幾次，而每一次都响得那麼近的，證明莊文一直都沒有遠離他。這個可怕的傢伙，這個金雀，看他的模樣，一點也看不出他原來竟是一個這麼厲害的人！

一面逃走，司馬洛一面也在奇怪，金雀究竟把方芳拿去怎辦了？他說方芳已經給他收起來，也許這是眞的。金雀不像是一個凉血地會亂殺人的人，現在，當他殺死了司馬洛之後，他也許會去再殺掉方芳，但在這之前，他大概是不會的。不過，還是先担心自己的性命，再去担心方芳的吧！

司馬洛跑着跑着，漸漸又聽到了那二個倒吊着的巨人的吼聲了。現在，他自己的命運似乎比那二個巨人更可怕，如果不從速消滅莊文的話，他是一定會給莊文殺掉的。

「司馬洛，」莊文的叫聲之凄厲不弱於二個巨人，「司馬洛，我要殺死你！」

司馬洛往一棵在樹後一鑽，槍聲又响了，與槍聲同來的是二顆子彈，就擊中那棵大樹的樹身，每一彈都是射得那麼接近了。

莊文緊咬着嘴唇，衝過林中，一心一意地追趕司馬洛。他在黑暗中的眼力，似乎是比普通人好得多的，因此，他每次發槍，都射得很接近。事實上，假如司馬洛不是專揀那些障碍物多的地方走，很可能就已經給他射中了。

當然，耳朵聽的聲音，對莊文的進度也是有相當大的帮助的。莊文的聽覺靈巧，再配合他的目光敏銳，就可以測知司馬洛究竟是跑到何處去了。雖然司馬洛移動的聲音細微到像沒有，但漸漸，聽聲這一點開始失效了，由於此時司馬洛已經逃近了那二個巨人倒吊着的地方了，而那二個巨人的吼聲吵得使人心煩意亂。

莊文隱約看見司馬洛向一棵大樹的後一閃，便不見了。他停下來，皺着眉。那個巨人，就倒吊在距離他不到二十呎的前面，一面「手舞足蹈」一面在吼叫！他的手舞足蹈在影响着莊文的視綫，因此莊文一時失去了司馬洛的踪跡。

莊文也機警地躲到一棵大樹的後面，小心地窺伺着。

在嘈吵之中，莊文忽然隱約聽到細碎的聲音來自頭上，似乎是樹枝上加重了壓力。莊文連忙抬頭，就看見了。司馬洛已經爬上了樹。他不禁冷笑！爬上了樹又如何呢？難道上了樹就可以飛天了嗎？

莊文舉槍放了一响，子彈仍被粗大的樹幹擋去了，接着司馬洛便手起刀落，切斷了繩子。就是那把巨人吊着的繩子，繩子一斷，那個巨人便「蓬」一聲直跌下來，在那泥地上彈起三呎高，再跌下來，一滾身便站起了。一時，莊文汗毛直豎，全身的血液都像結了冰。

那人怒極地咆哮着，旋頭四面望望，便找到了莊文！莊文慌亂地扳動槍機，直向那人放完了槍中的子彈。但是沒有用。莊文其實也應該知道開槍是沒有用的，他自己也就是因爲明白對這些巨人應付不來，所以才不敢自己來動手的。現在，司馬洛卻終於用這些巨人來對付他了！當子彈

放完了之後，那個巨人也撲到了，一手向莊文撈過來。莊文狠狠地一縮，僅可在他的腋下鑽過去，慌忙發足就逃。

如果莊文能鎮定地逃走的話，他應該是可以支持很久的，但是很可惜，他太慌張了，慌不擇路，走到第三步的時候就踢着了草叢中的橫着的樹根，叫喊一聲，整個仆在地上。他知道對方會緊跟着撲下來的了，於是他迅速轉身，屈曲雙脚，脚掌向上。那個巨人果然像一隻魚雷一般直飛過來。

莊文的雙脚撐上去，撐住巨人的肚子，要把他撐開。在理論上，這招式是可行的，但實際却不行，因爲這人的身體太過沉重。

身體太沉重，衝力也太大了。莊文並沒有能力把腿子撐直，反而被壓得更加屈曲，膝蓋「蓬」一聲撞回他身上的胸膛上。跟着，那人便把莊文壓住了。罩了面罩的臉貼近他。那面罩上是一片平板，毫無輪廓的，就像一個恐怖的沒有面目的人！

那巨人的手臂在莊文的身上箍緊，莊文仍然拚命掙扎，好像一條蛇一般扭動着，使對方一時也拖不牢他！這蛇一般的扭動果然似乎是生效的，因爲莊文終於從那人的懷中脫了出來，而拔足就跑。但還是差了一點點，那人向前一撲，一隻手又撈住了莊文的一隻脚，把莊文拉了回來。

莊文連忙滾轉身，用仍然自由着的另一隻脚向巨人的臉部撐去，這一脚重重的撐個正着，可惜却是收效甚微，就像撐在一根大石柱一樣，並未把石柱撐動。而且，這反而給了那巨人一個機會，一手把他的這一隻脚也執住了。

莊文恐怖地尖叫起來，大概是在求司馬洛救他，但很可惜司馬洛對他是愛莫能助的，而且現在更是自身難保，他知道巨人在解決了莊文之後，第二個對象就是他了！因此當莊文被壓倒時，他便從樹上跳下來，匆匆逃出樹林。莊文的慘叫聲傳進他的耳中，使他感到難過，因爲到底那巨人是經他之手而出來的。不過，有什麼辦法呢？莊文對他實在太過苦苦相迫了！這邊，莊文對那巨人簡直已毫無抵抗之力。那個巨人執住他的雙脚，就把他當作一隻玩具洋娃娃似的一抖，使他整個飛起來，飛起十幾呎高。

在惶急之中，莊文仍然盡着最後的努力，就是伸出手去，要扳住橫在上面的一枝樹枝，如果給他扳住了，他是可以爬到樹上，而暫避一時的，但是很可惜，也許是剛才被壓得太重，他的體力已受到影响了，所以手雖然已扳住了橫枝，却抓不牢，身子的重量一墜，他便又跌下去，跌在草地上。

從十幾呎高跌下來，即使是跌在草地上，也不會好受的。這樣跌了一下，莊文的神智已失去了八分，那巨人把他揪起來，舉起手掌，併直成一隻鏟子似的，這一次是覷準莊文的頸子……

×　×　×

司馬洛逃得很快，盡可能逃得遠，而且他是有目的地而逃的。他的目的地就是島的末端的一座石山。那座石山大約有五六層樓那麼高，差不多是垂直的，但整座山都是由嶙峋怪石所構成，所以要爬上去並不很難。司馬洛就是向這座山爬上去。

當他爬到半山時，他便看見後頭的平地上，那個巨人的影子一躍一躍地接近。

到他爬到了山頂上時，那個巨人已經到達了山脚，開始爬上來了。這個巨人的腦中似乎是有雷達設備的，用不着看也可以知道司馬洛是在何處。這種不可思議的能力，大概就祇有麥基利可以解釋了。

總之，現在司馬洛躲在這山頂上，而這巨人在爬上來追他，司馬洛必須設法抵擋。

那個巨人一心一意地爬着，而且毫不費力地爬得很快。他的氣力果然是超人的，雖然爬山這麼吃力運動，也難不倒他。接着，忽然，一塊直徑有三呎以上的巨石從山上滾下了，直向這個巨人跌下來。這樣一塊大石的重量是數以噸計的，巨人的力氣雖然大，也未致於大到可以把它接住，尤其是這塊大石是正在下跌的，重量加上衝力，就使它變得簡直是無可抵擋的。

巨人的右肩給「蓬」的一聲擊中，他尖叫一聲，便離開了那山壁，向下直跌。在山頂上，司馬洛看着他跌到山脚那些亂石叢中，彈起了一下，那塊巨石則已經滾到別處去了。

那巨人就躺在那裏不動，司馬洛正鬆了一口氣時，却看見那巨人又動了，似乎很痛苦地，他在那石堆上又爬了起來，抬頭向上望，司馬洛全身的汗毛都豎起來。

這樣一跌的殺傷力，是不遜於一支炸藥的，假如這樣也不能解決這個巨人，那麼……

這個巨人顯然還未曾被解決，而且，他又開始向山上爬上來了。爬得慢了一點，但是正在爬上來，司馬洛全身都浴在冷汗中！這一次，他怎麼抵擋呢？剛才他心想事成地幸而找到了一塊鬆鬆地擱在那裏的大石，幾經辛苦才把它撬鬆了，然後剛好及時地擊中了那個巨人，他以爲這樣一下是已經够了的，但是現在却顯然不够！那麼現在，他再到哪裏去找另一塊石頭？

而且逃也逃不掉了。這座石山的另一面是爬不下去的，因爲同樣垂直但表面却是太過光滑，沒有什麼可以扳援的地方。他祇能在這裏等，等着那巨人上來，好像殺死莊文一樣殺死他，也許把他提起來，擲下山去。

總之，那超人的力氣是連他也無法抵擋的。

司馬洛在惶急之中抓起了一塊萍果般大的石頭，扔下去。他準備地擲中了那巨人的肩，但沒有什麼用，那巨人的身子連震也沒有一震，只是繼續向上爬。

既然一顆子彈也阻他不住，那麼區區一塊石頭，對他也一樣是不會有影响的。雖然如此，司馬洛還是繼續拿起手邊可以拿到的石塊擲下去，而那巨人却還是繼續爬上來。恐懼使司馬洛的胃裏有一種作嘔的感覺。他終於找到了一塊西瓜般大的石頭，用力地把它推動了，使它向下面跌去，也許是心慌的關係，影响了視界，這塊石頭竟然沒有打中。它祇是擊中了那人身邊一塊突出的岩石，便彈到別處去了。

「不要上來！」司馬洛忽然聽見自己在大聲喝叫，他簡直是慌得連性子也亂了。喝叫又有什麼用呢？這東西是祇聽一個

人的話，就是麥基利的，除了麥基利之外，他就什麼人的話都不聽了。

不過，就在這時候，那巨人却停下了爬的動作，祇是呆在半山。怎麼了？他發現了什麼嗎？不，原來那是氣力不繼的表示。剛才那一跌，原來實在對他是有相當大的影响的，現在他就呆在那裏，咀巴開始湧出血來了。終於，他的手一鬆，人便再度向後倒，跌下了那幾十呎的高度，又跌回下面的岩石堆上。這一次，他再沒有爬起來。他祇是伏在那裏，一動也不動。

司馬洛舒了一口氣，放心得就像快要哭出來似的，他知道這一次，這東西是不會再爬起來的了。

司馬洛仍然在那山上等着，過了十五分鐘，他才再爬下去，小心地走近那人，看一看。那人果然是已經死了。再也不會動了。於是司馬洛便放棄了他，向屋子的方向走去。現在，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方芳找回。方芳一定就在這島上的，莊文沒有理由把她運到了別處之後才再回來，這樣做是太麻煩了。她必然是在島上的，祇要耐心地找一找，就可以找到。要找到方芳，才能通知李超探長到來，由於無綫電是在她的身上，如果她發現有什麼不對，就負責召喚李超探長的。

現在，司馬洛就是首先回到屋裏，去找一隻電筒和一件武器。兩種東西他都找到了。一隻强力的的電筒，和一把大口徑的手槍。用電筒照着路，他就帶着手槍通過樹林，向水邊找尋。

首先，他從那艘小艇被棄的地方動手找尋。那附近的水邊是有不少石隙岩洞的，他相信莊文可能是就近把方芳收藏在這些地方。於是他一面找尋就一面叫喊方芳的名字。無疑地，方芳一定已經被縛了起來，而且塞了咀巴，但如果她能動的話，她也可以發出一點聲音來，而對他有所帮助的。

果然，到了一處水邊，就有一塊小石子從上面掉下來了。沒有聲音，祇是掉下了一塊小石子，「咚」的一聲掉進水中。一定有人在上面動了。

司馬洛鎮定地四面望望，看清楚了形勢，才敏捷地爬上了那些岩石之間。果然，就在兩塊大石的上面，一個凹入的岩洞裏，方芳就給用繩子縛在那裏，縛得像一隻粽子似的，而縛她的繩子，就是船的那條錨繩了。

司馬洛連忙用刀子把繩子割斷，放了方芳，又把塞住她的嘴巴的手帕拉掉。方芳伏在他的懷裏，祇是哭。這是標準的女人反應了，祇是哭。

司馬洛祇好擁着她，讓她哭，一面，他就從她的身上找到了那隻無綫電，與李超探長通話，李超探長已經等得非常焦急了，一接通了就說：「發生什麼了？司馬洛，我希望你有成績，因爲麥維遜不知怎樣弄了一張手令，要拘捕你。」

「拘捕我，爲什麼？」司馬洛問。

「不知道，」李超探長說，「大概祇是一些芝麻綠豆罪名，他的用意一定是想使你暫時不能活動吧了。」

「是嗎？」司馬洛冷笑，「不過總之現在他是沒有空抓我的了！」他把島上發生的事情告訴了李超探長：「你最好馬上就來。」

「我馬上就來。」李超探長答應。

「那可怕的人！」方芳終於止了哭，叫起來：「他把我——」

「我知道，」司馬洛撫慰地擁着她，「但不要緊，現在他已經死了！我爲你殺死了他。」

「究竟發生什麼？」方芳軟弱地問。

「我們已經成功了，」司馬洛說，「完全成功了！」

×　×　×

當大隊警探趕到島上的時候，最難解決的問題就是那個倒吊在樹上的巨人了。這人是不會屈服的，而且也沒有人能接近他。如果他放下來，那麼後果就會不堪設想，所以結果祇能用炸藥去把他加以人道毁滅了。

其他的巨人屍體，經過剖驗之後，果然一如麥基利所說，是換上了一顆鐵的心的。

這是一項醫學界的奇跡，可惜那原理已不存在了，因爲麥基利本人已經死去，他留下來的資料又全是密碼，沒有人懂得翻譯。專家們研究麥基利那些巨人屍體，又研究他那擠滿實驗室的儀器，結果還是不能明白，因此他們最後的結論就是，麥基利眞是位不可多得的科學天才，祇可惜他却愛走歪路！

（續完）

下期預告

司馬洛傳奇故事：「英雄無價」　馮嘉　著

「英雄」兩字是何等令人崇拜，景仰的字眼；但它的背面又是如何的令人動魄、驚心！這篇「英雄無價」，行文可圈可點，內容够詭够奇，誠不可多睹的年青名作者馮嘉君的精心傑構，下期刊出敬希留意。

鐵枴俠盜傳奇故事「招財進寶」　馬雲　著

人爲財死，鳥爲食亡，這個世界上的人整天都在爲招財進寶而忙個不了。

有人爲了發大財而想出了一個瘋狂的計劃，可惜他們却遇上了三個最强的對手——三俠。於是鬥智鬥力，勢所難免，其過程之驚險刺激，讀者們可在鐵枴俠盜故事之「招財進寶」中一窺全豹。

該故事下期刊出，敬請留意。

新派武俠長篇／古龍·文 盧令·圖

白玉老虎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趙無忌終於跟着唐缺來到唐家堡，唐缺向他說明唐家堡的首腦們要對他來一番攷驗，看看他有沒有說謊，在前往受攷驗的地方時，他是被點了昏睡穴被人抬進去的，經過攷驗之後，唐門老祖宗認為他可以信任，是以當他離開時雖被幪住雙眼坐滑竿轎回到住處，但已沒有再被點穴，所以他能以默計轎伕所走的步數和嗅覺聞到花香，來忖度接受被攷驗的地方，當晚，他要藉這方法往探那神秘地方，但當他依這方法前進時，却被困在樹林中，他疑心這樹林設有陣法，他決定縱上樹梢查看，他這決定却下錯了——

絕處逢生路　聯手釋前嫌

——▲第二個朋友▼——

（一）

如果樹林裏沒有暗卡埋伏，樹梢上當然更不會有。

這是種很合理的想法，大多數人都會這樣想法，可是這想法錯了！

無忌一掠上樹梢，就知道自己錯了，却已太遲。

忽然間，寒光一閃，火星四射，一根旗花火箭，直射上黑暗的夜空。

就在這同一刹那間，已有兩排硬弩，夾帶音勁風射過來。

他可以再跳下樹梢，從原路退回去。

但是他沒有這麼做。

他相信他的行踪一現，這附近的埋伏必定全部發動，本來很安全的樹林，現在必定已佈滿殺機，如果能走離這片樹林，可能反而較安全。

他決定從樹梢上竄出去。

這是他在這一瞬間所作的另一個判斷，他自己也不知道這判斷是否正確。

他腳尖找着一根比較强韌的樹枝，藉着樹枝的彈力竄了出去。

急箭的風聲，從他身後擦過。

他沒有回頭去看。

現在已經是生死呼吸，間不容髮的時候，他只要一回頭，就可能死在這裏。

他的每一分力量，每一刹那，都不能浪費。他的身子也變得像是一根箭，貼着柔軟的樹梢向前飛掠。

又是兩排弩箭射來，從他頭頂擦過。

他還沒有聽見一聲呼喝，沒有看見一條人影，但是這地方已經到處都佈滿了致命的殺機。

太平的日子，並沒有使唐家堡的防守疏忽，唐家歷久不衰的名聲，並不是僥倖得來的。

×　　×　　×

從樹梢上看過去，這片樹林並不是永遠走不完的。

樹林前是一片空地，二十丈之外，才有隱藏身形之處。

無論誰要穿過這片二十丈的空地，都難免要暴露自己的身形。

祇要身形一暴露，立刻就會變成個箭靶子。

無忌既不能退，前面也無路可走，就在這時，樹梢忽然又有一條人影竄起。

這個人的身法彷彿比無忌還快，動作更快，弩箭射過去，他隨手一撥就打落，身形起落間，已在十丈外。

——這個人是誰？

——他故意暴露自己的身形，顯然是在為無忌將埋伏引開。

這個人當然是無忌的朋友。

無忌第一個想到的就是郭雀兒，除了郭雀兒，也沒有別個人。

他沒有再想下去，身子急沉，「平沙落雁」，「燕子三抄水」，「飛鳥投林」，連變了三種身法後，他已穿過空地，竄入了花圃。

伏在一叢月季花下，他聽到一陣輕健的脚步聲奔過去。

這裏的暗卡雖然也被剛才那個人影引開了，但是這花圃也絕非可以久留之地。

他應該往那裏走？

他不敢再輕易下決定，無論往那裏走，他都沒有把握可以脫身。

就在這時，他忽然看到了一個奇蹟！

（二）

繁星滿天。

他忽然看到一株月季花在移動，不是枝葉移開，是根在移動。

根連着土，忽然離開了地面，就好像有隻看不見的手把這株花連根拔了起來。

地上露出個洞穴，洞穴裏忽然露出個頭來。

不是地鼠的頭，也不是狡兔的頭，是人的頭，滿頭蓬亂的長髮已花白。

無忌吃了一驚，還沒看清他的面目，這人忽問：「是不是唐家的人要抓你？」

無忌不能不承認。

這人道：「進來，快進來！」

說完了這句話，他的頭就縮了回去。

這個人是誰？怎麼會忽然從地下出現？為什麼要無忌到他的洞裏去？這個洞裏有什麼秘密？

無忌想不通，也沒有時間想了。

他又聽見了一陣步聲，這次竟是往他這邊奔過來的。

花叢間彷彿還有火花閃動。

他只有躲到這個洞裏去，他已經完全沒有選擇的餘地。

因為他已聽見了唐缺的聲音。

×　　×　　×

洞穴裏居然有條很深的地道，無忌一鑽進去，就用那株月季花將洞口蓋住，裏面立刻變得一片黑暗，連自己伸出來的手都看不見。

地面上脚步聲更急，更多，過了很久，才聽見剛才那人壓低聲音說道：「你跟我來。」

無忌只有摸索着，沿着地道往前爬，窄小的地道，只容一個人蛇一般爬行。

前面那個人爬得很慢。

他不能不特別小心，因為他只要稍為爬得快些，無忌就會聽見一陣鐵鍊震動的聲音。

後來無忌才知道，這個人手脚已被鐵鍊鎖住，連利刄都斬不斷的鐵鍊。

——他是不是唐家的人？

——如果是唐家的人？為什麼會被人用鐵鍊鎖住，關在地底？

——如果他不是唐家的人，他是誰？怎麼會到這裏來的？

（三）

地道彷彿很深，却不知有多深，彷彿很長，却不知有多長。

無忌只覺得本來很陰冷的地道，已經漸漸燠熱，隱隱還可以聽到泉水流動的聲音，他可以猜想到這裏已在溫泉下。

然後他聽見那老人說：

「到了。」

×　　×　　×

到了什麼地方？

這裏還是沒有燈，沒有光，無忌還是什麼都看不見。

但是他已經可以站起來，而且可以感覺到這地方很寬敞。

他又聽見老人說：

「這就是我的家。」

這裏還是地下，這老人的家怎麼會在地下？難道他不能見人？不願見人？還是別人不讓他見人？

這裏還是唐家堡，如果他不是唐家的人，他的家怎麼會在唐家堡？

如他是唐家的人，為什麼要住地下？

×　　×　　×

這老人說話的聲音低沉而嘶啞，彷彿充滿了痛苦，不能對人說出來的痛苦。

無忌有很多問題問他，可是他已經先問無忌：「你有沒有帶火熠子？」

「沒有。」

「有沒有帶火鐮火石？」

「也沒有。」

沒有火，就沒有光，沒有光，就看不見。

在這種伸手不見五指的地方，沒有光亮實在是件很痛苦的事。

無忌道：「這裏是你的家，你應該有可以引火的東西。」

老人說道：「我要引火的東西，幹什麼？」

無忌道：「點燈。」

老人道：「我為什麼要點燈？」

無忌道：「你從來不點燈？」

老人道：「我從來不點燈，這裏也不能點燈。」

無忌怔住。

他實在不能想像一個人怎麼能終年生活在這種暗無天日的地方。

老人又在問道：「你是什麼人？怎麼會到這裏來的？你找唐家是不是有什麼仇恨？」

他一連問了三個問題，無忌連一個問題都沒有回答。

無忌連一個字都沒有說。

老人道：「你為什麼不說話？」

無忌道：「因為我看不見你，我絕不跟一個看不見的人說話。」

老人道：「如果你不太笨，現在已經應該想到我是個瞎子。」

無忌的確已想到這一點。

老人道：「你看不見我，我也看不見你，這樣豈非很公平。」

無忌又不說話了。

他好像已眞的下定決心，絕不跟一個看不見的人說話。

老人也不說話了。

一個年青人，被一個神秘怪異的老頭子，帶到一個這麼樣的地方，怎麼能忍得住不開口？

他算準無忌遲早總會忍不住的，他想不到無忌這個年青人和別人完全不同。

無忌非常沉得住氣。

也不知過了多久，老人自己反而忍不住了，忽然道：「我佩服你，你這小伙子實在了不起。」

無忌不開口。

老人道：「你當然和唐家有仇，可是你居然能混入唐家堡來，居然有胆子到唐家堡的禁區裏來刺探，就憑這一點，已經很了不起。」

無忌不開口。

老人道：「到了這種時候，這種地方，你居然還能沉得住氣，好像算準了我這裏一定有燈，如果你堅持不開口，我就會把燈點着的。」

他嘆了口氣，又道：「像你這樣的年青小伙子實在不多，我實在很需要你這麼樣一個朋友。」

無忌還是不開口。

無論這老人說什麼，他連一點反應都沒有。

就在這時候，燈火已點起。

× × ×

燈火是從一盞製作極精巧的水晶燈裏照出來的，無論在任何情况之下，無論有多大的風，都絕對吹不動水晶燈罩中的火焰。

對於燈火，他一定要特別謹愼，因爲這地方到處都堆滿了琉璜，硝石，火藥，只要有一點大意，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老人坐在一張很大的桌子後，桌上擺滿了一些無忌從未看見過的器具，有的像根針，有的像個管子，有些像是桂圓的空殼，有的彎彎曲曲，像是根扭曲的金釵。

地室中陰暗而潮濕，除了這張桌子外，角落裏還擺着一張床。

這老人就像是隻地鼠般在這洞穴裏活動，手脚都被人用一根很粗的鐵鍊鎖住，蒼白的臉上已因潮濕而長滿了銅錢般的癬，看來就像是帶着個拙劣的面具，從他身上發出的臭氣推斷，他至少已有一年沒有洗過澡。

他身上穿的衣服已經破得連叫化子都不屑一顧。

他活得簡直比狗都不如。

可是他的神情，他的動作，却偏偏帶着種說不出的傲氣。

這麼一個人還有什麼值得驕傲之處？

× × ×

無忌在看着他的手。

他全身又髒又臭，這雙手却出奇的乾淨，不但乾淨，而且穩定。

出奇的穩定。

他雖然瞎得像是隻蝙蝠，活得比隻狗都不如，這雙手却保養得很好。

他把這雙手伸在桌上，也不知是爲了保持乾燥，還是在向別人炫耀。

無忌不能不注意這雙手。

他從未想到這麼樣一個人會有這麼樣一雙手。

× × ×

水晶燈中的火焰極穩定。

老人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經看見了我？」

無忌道：「嗯！」

老人道：「現在你是不是已經可以說話了？」

無忌道：「你是誰？」

這句話他本來不想問的，却又忍不住要問，因爲他心裏忽然有了種很奇怪的想法。

不但奇怪，而且可怕。

老人彷彿也被這句話問得吃了一驚，喃喃道：「我是誰？我是誰……」

他的臉上雖然完全沒有表情，聲音裏却帶着種無法形容的痛苦和譏誚。

他忽然長長嘆息，道：「你永遠想不到我是誰的，因爲我自己都幾乎忘記我是誰了。」

無忌又在看着他的手，心裏又有了那種奇怪而可怕的想法。

一種連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想法，却又偏偏忍不住要這麼想。

因爲這老人驕傲的神情，因爲這雙出奇穩定的手，也因爲蜜姬……

——他爲什麼一定要到唐家堡來？唐缺爲什麼一定要將她置之於死地？

無忌忽然道：「我知道你是誰。」

老人冷笑道：「你知道？」

無忌道：「你姓雷。」

他眼睛盯在老人的臉上，老人的臉色果然變了，變得很可怕。

無忌竟不敢再去看他的臉，大聲道：「你是雷震天！」

× × ×

老人的全身突然蹦緊，就像是有根針忽然刺入了他的脊椎。

過了很久很久，他整個人又像是忽然崩潰，一個字一個字的說：「不錯，我就是雷震天！」

（四）

江南雷家以獨門火藥暗器成名，致，至今已有兩百年。

這兩百年來，江湖中的變化極多，他們的聲名却始終保持不墮。

江南霹靂堂不但威震武林，勢力雄厚，而且也是江湖中有名的豪富，雷家的子弟無論走到那裏，都十分受人歡迎尊重。

尤其是這一代的堂主雷震天，不但文武雙全，雄才大畧，而且是江湖中有名的美男子。

這個比蝙蝠還瞎，比野狗還髒的老人，竟是江南霹靂堂的主人雷震天？

這種事有誰能相信？誰敢相信？

× × ×

無忌相信。

他早已想到這一點，但他却還是不能不驚訝，不能不問：「你怎麼會變成這樣子的？是不是唐家的人出賣了你？」

其實他不必問，也知道這是唐家的手段。

雖然他也想得到，霹靂堂和唐家聯婚結盟後，會有如此悲慘的下場。

但他都知道，唐家的財富和權勢，是絕不容別人分享的。

現在霹靂堂的財富和權勢，既然都已變成了唐家的囊中物，雷震天當然已失去了利用的價值。

現在他活得雖然比狗不如，可是他能活着，已經是奇蹟。

無忌又問：「他們爲什麼還沒有殺了你？」

「因爲我還有這雙手。」

雷震天伸出了他的手，他的手還是那麼穩定，那麼靈巧，那麼有力。

他又挺起了胸，傲然說道：「只要我有這雙手在，他們就不能殺我，也不敢殺我。」

無忌道：「爲什麼不敢？」

雷震天道：「因爲我若死了，他們的『散花天女』也死了！」

無忌問道：「散花天女？誰是散花天女？」

雷震天道：「散花天女不是一個人，是一種暗器。」

他慢慢的接着又道：「一種空前未有的暗器，這種暗器只要一在江湖中出現，世上所有的暗器，都會變得像是孩子們的兒戲！」

× × ×

世上眞的有這麼可怕的暗器，有誰相信？

無忌相信。

他想起了唐玉荷包上的暗器。

那兩枚暗器雖然沒有害死別人，反而害了唐玉自己，但是它的威力却是人人都看得到的。

唐玉只不過是指尖被刺破一點，已成了廢人，他將暗器隨手拋出，已震毀了廟宇。

那種暗器不但有唐門的毒，也有霹靂堂獨門火器的威力。

能够將這兩家威震天下的獨門暗器混合在一起，世上還有誰能抵擋？

無忌掌心已有了冷汗。

雷震天道：「唐家早就有稱霸天下的野心，只要這種暗器一製造成功，他們稱霸天下的時候就到了。」

無忌道：「現在時候還沒有到？」

雷震天道：「還沒有。」

他傲然接着道：「沒有我，就沒有散花天女，就因爲現在這種暗器還沒有完全製造成功，所以他們絕不敢動我。」

無忌問道：「如果，他們製造成功了呢？」

雷震天道：「有了散花天女，就沒有我雷震天了。」

無忌道：「所以你絕不會讓他們很快成功的。」

雷震天道：「絕不會。」

無忌終於鬆了口氣。

雷震天道：「像我這麼樣活着，有些人一定會認爲我還不如死了的好，但是我還不想死。」

無忌道：「如果我是你，我也絕不會死，只要我還能活下去，就一定要活下去，只要能多活一天，就多活一天！」

雷震天道：「哦？」

無忌道：「因爲我還要等機會報復，機會是隨時都會來的，只要人活着，就有機會。」

雷震天道：「對！」

他忽然變得很興奮：「我果然沒有看錯你，你果然正是我要找的人。」

無忌還不能完全明白他的意思，只有等着他說下去。

雷震天道：「現在我的眼睛已經瞎了，又被他們像野狗般鎖在這裏，就算有了機會，我也未必能把握住，所以我一定要找個能幫我忙的朋友。」

他摸索着，緊緊握着無忌的手：「你正是我需要的這種朋友，你一定要做我的朋友！」

無忌的手冰冷。

他從未想到霹靂堂的主人，會要求他做朋友，他忍不住問：「你知道我是什麼人？」

雷震天道：「不管你是什麼人，都一樣！」

無忌道：「你怎麼知道我會做你的朋友？」

雷震天道：「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唐家對人有個原則。」

無忌道：「什麼原則？」

雷震天道：「不是朋友就是仇敵。」

無忌道：「我聽過這句話。」

雷震天道：「我也有我的原則，只要你不是唐家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接着，他問無忌：「你是不是唐家的朋友？」

無忌道：「我不是。」

雷震天道：「那麼，你就是我的朋友了。」

（本章終）

——▲難題▼——

（一）

燈光照着雷震天的臉，他的臉上充滿了渴望懇求。

他渴望一個這麼樣的朋友，他懇求這個人做他的朋友。

但他却連這個人是誰都不知道。

而無忌終於嘆了口氣，道：「不錯，我既然不是唐家的朋友，當然就是你的朋友。」

他更未想到自己會答應霹靂堂主人的要求，答應做他的朋友。

他答應，只因爲現在雷震天已不是雷震天，已只不過是個受盡了痛苦挫折，受盡了凌侮欺騙的瞎眼老人。

他已無法再將這可憐的老人當作他的仇敵。

他答應，只因爲他知道現在他們的確是在同一條陣綫上，如果他們做了朋友，對彼此都有好處。

現在趙無忌已經不再是一個衝動少年了，就算他還沒有學會利用別人，至少他已能分得出利害，已經知道應該怎麼做才對自己有利。

這是很重要的一點。

利己而不損人的事，只要是有理智的人，就絕不應該拒絕。

現在雷震天已經放開了他的手，却還是顯得很興奮，喃喃道：「你絕不會後悔的，你交了我這個朋友，我保證你絕不會後悔的。」

無忌淡淡道：「我想，你現在一定很後悔。」

雷震天道：「我後悔什麼?」

無忌道：「後悔你交了唐家這樣的朋友。」

雷震天臉色又陰沉了下來，黯然道：「可是我並不怪他們，我只恨我自己。」

無忌道：「爲什麼?」

雷震天道：「因爲我低估了他們。」

他握緊雙拳，一字字接着道：「無論誰低估了自己的對手，都是種絕對不可原諒的錯誤，絕不值得同情。」

這是他從痛苦經驗中得來的教訓。

無忌道：「這句話，我一定會永遠記住。」

雷震天道：「你既然知道我這個人，一定也聽說過我的事。」

無忌承認。

雷震天說道：「你若以爲我是貪圖唐娟娟的美色，才答應這件婚事的，你就錯了。」

無忌現在才知道，那個一笑起來眼睛就瞇成了一條綫的女人叫娟娟。

娟娟的確是個很美的女人，不但美，而且有種可以讓男人着迷的吸引力。

像她這樣的女孩子，就算有男人爲她去死，無忌也不會覺得奇怪。

無忌道：「你不是爲了她?」

雷震天冷笑道：「我不是沒有見過美色的男人，我的妻子也是個美人。」

他以前的妻子就是蜜姬。

蜜姬的美，蜜姬的魅力，無忌都巳經感受到。

雷震天道：「可是現在我巳經將她拋棄了，我知道她一定不會原諒我的，因爲我也不能原諒我自己。」

他黯然又道：「世上有很多事都是這樣子的，你只有在失去它時，才知道它的可貴。」

這也是他從痛苦經驗中得到的教訓。

無忌道：「你爲什麼要拋棄你的妻子?爲什麼要答應這門婚事?」

雷震天道：「因爲我的野心。」

無忌道：「稱霸天下的野心?」

雷震天道：「唐家想利用我稱霸天下，我也同樣想利用他們，只可惜……」

無忌道：「只可惜你低估他們，唐家的人還比你估計中更厲害。」

雷震天承認：「所以我的眼睛才會瞎，才會像狗一樣被人用鐵鍊鎖在這裏。」

他又用力握住了無忌的手：「所以我一定要你帮助我。」

無忌道：「我能爲你做什麼?」

雷震天道：「我還有朋友，霹靂堂還有弟子，如果他們知道我現在的情況，一定會想法子救我出去。」

無忌道：「你現在的情況他們都不知道?」

雷震天道：「他們完全不知道，他們還以爲我一直都在溫柔鄉裏。」

他又道：「唐家巳經將我和別的人完全隔離，這十個月來，你是我第一個看見的活人。」

這十個月來，他所看見的唯一一樣能活動的東西，就是一個籃子。

這個籃子將他所需要的食物和飲水從上面吊下來，再把他在這一天內配好的火器吊上去。

如果這一天沒有火器，第二天他就只有挨餓。

這是種很現實的交易。

唐家的作風一向很現實，所以一向很有效。

× × ×

這十個月來，他所做的唯一一件讓自己覺得滿意的事，就是挖了一條地道。

他並不是眞的想挖一條地道逃出唐家堡，他知道那是不太可能的事。

他挖這個地道，只不過讓自己有點事做，讓自己有點希望。

一個人如果希望都沒有了，怎麼能活得下去。

雷震天道：「我做了十個月苦工，雖然距離我的目標還很遠，這條地道雖然只挖到花圃，但我却還是有了收穫。」

無忌道：「你救了我。」

雷震天道：「我也因此，找到一個朋友。」

無忌嘆了口氣，道：「只可惜你這個朋友巳經活不長了。」

雷震天道：「爲什麼?」

無忌道：「你當然知道，要混進唐家堡並不容易。」

雷震天道：「非常不容易。」

無忌道：「我並不是混進來的，我是唐家的客人，是唐缺把我帶進來的，我住的地方是唐家招待貴賓的客房。」

雷震天道：「你的本事不小。」

無忌道：「如果唐缺發現他的客人忽然不見了，你想我還能活多久。」

雷震天道：「他不會發現的。」

無忌道：「爲什麼?」

雷震天道：「因爲他還沒有發現你不在客房裏，我巳經把你送了回去。」

無忌苦笑道：「你怎麼把我送回去，給我吃點隱形的藥?把我變成隻蒼蠅?」

這的確是個難題。

雷震天却好像早巳有了成竹在胸，道：「我先把你從這地道中送到那花圃。」

無忌道：「然後呢?」

雷震天道：「然後我就先衝出去。」

他又解釋：「埋伏在那裏的暗卡發現了我，一定會動用全力去追捕我。」

無忌道：「那一來，你一定會被他們追到的。」

雷震天道：「我沒關係，現在散花天女還沒有製造成功，他們就算抓住了我，最多也只不過送我回來，再加兩條鐵鍊鎖住而巳。」

無忌道：「他們一定會問你是怎麼逃出來的?」

雷震天道：「我可以不說。」

他傲然道：「我是雷震天，他們也應該知道雷震天不是無能之輩，如果我眞的想衝出這洞穴，也並不是辦不到的事。」

無忌不能不承認，無論怎麼算，雷震天都可以算是當今天下的一流高手。

雷震天道：「不管怎麼樣，我都絕不會把這條地道說出來。」

無忌道：「爲什麼?」

雷震天道：「因爲我還要你用這條地道來跟我連絡。」

他又道：「只要你一有了消息，就要想法子來告訴我。」

無忌道：「如果我忘了呢?」

雷震天道：「你絕不會忘記的，因爲我絕不會忘了你。」

——既然我還沒有忘記你，就隨時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訴唐缺。

這些話他並沒有說出來，也不必說出來。

無忌並不是笨蛋。

雷震天道：「他們去追我的時候，你就可以乘機衝入那片樹林。」

無忌道：「進了那樹林，我還是回不去。」

雷震天道：「爲什麼?」

無忌道：「那樹林是個迷陣。」

雷震天道：「你只要記住，進三退一，左三右一，就可以穿出樹林了。」

無忌道：「就這樣簡單?」

雷震天道：「世上有很多表面看來很複雜的事，說穿了都很簡單。」

這也是個很好的教訓。

一個人在經過無數挫折打擊後，總會變得聰明些。

無忌道：「你想我有多大機會。」

雷震天道：「至少有七成。」

無忌雖然不是眞正的賭徒，可是對他來說，有七成機會巳足够。

雷震天問道：「現在，你還有什麼問題?」

無忌道：「還有一個。」

雷震天道：「你問。」

無忌道：「這地道是你自己一個人挖出來的?」

雷震天道：「除了我還有誰?」

無忌道：「除了你之外，應該還有一個人。」

雷震天道：「一個什麼人?」

無忌道：「一個帮你把挖出來的泥土運出去的人。」

他慢慢的接着道：「這條地道不短，挖出來的泥土一定不少，如果沒有人運出去，那些泥土到那裏去了，難道你能把它吞到肚子裏去?」

× × ×

這不但是個難題，而且是個很重要的關鍵。

無忌的雙拳巳握緊。

如果雷震天不能回答這問題，就表示他說的全是假話。

那麼無忌這雙握緊的拳頭立刻就會打在他喉結要害上。

這一拳必定致命!

雷震天却笑了笑，道：「這問題實在問得很好，好極了。」

他的聲音很得意：「其實我自己也想過很久，如果這問題不能解決，我根本就不能挖這條地道，因爲我總不能把挖出來的泥土吞下去。」

無忌說道：「要解決這問題，並不容易。」

雷震天道：「的確很不容易。」

無忌道：「你巳經解決了?」

雷震天道：「如果你以前來過這裏，如果你把這洞穴用尺量過，就會發覺這洞穴一天比一天小，現在，至少巳小了好幾尺。」

無忌恍然道：「是不是因爲這洞穴的四壁巳越來越厚了。」

雷震天微笑道：「你確實不笨。」

× × ×

挖出來的泥土用水混合，再敷到壁上去。這個穴本就是個泥穴，四壁本來全都是泥土，誰也不會特地來計算這個洞穴是不是小了些。

誰也不會想到這一點。

這法子說穿了雖然很簡單，若不是絕頂聰明的人，却絕對想不出來。

無忌忽然發現雷震天遠比他想像中更有智慧。

但是現在他也巳被唐家像野狗般鎖在這裏，唐家的人豈非更可怕?

現在唐缺是不是巳經發現無忌不在那客房裏?

如果他巳經發現了，無忌現在回去，豈非正好自投羅網?

但是無忌又怎麼能不回去?

他既然不能像雷震天一樣，一輩子躲在這暗無天日的地洞裏，也沒有別的路可走。

他只有冒險。

× × ×

一次又一次的冒險，時時刻刻都在冒險，每一次冒險都可能是最後一次。

無論對誰來說這種壓力都太大了些。

（二）

雷震天的估計完全正確。

他一竄出了地道，那附近所有的埋伏和暗卡立刻全都發動，全力去追捕他。

對唐家來說，雷震天實在太重要，遠比任何人都重要得多。

他們絕不能冒被他逃走的危險。

所以無忌有了機會。

他把握住那一瞬間的機會，竄過那片空地，竄入了樹林。

——進三退一，左三右一。

這方法想必也是絕對正確的。

東方巳白，乳白色的晨霧巳漸漸在林木間升起，無忌數着樹幹往前走，進三退一，左三右一……

忽然間，他聽見一個人冷冷的說道：「像你這麼樣的走法，一輩子都走不出去的。」

（本章終）

（第十部「虎穴」終）

鄭家棍五虎下西川

希華·文
盧令·圖

標身刺胸腹　四馬鎖咽喉

中國的功夫，包羅萬有，除了刀槍劍戟之外，還有棍棒爭雄，因爲古代嚴禁隨身携帶刀槍，懂得棍法的人非常多。事實上鄉間是有許多人挑籮到市場去的，再又因爲遠行之人，多數用棍去挑自己的行李，故此，長棍是日常必須的用具，帶棍在身，比較携帶刀槍有利得多，至於大師傅，對棍法有很深入的研究，經常有棍王出現，棍的長度並不一致，多數是比較自己高度長一尺的。

至於雙頭棍，那是整整一條棍兩邊的粗細厚薄程度相同，又有短棍，豎起來僅及眉心，稱做齊眉棍，此外，還有更長的一種棍，乃是由陣上棍變成稱做八卦棍。

八卦棍的標準長度本來是唐尺一丈三尺六，棍尾特別尖，一共有一百三十六招，乃是古代大將上陣之用，後來一傳再傳，傳到鄭泰的時候，棍已縮短，再傳就傳入西樵羅茂興以及謝潮遠等人，鄭宇昇將長棍縮短，減去五尺，現時的八卦棍只有唐尺七尺六寸長，招式方面也削繁爲簡，變成一百零八招，鄭宇昇的八卦棍傳到譚三師傅，由嶺南棍王的譚漢師傅負責把這種棍法指導給後人，至於那一套棍，因爲它由鄭泰流傳下來，仍稱鄭家八卦棍。

照譚漢師傅講解，這種棍法是帶着花槍意味的，稍爲有機會就化棍爲槍，向前衝刺，由於棍細，而且棍頭較尖，故此，給它使勁一刺，就與中槍無異，這一路棍法，由鄭泰創下，叫做「五虎下西川」，實則包含五套棍法，即是：明廊，暗廊，軟門八卦，硬門八卦，以及初學小門八卦等，後學之人，必須把渾身氣力貫注到一條棍上面，然後能夠活動自如，兼且在衝刺的時候，出手就含有殺着，鄭泰當時以棍法見稱，有一個紅伶叫做新標，亦以棍法馳譽，在番禺落班，打聽到鄭泰的大名，親自到訪，請求鄭泰用棍跟他過招，鄭泰笑着說：「你能夠用棍尾挑起一籮穀，好像我那樣子，我然後跟你較量。」

說完，鄭泰就用七尺的長棍將一籮穀挑到屋脊上面去，那時他的一雙手僅握棍頭，棍尾長達七尺，一籮穀多數是五十斤到七十斤，能够僅用棍尾把它挑着行走，當然是氣力貫注到棍尖了，新標是圈子的人，看在眼裏，知難而退，不敢向他挑戰。從這件事情可以反映出鄭家八卦棍一定要練習到棍尖也有勁，挑穀只是勁的表現，此外，還要學動靈活，隨時轉身，如果練習虎尾棍的，還要練習標力，把那條棍忽然放長，忽然縮短，而且有本領在縮到最短的時候，轉身把它由腋下標出來，對方追近那條棍剛剛插中對方的肋骨，使他折骨重傷，這路棍法叫做虎尾棍，名符其實。鄭家八卦棍的學習程序，初時學習一個剛字，後來就學習一個柔字，必須剛柔相濟，然後曲盡其妙。照譚漢師傅的講解，此路棍法，有明廊暗廊之分，兩人相對練習，練的是剛勁，棍來棍去，愈打愈快，叫做明廊，一人練棍，在黑暗中揮舞，

練的是柔勁，聽到風聲就出擊，盲人練棍就靠這一招，總之，五虎下西川的棍法練習成功，自然可以貼身自衞，就算揸住一枝晒衫竹，也能夠戰勝刀劍。

因爲鄭家八卦棍有一百零八招之多，很難在此逐招講述，還是把這一路棍法最扼要的八種棍法引述，比較容易講解。

第一句的竅門叫做：「有橋行橋，無橋問路」。這句話的意思就是棍法有如一條長橋，摸準對方所握的武器是甚麼門路，然後想辦法對付，反過來說要是不知道對方的虛實，就要使用無橋問路的秘訣，用長棍向前虛刺兩下，看看對方的反應如何，這對方的一路棍法就是剛剛交手，却又不知虛實，然後使用的，長棍只是向前虛刺，便即收回少許，化攻爲守，護住中門，等待對方發招，却不退後，更不會提棍向對方迎頭痛擊，免得中門大開，先行探路，再定攻守之策，比較合算。

凡是長棍，一定要提防對方用兵器封棍，如屬刀劍，封棍之後，還可直削上去，攻敵方持棍的前鋒手，鄭家八卦棍特別長，除非看準門路，不宜刺出，故此，八卦棍必須盡量保持橫度，不要把它提升得太高，還有一點，萬一那條棍已經提升起來，給對方橫棍迎格，便要變招出擊，步法不變，把長棍收回少許，棍頭變成棍尾，至於本來是低垂在下邊的棍頭，却向對方胸部或小腹挑打，憑着那一招，便可解圍，至於對方用雙刀或單刀架住了長棍的上半截向下削來，那就要趕快把前手鬆開，跟着退後，改用彈棍的絕招反攻，向對方中門出擊。雖然鬆開右手，仍有左手，憑着左手握住一條棍的力量，退後一步，橫棍向對方攔腰打去，在對方的刀法沒有變招出擊之前，先行吃了一棍，他必然窒步，那時你便可跳出圈子再鬥。

照譚師傅講述，僅憑一隻左右手握棍攔腰打去，這種力量，未必能夠打傷對方，就算如此，仍然是會發生作用的，最低限度使對方手脚慢了一下，攻勢大減，故此八卦棍第二招就是抽彈，乘機跳開。如果腕力特別强的大師傅，有如鄭泰師傅用棍尾挑起一籮穀那麼雄厚的腕勁，如此厲害，那就攔腰一棍，已可以把對方打傷。

第三種八卦棍的秘訣就是以直破横，在各種門派的棍法當中，有一種棍叫做攔腰棍，這種攔腰並非握着棍攔腰掃過對方那邊去，而是雙手握住棍的中央，使左右兩邊棍的長度相等，然後把它忽前忽後的掃蕩，有如兩頭蛇一樣，如果那個師傅的棍法玩得特別精通，還可以轉身攔腰出擊，變成一個車輪似的，轉動極快，想破車輪棍就要把一條長棍豎起來，使它直立，稱做釣魚棍，像姜太公釣魚一般。那條棍伸直之後，就不管對方如何攔腰出擊，都能夠擋格得住，但要注意這一點，持棍的一雙手要放闊，然後不至於給對方的攔腰棍打中自己的手，因爲對方的攔腰棍其快如風，以直破横，不宜輕擧妄動，連擋十多次，對方無法進攻，氣勢變慢，然後於上手或下手鬆開，僅得一隻手緊握棍，順勢用彈棍之法向對方反攻，便可獲勝。

凡是練棍，有長短棍之分，短棍利於貼身出擊，不能施展彈棍，長棍則不然，它是可以彈開的，如上所述，上下兩手分別握住一條棍，忽然鬆開下邊的手，僅憑上手向對方由下至上的打上去，那就是彈棍之妙。

精於彈棍的人，把那條長棍向前一衝，順勢一彈，即可獲勝，那時彈棍就是這樣施展的，假定右手握在前面，只是虛着，左手按住棍尾，突然一按一提，然後是眞正發力，由於一按一提的緣故，棍尾就會彈高少許，大概兩尺到四尺，對方猝不及防，給棍尾彈在咽喉上面，便即重傷倒地，這一路棍法稱做鎖喉棍，乃是鄭家八卦棍一百三十六種毒招之一，非常精采，但却要練習多時，然後能够曲盡其妙。

凡是鎖喉槍或棍，都是在兩人打鬥之際，有機可乘，然後施展出來，絕不能够碰頭就使用這種絕招，否則，被人看破，弄巧反拙，這一路棍法當中，有所謂回馬鎖喉槍，那就更加出色，先行詐作敗走的模樣，對方追近，然後轉身發招，一棍刺去，如果是陣上交兵，那就把鞍下的馬掉頭衝刺，同時在陣上交兵，多數用花槍，故此，回馬反攻能够一槍要命，要是化槍爲棍，那就不宜向對方的咽喉衝刺了，向胸部衝刺，同樣的發生作用，但要注意這一點，忽然轉身衝棍，並非很理想，一定要轉身標過去，打中要害，把這種棍法一標就標到盡，爲甚麼呢？因爲轉身衝刺之際，兩人十分接近，一刀一槍，俱有殺傷力，長棍取勝之道，純是它的長度，一丈過外的長棍，突然標出來，短兵器確是難以抵禦的，如果轉身標棍，還以箭步配合，攻勢更强，當時敵人奔走，忽然碰着長棍，就算那個人並非從背後追擊，也是會弄到手忙脚亂的，精於用棍的人，往往第一棍就兜心刺來，因爲這種棍法，向胸前直刺，揸了長兵器作戰的人，不容易抵擋，除非閃電般後退一步，至於短兵器，能够擋格，但却受制於棍，就因爲兜心一棍直衝過去之後，隨時能够壓着棍尾，突然一彈，使棍尖發出斗大的棍花，把對方的刀劍打落，這種棍法稱做蝴蝶穿花棍，認眞出色。

最後談談虎尾棍。這種棍以虎尾見稱，無異是說它有如老虎的尾，長棍只能使用回馬鎖喉槍的棍法，不能施展虎尾棍，就因爲這一路棍法必須從腋下向後標過去，所握之棍太長，不易隱藏，反而短棍容易施展，碰着齊眉棍，認眞要預防他施展虎尾棍的棍法，鄭家八卦棍特別長，雖然不適宜施展虎尾棍這一招，却是可以破虎尾棍的，只要把長棍一伸一縮，標出去的時候有一丈長，對方就無法轉身偷襲。

有些人不很明瞭鄭家八卦棍的特色，認爲那種棍太長，轉動不易，事實上能够抽彈，憑空彈出一個斗大的棍花，逼住對方的兵器，使他無法進攻，已經佔上風，不必退後。至於車輪棍法，因爲握棍之人把棍的中央貼在小腹，用棍頭棍尾輪流打出，棍的長度減少許多，在這種情況下，當然是長棍優於短棍了，倘若標棍，不管突然標出抑或誘敵進攻然後轉身標出，當然是那條棍愈長愈妙。

如上所述，可見鄭家八卦棍以長取勝，如果用棍之人能够用八卦步去配合它，打得更加出色，不管單對單抑或以寡敵衆，突圍而出，同樣的有勁。（完）

新派武俠長篇

鐵骨冰心

蕭逸・文
盧令・圖



鐵拳懲惡客　玉手殺狠羣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鄔大野獲得寇英傑的諒解與支撐，殺死許鐸等之後，沈傲霜親自出與寇英傑決鬥，她施展的竹影婆娑劍法，雖然奧妙絕倫，但終敵不過寇英傑的魚龍百變身法，就在寇英傑欲展絕學，置沈傲霜於死地之際，成玉霜突現身喝止，寇英傑聞言停手，迫令沈傲霜率領二十四令的人離去後，成玉霜向寇英傑說出她與郭白雲之間的誤會，及她身受的痛苦，並說出卓君明乃她的愛徒，寇英傑忙執弟子禮，成玉霜大爲感動，讚稱怪不得郭白雲對他如此器重，卓君明屢次推崇，彩綾對他的一番情也是由來有因——

成玉霜輕嘆一聲道：「……你如今武技高强，足可與鐵海棠一較强弱，只是對方到底人多勢衆，如果再牽扯出我剛才所說的幾個人，你便勢難兼顧，即使有我暗中相助，也不見得就穩操勝算，你可千萬大意不得！」

一面說，雙手把寇英傑由地上摻起來，道：「你如今可有什麼打算沒有？」

寇英傑道：「如得前輩援助，弟子就信心大增……眼前，白馬山莊總算暫時穩住了，只是……」

成玉霜道：「有什麼話，你就直說吧，不看僧面看佛面，就是衝着我那個寶貝女兒的面子上，你的事我也不能够袖手旁觀！」

寇英傑苦笑了一下，點頭道：「小師妹如今下落不明，她生性要强，我只怕她會單身赴險，所以打算……」

成玉霜微微一笑道：「你的意思我明白，難道這邊你還有什麼放心不下之處？」

「弟子正是這個意思！」頓了一下他吶吶道：「前輩是否知道大師兄鄔大野的事？」

成玉霜冷冷一笑道：「我怎麼不知道？你是放心不下白馬山莊，可是？」

寇英傑點點頭：「鄔大野是一個私心極重的人，這一次他勾結外敵，賣師求榮，論罪百死有餘，只是顧念着師門一脈情誼，弟子終不忍對他下手，眼前他震於弟子武功，不敢如何，只是弟子一旦離開，保不住他又會有所異動，是以有些放心不下！」

成玉霜思索了一下，冷笑道：「你的顧慮倒也不無道理，這件事你暫且交給我吧，我原是不想過問白馬山莊之事，既然如此，我就厚下臉皮先留下來幾天再說了。」

寇英傑寬心大放道：「有前輩坐鎮於此，弟子就放心了！弟子打算——」

話方出口，又臨時打住，面上神色略微一變！

成玉霜幾乎與他同時也發覺到了什麼。

彼此目光一對，心裏俱已有數。

一陣夜風吹過，阜木蕭蕭！冷月下花葉扶疏，附近十數丈方圓內外，一目了然！果眞有夜行人近身，這人必當有非常身手，否則便不能至此。

寇英傑自習透郭白雲「十一字眞訣」之後，本身性靈一旦爲用，常能與大自然結合一體，而收「天人合一」妙諦，靈思妙感常至不可思議地步。

即以眼前情形而論，他顯然已是有所發現——當下微微冷笑，並不立刻道破。

輕嘆一聲，他傷感道：「白馬門當年何等威望，不意先師一旦大行，竟然破落如斯，以至於一些不相干的外人，也心存覬覦，意圖窺竊，看來確是須要大力整頓一下不可了。」

成玉霜心裏當然有數，一雙眸子，緩緩由附近掠過去，她先時雖然略有所警，卻是不敢確定，對於寇英傑的反應，不免有所懷疑！

一念未完，耳邊上却傳來陰森森的一聲冷笑，一人用着極其冷峻刺耳的口音道：「那倒不是——木必自腐而後虫生焉，年輕人你說得不錯，白馬門自護無力，確實是應該換個主子接管接管了！」

話聲一落，現場遂即响起了此人低沉陰森的笑聲。

別具一種聲勢，這陣子笑聲有如廻盪低盤的清風，只是在亭子左右四下打着轉兒，久久不曾散開。

寇英傑看了成玉霜一眼，二人寸心妙諦，對於對方的存心賣弄，不覺好笑，却也不無意外——畢竟這等「聚氣成風」的功力，大非等閑！

成玉霜聞怪不驚，反向寇英傑微微笑道：「眞是樹欲靜而風不止，今天我還是眞來對了，趕上了一連串的精彩好戲！這是你們白馬門的事情，我却不便插手，你看着辦吧。」

寇英傑冷笑道：「弟子正有興要會一會這位朋友！」

那陣子笑聲，在盤舞一陣之後，忽然拔上一個尖兒，突然靜止——

暗中人「哧！」的一聲輕笑道：「好大的口氣，主人既然有心相會，我這不速之客倒不能不識好歹了。」

這一次話聲顯然由正面傳來，只是亭子裏的兩個人却絕不向正面看上一眼，反倒是雙雙轉過身來。

果然，就在寇成二人身方轉過的一刹，一陣衣袂飄風之聲，面前人影閃動，現出了一個頭戴尖帽，面相清瘦的黑衣漢子。

來人乍然看上去，簡直就與傳說中的殭屍並無二致，年歲看來不大，約在四旬五六之間，隆眉凹眼，尤其是一雙顴骨高高聳起，將一張白臉襯托得更爲細狹，所着黑色外衣，長僅及膝，下面是一條月白色的褲子，却在背後揹有一口長劍。

寇英傑緩緩站起來道：「深夜過訪，足下料必有非常之事，請賜告大名上下？」

來人掀動嘴皮，發出了一聲怪笑：「某家用不着稱名報姓，只是受人差遣，到貴莊走上一趟，看看虛實動靜，並沒有什麼惡意。」

寇英傑冷笑道：「那麼差遣足下此來的人又是何人？」

「這個——？」黑衣人徐徐向前跨進三步，「你就更無需急着知道了。」

天生的啞嗓子，再加上發音屬於極難聽懂的陝晉口音，以及來人自負的一番形樣，使人意識到對方的不是好兆頭！

寇英傑碰了對方一個軟釘子，臉上並不現出絲毫忿怨，其實外和內剛——就在對方這個人故弄玄虛的一刻，他已下定決心要給來人幾分顏色。

聽了黑衣人的話，他不慍不怒的道：「足下既然可以隨意進出白馬山莊，當然身手不凡，明人不做暗事，以足下之身手而行此鼠竊技倆，令人齒冷，白馬門一向敬客，只是對於足下這等不請而來的，心懷叵測的客人，却是不表歡迎——」

話聲微頓，人已翩然出亭——飛雲一片，已落在黑衣人正面前方。

隨着他身子同時襲近的一種無形力道氣勢，更有如迎面逼來的一堵高山，使得黑衣人站立的身子情不自禁的向後退了七尺以外。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

寇英傑的這一式出勢，其微妙難能處在於「以氣御體」，電閃身飛只在一念呼息之間，運用之妙却在內裏眞氣運行，長軀飛躍，僅在足尖一點之力，膝腿毫不着力，內氣功夫，練到如此地步，即令一向目高於頂的成玉霜，也不禁自愧弗如！

黑衣人一雙深凹的瞳子，驚異機智的連連眨動了幾下，白卡卡的瘦臉上，顯現出難以置信，幾近迷惑的怪樣！

「好身手！」他緊緊的逼視着寇英傑：「想不到白馬門在郭老頭歸天之後，竟然還留有如此傑出的弟子，確是令人出乎意外，小夥子，你報上個萬兒給二爺聽聽。」

「你還不配！」寇英傑冷冷的道：「白馬山莊不容你說來就來，今天你却要拿出點眞功夫給我瞧瞧！」

黑衣老人一來自恃武功玄奧，再者他來自邊遠地區，久年不曾涉入江湖，是以對於新一輩的人物，昧於無知，是以不曾把寇英傑這個人看在眼睛裏。

聆聽之下，黑衣人倏地揚起了一雙八字眉，那張瘦白的臉上突然罩起了一層冷漠。

「不知天高地厚的東西——」黑衣人長長的往裏面吸着氣：「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今天你二爺就叫你嚐嚐厲害，警戒你的出言無狀！」

說話之時，他身上顯然起了一陣子疾戰，耳聽得他身上骨節發出一陣嘵嘵之聲——

那只是極爲短暫的一刹，彈指間，他已經恢復了正常，然而就外表上看過去，顯然已有區別——最明顯之處，却在於他瘦削的雙頰似乎忽然間變得隆起了許多，整個軀體也似乎胖了許多。

智者如寇英傑，成玉霜之流，當然頓時有此意會。

寇英傑雖說是閱歷不深，但是一經着眼，却立刻判斷出對方這種形像得力「混元一氣」功力，似乎在內氣功力一門上，已有相當傑出的造就。

然而，在另一面成玉霜的眼睛裏，却更有驚人的發現，在她數十年江湖生涯閱歷裏，簡直有如一部無所不知的萬寶全書。

「且慢！」她忽然由石亭內站起，出聲制止道：「你二人先慢着出手。」

黑衣人臉上現出極爲不屑的一種暴戾神態，斜過眼睛來：「怎麼，妳這個娘兒們也要插上一脚麼？」

成玉霜在江湖上是何等威望之人？雖然說近二十年來消聲匿跡，但是知道她的人，無不對她心生畏懼，倒不曾聽說過還有人膽敢對她出言輕侮！

即使寇英傑也認爲成玉霜必將發作無疑。出乎意外的，成玉霜却忍下了這一口氣。打量着面前這個黑衣人，她冷冷一笑道：「足下莫非是遠自海南而來？」

黑衣人登時一楞，點頭道：「不錯！妳這女人又是那個？」

成玉霜道：「你先別管我是誰，瞧你運氣出手之勢，莫非你是『雙燕峯』來人不成？」

黑衣人冷森森的笑了笑，那雙深邃冷銳的眸子，益加聚神的在對方身上轉着——

「妳到底是誰？問這些幹什麼？」

成玉霜冷峻的說道：「你還沒有回答我的話！」

黑衣人搖了一下頭：「二爺用不着回答什麼——妳這個女人看起來倒也有些閱歷——且退站一旁，待二爺先教訓過這個目無長上的小輩之後，再給妳好好聊聊！」

這句「好好聊聊」顯然語涉輕薄，大有戲侮之意！

成玉霜兩彎鳳眉，霍地向上一挑，冷笑道：「好個不知死活的敗類，我原是看在『雙燕峯』與中原武林素無瓜葛來往的份上，想爲你們從中化解，你這厮既是不知進退，且讓你嚐嚐白馬門後起之秀的厲害——」

言罷側身囘坐，不再多說。

黑衣人一聲怪笑道：「好個白馬門後起之秀，二爺這就領教領教！」

話聲一落，左手袍袖突地向着寇英傑臉上拂出，噗嚕！一聲，一團疾風直向寇英傑當頭滾到。

寇英傑雖然限於閱歷，並不能看出對方出身來歷，但是就方才黑衣人運氣練形一着上看來，已知道他所練的是「混元」氣功——

天下武功雖分歧各異，但是嚴格講起來，萬流歸宗，其所以分歧衆多，五花八門，乃在於一般武功所顯示，如果從深處探討，却是越往上行，這條路越是狹窄，到了一定界限，也就無所謂何門何派，只有着手進修練習的手法不同，絕無所獲至功力成果的不同——即所謂「殊途同歸」！

眼前，寇英傑既然看出了對方黑衣人的功力門路，心中也就自然而然的有了主見。

迎着黑衣人袖上功力，寇英傑身子滴溜溜打了一個轉兒——他身子方自划開的一刹，只覺得空中一物奔過，足足滑出兩丈以外，緊接着有如悶雷般的發出了一聲輕震！端的匪夷所

思，奇妙之極！

這種聚氣成形的功力，武林中端的還不多見，黑衣人一招出手，倏地揚動一雙瘦若鳥爪的怪手，瘦軀伸縮之間，有如拍岸的浪花，整個人身變成一種弧度，直向寇英傑撲過來。

寇英傑容他的一雙手幾乎已經抓在了自己身上的一剎，霍地向右再次閃開。

休看他這輕輕的一閃，如無強大功力爲後盾，萬萬不足爲功，蓋因爲對手在出手之先，已運用無形的內力緊束在他身側左右，雖是一閃之微，如無足以抗衡對方之功力，休得如意施展。

黑衣人這第二式出手，顯然又落了個空！

像是猛虎般的一個倒翦，黑衣人咀裏發出了沙啞的一聲輕嘯。一連兩招落空之下，他已經發覺到對方這年輕人的功力微妙，心中大爲吃驚，借着這一勢反翦，他已落身於丈許以外。臉上籠罩着極度的驚嚇，黑衣人身子霍地向下一矮，兩隻長臂一前一側，畢直的伸展開來，算是拉開了他出身的門戶。

寇英傑肩頭再閃，猛把身子快襲了過來！身子向下一落，顯然已闖進了黑衣人封鎖的那個氣圈之內——黑衣人紮下的身子，頓時前後搖蕩了一下，臉上帶出了痛苦之色！

「小子……你……？」

只說了幾個字，他不得不閉上了嘴，隆起的腹部，遂即劇烈的起伏起來！

「老小子——你吃到苦頭了吧！」寇英傑面不改容的冷冷笑着：「這還只是一個開頭，厲害的還在後面呢！」

在雙方力道硬接互抵的當兒，寇英傑徐徐的又向前踏進了一步，黑衣人前凸的身子忽然向後彎過來，那副樣子，像煞一隻大海蝦！

寇英傑雖不曾向對方出過一招，但是這種純實內力的較量，更具十分的氣勢，那是絲毫也不能取巧的。

黑衣人雖是用出了全身功力，却仍然不能相持多久，就在寇英傑身子再次踏進之時，他已挺不住猝然向後倒了下去。

如果單純就較量武技來說，黑衣人顯然已落了下風，可是就此服輸，他萬難甘心，也沒有臉回去交待，是以借着向後一倒之勢，驀地一個快速的疾轉，直向着寇英傑身邊切到。

寇英傑早已料定了他的有此一手，就在黑衣人驟如旋風的切式裏，整個身子風擺殘荷的向外一閃，黑衣人的一雙手，其勢若刀的自他身邊落了下去。

一招賣空之下，已把整個半邊身子露了出來。

黑衣人想是發覺了不妙，怒嘯聲中，他擰身飛足，陡地飛右足直向對方面門踹了過來！

一股極大的風力，隨着他踢起的脚底，向着寇英傑面門之上猛逼過來——

這一手「旋空彈腿」，尤其在此時此刻，才更能見出「敗中取勝」的威力！

黑衣人這一招踢脚，稱得上陰狠之極，借着旋身彈腿之便，瘦長的軀體猛可裏向下一折，一雙瘦手配合着他下彎的身子，陡地揚了起來，兩隻手活似一對鋼鈎，一上一下，直奔寇英傑上胸下腹猛抓了過來。

似乎所有的優勢都被他佔全了。

從雙方一開始動上手的當兒，就只是黑衣人一個人出手動招，寇英傑似乎只在閃躲招架，設非深知武功妙諦者萬難看出其中究竟。

在黑衣人狂風驟雨般的攻勢裏，寇英傑偉岸的身子驀地向後倒了下來——乍然看上去，他像是被黑衣人那隻踹起來的脚尖踢中了，卽使沒有踢中，也勢必將要踢中——而黑衣人那一雙探出的怪手，看起來尤其厲害——由是在黑衣人的雙手一脚之下，寇英傑的上、中、下，三處要害，全都掌握在黑衣人毒招之下。

看到這裏，就連亭子裏的成玉霜，也由不住嚇了一跳，驀地站起身來。

絕妙的招式必欲在「絕妙」之境，才得施展。

黑衣人如非穩操必勝，萬萬不能像眼前這樣出手，在他躍身飛足之際，已料定萬無一失，是以手脚上貫足了內力勁道，掌出腿飛，眞恨不能將對方立斃當場！

天下事每多出人意料——

眼看着黑衣人的手脚雙雙得勢，驀然間一股奇熱氣息，由寇英傑身上傳出來。

黑衣人只覺得手脚上一陣子發麻，不容他第二個念頭興起，寇英傑就像是一尾揚波而起的大魚，斜穿而起；——一種他生平從來也不曾領受過的感觸——手脚雖然雙雙命中，只是却像是抓擊在一個極富彈性勁力的氣墊上，非但難收預期的效果，整個人身，更是不由自主的被這種勁道反彈出去。

「嘭！」的一聲輕震下——黑衣人的手脚就像是擊踢在一面大鼓上一般。

這股子力道，由於出手人用力至劇，反彈得也就更爲勁猛，一時間眼看着他身子球也似的彈了出去。

黑衣人再也難以保全住他的悠然神態，身子剛一落下來，足下一連兩個踉蹌，「噗通！」坐倒在地。

對他來說，這種羞辱簡直難以承受——

「好小輩——」嘴裏厲吼一聲，倏地躍身而起——只是對方那個年輕的敵手，已不再容他有所異動，身子一閃，如影附形般的偎了上來。

在黑衣人根本還來不及轉動任何念頭之前，寇英傑的一隻手掌，已經按在了他的前胸之上。

一種巨大的力道，陡地由他「心坎穴」上强自攻入進來，給黑衣人的感受簡直「驚天動地」！那一腔苦練經年的護身之炁，似乎在方一與對方這股勁道接觸之初，頓時爲之瓦解冰消。

寇英傑的手掌，更像是一隻巨大的吸盤，從此而發出的巨大吸力，竟使得黑衣人動彈不得。

眼看着他身子觸電似的起了一陣急劇的顫抖！那張尖削瘦臉上所顯示的痛苦，更是無以復加！

「你……掌下……留情——」說了這幾個字，全身已不禁抖成一片。

寇英傑冷笑道：「大膽狂夫，無故上門欺人，饒你不得！」

話聲一頓，正待一掌推出——猛可裏人影一閃，成玉霜飄身近前。

「且慢！」嘴裏說着，她的一隻纖纖玉手，已經格在了寇英傑那隻手腕之上！

一種奇特的力道，陡地自她五指間電射而出，强而有力的阻遏住寇英傑逼向黑衣人的掌勢內力。

寇英傑一怔道：「前輩莫非還要與這等人討命不成？」

成玉霜目光一轉，向他暗施了一個眼色，遂道：「何必與他一般見識，任他去吧！」

寇英傑心知必有緣故，當時也就不再堅持，冷冷一笑，向着黑衣人道：「看在這位前輩份上，暫時饒你不死，下次再要犯在我的手上，可就沒有這麼輕鬆！」

話聲一落，那隻按在對方前胸上的手掌微微一抖，黑衣人倏地身形一震，向後退開——

他身子一連向後退了三四步，才得拿樁站穩，那張瘦削的臉一刹時變得通紅，只見他上胸一陣起伏，情不自禁的湧出了一口鮮血！

成玉霜見狀面色一變，遂向黑衣人冷叱道：「還愣在這裏幹什麼？想死麼？」

黑衣人聆聽之下，大夢初醒的怦然一驚，倏地擰身縱出丈許以外——

心裏這一口怨氣，無論如何難以下嚥，身子縱出去又轉過來，冷森森地笑了一聲，他手指向寇英傑道：「小輩——你報上個萬兒……聽聽，老夫忘不了你！」

寇英傑毫不猶豫的報出了名姓。

黑衣人重覆着把寇英傑三字唸了幾遍，獰聲道：「……姓寇的，今天晚上算你厲害，打人一拳，防人一脚，早晚我們還會碰面，那時候老夫將要連本帶利的向你討還個公道。」

寇英傑冷笑道：「寇某隨時候教，只是老兄你是否還有這個能力，可就令人懷疑了！」

黑衣人濃眉一挑，正要反唇相譏，忽然神色一變，不禁面現驚懼，驚聲道：「寇小輩……你……？」

寇英傑峻聲道：「你已爲我『五行眞氣』傷了肝脾，爲保命計，今後却是不得妄動肝火，切記，切記，否則五氣分岔，那怕是華陀再世，要想保全閣下性命，也是難比登天！」

黑衣人聆聽之下，更不禁大吃一驚，怒火一牽，頓時觸及傷處，只痛得全身一陣顫抖，一股冷颼颼的寒氣，直發五內，猝驚之下，這才知寇英傑所言不虛，一想到「五氣分岔」的後果，禁不住嚇出了一身冷汗，那裏還敢妄動無名——

當下強壓一腔怒火，忍住焚心般的痛楚，手指向寇英傑道：「好……小輩，老夫不報此仇……誓不爲人……金磚不厚，玉瓦不薄，咱們是騎驢着唱本——走着瞧！」

成玉霜見狀一聲叱道：「邊老二，你給我站住。」

黑衣人原本已轉身待去，忽然回身站住，面現驚異的道：「妳……是那個？何以認識老夫姓氏？」

成玉霜冷冷道：「豈止是你的姓氏，就連足下大名出身來路，我也是一清二楚——我且問你，你可是人稱『黑鷹鬼見愁』的邊威——邊老二麼？」

黑衣人神色一僵，冷森森笑道：「邊某人二十年不履中土，竟然會被妳看破行藏……妳這女人——」

成玉霜倏地目射精光道：「不得無禮！」

被稱爲「黑鷹鬼見愁」的邊威，頓時住口無聲——他刻下已是驚弓之鳥，被整得銳氣全消，成玉霜一叱之下，他只當對方又要出手，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睜着一雙失神的眸子，頻頻向對方打量不已。

「邊老二——你可不要不知好歹！」成玉霜向前走進了幾步——一片氣勢，直向被稱爲邊威的黑衣人身前逼到。

這番情景，頓時使得黑衣人大吃了一驚——這才知道敢情這個一直未曾出手的婦人，原來也不是好相與。

原來武林中雖說高手如雲，能够練成「氣機內炁」之人，却是絕不多見——這類人動手制敵之先，往往以此成形氣炁形成一種探敵的先驅，對方如果不堪其匹，根本無需出手發招，只在那股先驅的無形內力上，已大見狼狽而俯首稱臣了。

「黑鷹鬼見愁」邊威，如果在負傷之前，或可心存不服，放手與對方一拚，只是眼前情形之下，那裏還敢心存侈想——由是在對方這股無形氣勢衝體之下，頓時不克自持，身形大大搖動起來。

所幸，成玉霜並非是眞心向他出手，只是要他略知厲害而已！

果然，邊威那雙眸子裏，情不自禁的現出了畏懼神采！

成玉霜看着他微微頷首道：「邊老二，你雖然嘴裏不說，我却是對你的來意一清二楚，『白馬山莊』有今日之寇少主坐鎮，未來聲勢更要高過昔日之郭大王，令兄果眞心存異圖，你不妨勸他早些打消這個念頭的好，否則的話，得不償失，他必當後悔無及！」

「黑鷹鬼見愁」邊威怔了一下，陰森森的道：「邊某有眼不識泰山，足下又是那個？」

「哼哼——」成玉霜臉上帶出了一抹微笑，只是給人的感觸，却是發自骨子裏的冷笑：「你也許不記得我了，只是令兄邊震，却與我昔年有過幾度交往——」

這幾句話，非但使得黑衣人邊威神情一驚，卽連一旁的寇英傑也在一驚之下，恍然大悟——這才知道成玉霜何以會忽然阻止自己對此人的猝下殺手，原來對方之兄，卽是目下聲名顯赫，幾與鐵海棠齊名的「黑衫客」邊震——

俗謂「寃家宜解不宜結」，自己刻下正是勢單力孤；面對大敵而未卜勝負之際，自是不宜再結交大敵，尤其是像「黑衫客」邊震這類極兒至狠的黑道高手，更是不宜招惹！

這麼一想，寇英傑不禁暗自慶幸，總算當時未曾施展煞手，傷了對方性命，否則這個樑子，可就結得更深，勢將無法化解！——

話雖如此，有此一鬧，日後亦難望與那「黑衫客」邊震彼此相安！

大敵未去，又來大敵，自非是好兆頭。

寇英傑雖說身懷不世奇技，但絕非一般有勇無謀；所謂「暴虎憑河」之輩，這麼一想，也就悶不吭聲，暗暗責備自己遇事之不够沉着老到，對於成玉霜之有心化解，大是心存感激不已！

「黑鷹鬼見愁」邊威乍然聽見對方報出了其兄姓名，以及一番說白之後，不禁氣焰更爲消沉，只是表面上却不得不作出一番做作——

「且慢……」他冷冷一笑道：「家兄亦同在下一般，二十年不履中土，足下與家兄何能結識？這倒要請女朋友妳賜告其詳了！」

成玉霜冷笑道：「過去的事情，還提他幹什！——你不妨回去對令兄說，就說當年蘆花河曾經助他一臂之力；並承他時常掛齒稱謝的一個婦人，向他出言問候就是了。」

「黑鷹鬼見愁」邊威頓時神色一呆，咀裏「啊——」了一聲——

「妳……？莫非足下竟是當年人稱『玉手金花』的成玉霜女俠麼？」

一抹感傷，浮現在成玉霜臉上——

微微一笑，她略略頷首道：「你猜對了——我就是成玉霜……難得你還知道我這個多年不曾聽人道及的綽號！」

邊威先是一呆，繼而睜大了眸子，緊接着上前一步，雙手抱拳，深深一禮道：「郭夫人別來無恙！當年蘆花河事，如非夫人賜與援手，家兄與二弟子，必遭不測，此事家兄多年來一直道及，心存大恩待謝——邊威當時雖不在場，只是其後在『五里坡』，也曾與家兄見過賢夫婦一面——」

說到這裏，臉上現出一番悔恨，深沉的嘆息一聲道：「只恨邊威有眼無珠，居然不識恩人在場，反倒惡言相加，眞正是罪過了！」

成玉霜臉上現出一番傷感，微微搖頭，冷笑道：「過去之事，不提也罷，二十年畢竟不是太短時間，如非我細心觀查，也是認你不出來！」

邊威恨聲道：「夫人要是早一點說出來……邊某也不至於出這個醜了！」

冷冷一笑，似愧又恨的向着一旁的寇英傑，瞟了一眼只是頻頻嘆息不已。

成玉霜冷冷的道：「你既然這麼說，我倒

有幾句眞心話要對你說了。」

邊威抱拳道：「邊某願聞其詳！」

成玉霜冷笑道：「當年蘆花河事後，令兄雖是退居天南，不再身入武林，只是江湖上却傳聞令兄有幾件難見天日的事情，不知是否屬實？」

「黑鷹鬼見愁」邊威怔了一下，吶吶道：「夫人指的是什麼事？」

成玉霜冷冷道：「太多了，就拿五年前，轟動京畿，大刧官銀，一日暴屍二十七具一事，莫非不是令兄所爲？你可知情？」

「黑鷹鬼見愁」邊威先是一驚，繼而冷笑道：「既承夫人見問，邊某要是謊稱不知，倒是不知進退了，不錯，有這麼一回事！人爲財死，鳥爲食亡，人不發橫財不富——也不枉人生一場！」

這麼率直的一口承當，倒不禁有些出乎成玉霜意料之外！

只見她兩彎蛾眉驀地一挑，可是轉念之間，她遂即壓下了那股火氣。

「你倒是承認的乾脆！」成玉霜繼而嘆息一聲道：「這些事其實與我無關……只是今天你們兄弟侵犯到了白馬山莊，我這個故人却是萬難保持緘默……令兄既有感恩圖報之意，此舉又當如何自圓其說？」

「黑鷹鬼見愁」邊威神色一凝，一雙鷹目轉了一轉，吶吶道：「——愚兄弟潛隱海島之初，却也聽到了有關夫人之一般傳說，不知眞假如何？」

成玉霜道：「什麼傳說？」

邊威道：「夫人既然直問，邊某也就直說，冒犯之處，萬請海涵！」

成玉霜哼了一聲道：「你說吧！」

邊威抱了一下拳，冷笑道：「——愚兄弟聽到的傳說是郭白雲在二十年前因某一緣故，巳與夫人反目，夫妻因而仳離，可有此事？」

成玉霜微一點頭，道：「不錯——是有這件事。」

邊威鼻子裏哼了一聲，說道：「愚兄弟更聽說，郭莊主心存餘恨，將夫人手刃劍下之一說——」

頓了一下，他吶吶道：「顯然，這一傳說乃係誤傳了！事實上夫人如今仍然健在。」

成玉霜臉色一片蒼白，夜色裏難以看出她凄愴極痛的表情，却能領會出那種「冷若冰霜」以及「怒火中燒」的神態。

「黑鷹鬼見愁」邊威下意識的向後退了一步。

成玉霜總算沒有發作，良久之後，她點頭道：「這個傳說倒也並非子虛，起碼人云亦云，江湖上確是這麼傳說，只是——即使這個傳說是眞的，我眞的不在人世，又與你們兄弟有什麼相干？又何以使你兄弟動心有侵犯白馬山莊之意？」

邊威看看無詞以對，却發出了一聲嘆息。

成玉霜冷笑道：「你怎麼不說話？」

邊威冷冷一笑道：「愚兄弟不過對夫人一人心存感戴而已，對於郭白雲可談不到什麼恩情，既然他這般狠心向夫人施以辣手，就不禁激發家兄一腔怒火，依家兄之意，果然想殺死郭白雲，以謝夫人在天之靈，也算爲夫人報仇雪恨了！」

成玉霜倒不曾料他會有此一說，頓時神色一陣黯然，一時無言以對。

停了一會兒，她才冷冷一笑，搖搖頭道：「這就不對了。」

邊威道：「怎麼個不對？」

成玉霜冷冷道：「當年一點小小恩惠，承令兄如此着重，倒使我感動不已，如果令兄果眞心存感恩，認爲那項傳說屬眞，有心爲我報仇，就該在聆聽之初，即刻找郭白雲出手才是正理，何以却會在事隔二十年之後，等到郭白雲早巳身故，屍骨巳腐才興起爲我復仇之念，豈非太也牽强附會。」

「黑鷹鬼見愁」邊威冷森森的一笑道：「夫人這話可就錯了，總之，我兄弟對夫人當年援手之恩情，念念不忘，一有機會就圖答報，這番情意是不假的。」

成玉霜冷笑一聲，道：「我領你們這個情就是了！」

邊威道：「家兄前因仇人勢力尚在，大內『神武營』統領『平江一叟』海大空，更奉命到處對我兄弟搜　加上家兄所練的『哼哈二氣』未竟全功，是以不得不暫時固守海島，如今的情勢顯然不同了。」

成玉霜道：「怎麼不同？」

「黑鷹鬼見愁」邊威傲氣猶存的道：「如今仇人勢力似巳龜縮，平江一叟海大空聞說也巳丟官棄職，家兄所練功力也巳大成，正可縱橫一時大展抱負，海南一島萬難對我兄弟拘束，哼哼……」

雖是敗軍之將，却也有他顧盼生威，說到得意時，那一雙深陷的眸子頻頻眨動，兇光迸現不巳。

成玉霜冷笑道：「——所以你們打算再入中原武林，以稱霸業。」

「不瞞夫人——」邊威獰笑一聲：「愚兄弟確有這個意思！」

成玉霜道：「所以你們想到了『白馬山莊』？意圖佔爲己有？」

邊威一怔，獰聲笑道：「邊某萬萬不曾料到夫人尚在人世，否則也不會有這個念頭。」

成玉霜道：「這也罷了，那麼今後呢？」

邊威吶吶道：「邊某返回之後，當把邂逅夫人實情向家兄稟報，一切聽候家兄裁決。」

頓了一下，他又道：「家兄對夫人一直心懷感戴，想必這件事當會看在夫人面上有所變遷，詳情是否這樣，邊某却也不便預測！」

成玉霜冷冷一笑道：「令兄功力深堪，二十年閉門練功，如今料必非同凡响，如果昧於自大，不知自愛，可就自取覆亡，白馬門刻下雖在多事之秋，却也不容外人乘火打刼挿上一脚，寇少主功力之高，較之當年郭白雲更有過之……」

微微一笑，她遂即又接道：「……這一點想必你應該心裏有數，賢兄弟還感念昔日情誼，就請退居事外，不要加挿一脚，錯過此一事件之後，我當專程趨府造訪，向賢兄弟致謝，以全道義！」

「黑鷹鬼見愁」邊威冷笑一聲，抱拳道：「豈敢！」

話聲一頓，他那一雙深陷的眸子，却向着一旁的寇英傑看了一眼：「話可要說在前面，大丈夫恩怨分明，有恩報恩，有仇報仇，尤其是邊某，對於這位寇少主一掌之賜，却是不敢忘懷！話就說到這裏了，打擾之處，尚要萬請夫人海涵！告辭！」

抱拳，擰身，「颼！」的縱身而起，直向東側面一堵高壁上落去——

顯然，他巳不能恃住來時的那種身法，身子才不過縱起四丈高下，巳是後起無力，頓時就如同斷了綫的風箏似的，一溜子歪斜，由空中墜了下來，第二次再用力縱起，才落在牆上，自此頭也不回的一逕翻越過去。

成玉霜打量着他前去的背影，冷冷道：「看來這個樑子你們是結上了。」

寇英傑輕嘆一聲道：「剛才如非前輩臨時阻止，只怕這斯巳喪生在弟子『五行眞力』之下。」

成玉霜苦笑道：「話雖如此，他却也受傷不輕，也是我發覺得太晚了，想不到事情這麼湊巧，方說到邊震其人，他兄弟就來了。」

寇英傑道：「方才動手情形，前輩當然再清楚不過，弟子即使存心相讓，也是力不從心，樑子既巳結上了，弟子倒也並不恐怕，邊震果眞像他這個兄弟一樣對弟子心存啣恨，弟子只得隨時恭候他的大駕就是了。」

成玉霜點點頭道：「事巳至此，後悔無益，好在那個邊震當年還欠我一筆人情，如能就此打消，自是最好不過，否則，這件事我也不袖手旁觀，一切到時候再說吧。」

天色巳晚，二人略交談幾句，這才分手自去。

× × ×

靜靜的流水在落日餘暉裏，交織成一片柔和瑰麗的光彩，幾隻長咀的翡翠鳥，不時的飛起又落下，發出清脆復尖銳的短鳴聲，爭於啄食着穿梭於水面的那種小小的「梭子魚」！

大片的蘆葦沿着佈滿了鵝卵石的岸邊衍生着，一片碧綠搖曳在和暖的春風裏。

天空帶着那種粉粉的紅，每一片雲都像是鑲了一道紫紅色的金邊。

郭彩綾靜靜的倚身在岸邊的大石上——一旁樹下繫着她的那匹愛馬「黑水仙」——自從前此與寇英傑負氣絕裾以來，這匹馬竟然無可奈何的落在了她的手上。

「睹物思人」，每一回當她撫摸着這匹「黑水仙」時，腦子裏總會情不自禁的浮現出寇英傑的身影，更有無限的離情別緒交集在她無可奈何的悲憤情懷裏。

在幾番焚心的痛苦掙扎之後，她決計把積壓在心裏和悲痛情懷暫時拋開腦後，以便專心一意的在武術上下點功夫。

每一回，當她觸目於父親郭白雲留贈的那册「越女劍術之深奧探討研習新篇」時，內心就情不自禁的湧現出一種愧疚，深深感覺到無顏以對九泉下的父親——正因如此，這一次她才下定了決心，必欲要把這套父親苦心創新的深奧劍術研習透徹！

皇天不負苦心人，在經過十天苦心鑽營之後，她總算深有所獲——

越過眼前這片寬闊的山谷，溪流，即可以清楚的看見千翠疊螺的一脈羣山——羣山環抱之中，那閃爍着黃金顏色的大片平原裏，點綴着數千座樓宇，那片黃金色的光華，正是由於這些樓宇的反光所致，前有大河流水，後有羣山爲峙，左右雙峯環抱，進可攻，退可守，好氣勢！……這就是當今名噪天下，聲震四海的「宇內二十四令」總壇就在此地。

面對着遼闊的大片河水，「金沙灘」恰是這道主流的源頭所在——

郭彩綾立足之處，雖然隔甚遠，却能把對方特殊的形勢，觀察得一清二楚。

蒼鬱的羣山斜掛着百十道形狀不一的瀑布，遠看是如銀河倒捲，在此刻夕陽的襯托之下，尤其五彩繽紛，美不勝收，河流溪水就是這麼形成的。

金沙灘風雷堡——宇內二十四令的總壇所在，就這麼毫無保留的陳現在眼前。

每一回，當她凝目注視時，總是忍不住心裏的聳動，然而面對着對方的强大，她却不得不忍受着心裏的激動，激動——更激動，忍耐——再忍耐，終於形成了澎湃的怒火——她巳經不甘心再保持寂寞，決心以實際的行動，給敵人重創傷害。

這幾天，她巳經把「風雷堡」的地勢摸得相當透徹——對方座落在不同出口的「天、地、乾、坤」四座大門，無不天險難犯。

這四座大門，也是進入「風雷堡」僅有的四個門戶，每一座大門除了有巧具靈思的陣法佈署以外，都由「天地乾坤」內四堂堂主親自坐鎭，設防看守，天險再加上人險，於是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攻防陣綫，用固若鐵池，四字來形容毫不爲過。

「宇內二十四令」雖是門下弟子衆多，但是來去進出各門戶，都必須經過嚴謹的盤查，用以進出識別的信物，更是花樣繁多，除了有特製的腰牌，信旗以外，還有專供自己人識別的信號暗語，是以一個外來人，即使僥倖取得腰牌信旗一類的證物，也是不易隨意進出，即使你是一等一的傑出高手，在面對着敵人的這般强大，高手如雲的防範之下，也是無能爲力，想要憑一己之力單犯獨鬥，不啻飛蛾撲火，說句俏皮話，那可眞是：「耗子舔貓的鼻樑骨」——作死！

把這一切看在眼中，深爲瞭解之後，這位一向自負，獨斷獨行慣了的「玉小姐」，也不禁暗自吃驚害怕，雖然怒火膺胸，却不得不暫時穩住脚步，以便選擇最有利的時機，伺隙而入。

窮則變，變則通——

在一番苦忍竭慮之下，總算爲她想出了一個別出心裁的洩憤方法——

今天，此刻，也就是她下手行動之時。

× × ×

一片水花由身後水道响起。

緊接着，一艘金漆平底快舟，由那片眼前葦叢裏現身出現，一逕的直奔眼前疾馳過來。

金色快艇上飄揚着屬於「宇內二十四令」總壇的專用旗幟——三角形的白底旗面上，繡繪着緊緊相扣結的二十四面金環，像徵着宇內二十四令的牢結不破，金色的旗穗迎風飄舞，看上去尤其醒目。

任何時候，這種旗幟的出現，都顯示着舟內有「宇內二十四令」本壇的重要人物在座，金漆的快舟，是屬爲接送這類重要人物的特有交通工具之一。

試想以「宇內二十四令」這等龐大的江湖組織，屬下除去本壇各重要職司以及「天地乾坤」四堂之外，另外再加上遍佈天下的「二十四令」下轄九十六分舵，這麼廣泛的龐大組織，每日進出總壇聯絡公私的各職司，爲數自是可觀。

是以專司接送這類「重要人物」的水陸交通工具，自是不可缺少，然而能有資格享用眼前這類金漆快舟的主兒，除了本壇各職司主管之外，屬於外壇者，最起碼也必須要具有分令令主的身份。

因爲如此，這種金漆座船一經出現，也就倍覺風彩，即使在附近江面上行駛，衆舟筏一經着目，無不遠遠讓路，聽任其一舟飛馳，端的是唯我獨尊，八面威風！

郭彩綾現時所選擇的這個地方，位當「宇內二十四令」與遠處江流之間的一個緩衝轉接之處——

這附近河道岔分，溪流縱橫，在遼闊的綠原河洲裏，阡陌進出，兩處大江主流，就是這麼賴以啣結貫穿融滙。

郭彩綾早巳打量好了附近的地勢，此時此地出手攔刦這艘快船，實在是再理想不過，殺死對方一個人，也就等於削弱對方一分實力。——有了這番認識，才使得她有眼前這番異動。

金漆快舟在兩名紅衣專司舟夫的操縱之下，漸漸向眼前逼近着——這一帶水淺流急，且礁石特多，亂石峥嶸出水，如犬齒交錯。

所幸兩名舟夫都係經過專業訓練，身手十分熟練，且這附近地勢熟悉，行駛其間，並不十分困難，然而無論如何，舟行的速度却自然的慢了下來。

郭彩綾緩緩的由大石上站起來，眼睛裏流露着奇異的興奮神采。

漸漸地，這艘快舟越形迫近，她的神情也就越顯得緊張——金漆快舟就在這一剎馳到了眼前。

雙方距離，看來不足五丈。

兩名紅衣舟夫站在快船兩側，分別的以手上長篙，點撥着凸出的礁石，快船迂迴緩慢的向前移動着。

就在這時，郭彩綾發出了她的第一枚暗器——「銀頭小弩」——那是他們郭家特殊的獨門暗器，形式奇小的弩筒，可以任意收藏在袖子裏，施出時只需揚動衣袖，以小指撥動暗器開關，即可將預藏其內的「銀頭小箭」發出。

這種特製的小弩，每一枚不過只有手指般長短，但是由於弩筒內特製的卡簧力量甚劇，是以一經發出力道極其尖銳，可以六丈見準。

眼前雙方不過三四丈遠近，郭彩綾手頭奇準，一箭正中左首船夫前心部位。

這名船夫甚至於連叫也沒有叫一聲，只是突然愕了一下，驀地鬆脫手上長篙，一頭扎到了亂石淺水裏遂即爲疾流浪花把他墜落跌下的身軀捲冲而去。

另一名紅衣舟伕還不知道是怎麼回事，忽然發覺到同伴失足墜水，不禁吃了一驚，嘴裏呼叫一聲，方自大步跑過來！——

驀地尖風一縷直襲腦門，這名舟夫只覺得眼前銀星一亮，「唉唷！」一聲，登時腦袋開花，噗通！仆倒在船。郭彩綾兩枚暗器先後得手，毫不遲疑的一擰嬌軀，海燕一般的穿了起來，極其輕飄快捷的已落身船頭——但見艙簾掀處，「颼！颼！」一連縱出了兩條人影。

二人一老一少，前者身材瘦小，約六旬左右，留有一綹山羊鬍鬚，一身紫色長衣，後者身高七尺，身着緊身勁衣，生得面若重棗，約在四旬上下，只觀其閃身而出的動作，即可知其二人身負有相當身手。

老少二人方自現身，遂即左右擰身，電閃也似的分開來，落身在船舷左右。

面若重棗的高大漢子，一聲喝叱道：「什麼人——？」

足下前進一步，目光如炬的盯向郭彩綾道：「妳……是誰？……爲什麼毒手殺人？」

金漆快船滴溜溜的在水面上打着轉兒。西邊落日，只餘下淡淡的一抹輕紅。

「風」在山窪子裏呼嘯迴盪着——

郭彩綾心裏有篤定的把握，絕不容這艘金漆快船內任何一人逃得活命，只是在動手之前，却不得不把對方的身份摸個清楚。

妙在對方老少二人，却也沒有容她下船脫身之意，高大漢子話聲一落，那個留有山羊鬍鬚的老者，已自飄身而前，落身在船首右側，會同那個勁裝大漢，呈鉗狀將彩綾夾持在中。

「說！」羊鬚老人一隻手探着下巴的山羊鬍子：「要是膽敢有一句虛假，立叫妳斃屍當場！」

郭彩綾目光在二人身上一轉，冷笑道：「你二人先不要問我，倒說說你們是幹什麼的？姑娘寶劍雖利，却不殺無名之輩！」

說話之間，她的一隻手，已緊緊握在了劍把上——

一股冷森森的劍氣，登時透匣直出，直襲向右側方羊鬚老人身上，後者立刻臉色一驚，情不自禁的後退了一步——

彩綾這番做作，顯然是直覺的已經認定了這個羊鬚老人的不可輕視，然而在他劍氣出匣直襲羊鬚老者的同時，却也沒有忽略到另一名勁裝大漢的存在，一雙剪水瞳子，却斜乜過來，使得那個勁裝大漢也在監視之中。

强者之所以稱爲强者，畢竟不同於一般！

郭彩綾的沉着神態，立刻使得對方老少二人大感吃驚！

羊鬚老人瘦削的軀體，倏地向左面一翻，飄出三尺以外——只是那股子陰森森的劍氣，依然緊隨着他，並未曾少離片刻——隨着郭彩綾前行的脚步，羊鬚老人仍然未能逃開分毫，兀自在嚴謹的監視之中！

身着黑衣的勁裝大漢，驀地狂笑一聲道：「丫頭，妳好大的膽子，守着我們大門口，妳還敢撒野？我看你當眞是活得不耐煩了，本令主先擒下你再說。」

這漢子嘴裏雖是這麼說着，臉上却現出一番輕薄——實在是他活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見過像郭彩綾這麼美的少女，色心旣起，無形中也就削弱了他凌厲的戰志。

郭彩綾其實只想知道對方是否爲「宇內二十四令」中人，並非要確知對方的身份姓名，聆聽之下，她冷笑一聲，已是心裏有數。

勁裝大漢自恃武功出衆，況乎眼前之羊鬚老人，尤非弱者，以二敵一，自是不把對方一介女流放在眼中。

話聲一落，右手向腰間一探，霞光閃處，已把緊箍在腰上的一口緬刀撤在了手上。

羊鬚老人巴不得要這個勁裝大漢來打頭陣，以便就近觀查一下眼前這個少女的路數，見狀足尖點動，迅速的向後退出一步。

「徐令主，你小心了！」他一面打着招呼：「這丫頭不是好相與，有些名堂。」

被稱爲徐令主的勁裝大漢朗笑一聲，道：「副座但放寬心，卑職這一趟算是來對了，能夠討上一房美眷，也不枉虛活了這麼一把子年歲——」

敢情他還是個沒成家的單身漢，話聲一落，手中緬刀向前指向郭彩綾道：「大姑娘——你也用不着跟我們打了，丟下妳的劍，跟着徐爺自行到總壇請罪，妳看見沒有？」

手指向那個羊鬚老人道：「——這位是總壇『地堂』的馮副堂主，人稱『冷面陰差』馮德令，在總壇地位崇高，有他老人家爲妳說情，諒可無事——」

嘻嘻一笑，這位徐令主越加的顯現出一副輕薄模樣——

「姑娘——徐爺可是眞心護着妳——妳可不能知恩不報呀——」

一面說，他嘻着一張大嘴，緩緩向前面偎着，全然不曾把對方姑娘的即將出手，看在眼中！

被稱爲「地堂」的副堂主的「冷面陰差」馮德令，似乎頗不以徐令主此舉爲然——他到底見多識廣，自方才與對方少女一照面的當兒，即測知她必有非常身手！這時因見徐令主昧於無知，竟然越走越近，向着對方身邊靠去，心中不由一驚，知道不妙！待要再次出言示警，那裏還來得及。

原來，郭彩綾早已盤算好了出手的部位，爲使將對方一舉成殲，特意留心佈署，不發一言！

她新近方自領略「越女劍術新篇」之堂奧，還不曾用以試敵，正好拿眼前二人來試上一試，其中一招「大星天墜」最稱神妙——

偏偏那位色迷心竅的徐令主，竟像是全然無知！——

其實那被稱爲「徐令主」的勁裝大漢，豈非眞的是全無心機之人？——此人姓徐名鍾，號稱「一聲雷」，本身練有精湛內功，隸屬「宇內二十四令」之第十七令令主。

「宇內二十四令」誠所謂高手如雲，門下弟子數逾千人，能夠身擔一令之主，自非無能之輩！

「一聲雷」徐鍾一來是想在馮副堂主面前

顯顯能耐，再者也確實爲彩綾美姿所迷，心想着借着向前接近之機，猝然施展空手奪刃之妙手，將對方長劍强奪在手，再以白刃相加，不愁對方不爲所擒，聽令擺佈！

心裏這麼想着，乃借着話聲掩飾，一步步向前偎近。

也算他命該如此，這一近看，更覺出對方少女非祇是那張臉美若天人，即使全身上下，簡直無一處不美得恰到好處，面承玉顏，咫尺芳魂，徐鍾只覺得喉頭一陣子發乾，禁不住心旌大大的搖動了一下！

猛可裏，一股冷森森的劍氣，陡地由對方玉手把握的劍匣吞口處溢出，一股腦的將他全身上下罩住——

徐鍾乍驚之下，這才識得不妙！

嘴裏一聲喝叱，他驀地急翻左手，五指箕開直向郭彩綾握劍的手上抓去，——却是晚了一步！

眼前玉人嬌軀微側，隨着一聲淸叱，掌中劍有似銀河天系中的一顆流星，陡地當頭直落下去。

「一聲雷」徐鍾驚惶中，始悉知自己已錯估了對方的能力，劍氣當頭，如着冰露，驚魂失魄裏，徐鍾乍翻掌中刀，猶思將對方掌中劍磕飛！

這個願望，不啻是痴人妄想——

刀劍交鋒——「嗆啷！」一聲脆响！

徐鍾匆促出刀，那裏想到對方這口劍上早經貫注了本身眞力，眞力一經入劍即形成了所謂的「劍罡」，幾乎是無堅不摧！

眼看着徐鍾掌中緬刀一折爲二，在斷開兩段的刀影裏，一劍直落，快若流星。

「一聲雷」徐鍾驚魂失魄裏，霍地向後一仰身軀，饒是如此，也難以逃得活命，躲開了頭頂，躲不開脖子——

「噗哧！」聲中，鋒銳的劍尖，沿着他喉管以下，劈開了半尺許長的一道血槽！

一股血箭，隨着徐鍾仰翻而起的身勢，足足噴起來有三四尺高下。緊跟着他那半截鐵塔也似的身體，推金山，倒玉柱般的摔倒下來！

「碰通！」一聲大响，整個金漆快船劇烈的起了一陣子動盪——

被稱爲「地堂」副座的「冷面陰差」馮德令，乍見此情景，也不禁嚇得面色陡變！

「好丫頭！」嘴裏喝着，這位馮副座身軀向下面一矮，右掌隔空聚力，一掌直向郭彩綾劈出去。

金漆座舟再次起了一陣子搖動！

面迎着馮副座的劈空掌，郭彩綾飛快的打了個轉兒，借着轉動之力，巧妙的把對方掌勁化爲無形！

等到馮德令第二掌還來不及推出的當兒，郭彩綾已猝然欺身來到了近前。

和先前一般無二——那股冷森森的劍氣，在雙方乍然面對之初，已然兜頭蓋頂的把他全身罩住——

馮德令神色一變，兩條黃焦焦的老鼠眉毛，陡地向上一挑道：「大膽——」

快船在疾流裏繼續轉着——天色漸漸昏黯下來，泛有紫色暗紅的天光，越加的顯得絢麗可愛——只是陰森森的凌厲殺機籠罩着，却給人以無比的「窒息」感覺！

「冷面陰差」馮德令那張臉看來更冷了，——在他雙足騎馬單當式的跨立之下，轉動着的船身漸漸停止了轉動，最後終於拉攏向岸邊，在淺水沙石裏擱淺下來。

「丫頭——」馮德令目不轉睛的盯着當前的郭彩綾：「你好大的膽子，竟敢在宇內二十四令總壇門口仗劍行兇，當眞想死不成？」

郭彩綾冷冷一笑，仍然不發一言，却是雙手抱劍，把一雙深邃的瞳子，注定着對方，足下向前逼進了一步。

「冷面陰差」馮德令登時向後面跨開一步！——他已經看出來對方這個姑娘，實在具有非常身手，是以絲毫不敢大意。

就在他身形後退的同時，兩隻手倏地向着後腰下一探，叮噹！兩聲脆响，又把一對黑光淨亮的「子母離魂圈」撤到了手中。

——那是一對武林中並不常見的玩藝兒。

——一大一小兩個純鋼打製的鋼圈子，沿着圈鋒四週打磨得極其鋒刃，却在每一枚鋼圈之上配有兩枚小小銅環，一經震動即形成震耳欲聾的凌亂噪音！

「冷面陰差」馮德令在宇內二十四令，身當一堂副主，武功自是不弱！他素日爲人自負，即使出手對敵，也很少動用兵刃，此時一上來即現出絕少施用的一對「離魂子母圈」，當可知把對方少女視爲大敵。

兵刃到手，馮德令冷笑一聲道：「你我遠日無冤，近日無仇，中途攔道行兇，姑娘妳報上名來。」

綾彩搖了搖頭道：「我用不着告訴你，總之，你旣是『宇內二十四令』的人，就罪該萬死！」

霍地前進一步，掌中劍倏地掄向身後——

「冷面陰差」馮德令兩隻鋼圈「噹！」一聲交接胸前，獰聲笑道：「姑娘若想攻我中盤，何妨出劍一試，我看妳是不能稱心如意！」

綾彩心裏一驚，冷笑一聲，掌中劍改交左手！冷森森的劍身，反指向對方咽喉部位。

馮德令神色微微一變，再次獰笑道：「劍交左手，插花蓋柳，改中盤而攻頂上，固然不失高明，只是妳依然佔不了便宜！」

綾彩心裏又是一驚，這才知道敢情這個羊鬚老人遠比那個徐令主要高明得多。

馮德令一連呼破對方兩式殺手，不禁大爲得意，正思出言譏諷，殺一殺對方的銳氣，忽然見對方那口長劍向下一沉，驀地劍光暴射，有如倒捲銀龍，大蓬銀芒宛如撲面驟雨一般，直向着他身上狂捲過來。

馮德令方自識出厲害，郭彩綾早已連人帶劍一併攻到眼前。這一劍正是新得自「越女劍術」中一招極厲害的殺着——「浮光掠影」，在漫天的刺目劍光裏，隨着她舞動的劍身，一連劈出了兩式殺着！

馮德令驚惶中，掌中的一對「離魂子母圈」霍地左右分開，叮噹兩聲，俱都架住了對方的劍勢！

論手法不謂不快，論眼光亦不謂不準！只是他却萬萬想不到這一招「浮光掠影」的奧妙所在——隨着郭彩綾的一個疾步擰身之勢，銀芒乍吐，「哧！」一聲劍尖掃處，正中馮德令敞開的右脇。

這一劍端的不輕，足足在馮德令右脇間開了尺把長的一道血口子——

「冷面陰差」馮德令猝然負痛，怪嘯一聲，右手的子母圈倏地撒手，足足飛出七八丈以外，噹啷！一聲砸在了一塊石頭上。他本人却是再也收不住身子，身子一個倒栽，嘩啦！一聲，倒落水中！

水淺石多，眞把這位副堂主摔了個七葷八素，在淺水裏急劇的打了個滾兒，馮德令忍着身上的劇烈痛楚再次的竄身而起。

——却是再也不敢往船上落，像是一隻中箭的狼，猝然改向岸上穿身縱去。

郭彩綾那裏放得過他？——

嘴裏一聲嬌叱，玉手猝揚——「卡！」的一聲脆响，發出了一支「銀頭小弩「。

百發百中——「噗！」的一聲，正中馮德令左後方胯骨之上！

「冷面陰差」馮德令今天可真是災情慘重，重傷之下，那裏還當受得住？只覺得膝下一彎，「噗通！」跪倒在地，驚魂之一刹，却不願就此伏誅！

隨着他擰身後轉之勢，却把僅餘左手的一隻「子母離魂圈」忘命般的向後揮出。

「嗆啷！」一聲脆响，正好迎住了郭彩綾猛厲下砍的劍身——馮德令僥倖接住了對方一劍，那裏還敢戀戰，嘴裏再次怪嘯一聲，施了一招「懶驢打滾」，再次的把身子滾出了丈許以外。

他遍體血流，那副模樣乍看之下，簡直就像是一個血人，身翻之處，血漬淋漓！——又為他躲開一旁。

郭彩綾一經出手，自不願為對方逃得活命，當下一緊掌中劍，正要撲身上前。

忽然，一艘金漆大船，驀地映入眼前。

這艘大船看上去，却要較諸馮德令所乘坐的那一艘快船要氣派多了，猝然出現，不禁使得郭彩綾吃了一驚！

「冷面陰差」馮德令原是難逃一死，亡魂喪膽之際，乍然看見了這艘大船，不啻驚喜過望，嘴裏怪叫了一聲，直向金漆大船忘命般的撲了過去。

郭彩綾那裏依得？手揚處再發出暗器「銀頭小弩」。

銀星一點，正中「冷面陰差」馮德令後背！——馮德令連番受創之下，那裏當受得住？足下一蹌，再次摔倒地上，却是無力爬起。

是時，那艘頗具氣派的金色大船，顯然已經注意到了這邊情形——

馮德令懼死情急，嘴裏發出了一聲嘶叫，緊急匆忙中取出一件物件，向着地面上擲出——那物件圓圓地像是一個球狀玩藝兒，一經撞向石塊，登時發出了轟然一聲大响，一股五彩焰火有如正月裏玩放的花炮一般，頓時衝霄直起，足足起了六七丈高下。

——原來這玩藝兒正是「宇內二十四令」特製的一種求救訊號，用以顯示本門中人遇難情況，五色火焰一經噴出，歷時甚久，即使火焰熄滅，仍有大股彩烟向上昇起，歷久不散，確是求救極佳訊號。

金色大船上人，原已發現這邊有人搏鬥，尚還不知如何一個情況，此刻乍見求救訊號，頓時加速向這邊泱馳而來，四名舟夫各搖長槳，速度極快，直向眼前馳來。

郭彩綾見狀，倒也不懼——

殺一個算一個，先把這個「冷面陰差」馮德令宰了再說，當時不假思索，足下輕蹬巧縱，起落之間，已來到了馮德令跌倒之處。

那馮德令饒是如此，兀自不甘心就此服誅，啞聲怪叫着，倏地一個疾轉，左手「離魂子母圈」突地脫手飛出，施出全身之力，直向着郭彩綾面門上力砸了過去。

兵器出手，馮德令鬼也似的驚叫着，手足兼施，霍地向前一躍出了數尺，終於負傷過重，力道不濟，手足失力之下，噗通跌倒在地。

郭彩綾長劍乍揮，嗆啷！一聲，架開了飛來的那隻鋼圈，她恨極了這個馮德令，足下一墊步，掌中劍正待一劍扎出——

猛可裏，空中傳過來一陣尖銳的破空之聲，郭彩綾猛然仰首，但見銀光一綫，其快如電，「噹！」一聲，不偏不倚，正正擊中在自己揚起待下的劍身之上。

顯然是一粒小若彈子的細小鋼珠。

休看其細小如珠，加諸其上的內力却實足驚人，郭彩綾那等勁猛的劍勢，竟被這枚小小鋼珠撞得向一旁悠然盪開——

說時遲，那時快。

就在這枚細小鋼珠出手的一刹之間，兩條人影已如同晴空鷹隼般直起當空！

「呼，呼——」颯然疾風之下，一雙人影「神兵天降」般的已落在了眼前。

所謂觀其面而知其人！

來者二人只觀其一副不同於常人的傑出儀表，已知大非凡士！

二人看上去，皆在五旬上下，左面那人蓄留着一頭短髮，面相清奇，長眉如針，伸出極長，一身鵝黃色長衫，足下是同色的一雙絲質便履，細長的一雙眸子微微上挑着，其內含蓄着炯炯神光，却在那襲黃色長衣左上方繡有一面星形的三角標誌，那標誌顯係純金所製，閃爍着耀眼金光。

右面那個人，身材較左面這人略見高些，只是衣色式樣相同，頭上亦多了一頂同色的軟綾便帽，生得眉目清秀，模樣兒很是斯文，手上一柄長有尺半的描金摺習，却在長衣左上方也同那短髮人一般，別着一枚黃澄澄的三角形金牌！

先時所發暗器，不知出自二人何者之手。

總之，此二人是來自那豪華大船，當無疑問，觀諸那艘金色大船距離這邊少說也有十丈左右，對方二人竟然騰身起落之間，雙雙來到了面前，以郭彩綾之敏銳聽覺，一時竟然沒有察覺，不得不令人吃驚！

郭彩綾微一遲疑，地上的「冷面陰差」馮德令已滾身而出——他身上多處負傷，鮮血淋漓，一副狼狽不堪模樣，身子才爬起了一半，却又雙膝一彎，坐倒下來。

短髮長眉漢子見狀眉頭微微一皺，身子陡地搶上一步，一伸手把他摻了起來！

「馮副座——這是怎麼回事？」

一面說時，這人頗具個性的面頰上，隱隱罩起了一層忿怒——

馮德令氣息咻咻的向來者二人抱拳道：「啓稟二位堂主……這個姑娘……卑職無能——吳鍾吳令主已經遭了毒手……」

說了這麼幾句，一時氣機不接，到底失血過多，登時昏死了過去——

郭彩綾一聽馮德令口氣，才驀地驚覺來者二人敢情俱是「堂主」身份，對於「宇內二十四令」的組織，她多少也有個耳聞。

原來這個規模龐大的江湖組織，自鐵海棠這個總令主起，下設「天」「地」「乾」「坤」四堂，每一堂設有正副堂主各一人，另外更設職管風紀整肅的「風」「雷」兩處「香堂」，以及一個專司人事提調的「令」，這些組織都是僅次於總壇之下的一等機構，再下去才是二十四處分令，九十六水陸各舵！

天地乾坤四堂乃是隸屬總壇之下最重要的一級單位，故此四堂堂主身份至為崇高，武功傑出更是不在話下，即以與總令主鐵海棠酬會，也是平起平坐，可見在總壇身份之隆！

四堂堂主依順序為——

「天」堂堂主「天馬行空」晏三多。

「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

「乾」堂堂主「瀟湘俠隱」歐陽不平。

「坤」堂堂主「墨羽」吳琪。

眼前二人，正是其中之二，那個蓄留短髮，面相清奇，長眉漢子正是「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至於另一個風度翩翩手持摺扇的儒者，却是「乾」堂堂主「瀟湘俠隱」歐陽不平二位堂主武功出衆，身份至尊，平素在總壇也是深居簡出，沒有特別事故，簡直難得一見，想不到竟會同時現身，却是大非尋常！

郭彩綾猝然聽知，自是吃驚不小！

是時人影掠動，陸續由那艘金色大船內閃出四名藍衣少年，觀諸四人出動身法，俱都當得上高手之流，一經現身，點石擋波，一路起落，星丸跳擲般，轉瞬之間已來到了眼前。

郭彩綾乍見對方這番聲勢，心知必將不了，當下按劍後退一步，面罩靑霜，却是一言不發。

是時兩名弟子，已把傷重昏迷的馮副堂主接了過去，「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冷峻的臉上不禁罩起了一層怒容！

他冷冷一笑，吩咐那兩位摻扶馮德令的漢子道：「馮副座失血過多，速速送回總壇，這裏事本座自會應付，用不着驚動船裏的貴客，知道麼？」

兩名弟子答應一聲，各自架着馮德令半邊身子匆匆而去！下剩的二弟子，不待分說，雙雙向着郭彩綾身前走近，却在相距八尺左右之處，雙雙站住。

郭彩綾冷笑一聲，她自忖着眼前形勢，似乎於自己不利，却也不甘心就此而退，心裏正自盤算着，如何脫身。

却見留有短髮的「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一雙細長上挑的凌厲眸子，忽地向着這邊逼視過來。

「這位姑娘，妳好大的膽子——」語音裏帶着濃重的一口鄂省鄉音：「你是誰家女兒，叫什麼名字？速速報來，若有一字虛假，本堂主要你立刻濺血掌下！」

郭彩綾蛾眉一挑，冷笑道：「身為一堂堂主，竟然連何家姑娘都認不出來，不如叫鐵海棠出來，他自會告訴你我是那個。」

「風雷手」秦漁頭上那一叢短髮，皺皺一陣聳動，凌聲道：「放肆——」

一旁持扇的「乾」堂堂主「瀟湘俠隱」歐

其人其事

蒙古摔角寫劉飛

・雲山・

在香港居住的青年，有些人喜歡打籃球或踢足球，亦有一部份人喜歡練習中國的拳技，其中有些人特別喜歡摔角，目前教授摔角的老師傅劉飛，就是這個圈子裏面極有名氣的一個，他現任中國摔角聯誼會的會長，在他的練武過程中，他曾經有一連串的驚人活動，在這裏，我想談談劉飛，然後再談劉飛的武功。

十二歲開始，劉飛就已經開始練習拳腳，那時他學習查拳，在山東濟南縣王發起師傅的武館學習，一九四零年，參加上海市全市運動會的國術表演，名列第一，而且獲得當時輕量級的舉重冠軍，摔角的亞軍。

一九四八年，上海舉辦全國運動會，摔角這一項，劉飛獲得輕量級冠軍。一九五〇年，劉飛到澳門任健身院教練兼澳門中山學院摔角教練，另在普提禪院授徒。

一九六一年，他回到香港來，任職摔角教練，在許多間青年會教授摔角，跟着創立在香港的中國摔角學院。

劉飛五短身材，頸子特別粗壯，兩臂堅如鐵石，這種體型對蒙古摔角最為適合，他在上海獲得了輕量級摔角冠軍時，曾經向當局申請，想到奧林匹克世運會參加世界性的摔角比賽，但因缺乏經費，事後他長嘆不已，可見他是雄心勃勃的，他本人認為摔角有幾種方式，日本的摔角貼身互相抛壓，叫做柔道，羅馬摔角則是現時在電視出現的那種方式，以制服敵人為主，至於蒙古摔角，務求擊敗對方，除了摔角之外，還可以加入拳擊，這種拳術就是查拳，換句話說，蒙古的查拳含有摔角意味，至於蒙古摔角本身，除了互相抛摔以及擠壓對方之外，在適合的時間可以發拳踢脚，故此，練習蒙古摔角兼練查拳。

劉飛教授了許多拳擊的高手，武林裏面名氣响噹噹的劉大川，就是他的兒子。劉飛認為一個人練習拳術是含有三種意義的，第一種是健身，第二種是自衞，還有第三種，那是一種成年人的遊戲，有閒之際，揮拳踢脚，如意自娛，亦可算是娛樂的一種。

因為劉飛的體型健碩，而且下盤功夫非常穩定，他跟任何一個對手過招，總是碰頭就衝過去纏住對方，務求對方不易發拳或踢脚，然後施展蒙古摔角的絕招，把對方絆倒，他認為發拳出擊，未必一拳可以擊中對方的要害，反而因為那一隻手已經伸出去，很容易給對方乘虛而入，向中下門發招，或者抓住已經伸出去的手，使勁絆倒，因此之故，練習拳擊，應該練摔角，準備貼身打鬥時，無法施展拳脚的絕招，迫於互相抛摔。

劉師傅的意見是很有道理的，不妨看做練武的參考。說到蒙古摔角這方面的武功，劉師傅認為必須平時做些功夫，使雙臂堅如鐵石，否則，貼身打鬥之際，徒具外形，全無實力，那是沒用的。蒙古摔角練習臂力所用的器具是一個三四尺長的鐵管，形如圓筒，它是中空的，另有鐵蓋，初時只是把它平放在伸出去的雙臂之上，使它在臂上滾動，過了一個時期，才把鐵沙加進圓筒裏，每天加少許幼沙，三個月後，鐵筒貯滿了沙，繼續練習時，便把少許幼沙由鐵筒取出，改為鐵沙，直到圓筒之內全是鐵沙，那時該圓筒的重量有三四十斤了，但仍可以橫放在雙臂之上，那就顯示出臂力已增。

上述的武功叫做鐵臂功，另有別的武功是練習指掌的，此外，還要握着鐵鎖以四平大馬的姿勢練習馬步，一切基本的練功方式俱有獨到之妙，缺少了它，一旦跟高手作戰，便會屈居下風。

蒙古摔角跟羅馬摔角或希臘摔角有一種很大的差別，這一類功夫不止是施展摔角的招式屈服對方，碰得湊巧，可以在摔角當中同時使用拳擊的，這樣做能够凌駕其他摔角的招式，自成一格，不過，平時練習，那是禁止使用拳擊的，假如狹路相逢，兩人交手，展開了生死之間的決鬥，那又不能够相提並論。

蒙古摔角始終是以摔角為主，偶然有機可乘，然後施展拳擊，因此之故，它的拳擊必然是短拳，並非長拳大馬，那種短拳包括了直拳和勾拳兩種，直拳在距離對方臉孔一尺那麼短的地方發招，實在是很難發力的，但因臉部肌肉柔弱，不堪一擊，即使那一拳缺少殺傷力，仍然發生力量，困擾對方，故此蒙古摔角的短拳側重擾敵，以便繼續施展另外一些絕招，並不急於一拳取勝。

至於勾拳，它也不是蒙古摔角的主力，仍是用來困擾敵人，不管怎樣，蒙古摔角是包括一部份拳擊在內的，那是它最大的特色，不妨一知。

陽不平，忽然冷笑道：「秦兄何必與她多說，且將丫頭拿下來同去發落再說。」

「風雷手」秦漁微微點頭，後退一步，叱了聲：「拿！」

兩名藍衣弟子聆聽之下，陡地撒出了長劍，左右同時墊步欺身而上。

二弟子一名李威，一名黃效平，連同先前攙扶「冷面陰差」馮德令的兩名弟子，俱是「地」堂効力，已經出師的傑出弟子。

「風雷手」秦漁豈能不知以本堂副堂主身份的馮德令，尚且不是對方少女對手，落得身遭重傷幾乎慘死，李黃二弟子又何能奏功！

這其中當然有個緣故——一來秦漁自信有自己與歐陽堂主在旁押陣，二弟子即使不敵，也絕不至於吃虧，再者正可由對方出手路數，察知她的出身來路。

李、黃二弟子領命之下，雙雙踏進戰圈，却見正面的郭彩綾抱劍守一，一副以逸待勞模樣！

須知郭彩綾冰肌玉膚，國色天姿，李、黃二弟子俱是正趨發育成熟之血性少年，是以初初一見之下，在心理上本能的卽產生有傾慕對方之正常反應，依其本性，實難上來以殺手相加！只是眼前堂主有令，却又不得不遵。

李威嘴裏輕呼一聲：「開罪！」率先將長劍遞出。

劍勢一轉，呈弧狀劃出了一輪光華，直向郭彩綾右側當頭砍落下來。

按常理來說，郭彩綾必得出劍以迎，另一名弟子黃效平卽可同機踏入時，以長劍攻其以虛，迫使對方伏首被擒——這是他們兩個的如意算盤。

那裏想到這個算盤可是打錯了。

李威一劍遞出，見對方直立的身子並不移動，心裏未免動了一下，原來他早已迷於對方嬌容，只不過是虛作聲勢，迫使對方出手還擊，自己兩人雙戰她一個，又有兩位堂主押陣，料必不會吃虧。

有了這種想法，是以他這一劍才施出了十分功力，這時忽然發覺對方並不如預料出劍還擊，心裏不免一虛，起了憐香惜玉之心，「力隨意轉」，心裏一軟，凌厲的劍勢立刻大爲減弱。

郭彩綾其實早已胸有城府，自不容他示威！她原想在對方劍鋒加頂之一刹，施展「寸心蓮花掌」直取對方心房——這一式手法，乃當年郭白雲親自傳授，並深爲告誡，非必要時不可輕易施展，蓋因爲過於狠毒之故，一招出手，對手設非事先有備，鮮難倖免，而一經中身，必死無疑！

好心有好報，李威的「憐香惜玉」却救了自己一命，郭彩綾銳利的目光，頓時察覺到了他的心情有異，空中落下的劍勢忽然勁力大減，使她頓時有所警覺，女孩子家處處比較細心，只須瞄上對方一眼，已知道是怎麼回事。

這一眼不禁使她殺機猝滅！也就動了那麼一點慈心，不欲再下毒手取對方性命。

心念一轉，玉手頻翻，纖纖玉指在幾幾乎已經接到對方劍鋒的寸許之間，倏地向上一翻，三指着力，不偏不倚的正好拿在了對方劍鋒之上。

——這一手空手入白刃的小巧妙手，看似無奇，其實「手眼心」却必得恰配到十分好處不足爲功——正是當年郭白雲「十二拿雲手」之一，也是郭氏獨得天機的武術秘招之一。

李威只覺得劍上一緊，却格於自己進身的姿態，寸步難移，眼看着掌中劍在對方三指力凝之下，彎成了一張弓的形狀，臨近到自己面門之上——

此時此刻，郭彩綾如欲取對方性命，稱得上是舉手之勞，李威只嚇得面無人色——

就在此千鈞一髮之間，另一名少年弟子黃效平，却由左面攻到，他眼見同門遇險，心中一急，掌中劍隨着他前跨的步子，猛然快劈出手——「力劈華山」，唰！一劍猛砍直下。

郭彩綾輕哼一聲，嬌軀如風舞桐葉的一個妙轉，左脚猝起，已踢中李威後腰上，後者身子一蹌，足足摔出八尺開外，連人帶劍一[?]摔倒在地——

幾乎在同一個時候裏，郭彩綾掌中劍却也沒有放過那個黃效平。

「抬脚」、「仰身」、「出劍」，三式連成一體——修長的身軀向後一仰的當兒，無巧不巧的正好躲過了黃效平怒劈的一劍，就在這一刹，寒光乍閃，她手中長劍如龍蛇乍起，忽然翻起來，已劃中了黃效平的左肋——

這一劍可是傷的不輕——原想是對付那個李威的，却臨時照顧了他的身上。

這個叫黃效平的弟子痛呼了一聲，足下一陣子蹣跚，斜着蹌了出去，左肋間血流如注！

目睹吃驚的兩位堂主，看到這裏，顯然是再也沉不住氣，尤其是那位「地」堂堂主「風雷手」秦漁，更認爲傷了二弟子與自己顏面有關，身形一閃，頓若飄風般的向着彩綾面前襲了過來。

他身形方自襲上，郭彩綾却相對的向後退出，一進一退，像是彼此有了默契，身形雙雙落下，仍然保持着原來的距離！

這位「地」堂堂主秦漁臉色更見陰沉，微微拱一拱手道：「失敬得很，姑娘莫非是白馬山莊人稱『玉面觀音』的郭大小姐麼？」

郭彩綾微微一怔，點點頭道：「我就是郭彩綾，『玉面觀音』是人家的戲稱，我可當不起——」

「風雷手」秦漁冷冷哼了一聲道：「這麼說，已經作古的郭白雲郭老劍客，便是姑娘的令尊了！」

郭彩綾挑了一下眉毛：「廢話，這還要你來多說——」

「風雷手」秦漁嘿嘿一笑，道：「怪不得姑娘有這般身手，有其父必有其女，郭大俠生前與本座曾有數面之緣，看來姑娘已得他眞傳，姑娘大師兄鄔大野，亦曾來過敝帮，却不似姑娘這般無禮！姑娘如對敝帮抱有敵意，原可上門就教，這種攔道刦殺，如同鼠輩，顯然[?]失大家之風，今日秦某不才，說不得要待妳死去的爹爹，管教一下妳這個膽大妄爲，不知天高地厚的女兒了！」

言罷後退一步，面上神色不怒自威。

郭彩綾見禍已闖大，一不做二不休，乾脆豁了出去，她原是嬌生慣養，任性慣了，這時被對方一番搶白，更不禁氣往上衝——

當下冷笑一聲，嗔道：「你又是那個？口氣這般托大，哼哼！別以爲宇內二十四令橫行一世，人人都該退避三舍，我就是不在乎，要是怕了你們，今天我也就不來了。」

「風雷手」秦漁長眉一挑，正要發話，一旁的「瀟湘俠隱」歐陽不平一聲朗笑，說道：「好狂的丫頭，妳當是在跟那個說話？今天要是不給妳點厲害，眞當是宇內二十四令沒有能人——」

言罷，雙肩微聳，一股急風襲過，已帶着他修長的軀體撲前丈許。

「風雷手」秦漁抱拳道：「歐陽兄且慢一步，且容我先會她一會，眞要接不下來，再請從旁相助。」

歐陽不平冷哼了一聲，面有怒容的說道：「秦堂主，不要光說不練，却也不要太小瞧了這個雌兒——」雙肩再幌，疾風掃過，又自退回……

（未完）